

泡沫之夏续--辰相惜沫 作者：冰封秋雪

文案

实在是因为太喜欢太喜欢《泡沫之夏》这本书了，里面的人里面的故事，还是故事背后的浓烈的情感。这本书，我上高二的时候开始看第一本，等了两年，追了两年，终于看完了。可是还是感觉不过瘾，好喜欢欧辰和夏沫，好想看到婚后欧辰宠溺夏沫的样子，好想好想看看宝宝出生后欧辰喜悦的心情啊。。可惜结局已经注定了。晓溪JJ也不会写后传了。这本书看了不下十遍了，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开始设想他们以后的幸福生活，写了后传。现在先发第一章，大家一起分享下。呵呵。。。

内容标签：搜索关键字：主角：尹夏沫，欧辰 | 配角：洛熙，珍恩，Michill | 其它：

幸福的传承

秋日的早晨，微风徐徐，带着一点隆冬的寒气，吹得路边的枫叶沙沙作响，初升的阳光缓缓地洒落在枫叶上，使得微凉的早晨透着一丝丝的温暖，像是秋日里甜蜜的絮语。

大街上一片的寂静萧瑟，只有环保工人拿着比人还高的扫帚在路边清扫着落叶。沙，沙，沙……

与这宁静不相协调的，是圣玛医院妇产科里紧张的气氛。

妇产科手术室里，三位世界顶级的妇产科医生，正有条不紊地为一位美丽高贵的少妇接生。那位少妇，有着象牙般白皙的皮肤，海藻般浓密的长发凌乱的散落在手术台上，生理上的剧痛使得琥珀色的瞳孔充满了痛苦，而眼底却始终有种坚韧和期待，那是一种母性的圣洁光辉。在手术台边上，她的丈夫穿着墨绿色的细菌隔离服，双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紧紧地，像是给她传递着一种奇异的力量，一直伴随着她，鼓励着她。他的背脊挺得直直的，高贵得不可侵犯，他始终沉稳地守着他的妻子，不时地说话安慰她。看不清他藏着防菌面罩后面的表情，然而微微颤抖的肩膀泄露了他的焦急与紧张。

“啊……”

又一声剧烈的尖叫，少妇美丽的脸孔上，早就看不到往日的宁静与沉稳，细细的汗珠顺着她白皙修长的脖颈滑下来，她面如金纸般苍白，牙齿紧咬着下唇，由于用力过度，唇上透出一丝血色。

“夏沫……”欧辰心痛的仿佛要裂开来了，一向不信神的他此时正默默祈祷着，他多么希望能将她的疼痛都转移到他的身上。他想狠心的闭上眼睛，而心底的那份焦急却没有办法让视线离开她哪怕一秒。他甚至有些后悔，他一直都知道自然产会痛，但是没想到会使一贯沉稳宁静的仿佛与世隔绝的夏沫疼痛到这种地步。他考虑过让她剖宫产，但是她坚决不打麻药坚决要自然产，她不要她的宝宝受一丝一毫的伤害。

“啊……”尹夏沫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呼吸越来越急促，整个人都不由自主的随着宝宝的胎动而颤抖着。欧辰深深地凝视着她，凝视着他的妻子，在为他生孩子的妻子。

“深呼吸！深呼吸！”

“对，就这样！呼气！吸气！对，再来一次！”

“快要出来了！加油！加油！”

手术室里，尹夏沫在医生的指导下，努力地生产，她的宝宝，她和欧辰的宝宝。

“生了没？生了没？夏沫会不会有事啊？都已经六个小时了！”手术室外，珍恩焦急地来回踱步着

“放心，夏沫不会有事的，医生和欧辰都在里面陪着，珍恩你就别再来回走了，看的我都紧张了。”一旁的潘楠讪讪地说着，珍恩的紧张敏感一点点击破她努力保持的冷静。

“这可是夏沫的第一次呢，听说第一次生产都是很危险的。还有她肚子里的宝宝。好紧张好紧张啊，怎么办潘楠，我觉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怎么现在感觉生孩子的是你而不是夏沫”潘楠笑道，想以此在掩饰紧张的气氛

“对对对，一定不会有事的，她的夏沫，是那个最坚强最冷静的夏沫，夏沫怎么可能会有事呢，还有欧辰呢，他怎么可能会让夏沫出事呢。”珍恩拍着胸脯自言自语道，完全没有听到潘楠的话。

潘楠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往手术室方向看了一眼。手术室门上的红灯还一直亮着，从她听到夏沫阵痛的消息赶过来也已经有四个小时了，凌晨二点的时候，突然接到珍恩风火般急促的电话，她就匆忙赶来了。对于自己的好朋友夏沫，虽然有点惋惜她和洛熙，但是看到夏沫现在的幸福生活她除了祝福还是祝福，希望夏沫这次也能平安诞下灵儿才好。潘楠把自己的思绪收回，然后又看了一眼手术室门口的沈管家，那位老管家似乎站在那里好久好久了，从自己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那里了。他穿着复古的英式管家制服，一直恭敬着站着，听着手术室里的动静，一言不发，像是守护神般，仿佛守护手术室里的人是他一生的使命。

终于……

“哇……”一声雄浑壮破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天际！

“恭喜欧先生欧太太，母子平安，是位小少爷呢！”医生将裹着棉质布单的宝宝递给欧辰，欧辰在接过宝宝的那一刻，心脏突然漏掉了几拍。宝宝，他和夏沫的宝宝。欧辰往日再镇定在沉稳，而此刻却忍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暗绿色的瞳孔亮亮地，不由孩子般欣喜。他满面笑容的看向尹夏沫，然后把孩子抱过去，生涩小心的放在夏沫的怀边，深情凝望着他的妻子。尹夏沫怔怔地望着宝宝，眼神慈爱而又迷离，突然，一滴青涩的泪水缓缓从她眼角落下，在美丽的脸庞上划出柔美的曲线。

欧辰急忙抓住她的手，似乎感觉到她的心思，他没有说多余的安慰的话，只是深深地凝视她和宝宝，柔情地喊着

“夏沫……”

“辰……”尹夏沫看了一眼欧辰又看了一眼宝宝，然后无力地闭上了眼睛，昏睡过去。

欧辰惊恐，急忙喊来了在边上待命的医生，医生告诉他，只是产后暂时的昏厥，产妇现在身体很虚弱，这是正常现象。看着这一对可人儿，平时冷漠不苟言笑的医生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秋日的午后，太阳懒洋洋地高挂在天空，照的大地一片金灿灿，所有的生命在阳光的沐浴下茁壮的成长着。欧宅别墅的窗前，淡雅高贵的兰花，迎着阳光，骄傲地盛开着，细嫩的花蕊发出淡淡的清香，似乎跟主人的体味混在一起，散发着一股妙不可言的高贵的芳香。风吹过，兰花仿佛感受到了房屋内主人的喜悦，摇曳着美丽的身姿，远远看去，像是兰花在翩翩起舞般绚丽夺目。

大宅内，尹夏沫抱着宝宝坐在沙发上，深情温柔怜爱地凝视着她的宝宝。欧辰坐在她的身旁，屏息望着她和宝宝的一举一动，一种浓浓的幸福在他的心底缓缓流过。宝宝出生都已经一个月了，小家伙虎头虎脑地，白白胖胖的身躯不规则的扭动着，亮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回望着尹夏沫。尹夏沫对他微笑，然后亲昵地喊着“宝宝，叫妈妈。妈——妈——”小宝宝仿佛听懂她的话似的不断地扭动着四肢回应着她，小脚腕上的金脚镯铃铛叮铃叮铃地欢快的响着，小嘴巴一张一张的，那口型，仿佛在说，妈妈。

欧辰兴奋地望向尹夏沫，“夏沫，你看，你快看，他像不像是在叫妈妈，宝宝是不是会说话了。”语气里充满了幸福的期待。

夏沫听了，笑了笑，“哪有那么快啊，宝宝最少要七八个月才能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节，有些宝宝要三四岁才能叫爸爸妈妈呢。”

身后的保姆女佣相互害羞的看了一眼，相视而笑，然后又恭敬地低下了头。他们的心底也充满了喜悦。自从少夫人嫁给少爷之后，自从夫人怀孕小少爷降生之后，常年冰冷的欧式大宅终于不再冷寂，小少爷的啼哭声，少夫人哄小少爷的细语声，少夫人朋友们逗小少爷的欢闹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欧式大宅充满了温馨，洋溢着幸福。

“吴妈，你把宝宝抱回房间睡觉，他又睡着了”大概过了一会，欧辰头也不回地开口说，眼睛还是看向宝宝。

“是，少爷”吴妈恭敬地走上来，想从尹夏沫手里接过宝宝。但是她没有把宝宝抱向吴妈，而是自己抱着宝宝站了起来，然后微笑着说，“还是我自己抱吧，我怕弄醒他，这孩子很贪睡呢”前半句是对吴妈说的，后半句看向宝宝，宠溺地说道。

“少夫人，小孩子都这样的，都是吃了睡睡了吃，少夫人您没有养过孩子不知道吧，我吴妈……”

突然欧辰咳了下，面无表情地看向吴妈。吴妈吓得魂都没了。

“对不起，少爷，是我多嘴了”吴妈战战兢兢地低下了头。

尹夏沫没有说话，只是苦涩地笑笑，看向宝宝，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宝宝抱回婴儿房，轻手轻脚地把宝宝放着

小床上，在宝宝的额头上轻轻的吻了下，然后久久地凝视着他的睡姿。欧辰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看着他们母子。

“夏沫，你……”他知道她在想什么，他心底还是有点担心害怕。

好像知道他心中所想似的，尹夏沫回过头来，温柔对他笑笑，说道“辰，我没事，只是，我只是”她琥珀色的瞳孔里闪出晶莹的泪光“辰，你知道嘛，宝宝跟小澄小时候好像，饿了会哭，饱了逗他就会笑，你说是不是小澄转世到我肚子里变成我们的宝宝一辈子都不离开咱们呢”

欧辰想要开口却什么话都没说静静听着她说话，尹夏沫望着宝宝，眼底充满了深情“不管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宝宝，我都会像爱小澄一样爱护他，守护他健康快乐成长”

像是教堂前最圣洁的誓言，有妻子的柔情，有母亲的慈爱，还有一份深深沉沉的坚韧。

欧辰握住尹夏沫的手，他的手心温温热热的覆盖着她的手，尹夏沫反手握住他，对他微笑：“辰，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欧辰再也忍不住心底那份深情，他直接伸手抱住她，激动而又沙哑的喊着她的名字“夏沫……夏沫……”

尹夏沫温情的靠在他的肩上，感受着他的体温他的心跳。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夏沫，你知道嘛，自从你成为我的妻子，自从你生了宝宝，看着宝宝在你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我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了。”

“辰……”尹夏沫想从他的怀抱里起来，但是他抱紧她，不让他离开。

“我好怕，好怕这些幸福是假的，好怕有一天会突然消失，要是没有你跟宝宝，我该怎么办呢”失去她和宝宝，一定比死还难受吧。

尹夏沫心底“突”地震了一下，是欧辰以前受了太多的伤害了，而对眼前的幸福难以置信吧。她又何尝不是呢。尹夏沫放弃离开他怀抱的动作，也抱紧他，像是给他安慰也像是给自己的誓言“不会的，我和宝宝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我们是一家人，会一辈子在一起的，一辈子都不分开。”

秋日里的阳光照射在窗外的兰花上，金灿灿的光辉，折射在他们的脸庞上，满屋子的幸福温馨在空气里来回游走着。他，她和他们的宝宝，被这温暖的光辉包围，世间万物都黯然失色，只剩下他们幸福的一家三口，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永远永远……

作者有话要说：

希望夏沫欧辰一直一直一直幸福下去。。。直到白头……

自己写的文，也许没有晓溪JJ的文笔，也许没有多少读者会看，但是还是希望把心中的幸福感写出来。。辰沫

相惜。。。。恩。。

## 满月宴会

夜晚。

月光静静地洒在庭院里的梧桐叶上，筛出参差的斑驳的树荫，微凉的秋风轻柔地抚过梧桐，偶有几片叶子从葱葱密密的树枝上飘落，在微风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温和的月光泛着一丝白汽，笼罩在落叶上，凌厉的轮廓渐渐柔和，逆着白光，被勾勒的如真如梦亦如幻。

整个欧式大宅都被笼在这如梦如幻的月光中，大宅灯火通明，所有的窗口都映射出美丽的灯光，远远望去，像是光芒四射的神秘宅邸，典雅高贵，宛如天界里出现的海市蜃楼。七彩绚丽的豪华宫灯高高地悬挂在欧宅大厅中央，混着四周的壁灯，照得室内如同白昼。大厅里原本的欧式复古沙发早已被撤走，换上华丽的宴会餐桌，餐桌上各种美食玲珑剔透精致可爱。蝴蝶结白衬衫黑马甲的服务生托着盛着香槟果奶的托盘来回走动。优雅低沉的大提琴交杂着管弦乐器，演绎出柔美的乐章，充斥着整个大厅。

这是欧氏小少爷的满月宴会。。。

欧忆澄。欧辰的欧，回忆的忆，小澄的澄。

“澄澄，看这里看这里，我是干妈哦”珍恩笑容满面地对着姚淑儿怀里的宝宝招手说话，不时扮着可爱的鬼脸逗逗他。小澄澄兴奋地瞪着小脚，小脚濯发出清脆的银铃声。

“真是好像夏沫呢，你看他的眼睛，才那么小，怎么就会有这么漂亮的双眼皮了呢”姚淑儿微笑着看着澄澄，然后换了个姿势抱起他，“小宝贝啊，你知道你有多幸福么”

“夏沫和欧辰的孩子，能不漂亮么。来，淑儿，给我抱抱”一直对孩子不太感兴趣的潘楠都禁受不住小澄澄的可爱，忍不住伸手抱向宝宝。

“哇，眼睛真的好像妈妈哦”

“不对，眉宇之间比较有爸爸的味道”

“你们看他头发，微微卷地好可爱”

周围一些名流贵妇优雅地谈论着今天的小主角，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过来。

今天的满月宴会邀请的人不多，基本都是参加过婚礼的至亲好友，欧氏集团世交的名门望族，夏沫的一些好友。所有企图望风偷拍的记者都被保安拦截在欧宅三百米之外。

尹夏沫一袭淡蓝色晚装礼服，简洁的V型领口衬出产后圆润丰满的身材，微带褶皱的线条从腰部裹到臀部，长长的后摆优雅拖地。她左手挽着欧辰，右手高雅地握着一支高脚杯，静静地微笑着招呼来宾。欧辰身着意大利名家亲手裁剪的黑色礼服，暗绿色的瞳孔幽亮幽亮的，嘴角挂着微笑的弧度，显得他完美的下巴线条愈加高贵迷人。他时而绅士地与来宾握手道谢，时而低头与夏沫耳语。

“ocean，喜得贵子啊。哈哈”

“谢谢”

“欧先生欧太太，恭喜恭喜”

“谢谢”

一句句的贺词声声入耳，欧辰唇角边的笑意越来越浓，心中的温暖幸福像涟漪一样层层荡漾开来。大厅里的气氛温馨喜悦，来宾们都惊叹于主人一家三口的幸福美满。璧人般的恩爱夫妻，伶俐可爱的儿子。所有的宾客都沉浸在这种甜蜜美满中。

“你少喝一点，刚做完月子呢，身体还很弱”欧辰动作温柔地把夏沫微乱的额际发丝拨到耳后，带着夏沫款款向澄澄方向走去

“没事呢，今天高兴，喝一点没关系呢”尹夏沫微笑着回答。

“哎呀呀，你们两啊，都做爸爸妈妈了还这么甜蜜，不要打击我嘛”珍恩假装生气地说道，然后又看向宝宝“澄澄，澄澄，爸爸妈妈羞羞羞”

小澄澄“格格”地笑了两声，小眼睛滑溜溜的瞪着。

“扑哧”一旁的姚淑儿禁不住低头笑了，淑女地将兰花指右手抵在唇边。

尹夏沫优雅地俯下身亲吻宝宝的脸蛋，温柔的唇贴上细嫩的脸，她轻轻吸允着宝宝身上的奶香奶气，眼底尽是温柔。琉璃吊灯的光线洒在她身上，映得她细腻的肌肤白亮如雪，发髻上的玉兰花发饰摇曳生辉，仿佛有圣洁的光辉从她的体内迸出。乐章停止了飞舞，空气忘却了流动，大厅里所有人都屏息望着这唯美的一幕，哪怕是最微弱的呼吸都是一种亵渎。

欧辰静静地站着，静静地望着，静静地欣赏着，一股温热的暖流丝丝入肺如心，充盈着身心。每次看着他们母子，他都感到异常的幸福和满足，整个世界都是满满的。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亲情，一种至死不渝的爱情，一种世间万物都不能比其万一的情感。他无数次的感激上苍，将如此的美好赐予他，他亿万分地珍惜怜爱这一切。如果这是个梦境，他祈求在这梦境里欣慰地死去。

潘楠也望向夏沫，眼神迷离复杂。她知道她现在过的很好很幸福。只要她幸福就好，不是么。

你看，她现在过的很好呢，你也不用担心了。

宴会在这种温暖的氛围中结束，来宾们相继离开，临走时都不忘回头看看这让他们度过愉快夜晚的豪华大厅，然后挥手向男女主人道别。音乐声渐渐消失，澄澄也早在宴会结束前被保姆抱回房间困倦地睡去，用人们小心翼翼地将餐桌抬下去，换上原来的沙发。只有珍恩和潘楠不约而同的还留在大厅里。尹夏沫在送完最后一波客人之后缓缓向他们走来。珍恩站起身，似乎有口难开。

“怎么？有事？”尹夏沫低声问

“夏沫……”潘楠拿出一张金灿灿的卡片递给她。

尹夏沫接过卡片，然后翻过来阅读，卡片右下角的署名是Losing

Losing,洛熙的英文名。

潘临天下

圣川体育馆，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它保留了目前国内仅存的原有“船体”造型，外观雄伟、壮观，远远望去，像是起航的帆船，巨大的船身倒梯形地矗立在地面上，高大的桅杆风帆直插云霄，整体设计新颖、大方，极具时代气息，内外装修风格又与现代都市风貌相呼应。先进的设施，优雅的环境，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圣馆”。所有的旅游团都会把它列入热门景点名单，许多歌手明星排着队预约圣馆场地来开演唱会，大型慈善机构、商业机构的汇演商演都在这里举行，政府更是每年投资巨额来改建维护。

而今天，歌坛天后潘楠潘临天下全国巡演第一场将在这著名的圣川体育馆拉开了帷幕！！

“潘楠！！潘楠！！潘楠！！”

“阿楠！！我们永远爱你！！！”

“潘楠潘楠！永远最强！！”

“阿楠！！阿楠！！阿楠！！！”

“潘临天下！楠本无敌！！”

演唱会开始前两小时，潘楠fans团早早就进场了，他们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牌、横幅，挥动着手里的荧光棒，疯狂的尖叫呼喊。各大媒体都纷纷在彩排时安排好的位置上待命，记者们也兴奋地采访观众用夸张的语气对着摄影机镜头追踪报道现场状况。馆场里的五彩的顶排泛光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亮黄色的光束从体育场圆顶直射地面，舞台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已经就绪，突然，大屏幕闪电般亮了起来。

演唱会进入开场倒计时，fans观众呐喊尖叫着。

“十！！！”

舞台前沿正前方的两道主光一闪一暗！

“九！！！”

一身劲装的男舞蹈演员跑上舞台！

“八！！！”

舞台上空绿色顶光刷的一下打开！

“七！！！”

俊美舞蹈演员帅气地成八字散开！

“六！！！”

舞台两侧八道彩色聚光灯亮起！

“五！！！”

聚光灯来回交错扫过整个舞台！

“四！！！”

舞台上空出现一道人影！Fans情绪激动疯狂尖叫！

“三！！！”

潘楠身着银色闪亮紧身皮衣，吊着威亚从天而降！

“二！！！”

舞台正中央升起一个高台！

“一！！！”

潘楠落在高台上！

“零！！！”

八道彩色聚光灯快速变换着颜色，最后汇成一道亮白色的光束，照在潘楠身上！！

“嗖-----碰-----”

音乐前奏声响起！！！潘楠举起话筒！！！

Fans止不住激动兴奋，疯狂举着荧光棒呐喊！！！重金属音乐夹杂着电吉他的主旋律舞曲通过场馆里的大音箱刺激着观众们的听觉，潘楠特有的磁性声音充满了魔力，立刻引起火爆，尖叫声此起彼伏！中央高台缓缓落下，潘楠如君临天下的王子般从高台上走下来，四周的舞伴瞬时聚过来围着她，随着劲爆的乐曲有节奏的变换着舞步，摆出时尚前卫的造型。大屏幕切换成潘楠的特写，高高的银白色竖领遮住她修长的脖颈，领口的亮片一闪一闪的反射着亮光，异常得光彩夺目。

“我的音乐我做主

我快乐我歌唱

闪亮的舞台璀璨的灯光

哦，我的麦克风……”

潘楠踩着DJ舞步，爵士质感的曲风带着R&B的朋克乐，三和弦蓝调的传统经典，在舞台上演绎出来。舞台灯光时明时暗闪烁不停，潘楠突然双手着地，双脚悬空，与舞伴现出街舞造型，台下热浪汹涌。

“耶-----哈-----

Celtic pop,comedy rock

我的音乐我做主



潘——临——天——下——”

“嘭——”舞台四周射出美丽的火花，大屏幕上潘楠维持着曲终的劲酷造型，身前两侧两名舞伴单膝跪地，潘楠扬起头，帅气逼人。

一曲毕，全场沸腾！！

演唱会主题“潘临天下”取自潘楠第二章专辑名称，其同名主打歌《潘临天下》曲风摇滚劲爆激动人心，主旋律充满着清脆的金属质感，吉他贝司乐鼓元素交错出现，让人百听不厌，一经发布即刻横扫各大金曲排行榜。潘楠以新人歌手身份在乐坛上独占鳌头，青春亮丽的音质、深入灵魂的音乐诠释，使她赢得了大批的fans，出道第二年并被资深音乐人赞为乐坛新一代天后，更是在圣馆开个唱的最年轻歌手，其演唱会火爆程度堪比当年天王巨星洛熙！

华美的音乐盛宴一场接着一场，完美的乐感视听配上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使得演唱会异常地光辉耀眼！潘楠时而劲爆舞曲时而优雅低声吟唱，时而燕尾服黑礼帽造型时而邻家假小子清爽打扮，把演唱会渐渐推向□。

又唱完一首歌，潘楠走到舞台前面，笑着向观众招手问好，引来阵阵尖叫。她对着镜头笑得很开心，诚恳的说：“谢谢大家一年多以来对我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谢谢！！我会把我最好的音乐献给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fans们吹着哨子敲打着气棒流泪呐喊。

主持人打趣调侃着调节气氛，然后介绍说潘楠圈中好友为其献上了祝福，接着，大屏幕里出现了各个明星祝贺潘楠开个唱而录制的VCR，姚淑儿、徽安、沈蔷等等，fans尖叫不断。最后，大屏幕切过，屏幕里出现了一个俊美如花的男子，那男子有着黑玉般的头发，樱花似的皮肤，深黑色的瞳孔妖艳动人，他穿着洁白的T恤居家服，轻松惬意的打笑着说：“哈哈，阿楠，恭喜恭喜啊，开个唱了，可惜我在美国看不到你现场演唱的火爆样子了。哈哈。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恩，加油啊！”短短几十秒，那男子的面孔就从画面上消失了。Fans忘记了尖叫，全场观众傻傻地看着已经黑下去的屏幕。

天呐！

天呐！！

天呐！！！！

洛熙！！！！

正在美国修学暂别演艺圈的天王巨星洛熙！！！！！！

“洛熙！！洛熙！！！！”

“洛洛！！我们爱你！！阿楠！！我们支持你！！！！”

“啊——————”

场面即将失去控制，现场高度白热化，fans们前所未有的激动疯狂！

最后，久未露面的尹夏沫出现在在屏幕上，VCR里的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地恬静美丽，身上更加有股温柔的母性气息。她微笑着送上祝贺，然后低声吟唱《泡沫美人鱼》作为贺礼，屏幕里不时转播尹夏沫和潘楠一起练舞唱歌出席活动的场景，也插播一些《泡沫美人鱼》的MV，画面唯美动人。

“阿楠和夏沫是很好的朋友，你们认识很久了吧”主持人问到。

“对，非常要好。我们从出道就认识了，甚至在出道前就知道她了。”

“那你们会不会相互唱对方的歌”

“会啊，我就经常听夏沫的歌唱夏沫的歌，因为她的歌都很好听，很有灵性。”

“那今天阿楠能不能也唱一首呢？大家想不想听现场版的《泡沫美人鱼》？”前半句对潘楠说，后半句是对观众说的。

“想！！！！”观众们欢呼。

“我哪有夏沫唱的好啊。”潘楠谦虚道。

“唱一小段就好，我们看看阿楠能不能把好朋友的歌也唱好，大家说好不好！”

“好！！！”

馆场的大音箱放出脍炙人口的《泡沫美人鱼》的前奏，没有豪华的弦乐队伴奏，只有钢琴师轻轻地弹奏着，轻盈优美的旋律飘荡在上空，潘楠握起话筒，质感十足的声音响起。

过了一小会，主持人打趣的问观众：“阿楠唱的好不好？或者我们放原音对比一下。”然后主持人又对着后台方向说“放原音！”

带有dream-pop音乐元素旋律伴奏声通过电质音响缓缓流出，尹夏沫梦般迷离的天籁溢满全场，仿佛近在咫尺又仿佛远在天际。舞台灯光随着柔美的音乐旋律若即若离的变幻着，蓝色的灯光深浅交错，白色雾气从舞台边缘喷出，半透明的水蓝色，清晰空灵的流水声，营造出海洋般梦幻的气氛。一道美丽的倩影逆着光缓缓从舞台后面走出，白色的纺纱裙勾勒得倩影如梦如幻，仿佛童话里走出来的女神。大屏幕再次切过，尹夏沫甜美的微笑着的特写镜头出现在屏幕上。

天呐！居然是尹夏沫本人！

居然是刚才还在VCR里的尹夏沫！

夏若星辰

尹夏沫白色的纱裙飘逸，荷叶般清新亮丽的褶皱裙摆层层叠叠地隐着修长的双腿，略施粉黛的面容美丽精致，琥珀色的大眼睛幽亮幽亮的充满了灵性，海藻般浓密的长发飘散在肩上。舞台上空透明的泡泡悬空飞舞着，地面上的白色雾气越聚越浓，尹夏沫的周身都笼着一层白色的雾气，水蓝色的灯光打在她身上，辉映出

圣洁的光芒。她美的如同仙女，让世间所有事物都为之逊色。

尹夏沫缓缓走上舞台，看向潘楠，潘楠笑得很开心，过去拉起她的手，合唱《泡沫美人鱼》，美丽的她和帅气的她相互对唱，观众席又一次沸腾！

珍恩站在后台看着台上美丽耀眼的尹夏沫，心里的涟漪一片片的泛滥。。

夏沫真的是好漂亮好漂亮，她是天生的明星，只要她一站到台上，那种耀眼的光芒就会从体内迸发出来。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夏沫永远那么美丽。尽管生了澄澄，但是欧辰为夏沫重金从好莱坞请回来的产后瘦身教练让夏沫在第一时间恢复了身材。记的两个月前潘楠兴奋地说起开演唱会的事，并且希望夏沫能到场，珍恩原本以为以夏沫恬静淡定的性格一定不会答应，谁知夏沫竟奇迹般地说一定会来看潘楠个唱，更加神奇的是她在某一次演唱会彩排的时候提出现场献唱为潘楠捧场的想法，也许是纯粹地为潘楠而唱，也许是对舞台的某种眷恋吧。

舞台上，夏沫和潘楠手牵着手，轻声吟唱着动人的歌曲，仙境般的雾气缠绕这两人，王子公主般的组合为这场惊心动魄的演唱会划下了完美的句号。全场观众起身都为这精彩绝伦的演唱会热烈鼓掌，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天地。演唱会也就此落下了帷幕，潘楠的歌声舞姿，最后和尹夏沫的完美梦幻合唱，都成为人们心中永远难忘的美好记忆。

《潘临天下首战告捷，小天后直追天王洛熙》

《尹夏沫神秘现身圣馆为友人献唱》

《天王洛熙越洋祝贺，天后潘楠笑容满面》

《尹夏沫现身个唱，为复出铺路》

第二天，各大新闻媒体报纸都竞相报道着天后潘楠的首个唱盛况，潘楠君临天下般的出场画面登上了各大报纸杂志的封面。洛熙的祝贺，尹夏沫的压轴演唱都成为近期娱记的热门报道话题。潘楠的支持率空前提高，大部分人都把她与演艺界传奇人物洛熙相提并论，人气身价远超天后沈蔷。

“哇！！阿楠帅死了！！我看了现场，那场面简直火到爆啊！！”

“对啊对啊，阿楠最帅了，歌又唱的那么好，简直就是完美嘛！”

“支持洛洛，热爱阿楠”

BBS上各大有关演唱会的帖子都被炒得火热，Fans对潘楠更加爱戴喜欢。

“尹夏沫好漂亮啊，生产后身材还是那么好诶”

“尹夏沫和阿楠是很要好的朋友呢，好希望她能复出呢”

“对啊对啊，我也好喜欢她呢，戏演得好歌也唱得好，人又那么漂亮”

渐渐的，话题从潘楠转到洛熙身上，又从洛熙转到尹夏沫身上。论坛上希望尹夏沫复出的人越来越多，尹夏沫的fans团组成后援队给尹夏沫公司写信希望她能复出，尹夏沫的复出拥护声越来越高。

然而自从那天潘楠演唱会露面之后尹夏沫再也没参加任何通告和演出，又一次消失在公众眼前，无论媒体怎么追问查找都没她的影子，她的经纪人江珍恩小姐出面代她拒绝了一切的通告和邀请。然而越是神秘越是引人好奇，娱乐圈的尹夏沫复出大战还在持续着。而尹夏沫却无心关心这些，她在家修身养性，照顾宝宝照顾欧辰，偶尔和几个朋友见面，日子过的简单悠闲。

春天到了，和煦的春风暖洋洋的照着大地，池塘边的柳叶舞动着柳枝，倒影在水面上，宁静的湖面荡开一层层美丽的涟漪。欧宅院子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绚丽多姿，点缀着春季的美好。美丽的的女主人笑盈盈地拿着水壶给花儿浇水，阳光打在她的身上，犹如圣洁的维纳斯。尹夏沫细心的为每一盆花浇完水，然后把水壶递给边上待命的女佣，微笑着走向抱着澄澄的珍恩。

澄澄已经九个月大了，小宝贝活泼好动的，刚学会爬行那会满屋子乱爬的，每次都惹得保姆们战战兢兢唯恐他有个闪失。现在的澄澄已经偶尔能站立了，昨天尹夏沫和珍恩通电话时提到这件事珍恩开心的不得了说什么都要第一时间来看看她宝贝的干儿子。珍恩坐着托抱着小澄澄，让他站在自己的膝盖上，笑容满面的逗他和他说说话。不远处架着一台高级精致的DV记录着这一切。

“澄澄啊，我是干妈哦”

“恩。格叽格叽。哈哈。哦，格叽格叽格叽。”

“澄澄来，跟妈妈招招手哦。”珍恩轻握着澄澄的手朝夏沫挥动，小澄澄手臂上的金手镯叮当地发出愉快的声音，亮亮的大眼睛充满了朝气，一眨一眨地看看干妈又看看妈妈，惹得珍恩开心大笑。

“院子里有点风了，把澄澄抱进去吧，午睡时间也快到了呢。”尹夏沫微笑着说，并且小心翼翼地收起支在院子里的DV，按下暂停键的那一霎那，一种奇异的思绪闪过，朦胧的雾气笼着夏天庭院里的樱花，樱花树下站着妖艳的少年，他整个身躯都笼在雾气中，嘴角似笑非笑的上扬着，渐渐的，雾气散去，露出少年精致的面容，黑玉般的发丝轻轻的随风飘扬，黝黑的眼珠嘲弄般地望着远方，零星的画面汇成一道熟悉的人影，洛熙，少年的洛熙。

尹夏沫突然愣了一下，似乎在诧异刚才一刹那的触动，然后又马上恢复宁静，嘴角淡淡的笑，带着些许的无奈。思绪又飘回到某个雪天的夜晚……

.....

.....

“忘记我，好吗？”雪花落在她的长发上，映得她的面容洁白如玉，“到美国以后就开始新的生活，忘记

我，好吗？”

“……这是你所希望的吗？”

“是的。”

“好，我会忘记你，”洛熙含笑望着她，漆黑如潭的眼底有雾气萦绕，“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她凝神听着。

“不要忘记我，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永远不要忘记我。”他望着她，仿佛要将她的模样深深镌刻进脑海里，“哪怕只是将我放进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

漫天飞舞的晶莹雪花中。

洛熙伸出双臂轻轻拥抱住她。

雪花纯洁透明。

两人的身上被薄薄的雪轻柔地覆盖着，他将她拥抱得很轻，就像一个永不会再见的孩子，他的声音也很轻，低低地在她耳边说——

“夏沫，祝福你。”

她颤抖着闭上眼睛，轻请抬起手臂，也如朋友般回抱住他，说：

“也祝福你，洛熙。”

.....

.....

“等宝宝出生的时候，记得通知我一声，我会从纽约寄礼物给他。”

.....

.....

没想到，你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让我实践承诺……

尹夏沫轻轻摇摇头，自嘲般地苦笑。这部DV是澄澄满月那天洛熙托潘楠转交给夏沫的，是洛熙为宝宝准备的礼物，世界绝无仅有的一台精致DV机。洛熙希望夏沫能用它记录宝宝的成长过程，在宝宝长大后由他后期制作成成长日记以示留念（他在美国修的是电影导演，一个小制作完全不成问题。。哈哈。。），算是送给宝宝的礼物。

其实，尹夏沫知道，他还有另一层意思……

或许这样也好，就这么平静的过下去吧……

回到客厅里的时候，澄澄已经由保姆抱下去了，珍恩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她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夏沫。最近要找夏沫的广告商投资商很多，身为夏沫的经纪人，珍恩感到很苦恼。一方面，她不想打扰夏沫好不容易得来的宁静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各方面的压力都让珍恩觉得无法承受，记者的追问节目的邀请还有广告商的垂青，都使得她焦头烂额。她很笨，她很想帮夏沫解决，但是又不能寻到完美的方案，最后只能来征求夏沫的意见。

“那个，夏沫啊……我……”

“？”

“今天天气真好啊。呵呵。”珍恩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尴尬的笑笑。

“怎么，有事？”尹夏沫询问道“是想问我关于回演艺圈的事情对么？”

“哇！夏沫你真是超级聪明诶，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啊，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珍恩故作夸张的说道，以此掩饰刚才的尴尬。

“看看最近的报纸舆论就猜到了，”尹夏沫淡淡的说到，然后又微微一笑“抱歉，最近难为你了。”

“没有没有啦。我哪有什么好为难的啊。恩，那个，那夏沫你是怎么想的呢。”珍恩看着尹夏沫的眼睛。尹夏沫沉默着略微思考着，眼神迷离深邃，让人看不透她在想什么。

“夏沫，你……”珍恩小心翼翼的看着夏沫“你其实是想回去的对么？”

“……”她的眼睛看向远方，似乎还在思考着什么，琥珀色的瞳孔下像是埋藏着深深的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

“那是你的事业，你舍不得完全放弃对么？”即使是有了小澄澄之后，对么。后面半句，珍恩不敢问。

“不，”尹夏沫很快就回答了“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比守在欧辰和澄澄身边更重要了。”

“那演艺圈？”

“在不影响家庭的情况下，我……”

“就是说不影响家庭的情况下，你可以参加一些演出或者通告对么？”

“我需要征询欧辰的意见。”其实不管她做什么，欧辰都会支持的吧。

“好，我等你答复。夏沫，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那剩下的事情就由我这个超级经纪人搞定好了。”

“谢谢。” 复出（上）

傍晚。

天边的晚霞染红了远方的天际，温暖的余光绒绒地罩着欧式大宅。

欧辰抱着小澄澄坐在客厅里，他轻轻的小心翼翼地把澄澄放在自己腿上，眼神幸福宠溺望着他的一举一动。每当抱着孩子，欧辰的心里总会有一丝难言的悸动，小澄澄的肌肤白皙嫩滑，亮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充满了

灵性，瞳孔里闪着淡淡的琥珀色光芒，似乎都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小澄澄很好动，总喜欢挥挥小手蹬蹬小脚，似乎每天都精力充沛。欧辰温柔地逗着他，平时不苟言笑的欧式董事长此时就表现的好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慈父。突然的，小澄澄挥舞的小手搂上欧辰的脖颈，然后咯咯的笑着。欧辰感觉自己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他可以清晰感受到澄澄那小小的手，那细腻白嫩的小手掌贴着他的勃后，轻微摩擦着的细纹带着呼吸的节奏，甚至是，那雪白的肌肤下，流淌着的，跟他一样的血液。

尹夏沫微笑着从厨房里出来，脱掉身上的围裙，朝他们父子走来。

“澄澄，来，妈妈抱。”她温柔的对着儿子伸出了双手。很奇怪的，澄澄居然没有向往常一样扑向夏沫，而是继续搂着欧辰，嘴里还发出一些很可爱的音符。

“怎么办，澄澄好像只要爸爸不要妈妈了呢。”尹夏沫假装吃醋的对着欧辰撒娇。

“那些琐事就让佣人干好了，你不要太辛苦。”欧辰腾出位置让尹夏沫坐下来，关切地望向她。

“没关系的，反正我在家里也空闲。”尹夏沫避开欧辰平静的回答道，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琥珀色瞳孔里藏拙着的一丝复杂情绪。

欧辰微微心疼，心底涌出心酸的情感。

都是他的错啊……

是他的自私困住了她自由飞翔的翅膀……

对，是他自私，他一再告诫自己要给她自由，但每当他感受到她和宝宝带来的幸福的时候，他慵懒的是不想丢失哪怕一丝一毫。他只想把紧紧地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好的藏着疼着，不让任何人发现看到。她是那么的美好，他舍不得除他以外的人感受到她的美好，但是他知道，当他折断她的翅膀，她所有的光芒就将不再。她是上天降落在人间的天使，她不该只属于他。

他，是她的；而她，是自由的……

“对不起，夏沫……”欧辰黯然。

他不该把她困在家里的，她是天生的演员，她应该用她的才华和天赋去创造她辉煌的事业，而不是大宅里无所事事的贵妇……

“谢谢你，辰……”夏沫反手握住他，眼神温柔，眼底淌过一泓潺潺的暖流。

他是那么了解她……

一个眼神，一种情绪，就明白了一切……

这是夫妻间特有的温暖情怀，附着着空气中氤氲的介质，在他们之间，传递……

清晨的阳光温暖和煦，空气中混着清新的泥土的气息，深吸一口，心旷神怡。

美丽善良的天使挥动着纯洁的翅膀从天国降落人间。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一拥而上，围着天使，神色虔诚的倾听着天使传达的弥音，感受着荣耀的天使之光的照映，幼稚的脸庞上焕发着幸福的光芒。

金色的圣光穿越云层照耀大地。

圣洁的天使温柔地轻抚着孩子们。

圣光笼罩在孩子的身上。

天使望着可爱的孩子们，唇角带着温暖的笑意。

“ok！”

导演满意地大声喊道，一挥手，各个工作人员都停止了工作。。

“耶！太棒了！”珍恩坐在休息区不禁为夏沫的表演而喝彩。

她今天真是既兴奋又紧张，沉寂了一年，夏沫终于要复出了。身为夏沫的经纪人，珍恩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夏沫复出的第一步，千万不能搞砸，她千挑万挑精心甄选才决定先让夏沫接这支公益广告。这支广告题材很有创意，内容也十分有意义。可怜的孤儿们或被家人抛弃或失去双亲，从小孤苦伶仃，流落街头。夏沫扮演天使怜悯世人，降临人间，爱洒大地，为孤儿们建立属于他们的家，让他们感受家的温馨快乐。整支广告没有一句台词，完全要靠演员的面部表情来演绎那种怜悯慈爱的感觉，再配合温馨的背景音乐达到扣人心弦的效果，广告的最后，夏沫要用手势在胸前画出一个爱心，献给孩子们，结合温馨的宣传语“惟心是家”，呼吁全社会关爱无家可归的孤儿们。

夏沫看到这个广告文案的时候，沉默了很久，然后点头答应。珍恩知道夏沫和小澄都是出身孤儿院的，这样的广告，更能触动他们的一些情绪吧。而且就广告性质而言，这是格公益广告，让夏沫以这样的方式复出更能让公众接受。

结束了这场拍摄，尹夏沫并没有马上走回休息区，她对着孩子们微笑表扬他们刚才都表演地很好，然后才从人群中走出。为了营造出天使纯清圣洁的形象，夏沫的裙子被设计地薄得近乎透明，珍恩赶紧递上长袖外套，她担心夏沫在春天穿着那么薄的天使裙装会着凉。

“拍摄得好顺利呢，从开拍到夏沫你都没有吃过一个NG诶，”珍恩很开心，脸蛋都红扑扑的，“刚才那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都在夸你哦，我有偷偷听到呢。夏沫你真棒！”

“工作人员们也都很努力啊，他们也都很优秀。”

“对对，大家都很棒，但是夏沫是最棒的。哈哈。”

这个拍摄团队当然优秀啦，因为这是欧辰为夏沫复出而重金聘请的广告界的精英，从导演造型师服装师化妆师乃至灯光师，都是业内一流的，甚至是道具师都是要求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他要的不是夏沫很美丽很夺目的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希望他的夏沫完美无暇的非常美丽非常夺目的展示自己的美丽与才华。



然而，当广告播出后引起的强烈反响完全超乎了欧辰的想象。

感人温馨的情节，梦幻般唯美的画面，动听的背景音乐，夏沫那美丽如天使的容颜和温柔如春的笑容，这一切的一切，完全征服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广告一经播出，立即引起了轰动。

《尹夏沫接拍广告，打响复出第一步》

《尹夏沫拍广告，天使降临人间》

《豪门新娘高调复出，华丽阵容打造唯美广告》

一条条关于尹夏沫的新闻占据着报纸头条，网友们都兴奋地传递着尹夏沫回归演艺圈的消息。各个公共场所都换上了尹夏沫“惟心是家”的天使巨幅海报，各大电视台都在黄金时间段不断播放这支广告。尹夏沫的人气直线飙升，丝毫不亚于复出前。

公司趁势为尹夏沫推出了个人单曲《爱满人间》，其制作团队同样豪华强大，潘楠的神秘加盟更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球，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单曲一经发售立即大受欢迎，MV里唯美温馨的画面，尹夏沫产后独具的母性温柔气质令无数人为之震撼。

尹夏沫复出之路，大获成功！

复出（下）

“《八卦天下》邀请你参加本周二的录影，《音乐传说》本期推荐潘楠的新专辑邀请你当嘉宾，《娱乐我最大》邀请你参加本周末的录影，《小城故事》和《FAMILY》两大杂志都想约你做专访，”珍恩干练的报着笔记本上记着的事项，她看了一眼夏沫，又继续说下去。

“年度大制作电影《母亲》邀请你去试镜，《青春年少》和《命运》两部电视剧都希望你能出演女主角。欧蕾化妆品希望你能继续代言他们的产品，几个知名的服装品牌和婴幼儿用品品牌也在找我们洽谈还有很多的商演都邀请你出席，不过我知道你不喜欢那种活动，都帮你推掉了。”

“夏沫你是怎么想的，需要都接么？”珍恩合上本子

“呵呵，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尹夏沫笑着看着珍恩，珍恩越来越出色了，她细心帮夏沫处理各种琐事，自如面对众多媒体，独立洽谈一个又一个的通告代言。当年腼腆羞涩的小女孩渐渐成长成精明干练的经纪人了。

“我觉得那些娱乐节目上不上倒不要紧，挑一两个知名度大收视率高的就行了，没有必要每个都上，这样反而形象泛滥，而且有些节目质量不高出境还容易引起负面新闻。”

尹夏沫赞许地看着珍恩。

“杂志的专访，我觉得可以选择《FAMILY》，它的定位既有家庭的温馨又支持女性拼搏事业，和你的形容也比较符合

“电影《母亲》非常值得去参与，这是钟雅编剧和吴导演再次合作的年度大戏，制作整容非常的强大，加上

之前你们已经有合作的经验了，不管是钟雅还是吴导演都很看好你。

“《青春年少》和《命运》因为是同一个档期的，只能选择一部了，两部的剧本我都看过，我觉得《青春年少》的故事情节挺一般的，很普通的言情剧，唯一的亮点就是偶像小生凌浩的加盟，而《命运》的剧本更加有深度，用的也都是一些实力派的老牌演员。”

“哦，原来是《青春年少》”

“怎么？”

“不久前凌浩曾经电话给我，说是他要出演一部偶像剧，希望我能加盟担当女主角。”

“啊……还有这事啊？那你当时怎么说的？”

“当然是要好好考虑喽。”

“那你现在有决定了么？”

“恩。其他的先不说，《母亲》的邀请，你帮我推掉吧。”

“啊？？夏沫你疯啦！这可是年度大制作呢，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都是国内一流的，有多少明星在争这个角色啊！”

尹夏沫眼神黯然，许久，她抬起头，对着珍恩说：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了洛熙，出演他导演的首部电影。”

“什么！！！洛熙！！！”珍恩捂住嘴巴，瞪大了双眼，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对，他的学分修满了，正在申请毕业，差不多下个月就会回来。”尹夏沫平静的说。

“那夏沫你，我是说，你不担心少爷会……”珍恩小心翼翼的试探着。

“欧辰他不会介意的。”尹夏沫望着远方，眼神有些空洞，有些迷离，整个人仿佛游离般。她的思绪飘回到昨天晚上……

.....

.....

窗外是星星点点的夜空，满天的繁星一闪一闪的告示着夜的降临。一轮皓月高挂在天空上，似乎在诉说着夜的寂寞。尹夏沫站在书房里的落地窗前，她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潮湿微凉的空气扑鼻而来，洁白的月光照耀在她美丽的脸庞上，她宁静地就像是一潭湖水，偶尔的风过，才能荡起一波碧色的涟漪。

晚风吹拂着书桌上的百合花，白白的花瓣轻轻地摆动着。

黑框的液晶屏幕发出亮白的光，从屏幕里未被关闭的窗口可以推测出电脑的主人刚才阅读了一封电邮，一封

来自美国的电邮。

尹夏沫微微皱眉，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她转身离开窗边，无声无息地关掉电脑。然后走出书房去找欧辰。

大厅里，欧辰安静地在阅读报纸，一排女佣站在她身后。

“在忙么？”

“没有”见到她走过来，欧辰收起手上的报纸。见到她淡薄的穿着，欧辰不由微微皱眉“怎么穿地这么少，晚上有点凉。”

“没事，我不冷。”

“你去拿一下夫人的披风”欧辰冷漠地对身后的女佣们说。

“不用了，我真的不冷”尹夏沫赶忙解释，然后示意女佣们先退下。

欧辰没有再说什么，他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尹夏沫身上。

“不冷不代表不会着凉。” 倨傲的脸庞上夹杂着奇异的温柔。

“谢谢。” 尹夏沫对他微笑，温暖如春。

“最近工作顺利么？”

“恩。就简单拍了一些广告，录制了一首单曲。其他的珍恩还在洽谈。”

“其实我可以——”

“不，” 尹夏沫打断了他的话，“辰，我希望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经营我的事业。”

欧辰望着她，琥珀色的眼眸里有着坚定的光芒，回望他的眼底，还有一丝温柔，让他想就这么地深深地，深深地望下去。良久，他才点头答应。

“辰……”

“恩？”

“洛熙下个月就会学成归来。” 他是她的丈夫，她不希望夫妻之间有任何隔阂。

“然后呢” 以她的性格不会这么突兀地特地提起洛熙。

“他修的是电影导演，他回来后打算导演一部电影，” 尹夏沫直视欧辰的眼睛，继续平静的说“他邀请我担任电影女主角”

“哦，” 欧辰背脊有点僵硬，但是瞬间又恢复了自然，“那你答应了吗？”

“我想先征求你的意见”

“只要是你想去做的，我都会支持。当然，前提是你不能太累，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恩……”

.....

.....

(PS: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美国的学校都是学分制的,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的,只要学分修满了就可以毕业滴。洛熙是夏沫怀孕那会出国的,现在小澄澄都快一岁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像洛熙这样的优等生加上他在电影方面的天赋硕博连读都够啦。。(\*^\_\_^\*) 嘻嘻……) 辰之心

欧氏集团大厦的顶层。

意大利名家设计的黑色办公桌,高贵典雅。黑色的大理石地面被擦洗地亮亮的,光滑如镜面般映射出欧辰倨傲的身影。

他表情严肃地看着桌前的文件,然后在文件的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

精致的万宝龙钢笔在纸上刷刷划过,笔壳上优雅的六角白星一闪一闪的。

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地发出响声,表针走了一圈又一圈。

良久。

欧辰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抬起头,一种疲惫的困倦感袭上来,他站起身,下意识地过去打开酒柜。他想要喝伏特加,伸出手,却停留在空中。脑中响起她温柔的声音。

“以后少喝点酒好么,对身体不好。”

俊美冷漠的脸上有了一丝表情的浮动,在办公室里习惯了冰冷的心也有了暖暖的温度。

她现在在干吗呢?在外面赶通告还是已经回到家里陪澄澄了呢?

他知道她的习惯,不管工作多么繁重,她总是规律地一天只工作六小时,争取在澄澄午睡醒来前赶回家,还亲手准备晚餐。他心疼她的辛苦想要制止,但是她却告诉他,她很享受这种忙碌充实的生活,家庭事业都能兼顾,这样陪着小澄澄一天天长大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了。

小澄澄。

想到妻子和儿子,欧辰的脸上温暖地好似午后的阳光。

他拿起遥控器,按下开关键,硕大的液晶屏幕上出现夏沫和小澄澄的在家的画面。

洛熙送来的DV每天都在记录着澄澄的成长,而欧辰似乎丝毫不介意。他把每天的记录都拷贝了一份带到办公室里,想念他们母子的时候,工作疲惫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心底幸福平静。

这是澄澄四个月大的时候在玩具房里拍的,房间是以可爱的天蓝色为主色调的,七彩的卡通壁纸,淡蓝色的地板。地板上铺着Disney的高级地垫,踩上去温温软软的,房间里所有的边角都裹上了一层厚厚的泡沫垫,防止澄澄摔倒碰撞受伤,数不清的玩具或凌乱或有规律地摆放在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小澄澄捧着一个迷你篮球

开心地玩着闹着，不时兴奋地挥动着小手，纯金的小手镯叮叮当当地发出快乐的音符。

“小澄澄，看这里看这里，对着镜头笑一个。”珍恩似乎很喜欢给小澄澄拍摄，每次来都要抢着要DV，“哇！！小澄澄好帅好可爱哦。。跟妈妈一样有当明星的潜质呢。”

“澄澄才多大，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尹夏沫笑盈盈地坐在离澄澄不远处的布艺沙发上。

摇摆着的画面慢慢的稳下来了，应该是珍恩把DV固定到三脚架上了。

珍恩出现在镜头前，她跑上去抱住小澄澄，狠狠的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么啊——澄澄你真是太可爱啦——”

夏沫微笑着看着。

窗外的阳光洒进来，温暖美好。

画面切过。

傍晚的欧式庭院，金色的夕阳照在不知名的花草树木上。

尹夏沫和欧辰并肩而作。

欧辰托抱着小澄澄，让他站在他腿上。

尹夏沫在边上看着逗着。

“澄澄，叫妈妈，妈——妈——”夏沫很兴奋，因为下午的时候小澄澄会发ma的音了，虽然是偶然的、没有意识的发出的音符。

“妈——妈——”欧辰也期待着教导着。

小澄澄似乎明白父母在叫他讲话似的，很开心的挥动小手，努力地去学。

“麻麻——”喃喃儿语如天籁般可爱动听

“对，澄澄叫妈妈，妈——妈——”平时恬淡的夏沫此刻很激动，她很开心，大大的笑容在她脸上绽放，琥珀色眼睛亮亮的，仿佛闪着星芒。

“麻麻——麻麻——”

“夏沫——”欧辰惊喜着看看妻子又看看儿子，向来不苟言笑的他此刻也扬起了幸福的唇角。一种难以压抑心中的快乐和幸福从心底涌上来，一波一波的在血液里流淌。

“麻麻——麻麻——”小澄澄叫得越来越流利。

小澄澄活泼可爱的表情、夏沫和欧辰的笑脸，在画面里定格，美好的瞬间成了永恒。

夕阳的余晖照映着这一家人的脸庞，一种幸福在氤氲的空气中蔓延……

欧辰眼神温和地看着屏幕里的一家人，忍不住露出喜悦的笑容，工作的疲惫一扫而净。

幸福如泉水滴滴入喉，如甘露丝丝润肺……

甜甜的……

暖暖的……

他此刻特别想念他们母子，脑子里都是他们的音容笑貌。

欧辰掏出手机拨通了几个号码，交待了几句，然后站起身，朝外走。

回家。

回到那个有她和他还有澄澄的家。

欧辰感觉自己被这个念头折磨地快要疯掉了，他不禁加快了脚步。

突然的，手机又震动着响了。

欧辰掏出手机，看到屏幕上的来电显示，他不由微微皱眉。

他接起电话，听到电话那边的声音后，脸色渐渐沉下来，一种寒冷的气息覆盖着他全身。

“我知道了。”他面无表情的回答着，冰冷的声音通过电波和介质，穿过云层，穿过广袤的亚欧大陆，传到法国某一处的庄园里。

庄园里，一位优雅高贵的中年男子合上电话。眼神复杂的望向东南方的天空。

“Ocean—Mes enfant.”（法文：我的孩子）

夜幕降临。

黑色的加长林肯房车行驶在拥挤的车海中，车窗外变换的光线将欧辰的侧面映的更加深邃。

他面无表情的看向窗外，雕像般的面容冷据无比，一股冰冷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先不要回家。”

他突兀的命令司机。

“是，少爷。请问我们现在去哪？”

司机恭敬的问，而回答他的是欧辰沉默的态度和凌厉的眼神，即使是跟随欧辰多年的司机也不禁心颤。

黑色加长林肯房车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高速上飞驰穿行。

夜色越来越深。

尹夏沫放下手中的报纸，关上露台的灯，走出书房。澄澄早已睡下，佣人们也回到工人房，整栋屋子里静悄悄的。经过澄澄的房间的时候，尹夏沫下意识的推开房门走进去。她轻轻走到澄澄的婴儿床边上，打开床头

灯，柔和的光线照着澄澄熟睡的脸庞，短短的碎发可爱的卷着，小手微握成拳投降似的放在小枕头上。尹夏沫表情温柔地微笑着，看着熟睡的儿子她情不自禁地俯下身，亲吻小澄澄的额头，留下一个充满爱意的  
goodnight kiss。

夜色朦胧，繁星点点。

墙上挂钟的指针滴答滴答的走着。

尹夏沫轻轻走下楼梯，橘黄色的壁灯发出淡淡的光。

她抬头看看闹钟，时针指向十点。

她不由皱眉，欧辰从来从来没有这么晚回家，即使公司有事也会电话给她让她不用担心。

尹夏沫打开大门，焦急地看向门外，就像所有的等待晚归的丈夫的妻子一样。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欧辰还是没有回来……

凌晨，夜风凉飕飕的。

欧辰脚步沉重地踏进家门。

路过大厅的时候，大厅里的一幕让他心惊。

尹夏沫安静的蜷缩在沙发上睡着，手里拿着电视机遥控器，巨大的液晶屏幕泛着亮白的光，似乎被静音了，屏幕里无声的播放着一些画面。

欧辰瞳孔缩紧，猛地加快脚步。

尹夏沫双手抱在胸前，她的呼吸很均匀，眉头轻轻皱着，似乎在担忧什么。

欧辰心疼的看着她。

都是他的错……

他不该这么晚归的，他应该知道她会担心，她一定会等他的。

欧辰半蹲在她身前，深深地凝望着，眼神因为歉意而黯然。

他轻轻握起她的手，冰凉的温度让他更加自责不已。

似乎感觉到他回来了，尹夏沫慢慢醒来，长长的睫毛轻轻的抖动。

“怎么不回房间睡，这样会感冒的。”欧辰有些尴尬的收起眼神里的黯然

“你呢，怎么这么晚回来。”她轻柔的问。

“公司里有点事情要处理。”他狼狈地躲避她的眼神，俊美的脸庞侧笼在黑暗里，看不清是什么表情。

“哦……”她似乎知道什么，语气里有些失望，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往日里的温柔，“以后晚回来事先给我个

电话好么，我会担心的。”

“对不起。”

“你要跟澄澄道歉哦，他睡觉之前还在念着爸爸呢。”

看着她笑盈盈的面容，欧辰心里的情绪波涛汹涌，他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定了定神。

“夏沫……”

“？”

“后天我要去法国一趟，可能要一个月才能回来。”终于还是说出来了。

“怎么这么突然，有什么事情吗？”

“是继承权的正式转让问题，有一些文件需要我本人过去签署，还有一些细节也需要处理。”

“哦……需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你在家好好照顾澄澄，我会尽快回来的。”

“好……”

“对不起，夏沫”

“为什么说对不起呢，没有关系的，呵呵，我会好好照顾澄澄的，也会把澄澄每天的生活情况用DV拍下来发给你的，你好好处理公司的事情就好了。”

欧辰的心一阵痛楚……

夏沫……

对不起……

我说的不是这个……宁静的一刻

清晨的阳光明亮温暖，一如既往的斜斜照射着欧宅。

练功房里，古朴精致的音响放出悠扬清明的瑜伽乐曲《花溪》。

水流潺潺溢过山石，空明的山谷飘荡着声声笛音，仿佛可以看到美丽的七彩旋律从奏笛人指尖缓缓流出，优雅婉转的丝竹乐宛如飘浮的絮云若隐若现，宛如清甜的细雨丝丝润心，清秀的曲声好似天籁。

尹夏沫背脊挺直双脚并拢的站在瑜伽垫上，双手合十伏在胸前，她静静的深呼吸，缓缓地向后抬起左脚，双臂上举，身体前倾直至与地面平行，深深的呼气，保持平衡。紧身的瑜伽服勾勒出她身体的玲珑曲线。她专心致志的完成每一个动作，人体极限的伸展使得她面色微微潮红。

音乐抒情自然，从欧式复古音响里流出的音质带有浓浓的舒缓，使得闻者内心愈加和平安宁。

尹夏沫慢慢收回右脚，身体还原，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自然和谐，空灵的乐曲声下，仿佛古老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在林间修行，心中明朗无一丝杂念。



珍恩在一旁看着夏沫练完一套又一套的动作，心中羡慕不已。为什么夏沫总是那么完美呢？她和夏沫同时开始学习练习瑜伽，同样的教练同样的教学，为什么她不管怎么练动作总是不到位，不管怎么静心还是不能自如地保持身体平衡，而夏沫似乎是一学就会而且完美无比，虽然夏沫总是鼓励她不要灰心持之以恒，但是瑜伽教练眼中对夏沫的惊叹和对她的无奈总让她倍受打击。

哎，不是我太笨，而是夏沫太优秀了。珍恩这么安慰着自己。

“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尹夏沫微笑地走过来，接过女佣递上来的湿巾擦拭额头上的汗珠。

“呵呵，没什么啦。。就是，夏沫你也太厉害了，才学了没几个月就会这么难的动作了，而且做的那么好，哪天你要是失业了完全可以去做瑜伽教练嘛——”

“恩，等我失业了我就好好考虑考虑。”尹夏沫一脸严肃地说道，末了还露出一副认真思考的表情。

“啊？”

“哈哈，逗你呢。”夏沫开心的笑着，眼睛亮亮的，她很感谢珍恩，不管什么时候总会陪在她身边，今天早上欧辰一走她就来了，说是好久不见干儿子特别想念，其实她知道的，这让她倍加珍惜和珍恩的这份情。

“被你吓死，夏沫你真是太有演戏天赋了。。放心啦，就算你失业也不用去做瑜珈教练，少爷哪舍得啊，我看还是当澄澄的母亲工资最高。”珍恩揶揄着。

尹夏沫微笑不语，脸颊微微泛红，嘴角附着一丝羞涩和甜蜜。

欧辰……

她的丈夫，一个迁就她疼爱她宠溺她的男人。

结婚一年多以来，她的内心从未有过的平和幸福。

怀孕害喜期，她胃口大变，呕吐不止，什么海味美食都难以下咽，他心疼之余不辞辛苦的亲自下厨烹饪，尝试变换着酸甜咸辣各种菜系来哄她进食；怀孕后期，她因肚皮圆滚而无法安然入睡，一个侧翻都十分辛苦，身体常常疼痛浮肿，他夜夜半眠半醒的扶她翻身给她按摩舒缓；刚产完身体虚弱时，他亲自督促营养师制定营养食谱，每日亲手喂她吃饭，并且直接忽视她每日不同理由的拒绝，直至身体复原；坐月子期间，她小小一个喷嚏他都紧张不已，立马电话给家庭医生生怕她会留下并根子有什么闪失；前不久，她一露出想复出工作的念头，，他无条件无限量的支持，以他的能力让她在不知觉的情况下为她铺路……

对她而言，他是个近乎完美的丈夫，他知她懂她爱她；

对澄澄而言，他也是个完美的父亲，宠着疼着爱着。

就像结婚之时他所承诺的那样，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完一辈子……

辰……

尹夏沫抬头望向窗外的天空，眼底温柔眷恋……

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

思念的声音穿过介质穿过云层飘向天际……

湛蓝的天空中，无数的浮云漂浮游荡着。一架TU-154M超豪华音波客机“呜”的飞过，银白色的机身笼着大气中的雾气，穿梭在一片片白云间。

欧辰坐在豪华的座椅上检阅着公司E-mail发来的各项报告，俊美的脸上表情严肃，与豪华温馨的机舱环境格格不入。

良久，他挥挥手，身后的佣人恭敬的递上顶级的牙买加蓝山咖啡，欧辰呷了一口，眉头微皱，佣人马上接过咖啡递上湿巾，他动作优雅的擦拭唇角，佣人又上去接过湿巾。

不是这个味道……

欧辰有些闷，倨傲的脸庞上透露着难以掩盖的疲惫，他按下座椅边上的某个按钮，高级的座椅自动变形成躺椅，气垫枕上轻微震动着按摩他的颈部。

机舱里幽静的钢琴曲缓缓地抚着他燥闷的心，好似夏沫温暖的耳语……

夏沫……

想你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

无论何时，清晨总是美好得让人陶醉，氤氲的空气中混杂着泥土的气息，深吸一口，心旷神怡。

尹夏沫在晨练后习惯性的去院子里养花浇水，她说清晨的空气特别适合植物的生长。此时她正握着水壶给庭院里的花草浇水，细细的水花映射着阳光柔和的色彩，金灿灿的。而珍恩则是拿着一把大剪刀修剪着身前月季花，鲜艳的花瓣紫红妖艳，花朵和绿叶交错穿行，被珍恩修剪得很有层次感，在满园的花草中独占鳌头。珍恩骄傲地拉来夏沫炫耀着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后孩子般的笑得心满意足。

夏沫和珍恩开心的闲聊着，珍恩如数家珍般地说着一些娱乐圈里一些新鲜事，凌浩接拍了欧蕾的广告反响很好，影坛新秀江中明又接拍了一部电影现在红得一塌糊涂，sun公司又招了几个素质很不错的新人，其中年龄最小的才十七岁。夏沫诉说着一些澄澄平时生活状况，现在澄澄偶尔可以吃一点小米粥了，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了，澄澄好像很喜欢玩球，每次都玩得爱不释手。珍恩笑说也许以后澄澄会变成足球巨星呢。

“少夫人——少夫人——”一个小女佣跌跌撞撞的跑来

“怎么啦？”

“小少爷刚起床，但是他醒来就大哭不止。”

“啊？怎么回事？我的宝贝干儿子怎么哭啦？”珍恩抓着女佣紧张的追问。

“小一小少爷清晨尿床了。”女佣慌张的回答。

“啊？”珍恩怔了一会，然后哈哈大笑，她朝向夏沫说“我们未来的足球巨星尿床了呢。”

夏沫被珍恩逗乐了，没好气的看她一眼。

“走吧，看澄澄去。”

“恩。”

“哇——哇——”

身着乳白色睡衣的澄澄坐在小床上扯着嚎啕大哭，高分贝的哭声传遍整个走廊，粉蓝色的被单被弄得皱皱的，上面还有一块湿湿的深色痕迹。几个保姆女佣面面相觑手足无措在陪在边上，小少爷似乎还闹了点小脾气，谁都不让抱。

尹夏沫和珍恩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澄澄怎么啦？来，妈妈抱。”尹夏沫温柔地伸出双手。

“麻麻——”小澄澄“嗖”地扑到夏沫的怀里。

“澄澄乖呀，不哭不哭。”夏沫柔声安慰着，轻拍澄澄后背。

澄澄的哭声在夏沫双手的安抚下渐渐的小下去了，然后变成轻微的啜泣。夏沫拿着纸巾轻轻擦拭澄澄脸颊上的泪痕，粉嫩的脸蛋红扑扑的。

“澄澄哭哭——羞羞羞”珍恩假装揶揄的说。

“澄澄不哭，干妈才哭呢。澄澄是男子汉，不哭的。”

夏沫和珍恩一搭一唱的把小宝贝给哄住了，澄澄停止啜泣，倔强地用小手擦擦眼角，稚气的说：“干妈羞羞，澄澄不哭。”

“澄澄这么厉害啊，那澄澄以后也不哭好不好。”

“恩——”

“澄澄，妈妈给你洗澡澡好不好”夏沫感觉到儿子的小开裆裤都湿了，想帮他洗洗。

“游游——游游——”澄澄立马开心的点头，琥珀色的眼睛亮亮的，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不快。欧辰准备了一个很可爱的宝宝用气垫浴池，以前洗澡的时候夏沫跟澄澄讲过“小鸭子在水里游啊游”的故事，每次洗澡澄澄都好兴奋的可以跟小鸭子一样游游了。

浴室的地板铺着防滑的垫子，粉粉的蓝色，格外可爱。浴霸的温度调的暖暖的，让澄澄光着身子也不会着

凉。

尹夏沫试了一下水温，然后示意珍恩把澄澄抱进去。

小澄澄一接触到水就兴奋不已，挥着手臂拍打水面，溅起一波又一波的水花，溅得珍恩和夏沫都湿湿的还乐此不疲，随着小手拍打的频率金手镯叮当叮当地伴奏着。

“麻麻——小鸭子——”澄澄开心极了，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在水里游游的小鸭子。

珍恩和夏沫相视一笑，又慈母般爱怜地看着澄澄玩耍。

“白白嫩嫩的，真想吃一口。”珍恩看着澄澄在温水里浸泡地微红的身体，开玩笑的说。

“白白嫩嫩的小猪，呵呵”

“对哦，澄澄属猪的，小猪猪，真可爱呢。哈哈”

“猪猪——猪猪——”澄澄也学着发音，稚嫩童音可爱无比。

“珍恩，帮忙上下沐浴露，在水里浸泡太久不好，一会他又要赖在水里不起了。”

“恩。好。澄澄啊——干吗给你洗白白哦——”

两个妈妈动作麻利的给小宝贝洗完澡，换上棉质的新衣服，帅气的欧家小公子又回来啦。

珍恩收起一开始就架在浴室里的DV机，对夏沫说“没把澄澄早上的糗样真可惜，不过嬉水这段也不错，要是少爷看到肯定很开心。”

“欧辰啊。我会发给他的。”

“对了，夏沫，少爷什么时候回来啊？”

“要一个月吧”尹夏沫的神情又些黯然，但是片刻就恢复了，珍恩甚至都觉得那是自己的错觉。

“要这么久啊，这是你们婚后第一次分开吧。”珍恩似乎能感觉到夏沫那一抹黯然“不过没关系啦，你还有澄澄啊，不过也许过两天澄澄就会问起爸爸了吧。”

尹夏沫低头不语，眼底黯然渐渐晕开，良久，她抬起头微笑道：“集团事物那么繁琐，他是个好BOSS，当然不能整天呆在家里啦。”

是这样么？珍恩有些不安，但是又不知道哪里不安，也许是她想多了。她俏皮的吐吐舌头：“那接下来一个月就委屈我这个干妈兼带父职吧，呵呵。”

那个早晨，欧宅一片祥和。

微风吹抚着绿叶，满园的爬山虎叶子被吹翻了身，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唰唰唰得露出浅灰色的背面；

女佣们细心维护擦拭大厅里的高级欧式家具，一个小女佣拿起壁炉上的烛台，湿湿的抹布掠过大理石面带走上面的粉尘；

小澄澄在玩具房里游戏，小小的双手，摆弄着迷你球在地上滚动，小球滚过地毯的时候压弯了地毯上毛茸茸

的珍贵羊毛；

一切都宁静的发生着，空气在人毫无察觉时缓缓地流通着，好似看不见的暗涌，慢性侵蚀着，在毫无预兆的时候，涌出令人作呕的源泉……

谁也不知道……重回巴黎

高大雄伟的埃菲尔铁塔直挺挺的耸立在巴黎市中心，无数的游人旅客拿着相机对着铁塔拍照留念，铁塔巨大的倒影映在美丽的塞纳河面，碧蓝色的塞纳河犹如丝绸般华美蜿蜒流转地盘旋在巴黎市，豪华精致的游船静静地驶过，荡出层层涟漪。

巴黎。优雅时尚之都。

黑色的劳斯莱斯房车缓缓的驶过巴黎，沿着宁静祥和的塞纳河。欧辰坐在汽车里，安静的看着这个城市，一丝丝复杂的情绪从心底慢慢涌上来。

这个承载着自己成长和记忆的城市。

高大的香樟浓厚密实地遮掩从天而降的光线，墨绿色的树叶飒飒作响，像是在小时候记忆中反复出现的画面，有着母亲温暖如春的笑靥。

欧辰的眼睛里洋溢着模糊柔光。

空气中混杂着香樟合欢的清香，小鸟挥动翅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羸弱的小昆虫躲在树丛里喳喳的鸣叫着。

“开得慢一点。”欧辰淡淡的对司机说。

哥特式的建筑缓缓映入眼帘，尖塔般的顶直达云霄，屋檐边上各种圣母天使雕像安静的沉睡着，巨大的拱形门架在雕像的顶部，划出优美的弧度。

“停下。”欧辰突然命令道

市区家家户户房屋门前摆放着五颜六色的知名或者不知名的花花草草，浪漫的艺术家在不远处的香樟树下忘情吹奏着萨克斯，引来一片路人围观。

欧辰柔柔眼睛，怔怔地看着，记忆在某个特定时刻定格。是四岁还是五岁的时候，母亲牵着他的小手一起欣赏过路边演奏风笛的艺术家，小小的他兴奋的瞪大眼睛看着，手掌里传来母亲手心的体温，暖暖的。

良久，欧辰把视线从远处收回，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手掌摊开又握紧，放佛上面还有母亲的余温。

香樟的落叶片片飞落，在路边堆起，漫步的行人踩在上面沙沙的响着。

手心的温度渐渐冷下去，再也握不住，就像病房里已经去世的母亲迅速冰冷下去的双手。

欧辰猛地瞳孔一缩，语气冰冷的命令司机开车，急遽降温的空气令司机不由打了个寒颤。

加长房车又开始行驶，两边的房屋建树香樟不停的倒退，直到再也不见。

不知道开了多久，房车驶进郊区，酸甜的葡萄酒香味在空中弥漫，路边是大片大片的葡萄园，成熟的葡萄玲珑剔透的挂在树上，紫红紫红的串连串。

车子驶进一座庄园，古老的铁质大门缓缓的打开，静谧而威严。

古堡之前是一座下沉式的喷泉，古灰色石膏砌成的喷泉喷出潺潺的水花，美丽的水花从喷泉中心升起又从四周落下，划出完美的抛物线。

欧辰静静地看着这童年成长的地方，面无表情。

房车在院子里停下，金发蓝眼的佣人们用法语恭敬地对着欧辰说着什么，然后欧辰缓缓走下车，身后跟着几个提行李的佣人。

城堡的大门慢慢开启，古老的门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门在开启时发出吱呀的声音，欧辰不悦的皱了下眉头，但是又很快恢复平静。

大门开启，映入眼帘的城堡里优雅高贵的大厅，华美的大吊灯从屋顶挂下，大门两侧站满了两排男佣女佣，老管家站在正中间，恭敬的等着他，几个人影在他身后攒动，明亮的光线照的欧辰有些刺眼，他反射性的眯起眼睛。

“欢迎少爷！”所有人都恭敬的低下头。

欧辰踏步而行，管家身后的人影也朝他走来。

渐渐靠近人影，刺眼的光线渐渐适应了，罗贝尔。梅斯梅尔苍老优雅的面孔渐渐浮现。

欧辰走向前，用法语低低地叫了声父亲，罗贝尔?梅斯梅尔的脸轻微抽动了一下，眼角的周围深深的陷进去。

“欢迎回来，我的孩子”罗贝尔的声音沧桑却充满磁性的魅力“我想有个老朋友会很乐意见到你”

“？”欧辰不解

“Hi, Ocean, nice to meet you.” 罗贝尔身后的金发女孩探出头对欧辰打招呼。

欧辰在看到她的一刻，脸唰的一下白了。

“Michill? 你怎么在这？”欧辰沉着脸，面无表情的用法文问道。

“oh, darling,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我今年夏天MBA毕业了。” Michill假装惊讶的睁大眼睛，长到夸张的假睫毛扬起，美丽的瞳孔碧蓝的闪着

“然后呢？”

“然后我就进了父亲的企业现在负责一部分公司业务。” Michill 玩味地看着欧辰，“与欧式集团的合作业务。”

“合作愉快。”欧辰依旧面无表情。

“喂，你就用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合作伙伴吗？” Michill有点生气，两腮气鼓鼓的噘着嘴。

“Michill，ocean路途劳累，先让他休息吧”一边沉默的罗贝尔突然开口，他唤来佣人把欧辰的行李送到房间去，欧辰绅士的告别父亲，转身离去。

欧辰渐走渐远，挺拔的背影最终消失在楼梯拐角……

Michill看着欧辰离去的背影，心里的旖旎一点点的晕染开……

你怎么还是这样呢，为什么永远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不管是十年前还是五年前抑或是现在……

为什么你对我总是视而不见……

欧辰缓步走在长廊里，两边的墙上挂着名家的画作，走廊尽头玄关处，是一幅母亲的油画像，画中母亲穿着华丽的大礼服，裙边镶着精致的蕾丝花纹，裙摆长长的拖地，她优雅高贵的坐在法式长沙发上，美丽的淡绿色眼睛温柔地注视着前方。

欧辰在画像前止步，他看着母亲，母亲也看着他。

眼底墨绿色雾气慢慢弥漫开来。

母亲，我回来了。

雾气越聚越多，液化成水，暗含在眼帘中。

画前的百合花优雅的盛开，纯白的花瓣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欧辰轻轻触碰百合花瓣，黄色的花蕊轻轻摇曳着。

这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花，优雅高贵。

欧辰静静地伫立着，良久，才离去。

佣人们把欧辰送到房门口，然后恭敬的退下。

偌大的房间，空空荡荡的，房间里的一切还是跟三年前欧辰离开时一模一样。暗色的红实木书桌上摆着往日欧辰使用过的钢笔墨水，金色的镶边亮眼夺目。棕色的复古书架上摆满着各式各样的书籍，那本法文版的《孙子兵法》被放在书架的最边上，欧辰记得那是他离开前一晚还在看的书。墙角是大大的落地钟，金黄色的秒针滴答滴答的行走着，告知时间的流逝。

推开左边不远处的木质门，是欧辰往日的卧房。

欧辰快步走到床边，脱下西装外套，躺在床上，让身体嵌在柔软的床铺里，全身的肌肉刺刺麻麻的，一股疲惫感席卷而上。

欧辰的眼皮越来越沉越来越重，然后渐入睡境。

晚风吹拂着田野里的薰衣草，大片大片的蓝紫色一望无垠，母亲戴着美丽的大檐帽站在薰衣草丛中朝小欧辰招手，白色的丝质裙摆迎风飘动，犹如仙女下凡……

新人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再来一遍，一二三四……”

sun公司练功房里，舞蹈老师边卖力喊着节拍边舞动作，不时地从大镜子里观察身后人的舞蹈动作，潘楠、姚淑儿紧跟着老师身后精神集中地练舞蹈，身后是sun公司最新招的还在培训期的六个新人，几个女孩子都面色潮红，不知道是长时间的体力消耗还是跟大明星一起练舞的兴奋导致的。

充满活力的音乐在空旷的练功房里回荡，四周的镜面里是大家不同角度的舞姿，硕大的汗水嗒嗒滴在光滑的木质地板上。

“ok，休息一下”随着舞蹈老师休息的命令，几个人都迅速下泄了气的皮球般瘫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气。

潘楠和姚淑儿的助理立刻上来递上毛巾和水，姚淑儿淑女地用毛巾轻拭着额头小口小口地抿着水。潘楠则是随心地用毛巾抹了一把脸和脖子，皮肤都被擦地通红通红的，然后再接过助手递上的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那几个新人就没那么随性了，个个都动作拘谨地跑到边上喝水休息，眼睛还不时瞄瞄姚淑儿瞄瞄潘楠，小心翼翼地相互诉说心中的兴奋。

“哇——真的是姚淑儿本人诶——好漂亮哦——”陈晓微羡慕地看着姚淑儿，眼里尽是崇拜。

“是啊，真没想到我们这些新人居然能有机会和她们一起练舞”陈晓微边上的另一个短发秀丽女孩开口说道，末了，短发女孩看了一眼陈晓微有些害羞的说“晓微姐，其实我觉得你也很漂亮啊，甚至比……甚至比跟姚淑儿差不多漂亮呢。”

“哪有啊，我哪能跟姚淑儿这种大明星比啊”陈晓微嘴上谦逊地说，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你看潘楠，跟传说中的一样爽朗帅气呢，我超级喜欢她的歌嘞”

“我也是我也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他们一样红”

几个女孩子有的没的聊着偷看着近在咫尺的大明星，要不是采尼有话在先她们早就冲过去要签名合照了。

其中只有一个女孩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边安静地喝水，看到大明星也没有特别的兴奋，练完舞也没有抱怨辛苦，从头到尾就十分安静，犹如一朵野地里的小雏菊，只在偶尔风过的时候，露一点光芒。

陈晓微看一眼静坐着的郁琳，眼神有些鄙夷和轻视。哼！装什么装，现在表现地多清高似的，当初还不是一听到当明星收入高而且能见到大明星眼都亮了，最看不起这种人了，凭着年龄小点就装清纯高傲，就你那没发育的小身材还想跟我比。

陈晓微有些气不过，当初在商场里由于貌美而被星探发现的她一听到能做明星别提有多高兴了，立马答应了回来面试签约。然而在星探看到同样逛商场的郁琳时，居然用比邀请她更殷勤的态度去邀请郁琳，她就有些不



乐意了，难道郁琳比她还漂亮。更气人的是，这个郁琳居然还当场拒绝了，那个星探不死心，费劲了口舌，说是进了SUN公司不止前途好，还有机会和同门的尹夏沫姚淑儿潘楠薇安等明星同台演出，终是说服郁琳来公司面试。几轮选拔下来还居然还让她走到了最后，更气人的是，每次选拔的成绩她都是最高的。这是从小养尊处优被美丽的光环顶着被众人捧着的陈晓微所不能忍受的，她看郁琳越看越不顺眼。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她一定会好好把握让自己出彩，一炮走红！

陈晓微所想的这个机会确是千载难逢的，一年一度的RSB音乐颁奖晚会开场表演。

RSB电视台的影响力在娱乐圈毋庸置疑，而这个音乐颁奖晚会每年都是盛重无比，几乎圈内所有有地位的歌手音乐人都会受邀出席，许多的新人歌手都靠RSB大奖一夜走红，几十家大型媒体现场直播报道，无数的商家为了这次晚会的冠名而争得头破血流，更有无数的观众都守在电视电脑前关注着。

晚会开场表演嘉宾由当红歌手潘楠和姚淑儿担任，而同为SUN公司旗下的新人，也就是陈晓微郁琳一众伴舞伴唱。虽然只是配角，几个女孩们都兴奋不已，这不止意味着他们的名字可以跟潘楠姚淑儿一起出现，更是有机会被亿万观众认识知晓，而这场演出，也是SUN公司对他们几人的最后考验，只要通过了，就正式签约，成为被娱乐龙头欧华盛公司收购的sun的一员，亦是红透半边天的潘楠尹夏沫的同门师妹，前途无量。

突然，门外传来了一小阵轰动声。

采尼推开练功房的大门，手指上的红宝石闪亮闪亮的。

舞蹈老师离房门最近，立即起身迎接。潘楠姚淑儿都询问地看向采尼。

“是的，他们都在里面，您能来看我们真是惊喜。”Jam谄媚的声音响起。

女孩们好奇，Jam的大名她们早就听过，多年以前就已经是娱乐圈顶尖的经纪人了，而在SUN公司两年，更是升到了经纪总监，手下都是一线大牌明星，她们来SUN这么久也只见过一次。而能让Jam这么低姿态对待的人又会是谁呢。

“阿楠也在么？”优美的女声从外面传来。

“在的。在的。她和姚淑儿小姐是这次的主角。”

潘楠和姚淑儿相视而笑，他们都在对方的眼神里读到了相同的信息。

他们知道来人是谁。

郁琳在听到女声的那一刻心跳突然漏了一拍，脸色立即紧张起来。

陈晓微注意到郁琳的变化，不解地皱了皱眉，更加好奇的望向门外。

Jam大步走进来，他身侧跟着一道倩影，藏在门外的黑暗里，看不清。

阳光似乎在那一刻透过练功房大大的落地窗照射进来。

那道倩影从黑暗中慢慢显现出来。

亮亮的光照进四周都是镜子的房间显得异常的刺眼。

一张美丽的面孔在光线下映出。

郁琳感觉自己被光线刺的有些睁不开眼。

尹夏沫慢步踏进练功房大门，四周的景物都黯然失色，仿佛所有的光线都从她体内迸出。

陈晓微等人都惊讶得忘记呼吸。

天呐！

她好美，美得仿佛从画中来。

她明明没有细致打扮，只是穿着最简单的白质群，却依然没法让人的目光从她身上移走半秒。

她的浑身散发着一股优雅高贵的气质，那么深深地深深地把你吸进去。

尹夏沫在众人的注视中微笑地走进来。

潘楠第一个迎上去，假装生气用受用轻锤夏沫一拳，“你这家伙，学洛熙那小子装神秘呢。”

尹夏沫微征，似乎三年前她再次遇到洛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景。她作为sun公司的新人在培训，而早已红透半边天的天王洛熙亲身探访，引得可欣她们阵阵尖叫。

而如今，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新人，而是以演艺界前辈的身份来探访。

时间果然是个有趣的东西。

洛熙，樱花树下美艳如妖的男子，仿若星辰的双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尹夏沫摇摇头，把思绪从多年前拉回来，她笑着朝姚淑儿挥手，姚淑儿礼貌地走上来回应。

“你这个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啊，不怕澄澄哭着闹脾气啊”姚淑儿笑着调凯着

“一些工作上的细节需要来公司洽谈，听说你们来排练，就来看看。”

“真难得，平时都是珍恩一个人来的，你啊，神秘玩失踪啊”

“哪有啊，我平时都在家呢，有空多来坐坐。”尹夏沫笑着回答，然后回头给珍恩一个眼神。

珍恩让身后的助手把买来的饮料给众人，客套地说着一些大家辛苦了之类的话。

几个新人都感动不已。

“让您破费了，真是不好意思”Jam在一旁殷勤的说，也顺带说说一些排演的情况。

“这些都是公司选拔的新人，打算给潘楠在晚会的时候当伴舞，不过资历尚浅，您若能指导一二真是他们的荣幸。”

“请不要对我用‘您’。”

“是是是。”

尹夏沫微微皱眉，但又很快收起不悦的情绪。自从嫁给欧辰后，sun公司上下除了潘楠珍恩姚淑儿等人之外都对她殷勤恭敬无比，她曾多次表示过一切跟从前一样即可，可似乎她的提议没有任何效果。即使她以员工的身份出席公司会议，sun的高层还是对她恭敬无比。

潘楠看出夏沫的心思，对她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那意思是，谁叫你是人家顶头老板娘呢。

尹夏沫微笑地走向郁琳一众方向，目光一扫过。

六个女孩样各有千秋。最边上的短发女孩似乎有些害羞，小小的身体缩在另一个女孩身后，圆圆的脸蛋、潮红的双颊，配上齐耳的短发显得十分可爱。夏沫刚想开口，陈晓微站出来，“夏沫小姐，我好喜欢你的电影你的歌曲哦——能跟我合影吗？”

Jam不悦，“你怎么这么没规矩，尹小姐哪有——”

“没关系，你有带相机么？”夏沫打断Jam的话，他担心这个女孩会挨骂

“我的手机有照相功能的。”然后她把手机递给那个短发女孩“帮我拍一下。”

陈晓微依偎在夏沫身侧，微笑。

“噤”

短发女孩把手机还给陈晓微，陈晓微开心的接过“夏沫小姐，你人真好。”

尹夏沫对陈晓微的“夏沫小姐”有些反感。

“我叫陈晓微，您可以叫我晓微”见尹夏沫没有说话，陈晓微迫不及待地自我介绍。

尹夏沫微微点头，目光扫过最角落里的女孩，那女孩有着白皙的皮肤，长长直直的黑发高高被挽起，瀑布般的挂在脑后，细细的眉毛仿佛月牙般地画在精致的小脸上，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夏沫。

夏沫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微笑地走过去温柔地说

“你叫什么名字？”

郁琳没有回答，还是傻傻地盯着夏沫，边上的女孩子捅捅她小声说“喂——”

Jam见状，忙打圆场，“这位是郁琳，她可能见到尹小姐太激动了。”然后又看向郁琳“郁琳，尹小姐在跟你说话呢。”

“我……我想跟你一起拍电影。”

郁琳猛地冒出这么一句话，众人怔住。

尹夏沫一时没反应过来。

潘楠和姚淑儿相视一眼，对这个女孩子的行为有些不解。

周围几个新人各怀心思的看着郁琳，有惊讶的、有不解的还有幸灾乐祸的。

Jam不悦的皱起了眉头，这个女孩子今天怎么回事。他看尹夏沫没有说话，以为她生气，赶忙解释“这孩子心直口快的，尹小姐您别见怪，她是太崇拜尹小姐您了。”

“没事。Jam，你觉不觉得她很适合那个角色。”

“？”Jam不解，但是随即又立刻反应过来“经尹小姐您这么一提醒，我也觉得挺合适的，难道您想……”

“对。”

“阿楠你觉得呢？”夏沫回头问潘楠。

“恩。很合适啊，各方面气质条件都很符合，看不出夏沫你还有当星探的天赋嘛”

除了珍恩，其他几人都是一头雾水的。夏沫和潘楠的合唱曲最近在赶拍MV，还需要一个清纯可爱的小女生当配角，在里面出演一个热情开朗的白血病女孩，可是计划出来三天还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夏沫今天来公司就是跟导演商量要不要改改剧情。而这么巧地，碰上了郁琳。

“可是尹小姐，郁琳还处在培训期，还没有正式出道，我怕她演技不够影响您的MV。”Jam谄媚的笑着，这位金主没生气真是谢天谢地。

“没关系，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演戏的，很多东西可以学可以练。”只是缺少机会罢了，尹夏沫在心里默默说。不知道为什么，她对这个女孩有特别的好感，坦诚直率的把心里所想都表露出来，这种性子在复杂的娱乐圈真不知是福还是祸，也许还是缺少磨练吧。

“郁琳啊，哈哈。你真是运气好，难得被尹小姐看中，参与拍摄尹小姐的MV。”Jam笑着对郁琳说。

“啊”郁琳有些受宠若惊。

几个女孩子都羡慕地看着郁琳。

“恭喜你啊，郁琳，能有这么好的机会。”陈晓微强压下心中的气愤，笑着说，眼里透着一丝嫉妒。

午后，星巴克咖啡厅里。

钢琴师优雅地弹奏着著名的钢琴曲，华美的旋律从指尖里流出，充盈着整个咖啡厅。

尹夏沫、珍恩、潘楠、姚淑儿坐在窗边，蝴蝶结领带的侍者端上热乎乎的牛排，牛排上的黑胡椒被烧得吱吱作响，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

“夏沫你真是的，每天深居简出，害我大半年都没见到你。”姚淑儿用小叉子卷起蔬菜沙拉，淑女地往嘴巴里送。

尹夏沫低头微笑不语

“对了，这几个新人你们接触下来感觉怎么样啊？”珍恩开口询问，不动声色地把话题挑开。

“还好吧，音乐舞蹈底子都还有一些，那个郁琳很突出，似乎是选拔的第一名。”潘楠回答道。

“你们都不知道吧，这个郁琳是被星探发现的，原本是打算当花瓶的，没想到才艺方面居然还有两把刷子。”珍恩作为公司经纪人，对这些内部消息了如指掌。

“还太嫩了点。”姚淑儿随口说道

大家都转头看着姚淑儿。

“我是说还需要经过好好培训才能上台面。”淑儿有些脸红，急忙为自己不得体的言行解释，“而且她也有点……”姚淑儿下面的声音很小，几乎没人听清。

“是太嫩了。”夏沫突然接上话，“就比如今天，不知道是说她单纯还是愚蠢。”

“那夏沫你还让她拍MV。”

“有时候实力是一部分，而机会又是另一部分”尹夏沫抿一口绿茶，继续说“我刚好有需要，就把机会给她了，就看她能不能把握好，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可是她今天这样太唐突了，她一个还没出道的新人居然想和夏沫拍电影，你们看到没，当时周围的其他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她，好歹夏沫也是我带出来的金鹿奖影后。”

“你带出来的？”潘楠揶揄着笑

“当然！我是夏沫的经纪人嘛——”珍恩有些心虚，但是强撑着笑脸回应。

“恩。都是珍恩的功劳，感谢珍恩小姐这么用心‘带’我们夏沫”姚淑儿要上来凑一脚。

“好啦，你们俩啊。真是多亏了珍恩，最近的工作都是她一个人谈下来了，现在据说好一些艺人都想找她当经纪人呢”

珍恩被夏沫这么一夸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那些艺人哪是冲着她去的啊，分明是冲着夏沫欧式少董夫人的身份去的，她一定会努力做好的，一定不给夏沫丢脸。

珍恩在心里默默发誓着。

“反正我只当你一个人的经纪人。”珍恩闷闷地说。

“如果有精力的话手下还是多带几个艺人吧，这样才能证明你的能力。”夏沫柔声说。

“对啊，你的梦想不是当顶级经纪人吗？你看圈里哪个顶级经纪人手下不是好几个大牌的啊。”潘楠接着说道。

“我看这一届的新人素质都不错，到时候你拉一两个到手下来，好好带出点成绩。”

“我可以么？”珍恩看向夏沫，她只想照顾好夏沫。

“当然可以啦，只要你想并且好好去做。”夏沫坚定回答道。

“而且把新人捧红，想想都有成就感呢，珍恩你就好好加油吧。”

“嗯。”珍恩点头，没有再说话。

夏沫似乎看出珍恩心中所想，在桌下伸出手悄悄握住她，给她一个肯定的微笑。

“不要只考虑我，没关系的，你应该是很优秀的经纪人，手下带着好多艺人，而不是我一个人的经纪人，明白么？”

“恩。”珍恩开心地地点头，得到夏沫的肯定及鼓励，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等你成大牌经纪人了，到时候别忘了照顾小妹我啊”潘楠笑道

“哈哈。一定一定，到时候你别不认账不愿跳槽到我名下哦，好歹我也是江珍恩大经纪人啊。”

“臭美！”

“哈哈——”

“呵呵——”

欢声笑语不断从四人中传出。

桌头的玫瑰花艳丽地开放着，与如花的笑靥交相辉映。

那个午后，洋溢着美丽的笑容，即使是多年以后，谁也不曾忘却。

暗涌

美丽谧静的法国古堡，大片大片的梧桐覆盖在庄园上空，穿着制服的园丁在庄园里专心的修剪花草，女佣们打着水来来回回地清扫。

罗贝尔站在房间里大大的落地窗前，嘴里叼着一支顶级雪茄，安静地看着窗外的一切，年迈的老管家恭敬地站在他身后。

几个小女佣拿着大扫帚在庄园小道上清扫着落叶，扫帚过地处，唰唰作响。

罗贝尔掏出怀表，盖子上面刻着金色复古的花纹，条条花纹复杂地缠绕着，罗贝尔似乎十分珍惜这块表，不时拿出手帕擦拭表面，丝绒的手帕细细地擦过怀表的每一处，动作细致优雅地仿佛擦拭世间的瑰宝。

罗贝尔绅士地拿掉嘴里的雪茄，夹在手指尖，老管家立马上前递上烟灰缸，灰色的烟灰散落在精致的水晶烟灰缸里。

“刘管家。”罗贝尔低沉的声音响起

“是，老爷。”

“你为欧家服务多少年了？”

“回老爷，我从英国皇室管家学院毕业就跟在夫人身边，至今40年了。”

“40年啊。”罗贝尔轻微地皱着眉头“都这么久了，人生有几个四十年啊。”

罗贝尔没有再说话，看似陷入了沉思，良久，他才自言自语般的说

“你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欧辰和他母亲啊。”

“能为夫人和少爷服务，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记的沈管家是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吧。”

“回老爷，承蒙夫人抬爱，沈管家和我是一起毕业一起被夫人选中进入欧家的。”

“是啊。你们都是看着ocean长大的前辈了。”罗贝尔的语气里透露着一丝落寞的情绪。

“照顾少爷，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夫人临终的嘱托。”刘管家恭敬的低下了头，他有点懵，不知道这位老爷今天叫他来干吗。

“以前ocean出门都是带沈管家的，这次怎么他没来。”

“回老爷，沈管家被少爷留下照顾少夫人和小少爷了，所以这次我来服侍少爷。”

“他们母子……那孩子应该快满周岁了吧，他最近好吗？”这个孙子他只在出生时见过一次，似有些想念，毕竟骨子里流着的是相同的血液。

“是的，小少爷已经九个月大了，身体很健康，已经学会叫爸爸妈妈了，少爷和少夫人都非常疼爱小少爷。”想到活泼可爱的小少爷，刘管家年老的心都渐渐舒展开来。

“ocean也差不多是这么大会喊父母亲的，现在一转眼，他都当父亲了。呵呵。”似乎今天这位老爷很喜欢缅怀过去，一直沉思着什么，刘管家不敢接话。

“他们夫妻感情好吗？”罗贝尔突兀地来了这么一句。

“少爷和少夫人非常相爱，少爷很疼爱少夫人。”刘管家偷偷抬头想看清老爷的表情，罗贝尔身体侧对着他，从他的角度，只能看到罗贝尔眉头镌刻着的皱纹深深的缩紧，鹰勾般直挺的鼻子侧在阴影里。

“好了，你先下去吧。”罗贝尔的声音有些疲惫。

刘管家恭敬的推出，走出房门后，才发现，流了一背的虚汗。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缓缓心神。今天的老爷怎么回事啊，让人有种无形的压迫感，以前都不曾发现。算了，这不是他们这些下人该管的事情，他只要负责好照顾少爷就行了。

欧辰坐在书房里，细心查看手头上的文件，密密麻麻的法文，一打一打的。

蓝眼睛黄头发的中年法国男子站在欧辰桌前，汇报着欧氏集团法国分部的经营状况。

欧辰边看边听，表情一如工作时的严肃。

这名法国男子彼得毕业于剑桥商学院，是欧式集团在欧洲业务的总负责人，从欧辰母亲在世时就一直为公司服务。

“这几年你辛苦了，餐饮、运输这两块业绩很不错，基本很难有发展空间了，明年的投资预算可以减少一点，旨在稳进。但是IT业娱乐业还需要加强，一会把相关资料传给我，还有，叫欧式集团旗下IT公司的市场总

监来见我”欧辰头也不抬的看着文件，冷静睿智地给彼得下命令，

“欧洲的娱乐业基本被Christian家族垄断，我们很难插足，而且Christian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如果公然跟他们强占市场，两大集团之间的友谊将很难维持，进而会影响到其他行业，而且Christian小姐……”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商场如战场，战场无父子，你明白吗？”欧辰打断他的话，抬头看着他，彼得被欧辰凌厉的眼色盯得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低下头。

“明白。”

“恩。”欧辰挥挥手，示意彼得出去。

彼得转身出门，手放在门把上的一刻，门喀地一下自动开了。

彼得诧异，低头迎上Michill美丽妩媚的蓝眼睛。

Michill跟彼得相视一眼算是打招呼，然后转身进门。

Michill端着托盘盈盈走到欧辰面前，轻轻地放下咖啡，深棕色的咖啡上泛着一层细细白白的泡沫，浓浓的香气随之溢出。

“Please。”Michill娇滴滴地说了一句，语气柔得都让人如酥化骨。

“谢谢。”欧辰没抬头看她一眼。

Michill强压下心中的怒火，调整了下呼吸，双手合抱，手臂压在书桌上，挑逗般地俯下身，靠近欧辰，“Hi, darling, it's time for having a rest, take a break.”

“我还有些业务要处理，你先出去吧，谢谢你的咖啡。”欧辰抬头看看她，又低头继续看文件。

Michill大怒：“你就看不到我吗？”

蓝色的瞳孔因为生气而放大，脸颊气鼓鼓的。

“看到了，所以我说谢谢了。”欧辰还是不痛不痒地回答着

“那我漂亮吗？”

“我想没有人会质疑Christian小姐的美丽，如果你能再礼貌一点的话就更完美了。”

Michill骤然眉开眼笑的，直接把欧辰的后半句给忽略掉。

“那你为什么不看看我？”她的声音忽然柔和了许多，似有些小女生的悸动。

“我要工作。”欧辰似乎永远是那种百年冰封的表情。

Michill拨开欧辰身前的文件，身体俯得更低了，丰腴的胸部娇艳欲出。

“Oh, darling, 你看，我一定比你桌头的文件好看不是么？”

“我现在只想工作，请你出去。”欧辰抬头直视他，冰冷的暗绿色对着碧蓝色，“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三遍。如果Christian小姐执意留下的话，我想这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哼！”不知是欧辰的话起效了，Michill冷哼一声扭头走人，门蓬的一声重重的砸下。

欧辰看看被重砸的门，嘴角勾起了冷峻的笑容。

Christian英明一世，居然生了个愚蠢如厮的女儿，这庞大的产业看来是要守不住了。

家族企业，成也家族，败也家族。后继无人，如何自处。

欧辰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他对电话那头命令道：“查下Christian家族的资料，明天之前拿给我。”

收起电话，欧辰唇角的弧度愈加明显，还有一丝诡异。

商场如战场。Christian先生，不知您将以何种姿态应我这场战役呢。

体内的血液缓缓的流动着，慢慢翻滚沸腾，也许，会在某一不知名的时刻，暗暗涌出……

牵挂

Michill走后，欧辰继续翻看文件，他下意识地拿起咖啡，放到嘴边，浓浓的咖啡味直扑鼻，欧辰皱皱眉头，放下咖啡，唤来刘管家换掉这杯咖啡，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很厌恶这杯咖啡，或者是端这杯咖啡来的人。

不一会儿，刘管家恭敬地送上新泡的咖啡进。香稠浓郁的咖啡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温温的热气从杯子里飘出，轻呷一口，苦醇香、香浓苦，独特的香浓口感，微酸性的口味，这种独特的风味慢慢溢于舌尖，潺潺流入口中，丝丝入肺。

这个味道是……

曼特宁……

“刘管家，这咖啡……”欧辰有些激动地看着管家，他欣喜期待管家的回答。

“回少爷，这是少夫人亲手研磨的曼特宁咖啡，出发前少夫人让我带的，少夫人说您喝惯了家里的咖啡，咖啡豆研磨的咖啡味道比较纯，也少了糖精的成分，对您身体也比较好。”

夏沫……

夏沫……

欧辰的心里如咖啡般香稠浓郁的温暖缓缓流淌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温吞如玉的妻子，美丽的脸庞，温暖的笑靥，柔和的目光，还有大海般深沉的爱……

看着欧辰幸福洋溢的表情，老管家似有所感，眼底泛着晶莹的泪光，心中由衷的感激少夫人。

时间的齿轮倒退到欧辰出发去法国的前一晚……

……

……

夜晚的欧宅静悄悄的，偶尔听到树杈上知了的叫声。

少爷明天要前去法国出差，而少爷贴身管家沈管家却被少爷命令留下照顾少夫人和未满周岁的小少爷。于是，这趟欧洲之行就有刘管家随行。

刘管家在衣帽间里整理着少爷所需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他拿起一条方格条纹领带，然后小心翼翼的折好收进箱子里，这条领带是少夫人买给少爷的，他依稀记的少爷第一次带上时欣喜微笑的样子。他又拿起一件AMARNI新款白色衬衫，自从少夫人无意识地说了句这件衬衫少爷穿着很好看之后少爷似乎特别喜欢穿，一定要带去法国的。还有这件外套，那套西装……

刘管家细心地整理着欧辰的行李，尹夏沫推开房间的门，走进来。

“少夫人。”刘管家恭敬地问好。

“刘管家，辛苦了，”尹夏沫微笑，“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是我亲手做的，可是澄澄哭着我走不开。”

“夫人客气了。”这位少夫人无论何时都是这么温和礼遇他们这些管家的，刘管家心里一阵感动。

“欧辰的行李都整理好了么？”

“是，该带的都带齐了。”

“这些也带上吧。”尹夏沫神奇般地拿出已经打包好的几袋东西。

“这是……”

“这都是一些家里的东西，我担心法国那边没有，先带上吧，欧辰用不用再说，”尹夏沫微笑地解释道，语气里似乎有些害羞“这袋是用家里咖啡豆研磨的曼特宁，欧辰不喜欢有甜味的咖啡，自己研磨的味道最纯正了，他工作累的时候你就泡一杯给他。

“这是最新的西湖龙井，早上的时候你可以为他泡一杯，但是要滤过三次，他比较喜欢第三道的味道。

“早餐请为欧辰准备中式早餐，西式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煎蛋要六分熟的，最好加一点香葱；欧辰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都是不知道时间的，一定要提醒他准时进餐，否则他要胃疼的；他的胃病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药都放在这个小袋子里了，虽然法国那边有医生，但是准备充分点总没错的。

“他要是胃口不好，就让厨师做一盘香辣牛柳，但是辣不要放太多。

“请尽量提醒他早睡，他有时候会工作到很晚，但是绝对不许他整晚不睡，睡前请给他冲一杯牛奶，有助睡眠。

“这是澄澄这两天的成长记录，他最近比较忙，还没来得及传给他，现在拷出来给你收着，他在飞机里要得空了也可以看看。

尹夏沫细心嘱咐着欧辰一些生活习惯和细节，她知道欧辰都是习惯沈管家的服侍的，所以对刘管家特别稍加嘱咐。

那一晚，夏沫和刘管家说了许许多多。

点点滴滴，无微不至，无处不透入着关怀与爱……

.....

.....

欧辰拨通尹夏沫的电话，他迫不及待地想听到她的声音。

刘管家看到欧辰的举动后，恭敬地退出，他知道少爷肯定不喜欢他在一旁打扰。

“滴——滴——”

欧辰感觉自己的心脏也在滴滴的响着。

“喂……”夏沫那熟悉温和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听到她声音的那一刻欧辰的心感到无比的温暖平静。

“夏沫……”

“现在没有在工作吗？”尹夏沫声音是一贯的温柔体贴。

“没有，在休息”欧辰有点哽塞地说。

“在法国一切都顺利吗？”

“恩。”

“工作不要太辛苦，记的多睡多休息。”

“好，你也是。”

“恩。我会的。”

“澄澄呢？”

“在边上玩呢，你要跟他电话吗？”

“好。”

“澄澄，爸爸要跟你讲电话呢。”电话那边响起尹夏沫温柔的声音，然后是澄澄调皮玩闹的声音。

“澄澄，叫爸爸。”欧辰细心听着。

“爸爸——爸爸——”小澄澄稚嫩的童音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一点一点地撞击着欧辰的心。

“澄澄，在家里乖不乖啊，要听妈妈的话。”欧辰不知不觉地放低了声音，异常的柔和。

“麻麻——麻麻——”小澄澄似乎听懂了，兴奋地叫着，不时传来小手镯叮当的响声，“爸爸——游游——游游——”

“澄澄在水里游游啊，下次爸爸带你去游泳好不好”欧辰看到过夏沫传来的DV，知道那天澄澄洗澡了，他也知道澄澄小鸭子游游的故事，儿子似乎很喜欢游泳啊。

“游游——游游——”似乎是澄澄兴奋地拍手，叮当叮当的铃声有节奏地响着。

“澄澄乖，让妈妈接电话好不好。”

“儿子跟你讲电话好开心呢。”欧辰似乎感觉到尹夏沫的微笑，嘴角也不由地上扬。他突然想到什么，嘴角

的弧度变得僵硬。

“这段时间让你一个人带澄澄辛苦了。”

“呵呵，不辛苦啊，吴妈他们都在，珍恩也经常来，倒是你，不要盲目工作，三餐记得准时吃，我跟澄澄都在家里等你呢。”她总是能那么轻易地接触到他的心。

“好。我会尽快回来的。”

“恩。我等你。”

挂掉电话后，欧辰的笑容就渐渐消失，随着电话那边声音的断开，心里也变得空空落落的，仿佛世界少了他们就变得空空落落了。

要早点回家。

秉着这个念头，欧辰打起精神，继续埋头看文件。

他专注地看着，一页一页翻过。

撩有余温的咖啡静静的伫立在桌头，香香浓浓的好似家的味道……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明天周一要课程设计。。先不更了。。。抱歉哈

颁奖晚会（上）

尹夏沫呆呆地盯着屏幕上“通话结束”，琥珀色的眼底充满了温柔的怜惜。

“喂——”

珍恩上来拍她一下，惊得夏沫失魂。

“想什么呢，这么入神，不过才几天没见而已就开始想念了啊。”

珍恩坏坏的笑着。

尹夏沫的脸颊微微泛红，好似有些害羞的瞟了一眼珍恩，憋屈的模样惹得珍恩哈哈大笑，小澄澄不知道妈妈和干妈在说什么，也咯咯地跟着珍恩笑着，夏沫的脸颊愈加地红了。

“恩，珍恩，时间差不多了吧。”夏沫挑开话题。

珍恩回头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和分针恰成完美的九十度，下午三点整，“对哦，要准备了呢，要来不及的。”

夏沫唤来保姆吴妈把澄澄抱下去，然后带着珍恩朝二楼走去。

前几天尹夏沫收到RSB音乐颁奖晚会的邀请函，夏沫《爱满人间》获最受欢迎单曲入围，大会邀请她出席当晚的颁奖典礼。RSB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年度音乐颁奖晚会在举办前一个月就会被媒体大肆宣扬，各大媒体报纸都在猜测今年的奖项归属，各大明星的fans后援团早就在网络上吵翻了天。蝉联五年最受欢迎男歌手的洛熙的隐退使得今年最受欢迎男歌手倍受争议，而以惊人速度崛起的新人歌手潘楠亦入围最受欢迎女歌手，将与去年的最受欢迎女歌手沈蔷以及老牌一线歌手薇安等展开激烈角逐。RSB更是放出重弹消息，今晚将有神秘嘉宾压轴出场表演，而对于这个神秘嘉宾的身份守口如瓶，任媒体肆意揣测，引起了公众的足够好奇。

珍恩每天都兴冲冲地把最新消息转述给夏沫，珍恩兴奋地说着，夏沫静静地听着，用珍恩的话说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夏沫笑言自己并非当晚主角，而珍恩完全无视夏沫的话，用尽心思让夏沫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她说这是夏沫复出之后第一次出席晚会，这个奖项也是对夏沫工作的肯定，今晚一定要好好打扮，力压众彩。

尹夏沫和珍恩来到起居室，推开起居室的门，里有面巨大的三折拉开的银白色镶边的镜子，明亮的镜子从不同角度反射出星芒般的白光。

珍恩每次来这个房间都要忍不住惊叹。

美丽的七彩灯具如繁星般被镶饰在天花板上，四面墙壁都是磨砂水晶玻璃，玻璃里面是亮亮的蓝色灯光，照的房间好似海洋水面碧蓝碧蓝，唯美无比。起居室两边是大大的豪华衣柜靠墙而立，后现代主义的白色衣柜银白镶边，高贵典雅。左边的柜子都是夏沫的礼服，长长的拖地礼服、及膝的包裙礼服、华丽的欧式裙装、唯美的中式旗袍，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右边的柜子里都是夏沫日常居家服，短袖长袖外套内里都整齐地悬挂着。

再往里是一扇大大的水晶拱形门，亮白的玻璃灯坠悬挂在门柱上呈半圆形，从中穿过，有种置身于水晶宫殿的浪漫。穿过水晶门，里面就像是豪华的皮鞋专柜，整个房间都被透明的玻璃鞋柜围绕着，柜子上罗列着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高跟鞋皮鞋皮靴，明亮的白炽灯从鞋柜后面打出，整个房间如同绚丽的水晶宫。角落的茶几花瓶上插着几支百合花，优雅的芬芳若有似无地绽放着淡淡的清香。

“夏沫你真是太幸福了——”珍恩由衷地发出感叹，且不说这个让任何女人都会为之尖叫疯狂的起居室，单是欧辰对夏沫的宠溺就足以使人惊叹。每次夏沫逛商厦购物，只要是夏沫看中的物品，哪怕只是多看了一眼，欧辰都是二话不说直接打包买下，即使欧辰不陪在身旁，那些店员也会自发把衣物包好送到欧宅。珍恩经常笑言欧辰应该把整家商厦的东西都搬回家给夏沫才好，可是后来发现原来那些顶级购物商厦本来就是欧式集团旗下的业务，这让她彻底无语了。

夏沫微微一笑，幸福的笑容从嘴角延伸到眼底。

珍恩细心挑选着今晚要穿的礼服，一件一件地挑过去。

她的目光落到一件淡紫色晚礼服裙子上，亮丽的紫色纯洁优雅，连贯的曲线从右边腰部一直拖地，高贵大

方，荷叶边的左下摆新颖别致，连绵地一层层叠绕着大腿，高贵时尚。

夏沫很信任珍恩的眼光，换上裙装，夏沫高贵气质尽显。

珍恩满意地看着身着礼服的夏沫，就像看一副精致的作品。

“夏沫，你好漂亮啊——”

尹夏沫低头微笑，“还是你的眼光好。”

珍恩又从夏沫的首饰包包中挑选了合适的搭配，精巧的金银丝混纺材质的小手袋、高脚细跟银白色鞋子，再配上紫荆色吊坠。

完美的装扮衬地尹夏沫好似神话里的女神。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哎——大半夜的我还在奋斗呢，现在实在写不动了，还有半章下次补上。。。可怜我的皮肤啊。。。又要冒痘痘了——5555

秋雪有话说

今天就不更了，因为我知道要是现在开始写的话又要到凌晨了。明天要上课，再熬夜身体吃不消——抱歉了——

最近有点小郁闷，事情特别多，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关于这个文呢，雪是很喜欢这本书，超级无敌喜欢的那种，喜欢里面的人，喜欢里面的故事，所以才忍不住去写后续，刚开始的时候很轻松自然地写出夏沫婚后的故事，三千字只用了几十分钟就写出来了，我喜欢幻想夏沫被欧辰宠溺的样子，喜欢看到他们幸福生活的样子，我的文里也尽量往这方面写的。。。

渐渐的。。。贴吧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雪很开心，真的，自己的文有人欣赏的感觉让雪觉得很快乐。可是这个时候写文就有点吃力了，往往简单的三千字要想很久，明明构思好了，却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可能是第一次写文，没有那么强的组织能力，雪的水平不够。。。

原本打算是写个一万来字当短篇的，结果是越写越多，现在已经四万字了，而我构思的□都还没到，离结局估计还需要七八万字，雪有点害怕了。。

上次一个朋友看我凌晨还在写文，就问，一个后续，有必要这么认真地更么。。

雪沉默了。。

雪不是专职写手，第一次写这么长的文。。。

雪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可是又不敢不更，就担心大家不开心，就担心听不到支持的声音。。

所以。。。

有点小郁闷。。。。

这个星期课程设计最后一门，明后天上机大后天答辩。。

所以这两天真的没有精力去更文了。。

抱歉。。。

抱歉。。。

抱歉。。。颁奖晚会（下）

尹夏沫缓缓地从楼梯上走下来，高雅的细跟踩在精致花纹的楼梯上发出嗒嗒的声音。

旋转楼梯下，身着改良版燕尾服的潘楠一如既往的阳光帅气，她微笑地向夏沫行了一个绅士礼，然后邀请式地伸出手，“美丽的公主，今晚我是否能邀请您担任我的舞伴？”

纤细洁白的手指落入其掌心，优雅的声音响起：“荣幸之至。”

夏沫和潘楠相视一笑，默契地相互配合着王子公主般地身姿步伐，身后的珍妮大笑着预言说他们两的造型今晚肯定又是头条。

黑色的林肯加长型房车穿行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白制服金纽扣的司机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不让车有一丝的颠簸。

珍妮坐在夏沫的身侧，潘楠与她们相对而坐。

“每次晚会都是我们一起进场的。”潘楠开口道

“是啊。”夏沫低头微笑。

“第一次你拿了最佳新人奖，第二次你拿了最佳女主角，这一次也一定会拿奖的。”潘楠很看好夏沫，她知道夏沫的美丽与才华会像钻石般绽放在世人眼前的。

“我才刚复出，也没什么成绩，倒是你，现在势头争胜哦，在我看来最受欢迎女歌手非你莫属。”潘楠的踏实上进使得她能在短时间内在着新人辈出的娱乐圈开辟出一片天地，第二张个人专辑发行以来的销量让所有的音乐人跌破眼镜也让大批的前辈歌手望尘莫及，走红程度较之鼎盛期地沈蔷有过之而无不及。

潘楠爽朗地笑笑，“哈哈，承你贵言。其实能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音乐已经让我很满足了，得不得奖就没那么重要了。”

“你还真知足啊。”珍妮打趣地说。

“嘿嘿，知足常乐。”

夏沫没有再说话，欣赏地看看潘楠似乎默认潘楠的想法。潘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飞跃到这么一个堪比当年天王洛熙的高度，她的正常生活也随着她的走红而变得异常的不正常，她的一举一动都是娱记头条的新题材，娱乐圈里外更是无数双的眼睛在背后盯着，羡慕的嫉妒的崇拜的疯狂的，种种种种，都使得潘楠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所幸潘楠开朗的性格，一如既往的坚持自己的作风自己的音乐，才没有被这些走红负面效应影响至深。

祸福相夕啊。

尹夏沫轻微叹了口气，其实今天潘楠得不得奖又肯定是头条的。

而此刻她越发感激欧辰对她的保护，即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娱乐圈还让她的生活保持宁静安逸。

房车驶入会场，露天搭建的红地毯舞台异常地光辉耀眼，远远地就能望见灯火通明气势宏伟的景象，大批的fans拿着写有艺人名字的荧光字板激动地呼喊，无数的媒体现场跟踪报导盛况，闪光灯咔嚓咔嚓地闪烁不停。

星光大道两边的灯光打开，照地红地毯璀璨生光。

电视台资深主持人亲临现场主持，情绪高昂地说着开场白，随着她激情洋溢的声音，逐渐有一些明星从红地毯如入口走来。一张张熟悉的明星脸出现在大屏幕上，歌迷影迷fans们激动地嘶喊着自己的偶像，星光大道两边的热浪此起彼伏。

薇安协同影坛红人江中明从星光大道走过，火辣的红色短裙紧身裹着薇安，显得她愈加地身姿曼妙。薇安出道七年，久居一线，今次更是入围最受欢迎女主角，其实力可见一斑。而与当年的新人现在的超级红星江中明之间的绯闻似真似假，曝光率一直居高不下。

薇安朝着喊着她名字的歌迷们送去一个飞吻，歌迷们狂叫不已，星海般的闪光灯在她的脸上闪烁不停。

沈蔷挽着夏老板的手臂从保姆车下来，一群媒体一拥而上。

“沈蔷！！！！沈蔷！！！！”

“沈蔷——蔷薇永远爱你！！！”

红地毯两边的fans疯狂喊着偶像的名字。

沈蔷一袭黑色长裙，丝质绸缎晚礼服顺滑无比，在闪光灯下熠熠发亮，乌黑的秀发高高的挽起，洁白的脖颈上挂着色泽亮丽的项链，一如既往的高傲美丽。她完全不理睬记者的采访，径直从红地毯走过，耀眼的身姿引得fans阵阵尖叫。

一辆加长林肯房车开到红地毯前。几个嗅觉灵敏的娱记已经认出那是谁人的车，赶忙抛下沈蔷跑到红地毯入口处。



白制服金纽扣的司机恭敬地打开车门。

尹夏沫携着潘楠迈出。

几十家闪光灯立刻对准他们狂拍，照的现场仿若灯海。

尹夏沫对着镜头露出得体的微笑，淡紫色的晚礼服在闪光灯下显得异常的美丽。海藻般浓密的卷发半边挽起，落下一小撮披在肩上，紫荆钻饰在耳际闪闪亮亮，优雅高贵。身侧的潘楠一脸惬意地挥手跟fans媒体打招呼，乳白色的燕尾服穿在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帅气。

“啊！！！！阿楠！阿楠！阿楠！”

“潘楠！！潘楠！！我们爱你！！潘楠！！潘楠！！我们爱你！！！”

“沫沫！！沫沫！！我们永远支持你！！”

潘楠和夏沫的fans团举着写有他们名字的横幅字板疯狂含泪尖叫呼喊，气氛越来越高涨，热浪一波接着一波，无数的fans从后面挤到前面，甚至有人想越过两旁的隔离栏杆冲进红地毯，现场的保安手忙脚乱的阻止。

尹夏沫和潘楠微笑地向周围的影迷挥手，美丽的笑靥优雅动人。

他们手牵手从星光大道走来，高贵公主俊秀王子般的组合，彼此辉映，相得益彰。

“潘楠小姐，您入围最受欢迎女主角奖项，请问您觉得自己今晚能得奖吗？”

“这是尹小姐复出后的第一次获奖，请问尹小姐对今晚的奖项归属有何感想？”

一个个问题炮轰似的从娱记口中发出，夏沫和潘楠边回答边摆造型任由媒体拍照，举止大方得体。

“尹夏沫小姐，似乎每次您都是和潘楠小姐一起出席颁奖礼的，请问您的丈夫欧董事长不陪您吗？”其中一个记者问。

“他很忙，现在出差了。”夏沫下意识地微笑着回答，也没看清发问的人。

“哦——不知尹小姐是否知道欧董事长在法国常跟Christian总裁的独生女来往呢？据说这位克里斯丁小姐现在就住在欧董事长的庄园里。”那个声音不屈不挠的问着，似乎他的目的不是提问，而是让夏沫知道这件事，让她难堪。

“克里斯丁家族和欧氏世家，难道克里斯丁小姐在欧家做客有什么不妥吗？”

果然是她，不知为什么她总是这么针对她。

尹夏沫依然微笑着看着方锦华，脸上没有一丝的不悦。

潘楠也认出方锦华来了，这个多次挖掘夏沫过往私隐以及制造夏沫负面新闻的娱记实在是让人印象深刻并且生不出一丝好感。潘楠赶忙拨开记者，说了几句客套话，护着夏沫让媒体拍完照走人。

娱记们嗅出新闻的味道，对着远去的夏沫潘楠的背影也狂拍一阵。

过了红地毯是一条室内通道，潘楠拉着夏沫走进通道，尹夏沫脸上的微笑就消下去，潘楠有些担心地扯扯

她，

“别乱想了，那个记者你又不是不知道，每次都针对你。”

“恩”夏沫努力对潘楠笑笑，表明自己没事。她其实没乱想，因为方锦华说的都是事实，而这个事实，才让她隐约感到不安。她相信欧辰，无论何时都相信她的丈夫，但是这股不安感还是没来由的产生。

尹夏沫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恢复微笑的表情，挽着潘楠朝休息室走去。

红地毯出来的通道是通往休息室的，在这里给明星们补妆整理，然后由另一个路口出去通往会场。一般都是几个人一个休息室，偶有几个天王天后级别的人物大会才会另行开辟一个私人休息室，目前为止似乎只有无敌天王洛熙享受过这种待遇。不知是大会刻意安排还是其他原因，夏沫、潘楠、姚淑儿都被排到同一个房间。

休息室里，姚淑儿安静地坐在化妆镜前任由化妆师补妆弄造型，珍恩也早就在会场外下车由员工通道进来等夏沫了。陈晓微郁琳等几个sun公司新人以伴舞的身份随同进场，他们没有资格走红地毯，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兴奋之情。几个女孩子都聚在休息室门口，从门缝里偷看从红地毯走来的明星们。

“哇——沈蔷诶——好漂亮哦——”短发的女孩子忍不住惊叹，姚淑儿似有似无地看了她一眼，短发女孩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礼，连忙捂住嘴巴。

“哼”陈晓微鄙视地瞟着短发女孩，心里想着，总有一天我也要像她一样，不，我要比她更红。

“诶，诶，诶，沈蔷后面两位不就是我们公司的潘楠和尹夏沫吗？”

“哪里？哪里？”

“真的诶！！是尹夏沫他们，好漂亮哦。”

珍恩一听到夏沫的名字赶忙迎上去，安静的姚淑儿也站起身来。

夏沫和潘楠推门而进，休息室里一片闹腾。

夏沫潘楠和姚淑儿相互微笑着打招呼。

“快点准备吧，一会要上场了。”姚淑儿温柔地对潘楠说。他们今天的另一个身份是表演嘉宾，演出的时候有演出服，要把晚礼服换掉，姚淑儿担心时间太赶了，所以来的很早。

相对于姚淑儿的紧张重视，潘楠显得随意得多，她懒懒地笑笑，然后从助手手中结果衣服去内间更换。

“夏沫你好像有点脱妆了，先补补吧。”珍恩紧张地唤来化妆师给尹夏沫补妆，她很是在乎夏沫复出的第一次。

“恩，好。”夏沫知道自己的妆容现在还是完美无比的，但是她不想违珍恩的意。经过郁琳旁边的时候，夏沫微笑着看着她，甜甜的笑容犹如和煦的春风：“一会要加油。”

郁琳呆呆地愣了一秒，然后飞快地点头：“嗯。”

郁琳感觉自己原本平静的心跳又开始加速了，这种紧张的情绪一直持续到开场表演。

晚会的舞台仿造奥斯卡的颁奖晚会，浓密的水晶吊灯从舞台上空挂下，水蓝色、紫荆色交相辉映。美丽的水晶吊坠装饰着舞台的每一处，水晶帘如瀑布般地泻下，从正面看去，晚会舞台就好似水晶宫殿的大门，闪耀无比。颁奖台前鲜花簇立，巨大的镶金RSB字样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尹夏沫、凌浩、薇安、沈蔷等一线明星坐在前排，彼此微笑着交谈着，闪光灯下的表情精神亮丽。

主持人微笑着介绍着晚会的节目安排，舞台上吊着的摄影机上下升降着从不同的角度拍摄舞台。

会场的灯光突然都暗了下去，只留舞台发出蓝色的光。

美丽的水晶帘渐渐拉开，舞台水蓝色的灯光变换成梦幻的紫色，耀眼的光辉从舞台上射出，潘楠姚淑儿的开场造型出现在视线里。

动听的背景音乐响起，潘楠和姚淑儿移动步伐开始说唱，身后的伴舞积极配合着变换队形，舞台的灯光不断的变化闪烁着。

炫彩的灯光射在夏沫的脸上，她微笑着看着欣赏着舞台上的表演，仿若星辰的眼眸闪亮亮地充满笑意。

一曲毕，全场掌声轰鸣。

潘楠姚淑儿携着身后的舞伴鞠躬致谢，水晶帷幕缓缓落下，精彩绝伦的开场表演华丽的落幕。

闹市广场的大屏幕上直播着现场晚会的盛况，潘楠姚淑儿最后的特写镜头在画面里定格，无数的行人仰头瞻望。

颁奖典礼正式开始，奖项一项一项地颁布，主持人、颁奖嘉宾、获奖明星精心装扮的面容依次出现在画面里，背景音时而紧张时而欢乐，十分激动人心。

潘楠的最新专辑《潘临天下》连续六周荣登排行榜销售冠军，众望所归击败沈蔷薇安等歌手得获得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晚会渐渐进入后期，最受关注的最受欢迎女主角奖项过后，插播一些赞助商的广告，明星们也有意识无意识的聊着天，许多人都来恭喜潘楠等获奖者，整个会场气氛轻松愉快。

接下来要颁布的是最佳单曲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奖项放在最后，但是明星们高昂的情绪丝毫不受影响。

“最佳单曲获得者是——”

颁奖嘉宾兴奋地看着手中的获奖信封，高昂的声音透入着些许的激动。

“——尹夏沫小姐！”

随着颁奖嘉宾的声音，紧张的背景音乐戛然而止，变成获奖后欢快激动的乐曲。

“有请尹夏沫小姐上台领奖！”

现场的海啸般的掌声欢呼声响起，尹夏沫略微惊讶地微笑着，优雅地从座位站起身来。

所有的明星都纷纷望着她对她的微笑鼓掌。

所有的闪光灯都聚集到她的身上。

潘楠和姚淑儿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尹夏沫成了全场的焦点，她礼貌得体地回应了大家的热烈拥抱和恭喜，缓步走上颁奖台。

主持人兴奋地恭喜着她，然后激动地说出让震惊娱乐界的话

“下面有请特约颁奖嘉宾——洛熙先生，上台颁奖！”

王者归来（上）

“哗——”

全场震惊！！

所有的明星都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尹夏沫一脸的惊讶错愕，眉头微微蹙着，似乎努力在辨认主持人说的“洛熙”是不是她的错觉。

屏幕前无数的观众张大了嘴巴望着白的发亮的屏幕发愣。

在全世界的错愕瞩目中，洛熙挺拔修长的身影从舞台侧面水晶门中缓缓走出。似乎有无尽的光芒从他的体内迸出，从他出现的那一刻，再也没有人能把目光从他身上移走哪怕一秒。

黑玉般的乌发，眼若星芒，唇如樱花瓣，唇边有淡淡的微笑，飘渺的身影如光如雾，仿佛有摄人惊魂的魅力从他的举手投足间散发出来。

全场的震惊声音此起彼伏，明星们努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抑制失礼的仪表。沈蔷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舞台上那个让她朝思暮想的人影，整个灵魂仿佛从那人出现起就游离出体，她毫不掩饰地任由心底的感情在眼底流淌。

媒体记者们更加兴奋地拍着照，闪光灯闪动的频率异常的频繁，照得现场犹如灯海。

天呐！洛熙诶！往后几个月的新闻都有题材了！

尹夏沫恍惚地眯了眯眼睛，在星海般的灯光里她看到那个妖艳美丽的人向她走来，仿若置身梦境充满梦幻色彩。那人微笑地看着她，温柔谦逊地握手恭喜她得奖，然后从礼仪小姐的托盘里拿出鲜花和奖杯递到她手上。尹夏沫一直眼神迷离地看着他，琥珀色的瞳孔是惊讶是兴奋还有一丝带着感情的情绪。直到现场雷鸣般掌声将她从震惊中拉回，她才恢复得体的微笑，礼貌地向洛熙表示感谢，从他的手里接过奖杯和鲜花，微微的扬起奖杯向大家致意，洛熙安静地站在她的身旁，眼底隐藏着被刻意埋藏的深邃感情，蓝色的灯光洒在他们的身上，如梦如幻。

那一刻，瞬间被定格成永恒，即使是很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幕都似身在梦境。

各大新闻媒体都把夏沫得奖洛熙现身的画面放在封面头条，天王洛熙的突然回归的关注度甚至盖过了RSB音乐

颁奖晚会。报纸杂志一笔带过晚会的获奖情况，但是却用了几大版面报道洛熙出场的情况，从表情样貌服装穿着到退场，洛熙出现的每一秒都被放大了报道，他的一句恭喜就被频繁使用。

《留美天王神秘现身颁奖晚会》

《王者归来，即将复出》

《洛熙神秘归来是为谁？》

《颁奖晚会含情脉脉，王子公主续写昔日童话》

而自从那天晚会之后，焦点人物洛熙和尹夏沫都仿佛从人间消失般退出公众视线，任由媒体揣测，当晚出席晚会的各个明星被采访时都有意识无意地被问到洛熙的相关情况，所有的人都一致表示事先不知。如此神秘归来，突兀现身颁奖礼，而且还是给旧日情人尹夏沫颁奖，这其中有什么不为公众所知的事实呢？原本应该在最受欢迎女歌手之前的奖项最佳单曲奖，又为什么被安排在最后压轴呢？难道是洛熙特别要求？还是主办方刻意安排？而RSB的真正东家欧氏集团对这个安排没有任何表态，难道欧董事长不在乎妻子和洛熙的接触？

正在大家一头雾水肆意猜测的时候，《橘子日报》的记者华锦投出重头弹爆料欧董事长早在一周前就前往法国了，并且在法国与青梅竹马的克里斯丁总裁独生女打得火热，报道下面还附有欧辰和Michill在法国高级咖啡厅约会用餐的画面。

公众一片哗然。

尹夏沫成婚后，欧辰对她保护至深，公众媒体对她的婚姻生活一无所知。难道是婚姻出现危机，灰姑娘豪门梦破灭不得已复出？昔日情人天王洛熙神秘归来是为了和尹夏沫重燃旧情？欧董事长丢下妻子儿子幽会法国情人？

洛熙所在的星点公司和尹夏沫所在的sun公司，每天都被无数媒体记者堵塞着。

颁奖晚会后的第三天，尹夏沫经纪人江珍恩小姐接受采访，

“尹小姐对洛熙现身颁奖晚会一概不知。与欧辰的婚姻是私事，拒绝回答。”

事件随着尹夏沫的表态持续升温，无数的影迷fans拉着横幅在洛熙公司前要求洛熙复出，记者媒体更是二十四小时守候，上至星点老总，下到普通员工，甚至连星点的清洁人员都被采访询问是否见到天王洛熙或者听到相关消息。

颁奖晚会后第五天，在媒体屡次追踪而不得而知真相的情况下，洛熙经纪人乔致电各大媒体，洛熙将在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交待复出事宜。

消息一出，如重石落水，激起千层浪！

所有的媒体观众兴奋地等待着记者会的来临！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这两天旅游去了。。刚回来。。文好几天没更了，抱歉了——所以一口气更了六千字。。

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不管是贴吧里的还是书评里的。谢谢大家，雪很感动很开心——深深的鞠躬——

王者归来（下）

高级公寓。

乳白色的大理石地面、华丽的现代化吊灯、精致的高级沙发，公寓里豪华的装饰无一不透露着主人的高档次品味。

一个修长的身影懒懒的瘫坐在沙发上，似是刚出浴，晶莹的水珠濡湿了他的黑发，眼瞳如夜，肌如樱花，唇红似血，整个人美的好似山水画里走出来的美少年。

他双手把玩着手里精致的瑞士军刀，嘴角挂着淡淡的笑。

王牌经纪人乔站在他的身侧，手里拿着记事本，表情严肃地向他汇报着接下来的行程安排，乔严肃地说着，他随意地听着。

“明晚七点要出席记者会，会上要声明你亲自执导的电影的拍摄计划，剩下的事宜我会安排。”

“RSB颁奖晚会你的现身已经吸引了足够的关注度，现在需要解释你为什么会在哪里出现，相信你已经想好说辞了”乔看着洛熙，眼神里有一丝不满。他得知洛熙要回来，立刻安排了一堆的事情，也制造了复出第一次露面的绝好机会。谁知道洛熙事先都没跟他打招呼就擅自出席RSB的晚会，弄得他措手不及。好在事情发展尚在控制范围内，神秘现身也使得洛熙的受关注度前所未有的高，算是因祸得福了。

“这不就是你所希望的吗？”洛熙猛地合上军刀，斜着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乔“这不是比你拟定的复出计划更能吸引眼球吗？”

“但你事先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乔强压下怒火“你怎么解释你突兀的现身！你怎么解释你特意要求大会把尹夏沫的最佳单曲奖换到最后让你来颁！”

乔生气，非常生气！为什么洛熙一遇到这个女人就完全失去理智，即使是会影响自己的事业也在所不惜。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洛熙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他把手里的军刀放在茶几上“这应该去问大会，我只是受邀出席罢了。”

军刀落在玻璃茶几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而且，这样给媒体更大的想象发挥空间不是很好吗？”洛熙双手敞开全身慵懒地靠在沙发上，他闭上眼

睛，长长的睫毛落下，掩盖了眼底波动的一丝不易察觉的情绪。

他知道自己的无理，当大会给他发邀请卡的时候他本能的拒绝了，但得知她也会出席的那一刻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答应邀请，要求只有一个，要当最佳单曲奖的颁奖嘉宾。他知道她一定会获奖的，他想知道她意外见到他会是什么表情，是欢喜是错愕还是会像八年前那样警戒防备着他。她果然还是没变，在一秒钟不到的惊讶之后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他只是普通的颁奖嘉宾，连谢谢都含着别样的礼貌生疏。然而在她错愕的那一刻，他似乎看到她眼底有一缕淡淡的情感，他不确定更不敢去求证，不管是什么结果都不是他所能承受的，他知道自己在她面前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

“叮咚——叮咚——”

门铃突然响起。

“洁妮怎么回事，买个饭都需要这么久？”乔抱怨地说了句，然后跑去开门。

门外，洁妮提着几袋便当略有些狼狈地站着，脸颊微微发红，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身后站了一个人，被挡住了，认不出是谁。

“怎么啦？”乔问。

“遇上狗仔了，绕了一阵才回来的，还有——”洁妮转身指指身后，潘楠笑哈哈地探出头来，

“嗨——好久不见。”

看到是潘楠，洛熙露出难得的笑容，如夜般瞳孔里的迷雾渐渐散去，星芒般发出闪亮亮的光，他张开双手给潘楠一个大大的拥抱，潘楠却毫不客气的朝他胸口挥上一拳，“你这小子，搞什么鬼啊，神神秘秘的，害我这两天被狗仔烦死！”

洛熙没有回答，只是咧嘴笑笑。

“什么时候回来的？”

“晚会当天。”

“怎么事先不说下？”

“给你惊喜嘛。”

“是啊，真是又惊又喜啊。只怕不是给我吧，是为了给某人惊喜。”潘楠毫无顾忌的说。

洛熙尴尬的笑笑，仿佛心底的秘密被人揭穿了。

“她——好吗？”他避开她的眼睛，看着地面。

潘楠也配合着洛熙不去看他：“恩，她过的很幸福。宝宝很可爱，你寄来的DV她每天都有用来拍摄宝宝的成长状况，欧辰对她也很好。”

洛熙盯着地板的某一处，刘海的弧度遮住他半个侧脸，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良久，他才低低地说：“她幸

福就好。”

洛熙留潘楠吃饭，席间他们聊了很多。聊了洛熙在美国的生活学习状况，以及回来后的打算；也聊了潘楠在国内的情况，洛熙笑着恭喜潘楠现在取得的成就，俨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乔和洁妮退到一边，他们相视笑笑，难得洛熙现在能开怀地大笑，似乎也只有潘楠，才能使他如此毫无压力的放松，这份难得的真挚的友情也让洛熙倍加珍惜。

那天的夕阳异常的美丽，金灿灿的晚霞渲染了半个天空，红红的一片，温暖四溢。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最近我好勤奋啊——哈哈

偶遇

晚风轻轻吹拂着墓园，夕阳如醉。

“小橙，姐姐来看你了。”

尹夏沫轻轻地把一束白色雏菊放在墓前，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似是小橙的味道。她温柔地看着墓碑，小澄清秀的面孔、干净单纯的笑容映入眼帘，往日的音容笑貌在脑海里浮现，如彩色的的剪贴画。

红色的霞光洒在墓碑上。

修长纤细的手指轻轻抚过小澄的相片，琥珀色的眼眸闪闪亮亮的，淡淡的水气濡湿了长长的睫毛，眼底流露出深深的思念。

她俯下身，从婴儿车里抱起澄澄：“小橙，这是你的小外甥——澄澄，你都当舅舅了呢。”

似乎感觉到妈妈的伤感，小澄澄一改往日的调皮，安静地不说话，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看妈妈又看看小橙的墓地，突然，像是怕妈妈伤心似的，小小的双手环住妈妈的脖颈，紧紧地。

尹夏沫让澄澄看向小橙，温柔无比，“澄澄，这是舅舅，叫舅舅。”

“啾—啾—”小澄澄努力模仿妈妈的发音，歪着脑袋似乎在想着“舅舅”的含义。

尹夏沫欣慰地微笑着，眼底的水汽聚成晶莹的水珠：“小橙，你听到了吗？澄澄在叫你呢，他在叫你舅舅呢。”

她半抱着澄澄蹲下身，和小橙说了好多话。黑猫牛奶生了一窝的小猫，但是在一个月前不幸去世了，这样你在天国也不会孤单了；澄澄长的白白嫩嫩的，跟你小时候越来越像了；姐姐的歌曲刚刚获得了最佳单曲奖，颁奖嘉宾居然是洛熙，洛熙哥哥回来了，小橙会很开心吧。



夏沫温柔地说着，小橙静静地听着。

晚霞似锦，晚风如绣。

良久，尹夏沫才依依不舍地准备离去。

转身，看到一道熟悉的人影让她惊得呆住。

洛熙手捧花白站在她身后不远处，似乎是刚到又似乎在那里站了很久。

夕阳的光辉罩住他半个侧脸，红红的一片映在他洁白的衬衫上，黑玉般的刘海被风吹得扬起，他嘴角扬起对她微笑，周围笼着淡淡的雾气，妖娆美丽得如同八年前樱花树下红唇黑眸的少年。

“好久不见。”

她优雅的声音如远处钟声般飘渺地响起。

“是，好久不见了。”

从美国回来后，他一直想过来看小橙，但是这两天狗仔的疯狂追堵令他寸步难行一直没机会来。今天送走潘楠后，他突然想来看看小橙，没想到能在这见到她。

他缓步向她走来，他走得很慢，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风吹着他的衬衣，勾勒出他男性独有的性感倒三角身材。

尹夏沫静静地看着，看着洛熙缓慢蹲下把花束放在墓前，看着他爱怜地跟小橙说着些什么，看着他又缓慢地起身，仿佛是置身无声电影般连贯寂静。

“最近好吗？”他们墓园里寻了张干净的石凳坐下，夕阳的余温温热了石凳。

“恩。你呢？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不久”洛熙转过身来，乌黑的眸子里有浓浓的雾气，让人看不清眼底的感情“宝宝很可爱，很像妈妈啊。”

尹夏沫托抱起澄澄，让他站在膝盖上，“澄澄，这是洛熙叔叔。”

小澄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洛熙，兴奋地挥舞着小手，手镯叮当叮当地响着。

“我，能抱抱他吗？”

夏沫看着洛熙，微怔，缓缓点头，她把澄澄递过去放在洛熙的怀里，有淡淡的香草味从他身上传出，熟悉的味道让夏沫心头一怔。

她尽力保持平和地微笑着，“你送来的DV我们每天都在用，小澄澄的成长纪录都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呢。”

洛熙微笑，眼底的雾气渐渐散去，夜般迷人的唇角扬起，他的大手抱着澄澄柔软的身体，澄澄小脚一蹬一蹬地，微卷的头发被微风吹得有些凌乱。看着手里的小生命，洛熙忽然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恍惚间生出一种错

觉……

这是夏沫的孩子……

夏沫和他的孩子……

他被自己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惊得心痛。

“接下来我会亲自执导一部电影，等前期工作一到位就可以开拍了。”

他换了个姿势抱澄澄，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

“恩，我已经把最近一段时间的档期都空出来了，你安排好通知我一声。”早在美国的时候洛熙就已经邀请夏沫出演女主角了。

“谢谢”洛熙看着怀中的澄澄，声音低低地。

“恩？”

“谢谢你愿意出演”他转过来，眼睛望着夏沫，“我原本还担心你会拒绝。”

尹夏沫笑笑，她用手指把碎发勾到耳后：“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朋友……

洛熙没有回答，他哄逗着小澄澄，看到澄澄被逗得咯咯大笑，他自己也开心地笑着。夏沫述说着一些澄澄成长的趣事，洛熙静静地听着，眼底的雾气散去，深黑的瞳孔如星芒般跳动。

洛熙回头看向地面。

夕阳渐渐西下，晚霞的余光拉长了他们的身影，在这个微凉的黄昏，刷新了记忆里的无止尽的思念……

christian（上）

法国庄园。

初升的太阳懒洋洋的爬上天际，晨光斜斜地照耀着古老谧静的庄园古堡，偶有几个辛勤的女佣在院子里拿着玻璃瓶收集晨露，晶莹的露水沾在叶子上，闪闪亮亮，如同美丽的水晶。

书房里，一道冷漠的身影伏在案头翻看着手边的资料，一页一页仔细地翻着看着，冷峻严肃的表情令整个室温都降了好几度。

精致的欧式台灯伫立在金色镶边的红实木书桌上，白炽灯的灯光刺眼得亮着，似乎从昨晚一直亮到今晨。

金色的晨光照进书房，刺得欧辰微微眯上了眼。

他侧目看向窗外，表情一如既往的倨傲，略微有些明显的眼圈记录着他彻夜未眠的疲惫，绿色的瞳孔幽暗地收敛着光芒。

随手拿起桌边的咖啡杯，唇边咖啡冷却的温度让他想起这杯咖啡是管家昨晚送进来的。

他深吸一口气，甩甩头醒醒神，然后继续埋头翻看克里斯丁家族的资料。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这是彼得前两天送来的，欧辰已经第六遍翻看了，白色纸质的页脚被磨得微微卷起。

道尔·克里斯丁，现任克里斯丁家族家长，克里斯丁企业总裁，近几十年一直活跃于欧洲上流社会。四十年前，年仅十六岁的道尔怀揣100英镑漂洋只身来到巴黎打拼，他审时度势，抓住一切机遇，借凭敏锐的洞察力分析出奢侈品的未来走向，断定奢侈品是上流社会的必然需求，从而创立了克里斯丁品牌，短短五年的时间从一个巴黎街头的洗碗工蜕变成上流社会的新宠。而后的二十年，睿智的道尔更是把克里斯丁的品牌推向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也将克里斯丁企业推向了巅峰。

然而出身贫民窟的道尔对自己的身份始终耿耿于怀，他积极游走上流社会，与贵族政客打交道，沉迷于奢华的宴会舞会，梦想着让克里斯丁这个姓氏在欧洲贵族圈里留名。在事业起步后不久，就从英国将贫民窟里的旁系血亲们接来法国协助管理企业，企图建立一个高贵而伟大的克里斯丁家族。他的血统观念使得他在用人时偏亲不偏理，企业所有子公司的财务等重要部门负责人都是由拥有克里斯丁姓氏的人担任，而最终的决定权却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像是个伟大自私的独裁者。随着克里斯丁的壮大，大部分家族人员都沾染上奢靡的贵族习气，糜烂的伪贵族生活大大削弱了企业管理层的力量，几次三番由此而引发的企业危机都在道尔本人英明的领导指挥下渡过。终于，在第四次企业危机后，道尔罢免了一个掌权多年的堂兄，削弱了相当一部分家族人员的权利，在家族内部引起了巨大的纷争，道尔更是使出铁血手腕才镇压住，身心俱疲，也使得道尔的身体每况愈下。因此，他才不得不改变对女儿的扶持培养计划，急着把自己的事业手中的权利交给唯一的嫡亲血脉michll，即使这个女儿刚从大学毕业刁蛮任性毫无经验。

现在的克里斯丁集团好似水泥砌成的华丽宫殿，看似金碧辉煌奢华美丽，实则蝼蚁空心千疮百孔，稍一不注意就会倒塌。

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

欧辰合上资料，嘴角勾起诡异的笑容，他打电话唤来彼得。

尚在睡梦中的彼得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一听到欧辰千年冰雕般冰冷的声音立刻吓得睡意全无，急忙起床梳洗驱车赶往庄园。

“少爷，您找我。”

“上次要你办的事怎么样了。”欧辰沉着沙哑的嗓子问。

“招聘启示都已经发放出去了，来应聘的人很多，也筛选出一部分比较合适的人了，只等少爷您抽空最后确认。”

“今天之内我要见到他们。”

“是。可是少爷——”

欧辰抬头，“恩？”

“今天克里斯丁先生约了您共进午餐。”

欧辰没有说话，眼睛直直看着彼得，凛冽的目光刺得彼得心中惊恐。

他慌忙低下头，避开欧辰的目光：“是，我去安排，少爷您从克里斯丁先生那回来后稍作休息，午休后可以亲自面试他们。”

“不用了，午餐后就行了。”

“可是刘管家说，少夫人交待过您午餐后必须休息……”

欧辰的心里猛地一震，瞳孔急遽缩紧。

夏沫……

这个充满魔力的美丽名字总能轻易触动他神经里最柔软的那根弦……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欧辰没有再抬头，长长的刘海垂下，遮住冷峻倨傲的表情，谁也看不到冰冷的表情下藏着甜甜的温暖，如午后春风般沐浴着心田。

太阳越爬越高，金色的阳光洒满整个大地。

成熟葡萄浓密的香甜味在空气中扩散，一串串紫红的葡萄高高的挂在果树上，颗粒饱满，晶莹剔透。身着制服的园丁女佣推着机器提着篮子在庄园里忙碌着。

古堡走廊里几个女佣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高大精致的陶瓷花瓶，刘管家端着托盘从走廊上走过，女佣们恭敬地向他打招呼。

他轻轻叩开欧辰书房的门，从托盘里端出茶杯。

墨绿色的的龙井茶叶在茶杯里飘荡，清淡的香气从茶杯里散出。

“少爷，请喝茶，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您是要在书房内就餐还是前往餐厅。”刘管家恭敬地低着头。

“端过来吧。”欧辰埋头看文件，神情专注地又翻过一页，白纸在被翻过的时候发出“唰”的一声，在这个宁静的早晨，显得格外的清晰。

“是。”刘管家想要转身离开，眼角瞥见欧辰桌头未熄灭的台灯，豁然知道少爷昨晚竟然通宵达旦地工作，看到少爷暗绿色眼底疲劳和难以掩饰的眼袋，心底的难受和自责慢慢扩散。

少爷……

是他没能照顾好少爷……

“少爷……”老管家沙哑着略微哽塞的嗓子。

欧辰抬头。

“都是我没照顾好少爷，竟然连少爷彻夜未眠都不得而知，夫人要是知道了……”

“不要告诉夏沫。”欧辰低沉的声音喊着说不出的情绪。

异样的湿润在老管家眼底荡漾开来，微微泛红，他无可奈何地转身从书房退出，脸上刀刻般的皱纹因得抽搐的表情而异常明显。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经常有亲说雪更文的速度慢。。。雪很抱歉。。。雪也觉得自己速度很慢，一般一千字要一小时左右，一天要要过两千字的话就有点辛苦了，而且这是在思路清晰的情况下。。。写文不是单单的码字，是要构思的，剧情就算都想好了也要想着怎么安排一场一场的写出来。。。雪的打字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并不表示写文的速度就快。。。真的很抱歉。。雪会努力的。。

或者这样好不好，雪四天更一次，一次更万字。。大家能接受么

christian(下)

欧辰站起身，走进浴室，拧开洗漱盆前的水龙头，白花花的水从精致的银色水龙头里哗哗流出。

复古花纹镶边的镜子里，欧辰俊逸冷傲的面容有些憔悴，他用手捧了一把清水，泼往脸上，清凉的水拍打着脸，刺激着面部的神经，熬夜的疲劳顿时一扫而空。

欧辰看着镜中的自己，眼底的黑光暗涌。

清水濡湿了他的头发，晶莹的水珠沿着刘海的弧度缓缓滴下，一滴一滴地滴在洗漱盆的水面上，泛开层层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模糊了真实与虚幻，一张清秀美丽的脸庞在水面上呈现，淡淡的微笑从唇角散发出来。

欧辰微怔，怜惜地望着水中的夏沫，连日来隐藏在心底的思念如火山般喷涌而出，炽热的火焰燃得他的心都微微生疼。

夏沫……夏沫……

他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她的名字，隐隐的痛楚在心底泛滥。

绝对不能伤害她！

就算为了事业也不行！

早在半年前，在与克里斯丁合作的业务中，罗贝尔发现克里斯丁集团出现的危机，家族内部的高层人员不是被罢免就是被权利架空，集团内部的管理层岌岌可危，底部的员工也是动荡不安，其上市股指也一度下滑。好

在老克里斯丁借着庞大的人脉，说服花旗银行出资入股克里斯丁集团，又对集团内部果断实施铁血镇压政策才渡过危机。而后，又从美国召回年幼的女儿Michill协助管理集团。种种迹象都使得深谙世事的罗贝尔嗅出不寻常的味道。在一次会面中，老克里斯丁暗示企业将来会由Michill继承，如果欧氏肯助一臂之力，强强联合，称霸全球指日可待。

多年的竞争使得双方都不信任对方，联姻将是最佳的解决方法。

联姻。

欧氏的独子和克里斯丁的独女。

欧辰和米歇尔克里斯丁。

想到这，欧辰深深的皱起眉头，罗贝尔苍老的声音在脑中响起

“道尔的脾气你是知道的，阴狠毒辣不折手段，与克里斯丁决裂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测，几十万的人依着欧氏存活，一个错误的决策将使企业走向灭亡。

罗贝尔的目光阴暗复杂，深沉的语气深深地印刻在欧辰的脑海中

“ocean，现在你已经是欧氏集团的董事长了，庞大的欧氏集团都将在你手里运作，是荣是衰都凭你一念之间。希望你不要让你在天国的母亲失望。”

欧辰关掉水龙头，白花花的水流即刻止住，像是戛然而止的乐章般突兀。

他唤来女佣，换好礼服，驱车前往克里斯丁处。

深色的劳斯莱斯在法国的街头飞快的行驶着，CHRISTIAN巨大的广告牌被高高地悬挂在大厦顶上，代言巨星大大的笑脸在阳光下绽放，显得异常亲切迷人。

欧辰把看向窗外的视线收回，目光阴沉，思绪游离，似是陷入了沉思。

克里斯丁……

欧辰不得不佩服老克里斯丁有这样长远的大局观，传统的经营方式终将易主，你不能保证每一任总裁都对克里斯丁衷心，只有流着相同血液的克里斯丁家族人员例外，所以克里斯丁才急于建立一个家族，克里斯丁家族，能在欧洲贵族圈里排得上名号的家族。

只是可惜啊，老克里斯丁的步子走得太急了，所谓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上，所有传统大家族的发展历程，都是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才逐渐渗透主流渗入社会上层。比如欧氏，早在欧氏几代之前就创立了欧氏集团，其实力和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到了欧辰母亲这一代，更是联姻法国贵族，完全融入上层社会，没有人会去追究欧氏几百年前是否贫富，出身是否高贵。而克里斯丁家族不同，克里斯丁的崛起不过才近二十年，上流社会怎么都不会承认一个几十年前还在英国贫民窟打滚的人是他们的份子，即使大家现在宠着你，那也是全凭老克里斯丁的个人魅力和魄力。老克里斯丁一下台，他的家族肯定会

在上流社会里除名的。

而且，克里斯丁家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家族模式必然遇到的问题——

缺乏人才！

克里斯丁家族成员都是来自下层社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凭着克里斯丁集团的影响而跻身于上流社会，他们穿着礼服挽着名媛出席奢华的宴会，而身后始终缺少高贵孕育的底气，宛如一个暴发户。上天总是公平的，完美睿智的老克里斯丁在商场上英勇驰骋所向霹雳，而生理上似乎有些缺陷——无法生育！即使是拥有数量多到堪比凯撒大帝的情人，还是无法为他留下一滴半滴的血脉，直到年近不惑之时才得Michill一女，疼惜如珠宠爱如宝。

现在，老克里斯丁所要做的是吸收新的血液或者依附一个大家族来巩固自身地位。

吸收新的血液，使一些有能力和实力的人入赘克里斯丁家族，而且这个人还必须能受克里斯丁家族所控制，保证对家族忠诚，不会个人做大。比如家族家长将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收为义子或者教子，加以教育培养，最后委以重任。克里斯丁家族崛起的时间毕竟太短，缺少底气，老克里斯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这么一群人。显然，欧辰绝对不属于这一类人，因为他背后的欧氏集团绝对是克里斯丁家族所忌惮的。

而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联姻。欧辰的背景和社会地位足以使克里斯丁家族放心依附，联姻后双方从单纯的合作伙伴升级为姻亲世家，信任度也将升上几个档次，克里斯丁集团将购入欧氏集团的一部分股份，而欧氏集团也会握有克里斯丁集团的一部分股份，双方在对方企业集团中都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大抵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此两大集团祸福相夕荣辱与共。

而现在的问题是——欧辰已婚！

他不可能为了和Michill家族联姻而舍弃夏沫！

欧辰柔柔疲累的眼睛，对夏沫的爱恋思念和对家族的责任化成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心底流淌。

不能伤害夏沫！

绝对不能！

哪怕一丝一毫！

这个单纯的念头都快把他逼疯了！

所以，他铤而走险，想了这么一招，不知道能否成功。

欧辰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虽然有些残忍，但是为了夏沫为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牺牲掉别人他在所不惜！

老克里斯丁，是你逼我的！

欧辰瞳孔猛地缩紧，眼底暗绿色的气息凛冽刺人。

那是一种捍卫自我的坚强决心和打击敌人的决绝。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前面的线索在这里算是个整合。。。吼吼——交待清楚了，心里大石头都放下半颗了。。。(\*^\_\_^\*) 嘻嘻……

会面（上）

劳斯莱斯驶入一座古堡。

这座古堡被称为克里斯丁宫。

同是古堡，它不同于欧氏古堡的深沉稳重古老，它极具现代气息，古堡的花园里种植着各种名贵的花草树木，光是草坪的维护每年都要花上十数万英镑。草坪中间，有个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所构造的人工湖，碧蓝的湖面微波荡漾，几只白天鹅优雅地在水面上嬉戏，一片自然祥和。

欧辰大步行走在湖边，表情严肃冷峻。

道尔亲自出来迎接，身后跟着一群衣着整齐的男仆女佣。

“ocean，欢迎欢迎啊。”

道尔克里斯丁伸出手，礼节性地跟欧辰握握手。

欧辰也伸出手回握着他。

两个欧洲商场巨匠的手在此刻紧紧地握在一起。

老道尔并没有欧辰想象中的病态，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岁，棱角分明的欧洲人五官，混杂着日耳曼血统的气息，高高的鼻梁直挺挺的，深蓝色的瞳孔幽深地精亮，眉宇间尽是精明和智慧，只有深深陷下去的眼窝暴露了他不再年轻的事实。他穿着正式的燕尾服，迈着矫健的步伐，浑身散发着一股成功人士的气质，自信、威严、举手投足间都是一股豪迈的气派。

道尔挥挥手，身后的男仆女佣们立刻分开成八字形排开，低头，躬身，

“欢迎欧辰少爷！”

走进内室大厅，璀璨闪亮的室内布置刺得欧辰微微闭眼。

大盏的水晶吊灯高高地悬挂在大厅中央，大厅里的四根圆柱都是金色镶边水晶封顶，与正中央的水晶吊灯交相辉映。墙壁上无数盏精致的壁灯一排排开，每两盏灯中间是昂贵的艺术画，甚至，在中央壁炉上的艺术画乃是毕加索真迹！

大厅的中央摆着一张欧式西餐长桌，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餐具，纯银的刀叉碗筷、纯金的盆罐器皿，精致



的高脚烛台，所有的摆饰都极尽奢华之能事，另从小接受贵族教育的欧辰都微微咂舌。

两名蝴蝶结白衬衫的侍者拉开长桌两边的椅子，欧辰和克里斯丁一一入席，一直跟在欧辰身后的刘管家也恭敬地退到一边。

侍者恭敬地把桌头的餐巾打开，放在欧辰膝盖上，边上的女佣上前往欧辰面前的精致透明的水晶高脚杯里倒红酒，紫红的液体没在杯子三分之一处，古色醇正的酒香从杯子里溢出。

“很荣幸能和你共进午餐”道尔绅士地举起杯子，紫红的液体在里面晃动“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干杯。”欧辰礼貌地回应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oh, no. ocean, 这么名贵的红酒可不是用来喝的，而是要品味，细细品味”老道尔轻呷了一口“味甘色香，人间极品啊。”

“克里斯丁先生还是这么精于食道。”欧辰客气地说

“年轻人啊，”道尔放下酒杯“要懂得享受才能活的更好。”

“克里斯丁先生倒是很能享受生活，欧辰自愧不如”

道尔微微地笑着，眼角的皱纹轻轻颤抖着。

“呵呵，人老了，能享受的时候也不多了，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快乐时且快乐吗。”

侍者端上主食牛排，滚烫的汁液在底部烧得噼里啪啦的。

“噢？伟大如克里斯丁先生居然还会有这种感叹。”欧辰的语气有点玩味。

“呵呵，人总是要老去的，即使是上帝也无法赐予我永恒的生命。”道尔克里斯丁深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暗淡，欧辰都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道尔拿起刀叉，把叉架在牛排上。

“反倒是欧辰你，年轻有为，连上帝都要羡慕呢。”

道尔用刀轻轻地切割着牛排，谈吐随意地像是话家常。

隔着远远的距离，欧辰看不清道尔的眼底是什么样的表情，他不动声色地干笑两声，等着道尔的下一句话。

“能跟你带领的欧氏集团合作，是我克里斯丁家族的荣幸。”

果然，这个老狐狸……

“我本人，非常重视与您还有欧氏的友谊。”

欧辰还是不答话，他优雅地把切下的小块牛排送进嘴里，细细的咀嚼着，嚼劲的口感在唇齿间翻腾。

“真是美味啊”克里斯丁先生就是懂得享受。”

道尔讪讪地看着欧辰，正要说话，欧辰开口了

“我们欧氏集团也非常重视和克里斯丁家族的友谊，并且，我们也用心维持着。”

“no，no，no。我认为，仅仅地维持并不够表明我的诚意，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老克里斯丁盯着欧辰，眼底放出闪亮的精光“让我们的友谊升华到不分彼此的地步，ocean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呢？”

终于来了……

欧辰缓慢地切着牛排的另一边角，餐刀的齿印与牛排细细的摩擦着。

“不知克里斯丁先生指的是……”

“联姻。”

欧辰猛地愣了一下，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沉稳。他没想到老克里斯丁会如此直接的挑明，他认为以老克里斯丁的狡猾至少要绕上半天，然后切入主题。

“噢——”欧辰放下刀叉“克里斯丁家族和欧氏集团联姻……

“据我所知，克里斯丁家族男性居多，而未婚的男子更多，但是我们欧氏未婚女士似乎……”

既然你不绕，那就我来绕吧……

“不不不，ocean误会了，这次是小女想要和欧氏集团的男士联姻，这不会是单纯的联姻，而是关系两大家族利益和小女一生幸福的婚姻。

“你看，首先，我是克里斯丁家族的家长，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我都乐意去做。其次，我又是父亲，我只有Michill这么一个女儿，也希望她有一个完满的将来。当这两件事合而为一的时候，我就更乐意去做了。”

“克里斯丁先生的意思是，希望Michill和欧氏家族子弟联姻，是这样吗？”

“对，而且这个人选必须是欧氏核心人员，”道尔也放下刀叉，轻呷了一口红酒“比如，欧氏集团刚刚上任的董事长。”

老克里斯丁狡猾地眯着眼紧紧地盯着欧辰，欧辰也望着他。

深蓝色和暗绿色的光芒隔空相视，气氛瞬时降至零点，刺得周围服侍的女佣们都不寒而栗，而两道光芒又似乎火热地碰撞出火星，噼里啪啦地在空气里作响。

会面（下）

“哈哈……克里斯丁先生真会说笑。”欧辰拿起刀叉，继续切割着牛排“也许克里斯丁先生忘记了，我认为，我有必要提醒克里斯丁先生，我，已经结婚，并且，有个可爱的孩子。”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吗？你看，我们都是男人，而且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

欧辰不语，暗绿色的瞳孔盯着道尔克里斯丁。

“我们的身边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道尔又喝了一口酒，高脚杯里的红酒被他一饮而尽“哦，这是上帝都不允许的事情。”

“只要你愿意，你现在的妻子可以变成你的情人，她还是可以留在你身边，只是换一个身份”

欧辰还是没有开口。

“如果我没有记错，你现在的妻子，出身似乎并不十分高贵。”道尔揶揄地笑笑，忽视掉欧辰眼底冰冷的气息，“而我的女儿Michill，无论家世背景还是接受的教育，都十分符合你的身份，更重要的是——”道尔给侍者打了个眼神，侍者立即往他的空杯子里注酒

“——Michill还钟情于你。

“当然，Michill不会计较你情妇和你私生子的存在，她受过良好教育，我说过。”

欧辰眼底冷得可以结出冰霜，他实在无法忍受老道尔对夏沫母子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他一再警告自己要保持冷静，刻意压低的火气被他沉着地转化成平稳的语言

“我不会背弃我的妻子，在任何时候”欧辰盯着道尔，暗绿色的冰霜刺进道尔的眼底，刺得道尔都微微一愣，随即他又哈哈大笑。

“果然是年轻人，哈哈。”

笑声戛然而止，道尔和善的表情散出，突然严肃无比，深蓝色的眼睛泛着精光

“难道我的Michill配不上你，还是你对现任妻子的忠诚比你的欧氏集团还重要！

“如果我停止和欧氏集团的合作，收回欧氏在全球的奢侈品代理权，那对欧氏造成的损失，你绝对比我清楚！

“数百家公司将因此倒闭，几万人将因此失业，这是你所希望的吗？”

道尔满意地盯着一言不发的欧辰，然后换了种缓和的口气，

“或者——”道尔玩味地笑笑，嘴角的弧度有说不出的复杂“我可以换个合作伙伴，那些长期被欧氏压制的小企业可是很希望有出头之日呢。”

威胁！

这是□裸的威胁！

是的，与克里斯丁合作关系的破裂并不能打垮欧氏集团，但是也会元气大伤，在欧洲地区的大部分行业投资都将成为泡影。克里斯丁拼着个人魄力，用铁血的手段挤走大部分企业，而取得与欧氏的合作，他阴狠毒辣得切断欧氏集团在欧洲的退路，使得当年的欧氏集团在无从选择的情况下与他合作，等到欧辰接手欧氏，这种合作关系已经盘根错节地植入两个企业中间，任他欧辰有天大的神通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

如果在这种时候，道尔再无耻地违背合同撕毁承诺，与其他企业合作，那么欧氏集团将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孤立境地！

欧辰沉默地吃着牛排，今天的他似乎特别寡言，老克里斯丁那番话仿佛没听到似的。道尔看着这样的欧辰恍

忽间有一瞬的不知所措。

他眨了眨眼，挥去眼底的不知所措，深蓝色的眼眸顿时闪着精光。

“从你母亲那代起，我家族与欧氏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合作以及友谊，不到万不得已我本人是不愿去破坏的。”

大棒递完了，该递胡萝卜了。

这一招，老狐狸玩的还真是得心应手啊。

“若是欧辰贤侄与小女联姻，那得到的利益……”

老道尔故意顿了一顿，轻轻喝了口红酒

“你是知道的，我一直有意让Michill继承克里斯丁集团，而她，也是未来的克里斯丁家族家长。欧氏集团的董事长、克里斯丁家族的家长……

“多么美妙的组合。”

道尔放下酒杯，观察着欧辰的反应。

“从此两大集团将强强联合，携手所向披靡于世界商场，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欧辰顺着道尔的话说下去。

道尔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

“我就知道欧辰贤侄不会让我失望的。”

侍者上前，换下牛排，端上顶级的鹅肝，深色的鱼子酱好看地被摆成花形镶在盘子里。天知道，这个不到一盎司的花形鱼子酱比黄金还贵。

“我记得不久之前，英明地克里斯丁先生果断罢免了克里斯丁家族的几个侄子和表亲的职权”欧辰摆弄着刀叉把玩地在鱼子酱上来来回回“他们现在正在斯里兰卡度假吧。

“如果我现在主动放弃克里斯丁的代理权，那克里斯丁……”

道尔猛地瞳孔一缩，继而欣赏玩味儿地盯着欧辰。

合作是相互啊，既然克里斯丁牵制着欧氏，那么欧氏也肯定牵制着克里斯丁！只要欧氏放话诋毁克里斯丁，并且主动放弃其珍贵无比无数企业争得头破血流的代理权，那么首先，媒体的舆论将倾向欧氏集团，商界无端的猜测绯闻将使得克里斯丁的名誉一落千丈，而上次危机之后克里斯丁实力大减，一个不慎就会股票大跌甚至破产。同样的，欧氏是个跨国的大企业，它在亚洲乃至全球有着克里斯丁无法想象和达到的人脉系统，与欧氏决裂，也意味着克里斯丁将在全球失去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在亚洲更是有可能失掉全部的市场！

除非老道尔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媲美欧氏的大企业，或者是无数个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小企业，那么他的克里斯丁在与欧氏决裂时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而据欧辰手头的资料，道尔近期并没有与任何相关人士联系，他似乎

并没有做这个准备。

但是以老克里斯丁的智慧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个方面，是他对太轻看欧辰还是隐藏得太深连欧氏的情报网都不能探查到的呢。

如果是后者……

如果是后者，那克里斯丁就太可怕了！

兵不厌诈！不可不防！

“哈哈，欧辰贤侄真是说笑了，”道尔突然目光和蔼，语气温和“伟大如欧氏集团怎么会舍弃克里斯丁家族呢？这可是会惹怒上帝的。”

“那克里斯丁家族……”

“克里斯丁家族当然也不会背弃欧氏，这是从三十年前就许下的承诺。”

“那克里斯丁先生刚才的意思是……”

“哦——上帝作证，那只是身为人父的我，为唯一女儿的未来所做的打算。”道尔切了一块鹅肝，优雅地用叉递到嘴边“无论小女未来如何，这都将不会影响我们双方的友谊。”

“噢？是吗？”欧辰抬起头，挑衅地望着对面的老狐狸。

“当然！”

既然如此，那么……

“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欧辰微笑地举起酒杯向道尔发出邀请，嘴角轻微的勾起弧度。

你赢不了我的！

“干杯！”

这顿午餐似乎异常的漫长，精致美味的菜肴一道接着一道地上，商界两大巨头仿佛老朋友般有说有笑吃得津津有味。

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无人知晓……

从克里斯丁古堡出来，欧辰表情异常严肃黯然，莫名的不安在心底暗涌。

他抿了抿嘴唇，暗绿的眼底泛着深沉。

刘管家跟在欧辰的身后，想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老泪婆娑地擦拭着眼睛。他的背后冒了一身的冷汗，被浸湿的衬衣紧紧地贴着背，风吹过，老管家深深地打了一个寒颤。

少爷……

欧辰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

要尽快回去见她。

他的眼底坚定幽暗。

忙完一会的面试就回去见她。

欧辰心底的声音在呼喊。

招聘

欧氏集团欧洲总部的大厦。

八十八层楼的建筑高高的矗立在市中心，恢宏的设计显出欧氏非凡的财力和地位。

六十四层的人事处会客厅，挤满了前来面试的人。

欧氏集团在一个星期前发出招聘告示，招聘欧氏集团驻欧洲分部董事长特别助理一名。通知一出，无数的大学毕业生、待业人员、社会精英蜂拥而至。要知道，欧氏集团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欧氏集团的正式员工不但薪酬高福利待遇好，而且升职发展的空间也大。能被欧氏集团聘用，本身就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肯定，在欧氏有任职经验，其他企业都会礼让三分。

欧氏集团招聘筛选十分严格，就算是最普通的职位，往往也会有上千人前来报名竞选，最后只留数十人。而此次，更是招聘董事长特助，职位虽低但权限很大，好似中国古代皇帝身边的太监，满朝文武都得想着法子亲近巴结。

乔安坐在会客厅的小角落了，他的内心紧张兴奋，手中纸杯里的热茶早已冷却，小小的纸杯被他捏的变形。他今年刚从剑桥商学院毕业，刚踏出校园，他的内心充满了亢奋和希望，满腔积蓄着一展抱负的热情。偶然间得知欧氏集团在招聘特助，他兴冲冲的发了简历报名，第二天欧氏就通知他通过了第一轮的筛选获得面试的资格。

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

乔安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打气。

他悄悄环顾了一下周围前来面试的竞争对手，个个都西装革履准备充分自信满满的，尤其是斜对面银白发丝的法国男子，深邃碧绿的眼里透露着深沉和干练，端庄的坐姿更显得他风度翩翩。

爱德华安静地坐在沙发上，背脊挺得笔直笔直。似乎感觉到乔安看向他的目光，他微笑的回看乔安，继而又恢复安静祥和的样子。

与安静的表面不同的是，他的内心激烈地争斗着。

一定要这么做？

是的.一定要!

欧氏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的位置，他势在必得!

从中午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欧氏集团人员还没有前来通知面试开始，会客厅里有些小小的骚动，几个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面试者悄悄地交头接耳交流着。

爱德华听着有些聒噪，微微别过头闭目养神。

不一会儿，会客厅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嚣声，大门打开，门外的热浪更加清晰地传进来，似乎这一层楼所有的欧氏集团员工都聚集在这会客厅的门口，他们整齐地排成两列安静地等候着。一个主管模样的中年男子大步冲进会客厅，高声说：“董事长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准备一下。”

会客厅里几十个面试者齐刷刷地站起身，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阳光如琉璃般从会客厅的窗子里洒下，明晃得使人睁不开眼睛。

似乎有高级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嘎嘎声在门外响起。

欧辰在欧氏集团高层的簇拥下向会客厅走来，秘书和管家跟随其后，市场总监彼得也在其中。

“少爷——!”

所有的员工恭敬地对欧辰弯腰鞠躬。

在会客厅里的主管恭敬地迎上去。

欧辰淡漠有礼地点头示意，俊美的脸庞有种高贵的疏离和遥远。

“这些都是前来面试的应聘者，面试要马上开始吗?”中年主管恭敬的询问着欧辰的意思。

欧辰目光扫过会客厅，将所有人的容貌表情尽收眼底。

他微微点头

“现在就开始吧。”

午后的阳光格外的灿烂，乔安仿佛看到有强烈的光晕在欧辰身旁散开。

那就是传说中的欧氏少爷，冰冷的面容俊美地如同太阳神阿波罗，倨傲淡漠的贵族般气质从他的身体不自觉地散发出来，让人不敢逼视。

欧辰转身离去，前往早已准备好的办公室逐个面试应聘者。

淡漠挺拔的背影另会客厅里的所有人都侧目。

招聘（下）

欧洲名家设计的高级办公室，黑色的高档虎皮沙发成环形摆放在办公桌的一侧，沙发后面是大大的落地窗，高大雄伟的艾菲尔铁塔透过磨砂的流光玻璃，映射进来，混杂着午后的阳光，毛茸茸得泛着光晕。

欧辰走到落地窗前，目光远眺艾菲尔铁塔，尖尖的塔顶像刺一般刺入天际。

彼得恭敬地站在他的身后。

“少爷……”他小心翼翼的开口，他不知道少爷为什么这么着急，这次招聘原本计划是两周后的，而少爷突然把它提前了，让部门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就连这批应聘人的资料都是刚刚在递到少爷手里的。

少爷不是计划在欧洲呆一个月吗？

难道……

“让他们都进来吧。”欧辰低沉的声音响起，打断了彼得远飘的思绪。

“是。”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会客厅里的人一个一个地依次进去，又一个一个地依次出来。

自信的，紧张的，沮丧的，兴奋的，各种复杂有趣的表情都慢慢浮现在应聘者脸上。

乔安的心跳微微加速，手心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正了正身体，调整下呼吸，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他看了看周围其他等候的人，见大家都努力保持镇定，而僵硬的身姿却泄露了他们的紧张。

除了斜对面的银白发丝男子……

乔安打量着他，见他背脊笔挺神态安然自若，整个人镇静地好像山顶上的巨石，平稳的呼吸间透露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沉和安详。

他仿佛不属于这里，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静地等待着……

爱德华面无表情地坐着，任内心的热浪一波波涌起翻腾，袭击着僵硬无比的心脏。

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他的脑中深深镌刻着自己的使命。

这是一个机会。

他唯一的机会！

碧绿色的眼神猛地一亮，惊得乔安不敢逼视。

“二十六号，乔安。”

终于轮到他了……

乔安赶忙把视线从爱德华身上收回然后站起身，用手拉紧领带稍微整理了下仪表，黑西装白衬衫的工作人员上来向他点头示意，然后做了个请的手势。

乔安跟他在的身后，走向那扇刻着复杂花纹精致无比的门。



乔安有种错觉，那仿佛是一扇通向预知未来的命运之门，门后坐在能改变命运的神。

工作人员推开门，耀眼的光芒从门缝里进出。

刺得乔安微微闭眼。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等他缓过神来，已经在办公桌前了。

刚才有过一面之缘欧董事长坐在办公桌后面，俊美的脸庞冷意无比，倨傲的下巴微微地太高，高贵非凡，好似太阳神阿波罗。

这就是商界的传奇人物欧辰啊。

乔安心中感叹。

欧辰绿色的眼睛直视着乔安，乔安也回视着他。

“你叫乔安。”低沉略带沙哑的磁性音响起。

“是。承蒙欧董事长记挂，我的全名是乔安·奴·克瑟尔，您可以称呼我为乔安。我来自卢森堡，今年刚毕业于剑桥商学院……”

乔安有条不紊地自我介绍着，他声音清朗不卑不亢。

乔安介绍完，欧辰微微点头，然后沉声问道：“我记的你大学里参加了外语社，中文和法文是在那时候学的吗？”

彼得愕然一惊！

乔安的资料欧辰只在乔安进来前的几秒看了一眼，居然连这些细节都记的如此清晰。

乔安反而一点都不惊讶，这些经历资料里都写得很清楚，欧辰知道也不稀奇。

“都不是。我的祖母是中国人，我从小就会中文；法文是一周前刚学的，”乔安有些不好意思“为了这次的应聘。”

欧辰点头：“很好。”

“你先下去等通知，无论有没有被录取，我们都会联系你。”彼得看到欧辰的手势后开头说。

“是。”乔安退下。

恍恍惚惚地走出办公室，会客厅无数道目光齐刷刷的射向乔安，乔安全然不知。

很好……

这是什么意思……

乔安心中激动兴奋。

是不是意味着他很适合这个职位，欧董事长对他很满意，所以才说了“很好”？

还是仅因为他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知道欧辰的母亲是中国人。

还是会法文这一点让欧辰相中？但是他的法文基础并不好啊，今天的自我介绍都是练习了无数遍才这么流利的。

乔安摇摇头，既然不知道就不去想，反正一会就知道结果了。

乔安坐定，他看向爱德华方向，不见其人，应该已经进去面试了吧。

不知道这个深沉的男人会不会被录取。

乔安不时地盯着那扇门，仿佛看得久一点就可以看透里面的情况似的。

良久，豪华的门打开了。

爱德华从里面走出来，银色的发丝随着他的步伐节奏轻轻飘逸。

他的表情是一如既往的深沉冷静，谁也看不出他的情绪。

面试会还在继续，最后一批人也陆续的进去，直到最后一人。

墙上的时钟不停息的滴答作响。

会客厅安静地诡异，所有人都屏息等待最后的结果。

办公室的门缓缓打开。

有刺眼的光芒从里面射出。

彼得从里面走出来。

所有人都期待地盯着彼得。

彼得略微清了下嗓子，然后开口，

“我来宣布一下，被录取的人是——”

乔安紧张地哽咽了下喉结，竖起耳朵聆听，目光一刻不离彼得。

“爱德华？卡布里斯先生。”

“唉——”会客厅里叹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所有人都相互张望目光疑惑地在寻找爱德华。

果然是他……

乔安在银发男子脸上捕捉到一瞬的松懈和兴奋，他知道他就是那个幸运儿。

乔安心底有一种酸酸的情绪，像是挫败和沮丧混杂在一起，再加一点叫做嫉妒的饲料。

彼得走到爱德华身前，对他伸出手，

“恭喜！”

“谢谢。”爱德华谦逊有礼地回握着。

“欧董事长在办公室里等你。”

“是。”

爱德华跟着彼得再一次走向欧辰的办公室，完全无视背后无数道含着嫉妒和怨恨的光芒，沉静的表情下勾起得意的嘴角，如果背对着乔安他们，那么这个面部表情的变化一定会让乔安吃惊异常。

乔安看着爱德华的背影，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到底是什么让他落败？为什么呢爱德华会受到欧董事长的青睐？是他的沉着冷静吗？

对！一定是！他一定是经历过什么，或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所以身上处处透着一种沧桑。这一点是刚出校园的他绝对比不上的。

乔安，不要气馁。还会有下一次的。

欧氏，等着我。

乔安心里默默为自己打气，这种自我激励法伴他度过了无数难关，也让他在今后的人生路途上，光芒璀璨。

应聘者一个个相继离去，略带悲伤的表情显示出内心的不甘和无可奈何。

乔安反而显得比较轻松，走出欧氏大厦，他回头深深看了一眼，然后转身离去。

嗯，要开始下一个旅程。加油！

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看着华丽的巴黎街头，乔安突然觉得自己豁然开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脱下西装外套开始狂奔，嘴里大声喊着那句名言，

“I CAN DO IT!! FIGHTING!!”

他跑到罗浮宫前，看着美轮美奂的罗浮宫不禁发出感叹：

“Beautiful！”

他兴奋激动的完全不像个落败者，引得几个游人侧目。

宣泄完毕，他把外套随意挂在自己肩头，沿着河畔往回走。

突然，一个黑西装的年轻人拦住他的去路。

乔安疑惑地抬头看他，那年轻人开口说：“克瑟尔先生，请跟我来，我老板要见你。”

“你老板是谁？”

“你见了就知道了。”

乔安低头想了想，然后说“好，我跟你去。”

年轻人带着乔安绕过戴高乐广场又七拐八拐地把乔安带到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一辆高级的奔驰轿车停在巷口。

年轻人对乔安做了个请的手势，乔安疑惑地走向奔驰。

一名男子从车上走下。

看到那人，乔安瞪大了眼睛，惊讶错愕地说不出话来。

不眠夜

傍晚。

星点大酒店。

天王洛熙的复出新闻发布会将在今晚八点在这里举行。

晚上七点。

无数的fans堵在星点大酒店门前，他们高举着洛熙的海报和写有他名字的牌子，情绪激动地等着他们心中天王的来临。不时有媒体上前采访，所有被采访fans的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兴奋与激动。

新闻发布会现场热气沸腾，无数的记者们将过道挤得水泄不通，各大电台的资深主持人都亲临现场，肩上抬着硕大摄影机的摄影师全程跟踪拍摄，更有无数的摄影机被架好对准发言席。酒店里几乎派出了半数以上的保安来现场维持秩序，他们不停地把试图越位的记者拦截下来让他们退到红线之外。发言席上空空荡荡，桌子上已经摆满了标有各家媒体logo的话筒，而话筒所对位置的前面摆着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写着让无数人为之尖叫疯狂的名字——洛熙。

七点三十分。

夜幕渐渐降临，酒店前的人越来越多，整条街道密密麻麻都是人，甚至交通部都派出交警来维持秩序保持交通顺畅。

各电视台的娱乐频道改动了原本的节目安排，纷纷改播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情况，网络上的各大网站也全程实时转播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各商场的电视机和街头的大屏幕也将频道锁定在新闻发布会的播出……

七点五十五分。

新闻发布会大厅的侧门打开，在保安的护送下，洛熙在相关负责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

黑玉般的头发被打理得蓬松帅气，漆黑的眼瞳如夜般深沉，肌如樱花，唇红似血，简单的白衬衫牛仔裤就显得他的身形修长挺拔，英姿飒爽犹酣战。

仿佛有惊人的光芒从他体内迸出，在他出现的那一刻，万物失色！

他轻轻的微笑着，他的笑脸通过大屏幕传向千家万户，各家各户的人们围坐在一起看着电视，网友们盯着电脑屏幕上实时转播的画面，路人们停下脚步，抬头看向街头竖立的大屏幕里正在播出的新闻发布会。

“这小子还是一点都没变啊。”潘楠看着屏幕里的洛熙如是说道。

“嗯。”尹夏沫微微点头。

“哇！！洛熙诶！！他真是越来越帅了！”

“什么啊，他本来就很帅好不好。”

几个新人不住地发出尖叫感叹，潘楠看了他们一眼，女孩们立刻害羞地闭上了嘴不再喧闹，潘楠爽朗的哈哈

大笑：“这个洛熙的fans还真不算一般的多啊。”

“你的fans也不少啊。”夏沫打趣道。

今天下午，尹夏沫哄澄澄午睡后就来公司了。她和潘楠录了一下午的歌，晚上又留下来和郁琳一起讨论即将开拍的MV。

上次颁奖晚会的开场表演十分成功，至少让不少观众记住了他们的面孔，sun公司内部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留下了郁琳、陈晓微和短发女孩陶琪正式签约。趁着现在颁奖晚会的余温还在，公司想要趁热打铁，加班加点地让几个女孩排舞练歌，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让他们发唱片打响知名度。所以，几个新人最近是一天到晚地呆在公司一会开会一会排练的。

而今天，正赶上洛熙的新闻发布会，几个女孩说破了嘴皮才说动舞蹈老师放他们几小时的假然后兴冲冲地守在休息室里的电视机前等待洛熙的出现。

屏幕里，无数闪光灯如星海般闪烁，记者们如洪水般蜂拥上前，场面一度失控，保安们早有防备，连忙把记者们推回到红线之后。洛熙和夏老板进入发言席坐下，乔和洁妮站在一侧，闪光灯疯狂地对着两人拍照，刺眼的白光照得洛熙耀眼异常。

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

大厅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所有记者都看向前面的发言席。

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先是按照惯例感谢各媒体记者在百忙之中赶到，介绍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的人员，然后将后面说话的时间交给了星点经纪公司的王牌经纪人乔。

“鄙公司艺人洛熙先生于两年前留美学习，离开娱乐圈两年，如今学成归来，复出演艺界工作，今特召开本新闻发布会声明。”

话音一落，全场涌动。

“洛熙先生，请问您为什么会出现颁奖典礼上？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我是应主办方邀请而担任晚会颁奖嘉宾，当天晚上刚下的飞机。”

“请问当晚最佳单曲将会被换到最后让您来颁？与尹夏沫小姐有关吗？”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晚会主办方比较合适。”

“请问您今后有什么工作安排吗？”

“近期我打算投拍一部电影，我本人执导和主演……”

……

一个个问题炮轰似的丢上来，洛熙从容老练的回答着，漆黑的瞳孔幽深发亮，看得屏幕前的人都不舍侧眼。无数的旅客都驻足在机场电视大屏幕前观看洛熙的新闻发布会，堵得过道拥挤不堪。

一名身着gucci深色西装的男子从检票口处出来，被堵在人群之外，微微皱眉。

身后的管家慌忙上前护着他，试图拨开前面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从机场外面进来往里面涌，与刚下飞机的一拨人挤到一处，场面异常混乱。

“少爷……”刘管家紧张地看向欧辰，只见他的眼光停留在大屏幕上，眼底暗绿色气息冰冷浓重。

“少爷，要不我们先去候机室——”

“不用。”欧辰沉声打断刘管家的话，然后掏出手机熟练地按下一连串号码。

“吱——”尹夏沫手袋里的手机震动突然响起，她赶忙掏出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出的号码让她略微惊讶，她走出，然后按下通话键。

“您拨打的号码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话筒里传来话务员百年不变的声音。欧辰关掉通话键，又从通讯录里找出一个号码，拨过去。

尹夏沫接完电话，神色有些紧张地从外面走进来。

“怎么啦？”潘楠看出夏沫的不对劲。

“小澄澄闹脾气不喝奶，奶娘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了。”

“那现在怎么样了。”

“我在电话里哄了他一会，现在终于肯乖乖喝奶了。”

“哈哈，这孩子还真是……这么小就学会闹变扭了啊。”

“是啊，有时候脾气硬的跟头牛似的。”

“跟他爸爸倒是一模一样。”

尹夏沫低头微笑不语，像是默认了。

在休息室又呆了一会儿，尹夏沫不放心澄澄，想要早点回去。她微笑地起身和大家告别，然后朝门口走去。

突然，门外一阵骚动，JAM尼采等一大群人都跑了出去。

“怎么啦？”尹夏沫拦下一人。

“啊？尹小姐您知道吗？”

“什么事啊？”潘楠等人也被门外的骚动引来从休息室里出来。

“就在刚刚，JAM接到电话，说是——”

话音未落，电梯门口又传来一阵热浪。

“叮——”

电梯门打开，一道挺拔的人影从电梯里走出，他的步子迈的很大，带动西装衣角轻微地扬起，倨傲的下巴异常柔和，暗绿色的瞳孔充满感情深邃地盯着前方的某一处，整个人散发着一种高贵的气息，让人不敢逼近。

他身后所有人都默契地离他一米之外，跟着他。

只见他大步走到尹夏沫面前。

他站住，低头凝视惊讶的她。

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之中，欧辰轻弯下腰，拉起尹夏沫的右手，在她的手背上印下一个吻。

“我来接你回家。”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我最喜欢这句“我来接你回家。”

哈哈。。

嗯，终于要回家了呢。。

不眠夜（下）

加长林肯房车缓缓地行驶在马路上。

车窗外是雾气浓重的夜色，连绵不断的灯光从车窗上摇曳而过，一闪一闪地。

欧辰和尹夏沫并肩而作，他的左手握着她的右手，低头深深的凝视她，嘴角边挂着淡淡的掩饰不住的微笑，带着暖暖的笑意。

一层白晃晃的磨砂玻璃把他们和司机前座隔开，小小的空间里有了旖旎的味道。

他们谁都没有开口说话，沉默地相互凝视着，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一样的自己。他的眼底深邃如山，她的眼底澄清如海。

尹夏沫靠近欧辰，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熟悉的体味从他的身体里散发出来，尹夏沫贪婪地挪挪头，让自己靠得更舒服一点，

“你有没有想我……”

她的声音柔和地在空气中回荡，像是远山上渺茫的歌声。

欧辰的身体猛地一怔，然后迅速塌陷，心底地热流像是决堤般翻滚着。

夏沫抬头，轻摇着欧辰的手，像是孩子急于得到肯定般看着他，

“你在法国都没有想我吗？”

尹夏沫琥珀色的瞳仁亮亮的，温润美好地仿若窗外的星芒。

欧辰怔怔地望着她，然后一把把她拥进怀里，右手抚上她浓密微卷的发丝，他把头埋在她的脖颈处，轻轻吮允她的芳香。

“好想你……好想你……”

翻滚的暖流从心底开始泛滥，混杂着多日的思念，蔓延到身体的每一处。

尹夏沫也轻轻地回抱着他，让自己完全沉浸在他的怀抱里。

细密的雨珠从天而降，一点一滴打在车窗上，欢乐好似悦耳的奏曲。

路边光彩琉璃的灯光透过车窗玻璃洒在他们的身上，被雨水折射后的光线有着柔和的光芒。

房车驶入欧氏大宅。

欧宅里所有的人都站在门口等待迎接男女主人的归来。

刘管家早欧辰一步回到家中打理，现在和沈管家并肩站在前面，吴妈抱着小澄澄站在他们的边上。

房车在门口停下，沈管家和几个佣人赶忙打着伞上前迎接。

雨越下越大，霹雳啪嗒地打在伞上。

欧辰从车里出来，沈管家的伞挡在他的头顶。

他从沈管家手里接过雨伞，然后把手伸向车里，尹夏沫修长白皙的手落入他的手心。

他们手牵手从雨中走来，雨水的雾气濡湿了他们的身影。

“少爷——少夫人——”

男仆女佣们恭敬地低下头。

尹夏沫牵着欧辰来到吴妈面前，吴妈有些不知所措，

“少爷……”

“澄澄，你看谁回来了。”

尹夏沫笑盈盈伸手去抱澄澄，小澄澄反常地一动不动，要是往常早就扑向妈妈。

“？”顺着澄澄的目光，夏沫也看向欧辰。

小澄澄怔怔地看着欧辰，仿佛不认识这个人，又仿佛在思考着这个人的身份。

欧辰有些紧张，心跳不由加速，他向澄澄伸出手，

“澄澄……”

小澄澄还是没有反应，尹夏沫都有些紧张了，澄澄不会是……



“爸爸——”小澄澄突然朝欧辰扑去，力气大得险些从吴妈手里挣脱出去。

欧辰赶忙上前抱过儿子，小澄澄柔软的身体被抱在欧辰的手心里，温温热热的，心底的某一处也是温温热热的。

澄澄小小的手臂环着欧辰的脖颈，小小的脸蛋上充满了兴奋。

“爸爸——爸爸——”

金质的小手镯也跟着叮叮当当的响着，敲击着欧辰的内心。

“澄澄……”欧辰怜惜地抱着澄澄，在他脸蛋上印下一个吻，薄薄的唇贴上澄澄粉嫩的肌肤，澄澄身上独有的奶香扑鼻而来。

“你们父子啊，还是先进去吧，外面雨大，小心你的宝贝儿子感冒啊。”

看着他们亲热的样子，尹夏沫的心里也是温温热热的。

丈夫……

儿子……

她生命中最重要两个男人……

欧辰一手抱着澄澄一手挽着夏沫大步走进客厅。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小澄澄眼睛亮亮的，在爸爸的怀里异常的乖巧兴奋。

“澄澄，爸爸刚下飞机，需要休息，让妈妈抱好不好啊。”

尹夏沫语气温柔地对儿子说。

“不——要——”小澄澄赶紧背向夏沫转身紧紧抱住欧辰，“爸爸——抱”

“没关系，我不累。”欧辰转头对夏沫说，然后爱怜地看着儿子。

“沈管家，请去泡一杯参茶来。”尹夏沫十分心疼丈夫，她知道他这么早回来一定是为了她，他在法国的辛苦可想而知，她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不是开会就是工作，就连深夜也是坐在书桌前办公的。而刚刚下的飞机都没有好好休息，就迫不及待地来接她见她，仿佛他做所有的事情考虑的都是她。

尹夏沫的眼眶湿湿热热的，眼底的水汽濡湿了她长长的睫毛。

她伸出手，轻轻握住欧辰。

像是看出了她心中所想，欧辰也回握着她，低沉的声音里有着奇异的温柔，

“我不累，真的。”

“爸爸——”小澄澄亲昵地喊着。

“澄澄在家里有没有乖乖听妈妈的话啊？”

小澄澄听懂似的笑着点头，

“爸爸——”

“澄澄怎么啦？”

“飞飞——飞飞——”小澄澄兴奋地比划着小手，金灿灿的手镯叮当作响。

“是啊，爸爸是坐飞机回来的哦——唔——”欧辰把澄澄打横抱起，轻轻地上下摇摆着好似飞机的升降。这是澄澄最爱玩的游戏，他最喜欢爸爸强有力的大手托着他飞飞了。

小澄澄咯咯地笑个不停，大大的琥珀色眼睛月牙般地弯着。

尹夏沫在一旁微微笑着，今晚这孩子好亢奋呢，平时这时候早犯困了。

沈管家端着托盘恭敬地走上来

“少夫人。”

“谢谢，沈管家你先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尹夏沫从沈管家手里接过托盘，放在茶几上。

“是，少夫人。”

尹夏沫把参茶端起来，感觉了下温度，然后把杯子递给欧辰。

欧辰微笑着接过，一饮而下。

温热的参茶带有独特的甘甜香涩，从喉咙一直暖到胃，如清泉甘露般滋润着身心，旅途的劳累顿时一扫而空。

“澄澄，很晚了，妈妈抱你去睡觉好不好。”小澄澄不依，在欧辰的怀里舍不得离开，身体缩在欧辰的怀里斜着脑袋偷偷地瞄着夏沫，心不甘情不愿的可爱样子把夏沫都逗乐了。

“你看，你回来后儿子都不要我了。”尹夏沫假装生气地向欧辰撒娇，琥珀色的眼底透着温暖的笑意。

“不会的，澄澄以后要孝顺妈妈。”欧辰笑着说，嘴边绽放着大大的笑容，暗绿色的瞳孔亮亮的。

小澄澄应着父亲的话对母亲招招手，

“麻麻——小马小马”尹夏沫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给澄澄看画册讲故事，昨天的画册上就有白白的小俊马，夏沫告诉澄澄，等澄澄长大了就可以让爸爸带着骑小马了。

“驾——驾——”小澄澄手舞足蹈地，不知是想着骑马还是把自己当作小马了。

“妈妈给你讲小马的故事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匹白色的小马……”尹夏沫温柔的说着故事，从她嘴里发出的轻柔声音仿佛有魔力般将人深深地吸引住。

尹夏沫轻轻地述说着。

小澄澄乖乖地听着。

欧辰静静地看着。

“小马离开了村庄，回到绿油油大草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小澄澄缩在欧辰的怀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困倦的睡去，小小的身体就这么蜷缩着。

尹夏沫和欧辰相视一笑，然后默契地起身，轻手轻脚地把澄澄抱回房。

欧辰小心翼翼地把澄澄放到婴儿床里，细心地为儿子掖好被子，俯下身，轻轻地在澄澄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

尹夏沫微笑着看着欧辰做完一切，然后上前把澄澄的被子拉的更高一些，关掉床头的灯，和欧辰并肩离开。

回到房间，看着房间里一成不变的熟悉摆设，欧辰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浅蓝色的碎花壁纸，蔚蓝色的圆床，水蓝色的窗帘，整个房间都充满着大海般温暖的气息。

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杂吵没有欧氏没有克里斯丁。

这里是他的家。

只有他和她。

欧辰被眼前的温暖画面迷得有片刻的眩晕。

窗外的雨下得很大，雨点噼里啪啦的打在窗子上，汇成水流从玻璃上流下，像是美丽是水帘。

尹夏沫走到窗前，她细心地检查了窗户的电子锁，然后把窗帘放下来，白色的一层，蓝色的一层。

欧辰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内心膨胀，让自己像飞蛾扑火般地飞向她。

他突然从背后抱住夏沫，紧紧地。

“夏沫……”他把头埋进夏沫的脖颈里，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

空气里有海洋般的香气，

“嗯……”

“夏沫……”他嘴里的热气喷洒在尹夏沫脖颈的皮肤上，温温热热的。

氤氲的气息在空气里流淌……

他轻轻地吻着她的脖子，轻轻地，像是花瓣上的露珠。

尹夏沫忽的愣了一下，随即两颊迅速飞上一抹殷红

他的唇从脖颈慢慢移到耳际，他轻柔地吻着她的耳后，然后触上她浓密的发丝。

她的身体越来越柔软，被欧辰吻过之处一片潮红，她大海般清澈的眼睛渐渐附上一层迷离。

“辰……”她低低着喊着

她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氤氲的气息渐渐变得火热……

欧辰轻轻把她的身子掰过来，低头温柔地凝望她。

“辰……”声音像是从喉咙里呻吟出来，欧辰的心里滚烫似火，他用舌尖堵上她的嘴，轻轻吸允着她的芬芳。

他只是轻轻的吻着，带着思念和爱意。

她也轻轻地回吻着，她的唇散发出温热的气息，让他止不住地吻进去吻进去。

这个吻越来越深，那温热的气息让他脑中轰地炸开，火热热的一片，多日的思念如火山般爆发。

他深深地吻着她，吻过她芳香四溢的唇，吻过她温热濡湿的睫毛，吻过她白皙动人的脖子。

她的手不由自主地勾住他的脖子，微弱的灯光勾勒出他接吻时性感的下颚线。

火热的气息如星星之火般燎原，空气里燃烧着滚烫的火焰。

他把她打横抱上床，顺手按下床头的电灯开关……

窗外晶莹通透，透明的雨水像断线般下着，大颗大颗的水珠滴落在树叶上又从树梢间落下……

窗内温暖如春，有如醉的低喃，撩人的呻吟，温润的缠绵……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凌晨五点五十……这两章不眠夜我真是不眠啊……

台风登陆啦。。。。外面真是风雨交加啊。。。

风雨交加的不眠夜。。

哈哈。。。这章文雪真是写得很……咳咳。。。。大家知道的。。呵呵。。不多说了。。困死我了。。

喜欢的话，亲们给雪留个长评。。。谢谢啦。。

雪熬不住啦，睡觉去喽。。明天下午起床会希望可以看到。。。。(\*^\_\_^\*)...嘻嘻

亲们，晚安。。。哦不，是早安。。

海洋之心

雨后的天空总是澄清而碧蓝的，白色的云以一种慵懒的姿态轻轻的飘着，大地一片空明。

欧宅的花园湿漉漉的，花花草草上都挂满了水珠，不知是昨晚是雨水还是今晨的露水。池塘里是睡莲在无人知晓的黎明悄悄的盛开，白色的花瓣层层叠叠的，宛如冰肌脱俗的少女。风轻轻地吹过，两瓣睡莲的莲叶撞到了一起，在清新的池塘中划开美丽的涟漪……

似乎从这个早晨起，开始入夏了呢……

白白的热气渐渐从蒸锅盖子上小小洞孔里冒出来，热气越来越多，玻璃盖子上笼着一层白白的水汽，让人看不清锅子里的东西。

一支带着厚手套的手把盖子打开，白色的热气像得到释放般止不住地涌出来，香甜味扑鼻而来。蒸锅里摆满了一个个玲珑可爱的包子，白白的软软的。尹夏沫拿着筷子在其中一个包子上戳了一下，然后关掉天然气的火。

边上的豆浆机“吱吱”地工作着，底部的飞片飞快地把豆子切的粉碎，乳白的一片。

一道淡漠挺拔的人影走进厨房。

“怎么不多睡一会？”

尹夏沫看到欧辰进来，轻柔地对他微笑。

欧辰没有回答，早晨醒来后发现她不在身边，那种恍惚的失落感让他急于想见她，迫不及待地翻身起床。看到她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他的心，就异常的安宁。

尹夏沫按下豆浆机底部的按钮，机子就呼的停下来了。

她转身想去那杯子，发现欧辰已经从消毒柜里取出来了。

“我来。”他的声音似是刚睡醒后独有的音质带着些许沙哑。

尹夏沫点头微笑，初升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她的笑容在霞光里绽放。

窗台上的小茉莉花轻轻摇曳着，晶莹的水珠在阳光的折射下璀璨如珠。

“麻麻——麻麻——”小澄澄幼稚的童声响起。

小家伙一起床就喊着要妈妈，小小的身躯在吴妈手里不停的挣扎着往厨房方向。

“宝贝起床啦，”尹夏沫把装着包子的精美盘子放在餐桌上，然后转身去接抱澄澄“来，妈妈抱。”

“吴妈，麻烦你把微波炉里泡好的奶粉拿出来，奶瓶在消毒柜第二层。”

“是，少夫人。”

吴妈恭敬的退开

“少爷——”

“嗯。”欧辰端着两杯豆浆从厨房里出来，他的心情似乎非常的好，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还奇迹般地 and 下人打招呼，吓得吴妈受宠若惊。

“爸爸——”小澄澄乖巧地喊着，甜腻腻的童音甜到欧辰的心底。

尹夏沫抬起头来，

“你昨天到现在就一直没吃东西，你先吃吧，”然后又低头看看儿子“我来照顾你宝贝儿子。”

“好。”欧辰夹起一个包子，香腾腾地冒着热气，他轻咬一口，温热的奶黄流入口中，甜甜的糯糯的，“这是——”

“这是奶黄包，”她记的这是欧辰小时候很喜欢吃的，长大后就很少见到奶黄包了，一次尹夏沫在逛超市的时候偶然中发现就买了一些回来，希望他还喜欢。尹夏沫静静的看着欧辰，语气里带着一丝期待，

“怎么样，不喜欢么？”

“我很喜欢。”

她还记得……

“豆浆的营养价值很高，多喝一点，”耳边飘来她的话语“你的胃不好，一定要趁热喝”

“好。”他又喝了一口豆浆，清淡甘甜的味道从喉咙流到胃里，温温的暖暖的，混着奶黄包的香气，有一种说不出的香甜。

“少夫人。”吴妈走出来，把温度适中的奶瓶递给尹夏沫。

尹夏沫把奶瓶扭开，自己喝了一口感觉了下，然后再喂澄澄。

她细心地把奶瓶举到合适的高度，小澄澄张开小嘴咬着奶嘴不断地吸允着，夏沫慢慢引导宝宝自己用手去握奶瓶，澄澄自然地用小手抓住奶瓶，自顾自的喝了。

尹夏沫抬头，对欧辰轻轻微笑，

“你看，澄澄多了不起啊，会自己喝奶了呢。”

尹夏沫把奶黄包掰开，用小勺子从里面挖出一点奶黄，等澄澄奶喝完后递到他嘴边，小澄澄乖巧地张开嘴巴，甜甜的奶黄沾到他的唇间，小嘴巴一张一合地咀嚼着，不时傻傻的笑笑，那表情真是可爱极了。

欧辰把水煮蛋的蛋壳剥下来，露出里面粉嫩的蛋白，然后把蛋放到夏沫面前的盘子里，

“澄澄我来抱吧。”

他又把豆浆递到尹夏沫手边

“好。”

他的笑容淡淡的，她的笑容静静的。

就像餐桌上散发着香气的百合花一样，清新美好。

太阳悄悄地爬上天空，朝霞铺满了天际，好似恋爱中少女脸上的一抹红晕。

早餐过后，欧辰神秘兮兮地拉着尹夏沫的手回到房间，然后魔术般地变出一个盒子，精致的蓝色礼盒上缠着美丽的蝴蝶结丝带。

“送给你。”

尹夏沫有些兴奋，眼睛亮亮的，他每次去国外总不忘给她带礼物。

“是什么啊。”

“你打开就知道了。”

纤细的手指轻轻拉动丝带，柔顺的丝带松开来。

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条项链，蓝色钻石项链。

大大的钻石，至少四十克拉以上，极其罕见的深蓝色泽在光线下跳动，蓝得清澈透亮，蓝得不含一丝杂质，呈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美丽。

“好漂亮啊……”尹夏沫不由地发出惊叹。

欧辰把项链拿起来，放到阳光下，美丽的钻石熠熠生辉。

“你看，”欧辰慢慢转动钻石，让光线从不同的角度照着，晶莹的蓝色光芒一闪一闪地刺得尹夏沫有些睁不开眼，跳动的光辉越来越明显，在某个角度上看似乎汇成一个汉字，尹夏沫睁大眼睛想要看的更仔细一点，蓝色的光闪亮亮的，钻石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字——“沫”，夏沫的沫。

尹夏沫惊愕地看向欧辰。

“里面是你的名字，这颗钻石的名字是‘海洋之心’。”

尹夏沫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海洋之心……

一直被英国王室收藏的传说中的钻石，近几年才现世，西方人深信美丽晶莹的钻石乃是上帝赐予人间的珍宝，具有鲜艳深蓝色的透明钻石更是稀世珍品，可谓千金难求，而具有历史意义的“海洋之心”更是所有女性心中的一个梦，价值根本无法估计。

而现在，欧辰把无价之宝“海洋之心”送给了她。

海洋之心……

The heart of the ocean……

里面装着“沫”……

尹夏沫的眼眶红红的，长长的睫毛上覆着一层薄薄的水汽，

“辰……”

欧辰温柔地把项链带到她脖子上，美丽的蓝钻石贴着她白皙的胸前。

“你是我此生最珍贵的瑰宝，”

欧辰轻轻地拥住她……

“只有你才配拥有‘海洋之心’”

他怜惜地轻吻她濡湿的睫毛……

“它将是我一生的见证”

蓝钻石的光芒在他们之间闪烁，传递着仿佛海洋般深沉伟岸的爱……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不好意思。。借用下泰坦尼克号里的“海洋之心”来描述，不过这颗钻石现在是真的存在的。当时拍摄泰坦尼克的时候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要求每一样道具都是真实的，所以钻石也不例外，只是钻石的名字是以希望，而不是海洋，海洋之心的名字是编剧为了剧情而起的。不过海洋之心这个名字倒是刚好符合我的剧情。。哈哈

额。。。有网友建了Q群。。喜欢的亲们加一下哦

群号是84106579

夏沫之心

接下来的几天，欧辰一反常态地不去工作，把全部的时间都留给了妻儿。他从巴黎回来后就没再去过公司，每日悠闲地好似美好的假期一般。

他像普通丈夫一样陪着夏沫逛商场，细心为妻子挑选各种物品，然后把买到的大袋小袋装进后车厢；他带夏沫光临高级美容沙龙，夏沫做美容的时候他安静地守在一旁或看报纸或阅读杂志，美容师不经意间说的一些美容常识他也默默的记下；他亲自开车送澄澄去医院做身体检查，检查胃功能的时候紧张不已，紧紧地抓着妻子的手，当听到医生说孩子不太可能遗传到他的胃病又如释重负地露出难得笑容，清朗俊美……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马路两边种植着的香樟日渐浓密，大片大片地覆盖着半个天空，温和的太阳也一天比一天燥热，一天比一天的火辣，终在某个不知名的午后，变成烈日。欧宅院子池塘里的睡莲每天早晨都美丽地开放着，又在午后慵懒地沉睡过去。树杈上的成群成群的知了也“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让它们短暂只有一夏的生命在这个夏天尽情的燃烧着。

午后，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路边的小狗吐出舌头耷拉着脑袋蹲在电线杆下的阴凉处。

尹夏沫在澄澄房里哄着他睡觉，她轻轻的摇着婴儿床，静静地凝望着儿子，在确定儿子睡着后她才悄悄起身，把房里的冷气温度调高一度，然后轻手轻脚地关门出去。

珍恩坐在楼下的大厅里，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她的额头挂下，脸蛋也是红扑扑的。

“怎么流这么多汗？”尹夏沫递上毛巾，把大厅里的冷气也开起来。



珍恩“嗖”地一下冲到空调前，让脸迎着冷气吹。

“你看新闻没有？”珍恩用毛巾胡乱抹了一把脸

“什么新闻？”夏沫静静的问

“洛熙啊——”她的头闷在毛巾里，声音也是闷闷的。

洛熙……

上次记者会之后就没再关注他了，以他的名气地位，最近一定忙坏了。

“他怎么啦？”她的眼睛如大海般澄清，没有一丝波动

“他几小时前正式交待了要开拍电影的相关事宜，已经宣布你是女主角了。”

“哦。”尹夏沫微微点头，她倒了一杯水递给珍恩，这是之前就答应下来的事情早在预料之中。

珍恩咕噜咕噜猛地喝了一大口“现在我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媒体都等着看你还有……欧辰的反应。”

尹夏沫用遥控摁开电视，果然，各个台都播着洛熙的消息。

复出新闻发布会的画面断断续续被插播进来，发布会结束后一大群洛熙的fans在雨中不舍离去，场面十分混乱；还有洛熙近日出席一些活动的新闻，一大群媒体更几乎是24小时跟踪拍摄，他所到之处都是fans成群闪光灯成片。

“今天早晨洛熙经纪人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洛熙即将开拍的电影由其前女友尹夏沫出演女主角，这将是他们合作的第二部电影，他们……”

电视里，美丽女主播的声音沙沙的响着，混杂着采访现场的杂吵声。

尹夏沫把音量调地低一些，她担心会吵醒搂上午睡的父子。

“我和洛熙是朋友，至于欧辰，他不是圈内人，请媒体不要打扰他。”尹夏沫把手搭在珍恩的肩上，微笑着说，“这些事情，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

“好啦好啦。交给我啦，你就放心吧。”珍恩拍着胸脯保证。

“后天的MV拍摄，能帮我跟公司说延后几天么？”

“怎么啦？”

尹夏沫低头不语。

“欧辰刚从巴黎回来，你想多陪陪他对吧。”珍恩试探性的问着，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该问太多，立马转了话锋，“没问题。董事长夫人发话，莫敢不从——”

珍恩俏皮地说，还行了个不标准的军礼。

“帮我跟阿楠说声抱歉吧。”

“潘楠会谅解你的啦。”

“嗯。”

尹夏沫微微点头，她走到窗前，静静地看着窗外。

院子里，牛奶留下的几只小猫躲在树荫下睡着午觉，阳光从树梢间洒落到地面上，映出斑驳的光影。

池塘里的睡莲安静的沉睡着，午后的微风轻轻吹拂着水面，碧清的池塘荡开一层一层的涟漪，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层层的光晕。

——白白的光晕一圈一圈地尽收尹夏沫眼底，荡在心里……

欧辰……

丈夫……

——她心里的光晕一层层的荡漾开……

她知道欧辰的工作有多繁忙负担有多重，欧氏集团那么大一个企业要他管理，几十万人的生计都坎在他的肩上。

他的母亲曾告诉他，当一个生命降临于世，上帝就设定好了一个位置，并赋予相应的使命。

欧氏集团就算欧辰的使命，他无从选择。

那个时候，欧辰六岁。

——层层涟漪汇在心底某一处，慢慢成流……

欧辰从来没有跟夏沫说过小时候的事情，但是夏沫知道，在奢华亮丽的生活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艰苦。别的小孩连普通话都讲不准的时候，他要学习各国的语言文化；别的小孩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他要学习骑射礼仪；别的小孩拿着课本摇头念诗的时候，他要阅读辞海般厚的企业管理书籍；他从小称呼自己的父母为“父亲”“母亲”，而从来不会是“爸爸”“妈妈”……

——心底的热流不断的翻滚着，好似要涌出体外……

所以他总是冷淡淡的，从来不会表达自己，所以他的表达方式总是霸道极端……

但是夏沫知道，冰冷的外表下面，是一颗熨热滚烫的心……

——翻滚的热浪好似波涛般汹涌着……

这些，欧辰从来没有说过，但是夏沫就是知道……

他刚刚在巴黎正式继承欧氏集团，她知道有无数的重大决定等着他去批准执行，而他似乎也在计划着什么，然而他却在这个时候放下所有工作把时间空出来给他们母子……

——止不住的波涛拍打着心灵深处，化成滚烫的泪水在眼底泛滥……

她深深地深深地心疼着她的丈夫……

她会让他幸福……

她要让他幸福……

倾其所有，让他幸福……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今天的第二章了哦。。。

出游

清晨的大海。

金色的阳光洒在碧蓝的海面上，波光粼粼。一望无垠的大海，一群海鸥从天边飞来，在海面上打圈飞翔着，碧波的海面映衬出它们美丽的倒影。

一个英俊挺拔宛如太阳神的男子抱着可爱的孩子站在游艇甲板上，花纹繁复的绿蕾丝在他的手腕上飞扬。他的妻子站在他的身边，海水般美丽的眼睛地望着他们父子，海风吹拂着她海藻般的长发，柔顺的发丝在空中飘逸。

金色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映射着他们美丽的脸庞。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美好地不含一丝杂质，美好地让人陶醉。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欧家小少爷欧亿澄的一周岁生日……

欧辰开出私人游艇“蓝色泡沫号”带澄澄来到海边，为他庆祝生日。

他们没有邀请任何亲戚朋友，游艇里只有他们一家人和几个随行的佣人。

小寿星今天异常的开心，可爱的小嘴巴一直咯咯的笑个不停，琥珀色的眼睛都笑成一弯月牙了。

不远处，飞翔的海鸥掠过海面，在宁静的海面上划开一道影痕，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碧波的光芒。

“小鸟——小鸟——”小澄澄指着海鸥，兴奋的喊着，海风吹着他微卷的发丝，帅气的小衬衣领子也被吹得竖起。

“那是海鸥，飞在海面上的小鸟，叫海鸥。”尹夏沫动作轻柔地把澄澄的衬衣领子翻下来，微笑地解释。

“海——海——海鸟”小澄澄歪着脑袋思考着，然后又咯咯的笑了，“海鸟——海鸟——”

尹夏沫摸摸澄澄的脑袋，耐心地纠正着：“不是海鸟，是海鸥。海——鸥——”

“对，是海鸥。”爸爸附和着。

小澄澄看看爸爸看看妈妈，又看看碧波荡漾的海面：“海哦——鸟——海鸟——”

他似乎认定了自己的叫法是正确的。

“好，是海鸟，澄澄说是海鸟，就是海鸟。”欧辰宠溺地看着澄澄说。

尹夏沫瞟他一眼，讪讪的说：“小心你把儿子宠坏，以后要星星要月亮的怎么办啊。”

“那就把星星和月亮摘下来给他。”欧辰淡淡的说，语气里有种淡漠的坚定，仿佛是在说吃饭喝水一般简单。

“哈——哈啾——”小澄澄打了一个喷嚏，

小小的哈啾声让尹夏沫的心猛地揪了一下，“甲板上冷，把澄澄抱进去吧。”

她的声音有一丝紧张。

“好。”欧辰点头回应。

“少爷——少夫人——”

几个女佣恭敬的曲着身站在一旁。

游艇内部分上下两层两层，下面一层是豪华的大厅，棕色的地板乳白色的沙发透明的玻璃茶几，墙壁上装有美丽精致的壁灯。上面一层是主卧室和几个小客房，每一个房间都可以都过窗户看到美丽的海景。船尾还设有一个小厨房，随行的大厨正在里面忙碌着。

欧辰朝她们挥挥手，女佣们恭敬地退下。

豪华的大厅包房里，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

欧辰把澄澄放在沙发上，让澄澄站在沙发上透过船舱窗户看大海，丝毫不在乎儿子的小鞋子在高级沙发上踩出印子褶皱。

游艇飞快地行驶在海面上，游艇底部接触海面的地方划开两道水痕，从窗户边刚好可以看到高高溅起的水花。

小澄澄兴奋地拍着小手，金手镯叮叮当当的发出欢快的响声。

尹夏沫拿着精致的小奶瓶走过来，乳白色的奶粉热热的发出诱人的奶香。

她把奶瓶递到澄澄手里，小澄澄接过奶瓶，熟练地咬住奶嘴开始喝奶，小嘴巴一动一动的。

欧辰和尹夏沫微笑着相视一眼，暗绿色的光辉在空气里跳动。

金色的阳光照射进来，映衬着欧辰英俊的侧脸，淡漠的气息融着些许的温暖，异常的温馨柔和……

午后的阳光总是懒洋洋的，让人贪婪地想要就这么睡去。

蓝色泡沫号静静地停在海面上，金色的阳光洒下来。

尹夏沫抱着澄澄坐躺在甲板的沙滩椅上，身后支着大大的太阳伞，支出的一片阴影在明晃晃的亮光里有着突

兀的和谐。

欧辰带着泳镜泳帽穿着泳裤站在甲板的跳板上，阳光照着他□的男性身躯，性感健美的肌肉线条在光线里异常清晰明显，让远处静静看着的妻子尹夏沫都微微羞红了脸。

欧辰站直身体，纵身跳起，动作标准堪比跳水运动员。

他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优美的抛物线，在金碧的阳光下，有着摄人心魂的美丽和谐。

“扑通”一声，水面激起一朵大大的水花。

小澄澄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

“爸爸——”他指着欧辰落水的方向，怔怔地看向妈妈，似乎在疑惑爸爸怎么突然不见了。

尹夏沫抱起澄澄来到甲板栏杆前。

海面上波光粼粼，金色的阳光在海面上跳动，海面静静的。

暮的，欧辰从水面下钻出头，海面以他身体为中心泛开层层水晕。

“爸爸、爸爸——”看到欧辰的那一刻，澄澄兴奋地挥舞着小手，“爸爸，游游——”

尹夏沫抱着澄澄走到入海的楼梯处，把澄澄的鞋子脱掉，然后一阶一阶的走下去，在离海面最近的楼梯上停下。她坐在台阶上，双手托着澄澄的腋下，让他的小脚接触水面。清凉的海水浸湿着澄澄的小脚，他乐地咯咯大笑。

欧辰从海面上游过来，他把泳镜推到头上，露出暗绿色的眼睛，他伸出手，想要把澄澄抱入海中。

“澄澄下水会不会感冒啊？”尹夏沫有些担忧。

“不会，现在海水很温。”

尹夏沫从游艇边上挂着的救生衣拿出一套，系在澄澄身上。

“注意安全。”她又不放心地嘱咐道。

“嗯。”欧辰点头。

他倚着游艇，托着澄澄在海面上玩着水，澄澄兴奋的拍打着水面，溅起的一道道水花，在光线下炫目耀眼。

“麻麻——麻麻——”小澄澄在水里向甲板上的尹夏沫招手。

尹夏沫也微笑着向儿子挥手。

玩了一小会儿，欧辰就带着澄澄上岸了，他也担心宝贝儿子会感冒。

尹夏沫把满是水的救生衣从澄澄身上摘掉，赶忙从女佣手里拿来浴巾把澄澄裹起来，温柔地擦拭着他微湿的头发。

“麻麻——澄澄游游——”小澄澄意犹未尽地挥着小手跟妈妈比划着。

“澄澄和谁一起游游啊？”

“爸爸——”澄澄的小脑袋一转一转的，似乎在找爸爸。

欧辰也裹着浴巾坐在另一张沙滩椅上，对着儿子微笑，淡漠冷峻的五官此刻绽放着温柔的光芒。

傍晚，尹夏沫给儿子洗完澡，把困倦的睡去的澄澄安顿好后，独自走上甲板。

傍晚的天际画满了诗一般的晚霞，红红的霞光倒影在海面上。

她把手搭在栏杆上，晚风迎面吹来，吹拂着她美丽浓密的发丝，吹拂着她飞扬的裙角。

欧辰从船舱里走出来，他静悄悄地来到尹夏沫身后，轻轻从后面抱住她，双手环住她纤细的腰身。

尹夏沫侧头微笑，她轻轻把手叠在他的手上。

“闭上眼睛。”欧辰低压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

尹夏沫顺从地闭上眼，长长的睫毛垂下来。

欧辰轻轻地引导她把双臂张开，他的大而有力的手掌握着她纤细洁白的手背。

游艇突然加速行驶，劲烈的海风扑面而来。

尹夏沫慢慢睁开眼睛，眼前的场景震撼着她的心。

她高高地站在甲板尽头，周围是碧金色的大海，茫茫的一片，一望无垠，海风呼呼地过耳，好似踏海飞行。

漫天的霞光，绚丽无比。

漫海的霞光，碧波荡漾。

水天连成一片绚丽的火红，异常壮观美丽。

游艇飞快地驶向水天连接处，像是开往无人的美丽仙境。

尘世间所有的烦恼都在这美丽的景色中烟消云散，让人心旷神怡。

“好美……”

尹夏沫侧过头对欧辰惊叹着。

阳光斜照着她柔美的侧脸，长长的睫毛下投出一小块阴影，金色的霞光在她羽毛般浓密的睫毛上跳动。

“好美……”看着尹夏沫洁白的侧脸温和的笑意，欧辰也不禁感叹着。

他情不自禁地吻上她红润的双唇……

金色的夕阳洒落在他们身上，温暖和煦……

他们的身影投在甲板上，两个人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

生生世世……

夜幕降临，俏皮的月亮悄悄地爬上天际，美丽的月光静静的泻在海面上。

蓝色泡沫号静静地停在海面上，粼粼的波光映着船身，有种光与影的和谐美丽。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欢乐的歌声从船舱里传出来，在宁静的海面上异常的动听。

船舱的大厅茶几上，摆着一个精致可爱的生日蛋糕，蛋糕上面点着一根蜡烛。暗暗的大厅里，烛光发出微弱的光芒。

小澄澄穿着正式的晚装坐在茶几前的沙发上，胸前系着黑色的蝴蝶结领带，卷卷的头发也被妈妈特意打理过，十分的帅气可爱。

尹夏沫穿着晚礼服裙装，洁白的脖颈上挂着蓝色的“海洋之心”，蓝色的光芒一闪一闪地欢快跳跃着。她和欧辰分坐澄澄的两边，脸上洋溢着温润的笑容。

微弱的金色烛光照着他们的脸上，在小小的船舱里显得异常的温馨。

尹夏沫轻轻地唱着生日歌，欧辰轻轻地拍手附和着，小澄澄亮亮地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小手也跟着音乐的节奏拍打着，金手镯叮铃铃地响着。

“祝你生日快乐——哦——澄澄生日快乐！！我们来吹蜡烛了哦。”

“呼——”小澄澄学着妈妈的样子吹起，小嘴巴撅成可爱的O形。

蜡烛被吹灭的那一刻，灯光顺势被打开。

“澄澄生日快乐——”尹夏沫俯下身轻吻澄澄的左脸。

“生日快乐。”欧辰在澄澄的右脸轻轻印下一个吻。

机灵的小澄澄从沙发上站起来，小小的手臂搂住妈妈的脖子，在尹夏沫洁白的脸颊上印下一个吻。然后又同样给了爸爸一个吻。

尹夏沫和欧辰惊喜过望的对望着，眼睛里是不可思议的激动。

“澄澄乐乐——”澄澄开心地拍着手，学着爸爸妈妈的话祝自己生日快乐。

“澄澄真乖——”尹夏沫温柔爱怜地摸着澄澄的脑袋，声音里止不住的兴奋，美丽的脸庞上洋溢着幸福欣慰的笑靥，如同花园里盛开的牡丹花。

欧辰望着儿子，快乐地像个孩子，唇角绽放出一朵大大的笑容，绿色的眼瞳好似清晨的湖面，明亮而温柔。

“澄澄现在几岁啦？”尹夏沫打趣的问。

“——一岁”小澄澄伸出一支小手指回答。

“不对哦，过完生日就是两岁了。”夏沫轻轻地把澄澄另一支手指掰出来，让一变成二。

“两岁——”小澄澄疑惑地歪着小脑袋，似乎在思考自己怎么突然变成两岁了，又似乎在学着记住这个“两

岁”。

“澄澄，两岁。”他似乎想通了，拍着小手为自己庆祝。

“对，澄澄两岁了。”欧辰也沉声说。

“澄澄有什么生日愿望啊，嗯，就是澄澄喜欢做什么。”尹夏沫温柔的说。

“喜欢——”澄澄还是开心的拍着小手，似乎没有听明白妈妈的话。

尹夏沫倚着脑袋思考着，她知道生日愿望这个概念对一岁的小孩子来说太困难复杂了，她在想着该怎么表达让孩子明白呢。

“让妈妈给澄澄生个小弟弟小妹妹做伴澄澄要不要啊。”欧辰低声的问。

尹夏沫先是一惊，然后蓦然害羞地低下来头，脸颊上飞快抹上一抹绯红。

“小弟弟小妹妹——”

澄澄更加开心了，金手镯跟着叮当叮当的发出声响。

叮当叮当……

传出船舱，划破海面，回荡在宁静的夜色里……

无数的繁星在夜空下闪烁，星星点点。

微凉的海风吹拂着海面，海面上波光荡漾。

白色的月光映照着游艇，从游艇的窗户洒进卧室。

欧辰穿着浴袍站在窗户面前，白色的月光映着他俊美的脸庞。

他的内心就像大海一般，宁静的表面下暗含着汹涌的波涛。

那股波涛的名字，叫幸福……

他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他有一个家，家里有他有她，还有他们爱情的结晶……

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欧辰怔怔地看着浴室的方向，心如少年般砰砰的跳动，仿佛回到了新婚的那一夜。

一抹蓝色的光辉映入他的视线。

“海洋之心”静静地躺在床头柜上。

欧辰伸出手，轻柔地触碰项链上的蓝色钻石。

蓝色钻石仿若玻璃玉石般通透，在暗夜里发出蓝色的光芒。

淋浴的水声停止，浴室的门被打开。



欧辰收回触碰海洋之心的手指，抬起头，迎上尹夏沫动人的眼眸。

她穿着丝质的日式睡袍，淡色的腰带勾勒出她纤细的腰身，她把腰带系成美丽的蝴蝶结，长长地垂在她的腰侧。头发被高高的挽起，似是浸到了水花，发尾处湿润润的滴着水珠。琥珀色的眼睛澄清如海，闪动着星宿的光辉。

尹夏沫把发簪拿下来，海藻般的头发慵懒的披落下来。

她在床上坐下，欧辰笨拙地用手指帮她理顺长发。

她的周身散发着大海般的香气，混着沐浴露的清香，沁人心脾。

欧辰的手慢慢地从她的发丝移到她的脸上，他温柔的触摸她白皙动人的脸颊。

她的脸颊透着粉嫩，如玫瑰花瓣般的双唇发出诱人的芬芳。

欧辰的心脏略微加速地跳动着，一股热气蓦然从心底涌出。

尹夏沫羞涩地闭上了眼。

他慢慢把她的身体掰过来，吻上她微微抖动的睫毛。

他双手轻轻捧起她的脸，在她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顺着额头吻上她挺拔的鼻尖，然后轻吻她丰润的唇，轻轻的一下。

空气里有淡淡的光芒在跳动。

他的额头抵着她的额头，他用鼻子来回轻轻磨蹭着她的鼻子。

“夏沫……”

温热清新的男性荷尔蒙气息从他的口腔里呼出。

“嗯……”

她的声音从鼻腔里传出来，低低的，柔柔的。

他温润的唇咬住她花瓣般的唇，舌尖从两片花瓣中伸入，吸允着，她的芳香。

她伸出手，环抱着他性感的腰身，大胆火烈地回吻着他。

心底涌出的热气在小腹上翻腾，他整个人像是一座沸腾的海洋。

他顺势把她按倒在床上，海藻般的头发凌乱的披散在被单上。

他继续吻着，热火的烈吻仿佛能在空气中燃烧出光芒，整个房间里充满着火热的气息。

他的大手抚上她圆润挺拔的山峰处，然后慢慢移到腰际，解开丝质腰带。

他轻轻地把睡衣从她身上褪去，她洁白无暇的胴体暴露在空气中。

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诱人的山峰也剧烈地起伏着。

他翻过身，压在她的身上。

轻轻吻过她修长洁白的脖颈，吻过她圆润的肩头，含上粉嫩的蓓蕾……

他把被子拉过，盖住绮丽的春光……

蓝色的窗帘被海风吹得扬起……

床头柜上的“海洋之心”静静地发出蓝色光芒……

见证着这美好温存的一刻……

——你是我此生最珍贵的瑰宝……

——它将是我一生的见证……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五千字啊！！！！

两章的内容合在一起发了，让大家看的爽一点。。。

应某\$蛋的要求，特别加了最后一千字的场景。。这一千字我可是从十一点写到凌晨三点整四个小时啊。。。

分量沉甸甸的。。。

这一章写得我真是。。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不多说了。。

喜欢的亲多给雪撒点花，写个长评，多多点击。

雪感激不尽啦。。。

说实在的，雪到现在都心脏砰砰乱跳的。。心情澎湃啊。。。

不晓得大家看完会不会跟雪一样澎湃。。。

(\*^\_\_^\*)…嘻嘻

PS：雪是在写文，认真地写文，而不是码字，所以雪的更新速度慢了点。。大家多见谅哈。。

虽然跟那些月更二十万的网络写手不能比，但是写文的速度比晓溪JJ快多啦（她一般一两周才更滴。。。）

最后的宁静（上）

午后的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路边的香樟大片大片地覆盖着半个天空，阳光从树荫见筛下斑驳的倒影。

加长林肯缓缓行驶在香樟大道上，开往洛熙复出电影《盛世》开机仪式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房车里的冷气开的很足，凉凉的。

尹夏沫静静地望着窗外，车道两旁的香樟不停地往后倒退。

很多年以前……

在这条路上……

这是小时候她和小澄放学时常常走过的路，小澄欢快地在前面跑着，她拿着书包跟在他的身后……

那时的天空蔚蓝蔚蓝，空气中混合着树木的倾向氤氲而湿润。

“在想什么？”珍恩疑惑地看着尹夏沫问。

“没什么，一些以前的事情罢了。”尹夏沫隐约知道珍恩对小澄的感情，两年过去了，还是不要再让她伤感好。

见尹夏沫不肯说，珍恩也没有追问，她换了一个话题

“你觉得她怎么样？”

尹夏沫回过头来，也把远飘的思绪拉回来。

“你说谁？”

“郁琳啊——”

“哦。”

今天早上，尹夏沫刚拍完和潘楠的合唱曲MV，郁琳在里面出演一个白血病人。早上的拍摄非常成功，不管是外景的拍摄还是医院内景的拍摄，尹夏沫和潘楠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合作起来也轻车熟路的。新人郁琳只有在刚开始吃了几个NG后就进入状态了。

郁琳瞪着无辜的大眼睛抱着老旧的布娃娃呆呆坐在病床上楚楚惹人生怜的样子一直在尹夏沫脑里回荡着。

恍惚间她感觉她跟自己当年和洛熙合拍泡沫美人鱼时很像。

“很不错啊。”没有经过特别训练，就可以把戏演得这么到位，很有演艺天赋吧，尹夏沫这么想着。

“你现在紧张吗？”珍恩小心的试探问。

“不会。”

“我好紧张哦——”珍恩用手按着胸口“这可是大事件呢，夏沫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嗯。”今天的尹夏沫似乎话特别的少。

车里的冷气呼呼的吹着，后座上尹夏沫还是静静的似乎有些出神。珍恩一不讲话，车里就安静地可怕。

“那个，夏沫啊——”她实在受不了这种安静的气氛“你跟欧辰最近怎么样了啊——”

欧辰……

听到他的名字，尹夏沫的眼神更加的迷离。

自从那天从海边回来后的第二天，她和欧辰就默契地开始去工作，那个梦一般美好的假期就这么结束了。

从那天起，欧辰变得很忙很忙很忙。

每天早出晚归的，即使是晚上回来，手上还带着一堆文件。

她知道他在计划着什么，可是她什么都帮不了他。

只能比他更早起床为他准备早餐，比他更晚睡为他准备夜宵，尽量缩短自己的工作时间回家照顾澄澄……

今天她一连赶两个通告，就是为了能空出明天的时间……

明天，是星期天……

他们约定，无论工作多忙每周都要抽出一天给家人，他们把那一天叫做家庭日。

星期天就是他们的家庭日……

家庭日……

欧辰的脑子里装满了这三个温暖美好的字眼……

他要尽快把桌头的紧急文件处理掉，下午再和克里斯丁的总负责人会面签约。

明天，明天就可以陪着她和澄澄，看着她静静的呼吸淡漠的微笑……

他心里的热流就不断的涌上来。

“夏沫，夏沫”珍恩纳闷地举手在尹夏沫眼前挥了挥，今天她怎么心不在焉的。

“啊？”

“你怎么啦，一直心神不宁的。”

珍恩撅着嘴，声音里有些闷闷的，她不知道夏沫在想什么，身为夏沫最好朋友的她都不知道夏沫在想什么。

“在想一些事。”尹夏沫淡淡的微笑着，淡淡的笑容里透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担忧。

今天她莫名的不安，似乎预感着有什么要发生。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正常地让人生不起一丝杂念。

也许是她多心了吧……

她轻轻握住珍恩的手：

“我没事，真的”

“嗯。”

珍恩将信将疑地点点头，希望她真的没事才好。

房车缓缓地驶入地下车库。

酒店的保安早在车库里等着尹夏沫，然后通过员工通道绕过堵在门口的记者把她带到会场后面的休息处。

几个认识的不认识的工作人员对她微笑打招呼，她礼貌得体的一一回应着。

她走进内间，迎上了洛熙深邃清晰的眼眸。

他唇红似血肌如樱花，黑玉般的头发散发着香草般的清香。洛熙里面走出来，他穿着线条流利的白衬衣，阳光的笑靥，俊美无俦，令人看得如醉如痴目眩神迷。

尹夏沫怔怔地望着他，然后对他微笑。

似乎有那么一刻，他的眼睛倏地亮起来，这抹光芒，让尹夏沫平静的心忽地纠结起来。

悄无声息地，他的眼底浓重的爱意被收起，嘴角轻轻弯起来，他微笑的对她打招呼，

“你来啦。”

仿若远山的磁性声音在耳边响起。

“是。”她低低的回答。

办公室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

欧辰握在精致无比的钢笔在一份文件上写下批注，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笔尖划过白纸，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把签好的文件合上，放到右手边的一堆文件上，又从左手边的一堆文件里拿出一份。

忽地，胃抽搐了下，好像有人那镊子夹住了那块地方，连带着心脏明晃晃地疼着。

欧辰脸色泛白，用手按在胃处。

他咬咬牙，打开侧手边的抽屉，从最里面掏出一瓶药。深棕色的瓶身暗暗的，药瓶周身没有一个文字。

他拧开盖子，从里面倒出几颗药，胡乱地塞到嘴里。

细密的汗珠从他的额头冒出，他紧紧抿着嘴，大手用力摁住胃。

渐渐地，胃不再那么疼痛了。

欧辰喝了一口水，把药收到抽屉里面，然后他又打乱抽屉的物品摆放顺序，把药塞到让人一眼看不见的地方。

这只是没有吃午饭导致的，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欧辰这样想着，继续提笔看文件。

细小地用肉眼看不到的病菌在某一处繁衍着……

——这是没有规律进餐导致的……

血液里蠕动着不安分的因子……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作者有话要说：

今天七千字啦！！！！

大家给点支持！！

我更文以来的极限啦！！

声明

最近一段时间真是谢谢大家了，每次一更新就会看到许多支持的留言，看得我真是热泪眼眶啊——每次写文前都先把留言看一遍，你们是我的动力啊！！

谢谢cysshhd、青橙芒果、水之飘灵、UU、柒№嘴☆叶、莫还有一些有名字没名字的支持雪的亲们。你们的留言雪都有看到。。谢谢大家的支持。

当然，还有我最最最亲爱的蛋蛋，谢谢你！

没有你，我早就弃坑啦！

出于某些原因，暂时停更一周。

各位抱歉啦——

下周回来一定狂补，几个大口连在一起，让你们一次看个够。。

最后的宁静（下）

新闻发布会现场。

《盛世》剧组的一群人站在大大的海报前面，摆出各种姿势让记者拍照。

无数的闪光灯闪烁不停犹如灯海。

尹夏沫站在中间，海藻般浓密的头发披在肩上，琥珀色的眼睛里闪着星海般的光芒，她淡淡地微笑着，美丽的如同清纯的百合花。

“阿洛，手搭在尹小姐肩膀上。”

有记者高声喊着提出要求。

洛熙淡淡的看了夏沫一眼，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眼底沉如烟雾，白茫茫地一片，所有的深情被隐藏地不着一丝痕迹。

他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轻轻的搂着她，对镜头露出招牌式的笑容。

快门按键声咔嚓咔嚓地响着，连续不断的闪光灯刺得尹夏沫有些睁不开眼。

尹夏沫静静的回头望着洛熙，眼神淡淡地迷离着，灵魂仿佛游离出会场之外。

“请问洛熙先生，这次电影为什么要选尹小姐做女主角？”

“尹夏沫小姐的演技大家有目共睹，我认为……”

记者提问的声音，会场里人头攒动的杂吵声，洛熙回答记者的磁性声音，所有的声响都变成苍白的背景音，沙沙地作响。

“呵呵……相信洛熙在这部电影里也会和尹小姐默契配合，有更出色的表现。”

“请问尹小姐，您出演洛熙的电影，您的丈夫不会在意吗？”

提问的声音把尹夏沫从迷晃中拉回来，她正要开口回答，人群里的一个声音突兀的响起。

“欧董事长当然不会，”那个声音尖锐刺耳，“据说欧先生和欧太太婚后一直分居而睡，夫妻间有名无实。”

“哗——”

像是闹市里被投了一颗炸弹，轰得一声炸开。

“咚、咚、咚——”

办公室的门轻轻地被叩响。

“进来。”

欧辰低沉的声音响起。

西蒙推开门，手里拿着一打文件走进来。

“少爷。”他把文件放在欧辰桌头。

“嗯。那件事办的怎么样了？”

欧辰的声音低沉沙哑，蕴含着让人不可逼视的高贵。

“一切按计划进行。”

欧辰颌首点头。

“少爷，法国回报，道尔克里斯丁开除了跟随他十二年的私人医生。”

“原因？”

“医术不精。”

“哼。”欧辰的嘴角勾起淡漠的弧度，冰冷倨傲。

“克里斯丁的总负责人快要到了，少爷您……”

“我会亲自接见的。”

欧辰盯着电脑屏幕，密密麻麻的曲线随着数据的变动而上下浮动着。

他把鼠标移到某一处，那一处的曲线迅速地下滑。

嘴角的弧度愈加明显，透出一股阴森冰冷的气息。

方锦华目光玩味地盯着尹夏沫等着她回答，嘴角勾起嘲弄的笑意。

全场一片哗然，记者们面面相觑。

边上的珍恩紧紧地用手捂住嘴巴，错愕地看着这一切。

“尹小姐，是真的吗？”

“尹小姐能解释下吗？”

“您跟欧氏少爷真的分居而睡的吗？”

“尹小姐……”

“……”

记者们像是饿狼扑食般蜂涌而上，眼里冒着贪婪兴奋的精光。他们似乎忘记了这是电影的开机仪式发布会，把焦点转向尹夏沫，所有的聚光灯也对准她。

洛熙猛地回头看她，眼里是不可思议的震惊和让人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在强烈的灯光下尹夏沫美丽的面容微微泛白，她紧紧抿着嘴，背脊僵硬笔直。

洛熙瞬间收回眼底的情绪。

他给乔一个眼神。

乔迅速机灵地上台，对着记者们喊：

“今天只回答电影相关问题，其他问题概不回答。”

如狼的记者哪会放过这么劲爆的话题，一个个高举着话筒照相机对着尹夏沫方向，人头窜头地涌上来，乔的声音完全被人群淹没。

现场的保安手忙脚乱地把涌向前的记者拦下来，人数上的落差使得保安根本无力招架。

尹夏沫拿起话筒，想要说什么，洛熙轻扯她的裙角，示意她不要说话。

现在不管说什么都会成为记者笔下炒作的话题！

红了眼的记者越过红线，眼看着要冲上高台。

夏沫！

珍恩冲上去，张开双臂拦下记者。

“各位记者朋友不好意思。尹小姐要赶下一个通告，要采访请另约时间。”

欧辰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合上文件，密密麻麻的黑字消失在视线里。

他抬头想看时间，视线掠过桌头的相框。

相框里，一张是傍晚的彩霞中，她低头为他缠系绿蕾丝，重重叠叠的绿蕾丝缠在他的手腕上，把两个人的命运都缠到一起；一张是在蓝色泡沫号的甲板上，他抱着澄澄指着海面，她温柔地低头微笑，金色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看着这些照片，欧辰的心里热乎乎的，有一股暖流在缓缓流淌。

他用手指轻轻触碰照片，就像触碰她的脸一样温柔……

看看时间，下午三点二十分。

这个时候她应该在记者会上吧。

要快点结束工作，回家见她。

欧辰从椅子上起身。

长时间的静坐工作让他起身的时候有一瞬间的眩晕。

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耳朵里也嗡嗡鸣鸣的。

他甩甩头，打起精神。

他在座机上按下几个号码，助手推门走了进来。

“少爷——” 助手恭敬的低头。

“把跟克里斯丁的合约准备下，顺便冲两杯咖啡送到会客厅。”

“是——”

会客厅里，两杯咖啡被放在桌头，棕色的小泡沫咕啾咕啾地浮在上面，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欧辰坐在豪华的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眼底泛着暗绿色的光。

“格达格达”

门外传来一阵骚动，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响起。

欧辰抬起头，流畅的下巴线条愈加明显。

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欧辰缓缓起身。

会客厅的门忽的打开，门外的光线射进来。

Michill从门外走进来，身后跟着一群人，蓝眼睛的黑眼睛的一群克里斯丁精英骨干。

她穿着正式的职业装，丝袜长腿性感撩人，小小的包裙勾勒出她完美的臀部曲线，上衣衬衫领口处开了三颗纽扣，丰满的胸部隐约可见。

她的脸上挂着妩媚的笑容，扭着小蛮腰朝欧辰走来，画着浓妆的精致脸蛋在欧辰的瞳孔里放大。

欧辰职业性地伸出右手。

Michill越过他的右手，兴奋地想要上前拥抱。

欧辰下意识后退一步，盯着她，冰绿色的光芒在他眼底结冰。

Michill怔怔地回望着欧辰，良久，她收起轻浮的笑容，伸出手。

“我代表克里斯丁集团负责与贵公司的合作业务。”

“欢迎之至。”

作者有话要说：

凌晨零点——

祝蛋蛋生日快乐！！！！！！

危险的气息（上）

欧氏大厦的圆形会议室，欧辰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位上，圆形会议桌边上整齐地坐了一圈西装笔挺的欧氏股东，异常庄严肃穆。

欧辰暗绿色的眼睛扫过桌子，高贵威严的淡漠气息覆盖着整个会议室，让所有的人都为之起敬。

“道尔克里斯丁早在三个月前就宣布Michill克里斯丁为正位继承人，并让Michill全权负责与欧氏的业务，”欧辰低沉着声音在会议室里响起，有股不怒自威的庄严，他给身边的西蒙一个眼神，西蒙站起身，一边解说一边把资料文件发到每一个股东手中，

“克里斯丁小姐的背景相信大家都有所闻，美国上流社会的‘Miss Crazy’。”

西蒙停下来，眼神环顾会议室一周，股东们想笑不敢笑的表情十分逗趣。

米歇尔克里斯丁，克里斯丁家族的公主殿下，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千亿宝贝，从出生起就居住在宫殿般豪华的克里斯丁城堡，传说她的布娃娃和公主裙装可以装满三个房间。少女时期的Michill更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宠儿，高挑的身材，一头飘逸的长金发，深蓝诱人的明眸，再加上克里斯丁家族的背景，无数的名流少爷公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如今刚从美国学成归来，老克里斯丁并放权给女儿，只是年幼的Michill能否驾驭如此庞大的克里斯丁企业，实在令人堪忧。

西蒙的声音再次响起，

“大家可以从资料里看出来，自上周Michill上任以后，克里斯丁的股指一直下滑，今天开盘更是跌到了历史最低点，所以克里斯丁家族才急着和我们欧氏续约，希望以此来稳定股指。”

“克里斯丁内部混乱，那我们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其中一个股东发问。

“所以在新签的合约里，新增加了几条维护我们利益的条款，比如108条，在任何可能的损失发生前以及损失发生后，欧氏有权单方面解除合约。”

“哗——”股东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起来了。

这条款就意味着，如果欧氏和克里斯丁的合作业务出了问题，那么克里斯丁将会承担所有的损失。克里斯丁居然没有任何异议的就签署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欧辰坐在主席位上沉声发问，沉峻挺拔的王者气质展现无余。

“董事长——”

“咚咚咚——”

几个股东刚想发言，门外突兀地响起敲门声。

欧辰的助理礼貌地推门而入，整个会场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望向他。即使是久经职场的欧董事长助理此刻也略微尴尬地不知所措。他先是自己打扰会议说了声抱歉，然后缓缓走向欧辰。

欧辰不悦地皱起了眉头，他的会议向来不允许被打扰，除非有重大事件发生。

难道是……

助理走到欧辰身边，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欧辰淡漠地听着，眼底有种冰冷暗郁的神色，凛冽的冰冷从他体内不自主地发出来，另全场的人都硬生生打了个寒颤。

“各位抱歉，我先离开了，接下来的会议由西蒙主持。”

欧辰冷漠地说，俊美的面容仿佛结了冰，下巴僵硬而紧绷。他起身离开了会议室，留给大家一个淡漠挺拔的背影，那种强烈的冰冷气息使得剩下的股东们全都呆住，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欧辰的私人办公室，大大的液晶屏幕里一直重播着下午尹夏沫参加记者发布会的情况。

无数的记者涌向发言台，摄像机一直对着尹夏沫狂拍，尹夏沫苍白着脸不作答，眼看相机要砸到她，洛熙护着她后退，保安经纪人工作人员惊慌失措，场面混乱不堪。

“尹夏沫被指婚后与丈夫一直分居而睡，更有网友指出，尹夏沫结婚以来从没见过她带过结婚戒指……她经纪人和本人对此该不作答……本台将继续关注追踪此事，请……”

女主播的背景音沙沙作响，所有的色彩都从画面上暗下去，只留下尹夏沫苍白无助的美丽面容在视线里定格。

欧辰的瞳孔紧缩成冰绿色的针芒，他的骨节僵硬地握紧。

液晶屏幕的光影映在他俊美冷漠的脸上，闪着幽幽的冷光。

作者有话要说：

最近大家久等啦……

危险的气息（下）

所有的一切像是被预定好的闹剧，一场接着一场的上演，而主角尹夏沫扮演着最无辜的受害角色，在某个流言爆发的时刻，被深深捅了一刀，那喷涌而出的鲜红血液才能满足娱记不可补足的贪婪之心。

记者会结束后不过半小时，尹夏沫的新闻像潮水一般漫布覆盖整个媒体网络，各大贴吧俱乐部都炒得沸沸扬扬，灰姑娘的童话故事被人们善意地恶意地传扬着。

《尹夏沫洛熙曾是旧识，早于八年前相识》

网上一个帖子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该贴发布者把尹夏沫洛熙同时圣辉学院学生、同被尹氏夫妇收养的事情曝光，甚至洛熙连同尹夏沫业已过世的胞弟组成尹氏兄妹组合参加当年红极一时的选秀节目“超级明星”并且荣获当年冠军的事迹也被爆料出来。帖子里附有当年尹夏沫洛熙参加比赛的照片，略显稚气的尹夏沫和洛熙手牵手唱歌的画面迅速席卷了整个网络。

尹夏沫和洛熙的少年被曝光，再联想到两人恋爱时的甜蜜爱恋以及尹夏沫成婚时记者华锦的报道——尹夏沫与欧氏少董的婚姻只是一场换肾交易，再加上近期的猛药——尹夏沫婚后与丈夫分居而睡。

一切迹象显示，尹夏沫的婚姻彻底地被质疑！尹夏沫儿子的生父扑朔迷离！

《尹夏沫究竟爱谁？》

《尹夏沫情路艰辛！》

《尹夏沫难忘旧爱！》

这一切都成了娱记炒作公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记者们乐此不疲的推测报道着，公众们津津乐道地看着。

各种形式的报道充斥着大街小巷，只要刊登了该事件的报纸杂志刚上市就被抢夺一空，网站上的相关视频图片点击率也高居不下。无数的媒体记者围堵在尹夏沫洛熙可能出现的地方蹲点守候，星点公司和sun公司从下午尹夏沫离开记者会起就被记者盯上堵得水泄不通。

五星级豪华总统套房里，巨大的液晶电视屏幕里跟踪播放着尹夏沫分居事件。主持人口吻夸张极其八卦地说着些什么，画面不断插播进洛熙和尹夏沫恋爱时的甜蜜情景。

Michill穿着性感的睡袍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她把一颗亮晶晶的葡萄剥好，慢慢含入口中，眼睛斜视地看着电视里尹夏沫惊慌逃出记者会发布现场的狼狈样子，嘴角勾起嘲弄的弧度。

“气死我啦！气死我啦！”

珍恩用力地把杂志甩到茶几上，气愤地为夏沫报不平。他们从记者会仓皇离开，没有回公司也没有回欧宅，而是回到了相对平静的珍恩家里。现在珍恩家的客厅一片狼藉，各种报纸杂志被甩得铺满一地。只不过短短一个下午，这些媒体像是约好了似的竞相报道。

其中《曝周刊》更是整本杂志详细叙述报道，像讲故事般说的跟真的一样。

珍恩怒气冲冲地又把杂志从茶几上拿起来扔到地上，杂志的封面固执地朝向天花板。

封面上是洛熙和尹夏沫在墓园偶遇叙旧的照片，金色的阳光，暗黄的画面，很明显是从后面偷拍。照片里，尹夏沫和洛熙背对着镜头，洛熙一边抱着澄澄开心地玩耍一边侧头和尹夏沫说着些什么，暗色的光线把洛熙的脸和澄澄的脸剪影重叠到一起，仿若他们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封面上赫然印着《尹夏沫带儿子与洛熙叙旧》的大字，副标题是《尹夏沫儿子长相帅气酷似洛熙》。

也许是鉴于欧氏的权威，记者们不敢正面报道欧氏董事长，字里行间含沙射影，欧董事长婚姻失败，为他人做嫁衣裳！

该杂志标题隐晦，宛然一副“尹夏沫带儿子幽会旧情人，洛熙乃尹夏沫儿子生父”的样子。

珍恩气得浑身颤抖，用力将茶几上的各种报纸杂志都扔到地上。

“不要慌，”尹夏沫轻拍珍恩的后背，沉声说，“采尼说过，公众舆论是非常盲目的，它们很容易被误导，很容易偏激，当第一印象深入人心后，哪怕告诉它们真相，如果没有证据，它们也不会相信。即使给你召开记者招待会，你亲口说，那些事情是假的，也只会被认为是狡辩，是畏于舆论压力不敢承认。那样的话，也许不但毫无效果，反而会让事情更加雪上加霜。所以，必须能够有力的回击，否则最好不要贸然行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珍恩努力让自己平静，每次出事都是她依靠夏沫，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的经纪人，她希望自己能帮助夏沫。

怎么办……

望着报纸杂志上惊心触目的标题，尹夏沫的瞳孔渐渐紧缩，有种冷漠从向来温柔淡漠的躯体散发出来。

像是一张灰暗的大网，早在洛熙回来前就撒向她，密密麻麻的巨大网线向她扑来，要把她套住然后伤的体无完肤。

而大网的后面，是一双无形的手在控制，恶魔般诡异阴森的手……

尹夏沫琥珀色的瞳孔幽深黯沉，夹杂着些许的怒气。

她不在乎媒体怎么报道她，她是艺人，这是她应该承受的。但是，这次居然伤害到她的亲人，她最亲最爱的亲人，这绝对超出她的忍耐极限。

“或者打电话给少爷，让少爷想办法……”珍恩试探地问，沉着的欧辰总是能帮夏沫摆平所有的事情的。

欧辰……

想到丈夫尹夏沫的心就像是狠狠地被抽了一下。

现在他肯定已经看到新闻，他为她受了那么多苦，现在却被这么质疑，她知道他不会在意公众怎么看他，而是在意她和澄澄……

澄澄……

他才那么小，就要受这些刀剑般恶毒的谣言攻击，那他以后的人生会不会……

尹夏沫不敢往下想，她脸色苍白地咬紧牙关，冰冷着气息看着前方……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得到多少就要付出多少。她现在拥有了以前所没有的名气地位，但是相应的对准她的聚光灯也多了，无数的人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点绯闻都会被放大百倍被人炒作。

这是她的代价……

然而，也同样的，她再也不是三年前那个刚出道弱不禁风的尹夏沫了，当年那么难熬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这么一点挫折算什么。

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想办法去解决，那么……

就这么办吧……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先发三章。。明天还有两章。。

波涛

记者华锦爆出尹夏沫婚后和丈夫分居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在事件发生当天扬言要跟踪报道。然而媒体舆论似乎受了什么力量牵引，从第二天起就不对此事穷追猛打，让万人关注的绯闻像是石入大海般沉入水面。

而当事人，尹夏沫、洛熙和欧董事长，都仿佛没事人一样正常地工作上班。据娱记跟踪所得，欧董事长今晨照常上班主持欧氏集团会议工作，而其妻尹夏沫更是和洛熙大方地双双出现在电影开拍现场，合作默契地拍完一个又一个场景，令前来探班的记者哑舌不宜。

偶有几个不甘心的记者旁敲侧击地向当事人发问，洛熙自嘲般地笑着说纯属无稽之谈，而尹夏沫更是平稳淡定地对着镜头微笑，然后淡淡地说了句流言止于智者。尹夏沫和洛熙还大方承认两人确是旧识，八年前同被尹氏夫妻收养，感情非同一般。

弄得想爆料挖题材的娱记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事情发展的第三天，网上渐渐流传出一些尹夏沫居家的视频。视频里，美丽淡静的尹夏沫和英俊挺拔的欧辰一起陪着儿子吃饭玩耍，一家人其乐融融。未成年的欧忆澄被打上了马赛克，小小的手臂挥舞着，金手镯叮当叮当的欢快作响。视频一段一段地被流传到网上，从尹夏沫儿子出生、爬行到学语学步，一点一滴记录着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父母尹夏沫和欧辰始终洋溢着欣慰幸福的微笑，画面里透露出的温馨让屏幕前的所有人都感同身

受。

善良的民众们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尹夏沫这边，任《爆周刊》怎么报道都无法改变他们支持尹夏沫的信念，仿佛尹夏沫的幸福就是他们的幸福。

就在舆论一边倒的时候，又有热心网民翻出尹夏沫和欧辰在圣辉时合拍的旧照。

一张是校园的广场，广场上乌压压的学生们，如海水分开般让出道路，少年的他站在她的面前，他的气息高傲凌人，轻弯下腰，在她的手背印下一个吻。她凝望他，眼神宁静，却悄然地，流露出属于少女的娇羞。

一张是游泳池旁，身边围绕着很多衣饰名贵的公子小姐，少年的他淡漠而疏离，所有人都距离他两米的距离以外，只有她始终站在他的身边，手中拿着他的浴巾。一张是清晨的湖边，湖面还有淡淡的雾气，他像是刚晨跑回来，额头有些细汗，她背倚着黑色的加长林肯，温柔地用毛巾为他擦拭汗水。

几张陈旧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初恋般的羞涩美好，让公众看得为之动容。

更有当年圣辉的学生在网上出面证实尹夏沫和欧辰当年是很有名的学生情侣，早在十二年前，尹夏沫十一岁的时候，欧辰就当众宣布尹夏沫是他的女朋友，两人的恋情当年在圣辉是人尽皆知。

媒体们也都调转口风，纷纷赞美尹夏沫宛如童话中的灰姑娘，与欧辰的相遇如同命中注定般浪漫，几经分别离合，跨越十年的恋情终成正果。

公众一片哗然！

原来尹夏沫和欧辰早在十二年前就相恋了！

公众在祝福尹夏沫婚姻美满的同时，更被尹夏沫的幸福家庭所感动，她的fans团更加的爱戴她，许多广告商看中尹夏沫温柔淡静的贤妻良母气质纷纷找上门来邀请代言，尹夏沫的名字被千家万户所知道传颂，知名度前所未有的提高。

所谓尹夏沫婚姻失败儿子非欧辰亲生的传言不攻自破……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没问题没问题，行程我来安排，麻烦您啦。”珍恩兴奋地连声对着手机说，听到手机那端已经挂掉了，立刻激动地跳起来喊了一声“耶”，然后飞奔到休息区的夏沫身旁，对着她喊：“夏沫——！！”

尹夏沫坐在片场的休息区里，静静地温习着剧本，下一场跟洛熙的对手戏感情成分很多，比较难演，她默默的看着偶尔低头沉思，整个人安静地如同淡雅的百合花。

听到珍恩喊她的名字，她抬起头来，轻轻地对珍恩微笑。

“怎么啦，跑得这么急。”尹夏沫把剧本放在一旁，然后掏出纸巾递给珍恩。

珍恩一路小跑，脸上是难以抑制的兴奋，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不知是跑得太急还是兴奋的。

“夏沫——” 珍恩神秘兮兮地笑着，“知不知道我刚才接的是谁的电话。”

“不知道。” 尹夏沫摇摇头。

“是亲亲的亚洲市场总监哦——” 珍恩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泛着光芒“亲亲诶——”

尹夏沫微怔。

亲亲，这个婴儿品牌她太熟悉不过了，是澄澄出生以来一直使用的品牌，世界第一的婴儿品牌。旗下产品从婴儿沐浴露洗发露到服装玩具一应俱全，洗发沐浴露配方独特温和无刺激，所有的玩具都采用最新科技橡胶脂制作抗菌耐摔，婴儿服装更是款式新颖质地柔软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而且亲亲这个牌子的代言人都是红透半边天的国际知名女星，就算代言之前没有那么红，可是只要为它代言了，创意温馨动人的广告，唯美浪漫的海报，铺天盖地的播出和张贴，想不红透半边天都难。最重要的是亲亲是个国际品牌，如果被亲亲定为代言人，即使只是亚洲地区的代言人，那也意味着在该女星在国际市场上被认可肯定，这对任何女星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而现在，亲亲找上尹夏沫，邀请她出任代言人！

尹夏沫没有说话，她静静地凝视珍恩，琥珀色的眼睛清透如水。

珍恩忽然心慌了，尴尬地说：“对不起……我应该先和你商量好再接的……最近上门找你代言的广告商太多啦，一般知名度不高的我都拒绝了，我想你是不希望接那么多工作的……” 她顿一下，“但是，亲亲是个大品牌，跟你阳光健康的母性形象也非常符合，而且代言了亲亲，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上了好几个档次。”

“珍恩……”

尹夏沫轻轻握住她的手。

“夏沫你不是想拒绝吧。” 珍恩有些急了，“你放心就一个通告和三小时的广告拍摄，不会很占时间的。”

尹夏沫轻轻地微笑着摇头。

“不是，这个代言我接受。”

“哦耶——我就说嘛，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能浪费啦。”

“谢谢你，珍恩” 尹夏沫凝视她，轻轻地微笑着。最近事情很多工作也很繁忙，全部都是珍恩一个人搞定的，她为夏沫任劳任怨，尽力让夏沫远离那些风风雨雨。

被夏沫这么一谢，珍恩脸都红了，她嘿嘿干笑两声，傻傻的模样宛若少女般可爱。

“呵呵，夏沫你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啊。”

因祸得福……

尹夏沫无奈地笑笑，或许吧，祸福相夕，谁知道呢。

“谁得福了啊。” 洛熙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边上冒出来，他刚从片场中央走出来，很自然地来到夏沫身边，仿



佛老朋友般自然地加入她们。

尹夏沫静静地看向他，妖艳俊美的脸庞淡淡地带着笑意，黑玉般的乌发被造型师打理地阳光帅气，温和地在风中轻轻飘动。

“当然是夏沫喽——刚才啊，亲亲都找夏沫代言呢——”珍恩得意地说，眼底是掩饰不住的自豪骄傲。

“亲亲”洛熙若有所思地回味着这两个字，然后他轻轻地笑了“恭喜啊。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啊。”

“嗯。”尹夏沫微笑着点头。

“确实算是因祸得福吧。”洛熙的语气淡淡的，有种让人难以察觉的孤寂落寞情绪。

他凝视夏沫，她的笑容淡定，静静地坐着，海藻般的头发披在肩上，美丽如花。

她很聪明，比他想象的要聪明睿智地多。

事情发生后，他曾跟她联系过，她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以不变应万变”。

她沉着冷静地面对媒体，不像其他艺人一样一点负面绯闻就急着为自己辩解，而是静静地等待时机，在适当的时候一点一滴地击破公众内心防线，巧妙地让绯闻烟消云散，并为自己争取了一切有利的契机，让知名度前所未有的提高。

现在她成功了，甚至连国际市场都向她投来了橄榄枝。

“呵呵，我们家夏沫最有福气啦——”珍恩笑嘻嘻的“夏沫啊，我先去那边打理下，一会你开拍了再来叫你。”

说完，珍恩一阵风地跑开了，剩下洛熙和尹夏沫相视而作。

小小的空间里，有着微妙的气息。

“欧辰——”洛熙淡淡的开口，眼底附着夜雾般的芒气“他还好吧。”

他还是忍不住问出口……

“嗯。他很好。”

“这次的事情，他，很在意吧。”洛熙转头，静静地凝视夏沫。

尹夏沫避开洛熙的目光看向前方，她轻轻地用手指把碎发勾到耳后。

“嗯，还好”她淡淡地笑了笑，“其实也没什么呢，都是过去的一些事了。”

尹夏沫有些出神，琥珀色的眼睛里有着大雪纷飞的白雾混杂着一丝温润的情感。

欧辰……

他看到新闻后第一时间跟她取得了联系，他并不在意那个新闻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在意她有没有受到伤害。

他说他知道她不希望他插手。

他说不管她做任何决定他都会支持。

他说他是她坚强的后盾。

洛熙怔怔地望着尹夏沫，她眼底有着大海般深沉的情感在涌动，他知道那是只属于欧辰的。

曾经，她也这样凝望过他……

那只是曾经……

就像她说的，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过去了……

过去……

她现在很幸福……

就让不幸的过去烟消云散吧……

汹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路边的香樟绿叶渐渐地变黄变轻，风轻轻一吹就飘落在地。湛蓝的天空中飘着洁白松软的云，空旷而高远，像是洗尽铅华般让人心旷神怡。

尹夏沫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窗外金色的阳光洒进来，映射在她淡雅娴静面容上，象牙白的肌肤在阳光中晶莹剔透，仿若画中的仙女。

深吸一口气，清新自然的气息沁入心脾。

她轻轻的微笑着，心情好得好似窗外明亮的阳光。

从窗边望出去，小区草坪绿油油地一片，几个小孩在草坪开心地追逐玩耍着，阳光照在他们的身上，像是一副美丽的油画。

以前，小澄总爱站在这个位置，透过窗户，偷偷画下草坪上的男男女女。而现在，小澄不在了，陪在她身边的欧辰和澄澄。

尹夏沫默默地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

厨房里，欧辰仔细地清洗着一些蔬菜，哗哗的水流从鲜嫩的菜叶上流过，细长的手指把蔬菜从水里捞出来放到砧板上。

尹夏沫走进厨房，迎上欧辰明亮的绿色眸子，相视一笑，接过他手里的菜刀，熟练的切起来，菜刀落到砧板上，发出蹬蹬蹬的声音。

锅里的汤底冒着小小的泡，咕嘟咕嘟地翻滚着，小小的泡越滚越旺，涌到锅盖上，白茫茫地冒出热气。

尹夏沫打开锅盖，把切好的蔬菜和肉片一起倒下去，翻滚着的泡泡立刻就静下去了。

调整好火候，她回头对欧辰轻轻的微笑，“接下来交给我好了，你去看看澄澄。”

“好。”欧辰温柔地回答。

小澄澄坐在客厅的地板抱着小球独自玩耍，迈着蹒跚的小脚步，把小球踢出好远。

小球滚啊滚，滚到欧辰的脚边，欧辰抬脚轻轻地回踢，看到小球又滚回自己的脚边，澄澄咯咯的拍手大笑，不知是为欧辰的球技还是为自己的小球喝彩。然后他小脚一抬，又把球踢向欧辰方向，见欧辰没反应，有些急了。

“爸爸——踢——”澄澄对着欧辰大喊。

“爸爸踢什么呢？”欧辰把球固定在脚下，温和地对着儿子说。

“踢——踢——”澄澄似乎忘记了该怎么称呼爸爸脚下的小球，歪着脑袋想着。

“澄澄，爸爸脚下的是什么呢？”欧辰又问了一次。

“踢球球——球球”突然小澄澄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的说“爸爸踢球球。”

听到澄澄喊着爸爸，欧辰心里温润柔软地就像棉花糖，带着一丝甜甜的味道。

欧辰走到澄澄身边，俯身，

“来，澄澄爸爸抱。”

小澄澄乖巧地伸出双手，蓦地，好像想到什么似的，连忙跑开把丢在地上的小球捡起来，抱在怀里，再回到欧辰的怀抱。

看到儿子稚嫩可爱的动作，欧辰轻轻的笑出了声，英俊的脸上泛着慈爱的光辉。

他把澄澄抱到沙发上，自己也坐在一边。

打开电视机，尹夏沫美丽的面容出现在屏幕里，她爱怜地亲吻广告里的小宝贝，小婴儿挥舞着手脚咯咯地笑个不停。

“麻麻——麻麻——”小澄澄指着电视里的尹夏沫大叫。

听到儿子喊妈妈，尹夏沫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身上穿着简洁大方的格子围裙，头发上扎着一块小碎花的方巾，看向澄澄，笑脸盈盈，琥珀色的眼珠仿若夜空中的星芒。

“澄澄怎么啦？”她温柔地问。

“麻麻——麻麻——”澄澄指着电视，看看夏沫又看看电视，小脑袋一转一转的，似乎在疑惑怎么会有两个妈妈。

“那是妈妈拍的广告。”欧辰看了眼夏沫然后低头对儿子说。

尹夏沫从厨房里走出来，用围裙擦干双手，笑容温柔无比。

“好了，要吃饭了哦，澄澄要去洗手手哦。”

尹夏沫抱着儿子去厨房洗手，欧辰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准备关电视，当目光落在屏幕上时，又舍不得关。

遥控器停在半空。

电视屏幕里，尹夏沫坐在居家沙发上，微笑地拿着亲亲奶粉声音柔和地说着广告词“亲亲宝贝，我的最爱”。亮白的灯光打在她的身上，温柔慈爱的美丽笑靥通过大屏幕透过无声的介质，穿越云层穿越空间，传到欧辰心里，传到千家万户……

阴暗潮湿的房间里，一个妖艳美貌的女子恶狠狠地盯着屏幕里笑靥如花的尹夏沫，握着遥控器的手抽搐似的颤抖着，彩绘的水晶指甲紧紧地扣着按键，涂着艳色口红的嘴里充满恨意地迸出三个字：

“尹—夏—沫—！”

妖艳女子气的不想多看尹夏沫一眼，她赶紧换频道，下一个频道里居然播放着尹夏沫最新单曲的MV，屏幕里，尹夏沫跪在郁琳病床前哭泣，郁琳脸色苍白地昏睡过去，宛如童话里的公主。

女子冷哼一声，嘴角勾起诡异的弧度，被气愤扭曲的脸庞上有了一丝嘲弄的笑意，如暗夜中的罂粟……

黑暗深渊中，带着毒液的溪流慢慢汇聚，溪流下面隐藏着恶魔般毒辣的阴谋……

又见克里斯丁（上）

尹夏沫昔日的旧宅。

桌头的百合花静静地绽放着。

房间里飘荡着饭菜的香气。

绿色的菜汤上飘着一点点香葱，清新的蔬菜味扑鼻而来。白色圆盘里装着刚出锅的红烧鸡翅，香浓的鸡汁金黄金黄地冒着泡。

小澄澄的前面放了一个可爱的小碗，碗里是白白软软的迷米糊，尹夏沫加了一点奶粉进去，米糊香香甜甜的，小澄澄特别爱吃，手里反握着一支印有小金猪的儿童调羹，不熟练地在碗里搅拌着。

尹夏沫拿另一支调羹从小碗里舀出一勺，放在嘴边轻轻的吹着，感觉温度差不多了，再喂给澄澄。澄澄张开小嘴，吧唧吧唧地吃着，模样十分可爱。

欧辰静静地看着，俊美的面容上有着淡淡的微笑。他觉得能这样安静地陪着她们母子吃饭睡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平时工作繁忙，总觉得亏待他们母子，所以他格外期待和珍惜每个家庭日。

“你也多吃一点。”耳边飘来尹夏沫温柔的话语，欧辰把视线从澄澄身上转移到夏沫身上，只见她把一支鸡翅夹到他的碗里，又给他舀了一碗汤“这菜汤很清淡，你喝喝看。”

“好。”

“爸爸吃——”澄澄咽下一小口米糊，然后开口对着欧辰说，小嘴巴边上还沾上了一点点的奶渍。

“好，澄澄也吃。”

欧辰的语气柔得好像是香软的米糊，他伸手拿纸巾轻轻地帮澄澄把嘴边的奶渍擦去，然后又给他舀了一勺。

一切温暖美好地好似春天，窗外有金色灿烂的阳光，屋内是甜蜜温馨的一家人……

“滴滴——滴滴——”

一阵手机声响打破宁静。

尹夏沫知道那是欧辰短信提示声。

欧辰掏出电话看了一眼，面色有些不悦，不知在责怪电话那头的人打扰他们一家人的聚餐还是短信内容让他  
不悦。

“夏沫……”他试探性的开口。

“先吃饭好么？”尹夏沫仿佛知道他要说什么似的，打断他的话，琥珀色的眼睛望着他。

看着妻子澄清如海的清澈眼神，欧辰顿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在她面前他总是那么轻易臣服。

“好。”

午饭过后，欧辰坐在客厅沙发上，翻看当日的财经报纸，浑身散发着淡漠挺拔的高贵气质，即使在这个小公寓里也没有被削弱丝毫。

尹夏沫从昔日小澄的房间走出来，她轻轻的带上们，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澄澄睡着了么？”欧辰抬头。

“嗯。”

尹夏沫走到沙发边上坐下，她望向欧辰。

“我刚才已经打电话给司机了，他一会来接你去公司。”

“夏沫……”欧辰有些诧异的看着她。

“我知道公司肯定有事情需要你回去处理，刚才我是希望你能吃完饭再走，免得一忙起来又忘记吃饭，这样  
你的胃会疼的。”

从收到短信起，欧辰的反应就有点怪，虽然他已经掩饰的很好了，但是又怎么会逃得过心细如尘的妻子的眼睛呢。而且以他的性格，家庭日一定会推掉所有的工作来陪他们母子，既然公司的人发短信通知他那一定也是  
紧急万分的事了。

“对不起……”欧辰一把把夏沫拥进怀里，下巴抵着她，抱歉地说。

“没关系，我和澄澄在家里等你回来。”尹夏沫靠在欧辰的胸口，熟悉的体香沁入心鼻，她的声音都不自觉地变得轻柔温顺，“你呀，要好好工作，把事情都处理掉，如果再把工作带到家庭日我可不同意。”

“好……”

驱车回到公司的时候，几个股东董事已经在会议室里主持紧急会议了，大家的表情隐约透露着一丝担忧。

“少爷，您来啦。”西蒙走上前。

“现在什么情况？”欧辰没有看西蒙，径直走向主席位，西蒙跟在他的身后，所有的股东董事高层都对他行注目礼。

欧辰就位，边上的人站起身对欧辰报告道：

“欧洲一个叫乔诺的小公司在克里斯丁公司股票大跌的时候暗中收购市面上的散股，现在已经握有克里斯丁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成为克里斯丁的大股东了。

“乔诺公司的发言人在今早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斯丁的股票潜力不高，不排除会全额抛售股票的可能。”

欧辰静静的听着，看不出是什么表情。见欧辰没有示意，那人继续说

“克里斯丁为了稳定股价向乔诺提出收购的要求，被乔诺拒绝了，甚至连克里斯丁先生高价买回股票是要求都没有答应。

克里斯丁先生现在正乘坐私人飞机前往中国，看来是想从我们欧氏寻找突破。”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这两天回学校。。一直没更。抱歉啦

又见克里斯丁（中）

“道尔几点的飞机。”一直沉默的欧辰突然开口问道。

“回少爷，克里斯丁先生大概下午三点到。”那人恭敬的回答。

“三点……”欧辰下意识地低头沉思，俊美的侧脸投在阳光里，浓密的睫毛垂下来，冰绿色的气息暗自散发出来。

还有三个小时，那应该足够了……

“西蒙，你去准备下。”欧辰若有所指地看了一眼西蒙，西蒙心领神会地退出去。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早上七点准时开会。”欧辰环顾会场对着在场的董事说，沉稳威严的声音落入所有人的耳朵

“明天，我们一起坐等股市开盘。”

市中心的欧田川日本料理店。

门前筑有小型水池，水流从一块琢有圆洞的石板上哗哗而下，圆洞里变幻着七彩的灯光。一个光影迷离的小型人造瀑布，引来无数顾客。高档的装修、优质的服务、味美的料理，使得这家料理店常年车水马龙、生意兴隆。

而今天，日进斗金的欧田川出人意料地暂停营业，让慕名前来的游客居民失望不已。

门店内，大堂经理亲自指挥着员工们端茶送水上菜，身着和服的服务员们紧张的来回忙碌着。因为他们今天服务的对象是顶头老板——欧辰。

豪华包间里，柔黄的灯光，黑白配的饰皮木椅，日式风格的简约线条，古典、婉约。包房的两侧都是类纸制房门，一侧是入口，另一侧是大窗口，窗外是一条人造的小溪流，隐约还能望到不远处的室内小梧桐和横跨在溪流上的小桥，装载着精致日本料理的小船穿过小桥洞顺流而下，潺潺的流水声悦耳动听。

欧辰和道尔克里斯丁相对面跪坐在檀木茶几的两侧，和服侍女用高山流水式为他们倒上茶，动作规范优美，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连纵横商场多年的道尔都不由侧目。

“日本茶道，向来以‘和、敬、清、寂’四字著称，融成一种独有的艺术文化，与西方的饮食差别很大。”欧辰开口道。

他捧握起茶杯，优雅地轻轻呷了一口，看向茶杯，像是自言自语般说，

“我本人最喜欢‘和敬’这一伦理观念，是日本对唐物占有热时期衍生的道德观念。日本镰仓时代以来，大量唐物宋品运销日本。其中的茶具、艺术品，特别日本人的青睐，茶会也以有唐宋茶具而显得上档次。但也因此出现了豪奢之风，一味崇尚唐物，轻视倭物茶会。而几个热心于茶道艺术的日本人，反对奢侈华丽之风，提倡清贫简朴，认为日本自产的黑色陶器，幽暗的色彩，自有它朴素、清寂之美。用这种质朴的茶具，真心实意地待客，既有审美情趣，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养。”

欧辰放下茶杯，抬头对着道尔

“欧辰不才，今天也想以这种方式来接待克里斯丁先生，以示诚意。”

奢华之风，清贫简约……

道尔的嘴角微微动了动，然后压下内心不满的情绪，微笑道：“ocean客气了。”

道尔也拿起茶杯，附庸风雅地品着。

与上次见面相比，不过短短的几个月，老克里斯丁就仿佛老了五岁，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眼窝病态地凹陷进去，深邃的蓝眼睛异常的凸出，与往日风度翩翩的绅士相差深远。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今天突然停电。。后面的两千字都没了。。。

555555

正在奋斗中。。。。。

又见克里斯丁（下）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道尔克里斯丁不自觉地应景念出了诗句。

“原来克里斯丁先生对中国的文学有这么高的修养。”欧辰开口道。

“我的一个下属是中国人，跟在我身边将近十年了。”道尔无意的说道，他轻轻地把茶杯放下。

和服侍女在倒完最后一杯水后恭敬地小碎步退下，她轻轻带上纸门，将包厢内的空间与外面隔离开来，复古装修的包房内隐藏的严肃沉稳气氛顿时暗涌而出。

“但是很不幸，他现在性命堪忧啊，因为在半小时前刚刚出了车祸意外！”道尔的眼睛突然变得阴狠锐利，直直盯着欧辰。

欧辰毫不畏惧的回视他，沉着冷静的完全出乎道尔的意外。

“生死自有天命，克里斯丁先生请节哀。”他淡淡地说，仿佛是在说一件完全与他无关的事，眼底看不出一丝情绪的波动。

还好西蒙不在，还好他把西蒙留在了门外……

“你们东方人似乎特别笃信清静无争的禅佛理念，”道尔把视线从欧辰身上收回，他轻轻摆弄着茶几上精美的插花，“此次来中国，我会找人为他超渡的。”

隐隐的怒气从体内散发出来，欧辰的胸口不自然地起伏着，他嫉妒厌恶克里斯丁的诅咒和变相的威胁，绿色的淡漠气息顷刻结冰，他冷冷地看着道尔。

“怎么，知道为他心疼了，”蓝色的眸子迎上冰绿色的怒气“ocean，你真是了不起啊，六年了，整整六年了，你把他安插在我身边八年都没有动用过，你眼光之长远忍耐力之深切，我道尔克里斯丁真是佩服至极，难怪你的母亲会如此相信器重你，坚决要把欧氏交给你。

“有时候，我也非常羡慕你的母亲，因为她有你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而我的女儿，当然她也很优秀，只是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克里斯丁先生多虑了，令媛冰雪聪明貌美无比，相信一定能继承大业的。”冰绿色的怒气强制被压下，欧辰恢复了往日的沉稳淡定。

窗外小溪，水流哗哗的流过，克里斯丁静静地望向窗外，清澈的溪水在他的眼底倒映而出缓缓流过，深蓝色的眼神黯淡下来，



“岁月如流，稍纵即逝……”

“ocean，你是知道的，我已不再年轻，我的事业，我庞大的克里斯丁帝国，是迟早要交给我的女儿的，而她还不够能力处理所有的危机和企业的突发状况，我希望你——”

“护下他，我给你那个承诺。”欧辰打断他的话，冷冷的说。

“日后，你一定会为你这个英明的决定而自豪的。”克里斯丁道尔的嘴角扬起胜利的笑意，深陷进去的眼窝皱纹不自主的抽动着。

今天，他赢了，赌赢了。

驱车回公司的路上，欧辰坐在后座看向窗外沉默不语，汽车飞快地行驶着，窗外的景物不断的后退。

西蒙静静的坐在一旁也不敢开口。

“少爷……”他试探着问。

欧辰把视线从窗外收回，他看着西蒙，

“西蒙……”绿色的眼底泛着淡淡的伤痛，“蒙若被发现了……老狐狸安排了一场车祸，他现在生死未知……”

仿佛被雷击中，西蒙的身体顿时笔直僵硬，他不可置疑地看着欧辰，硬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过，老狐狸已经给我承诺会护下他，现在，生死由天。”

西蒙的眼睛里空洞洞的一片。

“对不起……”

欧辰知道蒙若是西蒙心疼了二十五年的弟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是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当初欧辰有想法在克里斯丁家族里安插暗棋，西蒙就推荐了蒙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只要稍做点手脚就完全看不出来。但是现在……

他对不起西蒙兄弟，对不起他们的忠心耿耿，他没有保护好他的弟弟让他成了商场斗争的牺牲品……

“我让老刘订了下午去法国的飞机，你去看看他吧。那个计划我会另外找人跟进。”

有晶莹的光芒在西蒙的眼底打转，他强压下悲痛的情绪，

“少爷……还是让我留在您身边吧……现在是最后的关键时期，不能功亏一篑。”

欧辰盯着西蒙，良久，他才开口，

“好，你留下。克里斯丁，我要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欧辰给克里斯丁的承诺其实很简单——维持原状。

欧氏集团维持和克里斯丁集团的合作。

很多人，尤其是大企业大家族的家长负责人，尤其是道尔克里斯丁这样一个纵横商场几十年的老江湖，他见识过了这个世上大部分险恶美好的事情，赚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他心里最希望的是什麼。对道尔来说，他的家族他的事业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唯一的愿望是，将克里斯丁维持下去，将克里斯丁在欧洲乃至世界奢侈品的招牌和形象维持下去，让他的家族这么强大的维持下去。在克里斯丁总裁这个位置上，看似风光无限，但是他承担的更多更大。千千万万的人依着他的集团企业存活，这么的事业都扛在肩上，就算他想安稳的过日子，那些利益相关人都会一个个跳出来逼你或者直接吃了你，不想被打败就要努力维持下去，一步步走下去，让克里斯丁得以延续，除非道尔疯了想要将打拼一生的克里斯丁拱手让人，否则，别无选择。此外，他还希望自己能安静的老死在豪华的病榻上了。他争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名利金钱什么都得到了，同样的，他也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这是他的代价。

不久前，老道尔开除了他的私人医生，因为跟随了他十二年之久的医生告诉他，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年。一年！

所以他急着将自己的女儿扶上位，用各种手段把威胁女儿统治的人和事给清除了，他强韧的自尊和骄傲需要女儿把克里斯丁如此伟大的姓氏给继承下去！

可是，他的心太急了，他就算再厉害再智慧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草包女儿上位，就算上位了那克里斯丁也将面临严重危机。

而这个危机就是，不管业界还是股民都不再看好克里斯丁，股市大跌，克里斯丁声誉大不如前。

同时，他的股票还被人恶意收购，百分之三十的散股都落入外人手中，那可不是只拿分红的干股，而是具有相当的决定权和话语权，甚至能决定整个克里斯丁命运！

如果此时，欧氏再宣布与克里斯丁合作破灭，那么克里斯丁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甚至万劫不复。

道尔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欧辰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蒙若的，他自问自己做得相当的隐秘，欧氏集团内部都只有他和西蒙知道蒙若。

而老道尔就用这么一招，在最后的关头扳回一局。杜绝了最后的危机，得到欧辰的承诺，维持下去。

想到这，欧辰的眼眸冰绿色的寒光涌现，就差那么一步！

但是，他还有后招，那个计划。

道尔，就让欧氏和克里斯丁的合作永远的维持下去吧……

只要克里斯丁改姓欧，那就一辈子不离不弃了……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这章真是写得我一波三折啊。。。。

回归

马路两旁不知大明的大树高高的在空气里摇曳着，渐渐变黄的叶子在某个风过的瞬间悄然落下。阳光在午后变得透明，蜿蜒向所有它可以到达的地方，空气里绷着紧张的节奏，像是宽敞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海，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在下个红灯口被迫停下又在边绿灯的时候飞速而驰。

商业区中心广场上，无数的高企白领衣着光鲜亮丽地来来往往，黑色亮皮的公文包在阳光里显得格外耀眼。

证券交易所里的几千台电脑如光速般飞快运行着，大厅里无数的股民仰着脑袋观望着数字屏幕上上下下浮动的红字，无谓、贪婪、期待、紧张、兴奋、失落，各种各样表情充斥着这个大厅。

“据本台最新报道……”

大屏幕上，妆容精致的财经电视台女主播面无表情地播报着最新的财经消息，演播室的背景是大大的股市行情指数分析，红的绿的折线上下起伏波动，牵动着无数人心里最紧张的那根弦，富贵贫穷往往就在一瞬间。

“欧氏集团发言人与半小时前表示，欧氏集团将继续维持与克里斯丁集团的合作关系，克里斯丁集团的股票一路回涨，有望在今天收盘前回升至13点……”

“哗——”

全场无数的股民倒吸一口冷气，有为自己提早抛售而后悔不已的，也有为自己坚守而暗自兴奋的。无数的人掏出电话，一遍捂着耳朵一遍对着电话那头喊着些什么。证券交易所的员工飞快的在键盘上敲击着，努力完成收盘前的最后工作。全场一片混乱紧张。

而欧氏集团的女主人尹夏沫却无心关心这些，她静静地坐在小区长椅上，海藻般浓密的卷发慵懒地披散在肩上，整个人看上去宁静和谐。

她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等待。

她知道他一定会回来，他答应过她会回来的。

所以她带着澄澄在旧宅里等他回来。

澄澄……

尹夏沫眼神柔和地看着不远处玩耍的澄澄，嘴角挂着轻柔的微笑，散发着母亲的光辉。

小澄澄蹒跚地在草地上走步，几个三四岁的小朋友牵带他玩耍。澄澄扯着小哥哥的衣角跟在几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身后开心的玩闹着，细碎的阳光散落在他微卷的发际，琥珀色的大眼睛笑成欢快的小月牙，稚嫩的小脸庞充满了欢乐。

“妈妈——妈妈——”小澄澄在人群中想尹夏沫招手，被众人簇拥的他就像童话中的王子。

尹夏沫也轻轻地朝澄澄挥手，温柔的笑意在空气里荡漾开来。

小区大门口，一辆豪华的兰博基尼开进来，高贵的车身曲线引得小区里的人都不禁侧目观看。车门打开，俊美挺拔的男子从车上走出来，黑亮皮鞋笔挺西装，高贵地令人生畏，只有绿色的瞳仁透露出慈爱温和，他目光深邃地望着前方的澄澄和夏沫，眼底尽是暖暖的温柔。

风轻轻地吹着，路边的小草在低头弯腰的罅隙间有了潮湿的温度。

欧辰半蹲下身，朝着澄澄张开双臂。

“爸爸——爸爸——”小澄澄挥舞着小手飞奔过去，金脚镯叮叮当当地，跌跌撞撞冲进欧辰怀里。

欧辰抱起儿子，轻抚拨弄他凌乱的小卷发。

“澄澄在玩什么啊。”他的声音低沉温柔。

“小朋友——”小澄澄掰着手指“澄澄玩——”

“澄澄和小朋友一起玩啊。”

“恩——”澄澄兴奋地比划着双手，小手镯叮当叮当地“哥哥姐姐，跑过来跑过来的——”

尹夏沫起身，微笑地望着他们父子，她接着澄澄的话，

“哥哥姐姐们，跑过来干什么呢？”

“哥哥姐姐，哥哥姐姐跑来跑去——”小澄澄有些慌张地撅着嘴巴，词不达意的样子把夏沫都逗乐了。

“哥哥姐姐们跑来跑去在和澄澄一起玩对不对？”

“恩——”澄澄使劲的点头，模样十分可爱。

欧辰尹夏沫相视而笑，温暖和煦在空气里悄悄绽放。

夕阳从天边渐渐落下，漫天的彩霞渲染着无边的天际。

欧辰抱着澄澄和夏沫并肩走着，司机开着兰博基尼缓慢地跟在他们身后三米远。

澄澄身上披着爸爸温暖的西装外套，困乏地靠在欧辰坚实的肩膀上睡去。尹夏沫挽着欧辰的手臂，看着睡梦中的儿子轻柔的微笑着。

金红的霞光披在他们身上，天际的夕阳拉长了他们的身影。

光影交融的一家人行走在黄昏的苍穹下，承载着一世的温暖和幸福。

谁也没有注意到转角处白色宝马车里充满哀愁和孤寂无奈的眼神……

以及更远处，尾随欧辰而来的Michill阴狠毒辣燃烧着嫉妒的怒火……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三点十分。。好像有点晚了。

决战

凌晨，窗外还是灰蒙蒙的一片，潮湿的寒气从地底冒出，让睡梦中的人不禁裹紧了被子，似乎还有雨滴滴落在树叶上草地上，结出晶莹的晨露。

欧宅三楼的健身房里，白色的灯光从里面透出来，在这漆黑的凌晨显得格外的亮白耀眼。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整齐地罗列在房间里，欧辰穿着运动装坐在健身机器上，他的双臂举起，用力用手腕拉扯着千斤般沉重的健身机，全身的肌肉因用力过度而紧张地收缩着。被汗水浸湿的运动衫下，  
结实的胸肌隐约可见。

绿色的眼睛里覆盖着露水般清晰的亮光，嘴唇淡漠地抿起，俊美的面容刚毅如铁。

今天，将是决定命运的时刻。

这么久的筹划，这么精心的部署，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多的牺牲，就是为了这最后的一役。

卡塔卡塔。

健身机器上面的石轮随着欧辰手腕的用力一升一降地起伏着，沉着规律。

黑暗已经快要结束了，黎明像潮水一样在窗外越积越高，甚至可以听到类似潮汛的声音。

欧辰站起身，用毛巾在头上擦了一把，然后把毛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汗水止不住地从他体内渗出，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挂下来，顺着他俊美的下颚线，顺着垂下的刘海，噼里啪啦地滴落在豪华的木质地板上。

急促的喘气声，在空旷的健身房里回荡，一呼一吸间，如泰山般沉重。

呼——

我不会输。

吸——

我不能输。

健身房的门咯吱一声被打开。

窗外是即将到来的黎明，隐隐约约有着些许的亮光。

欧辰循着声响抬头，迎上尹夏沫清晰动人的双眼，她背倚着黑暗，穿着宽松的睡衣，海藻般的头发完全披落在腰际，她走向他，浓密的发丝轻微地在腰际摆动。

“就知道你早起肯定来这里了。”

尹夏沫轻柔地对他微笑，拿起毛巾，温柔地帮欧辰把脸上的汗水擦拭掉。

“今天集团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么？”

确认欧辰不再流汗之后，尹夏沫把脏毛巾放到一边，又拿了一条干净的挂回到欧辰脖子上。

“怎么起得这么早？”欧辰把她拉向自己，扯下厚厚的大毛巾披在她身上。

“你都能早起我为什么不能啊，还不是担心你的宝贝儿子，这么好动，每天睡到早上被子都被踢没了，这种天气又很容易着凉的。”

尹夏沫瞅着欧辰，拉着他的手撒娇着。

“……”欧辰望着她，“对不起，总是让你费心，你被我吵醒的吧。”

“说什么傻话啊，你和澄澄是我最亲的家人，照顾你们是我最开心快乐的事情，”尹夏沫轻轻握住欧辰的手，美丽的琥珀色眼睛如星辰般明亮“以后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啊。”

“……”有隐隐的温热在流动。

“你啊，这么长时间了，还是这样子，总是喜欢沉默的。那我当你答应了哦。”

“好。”他的声音低沉温柔如即将升起的朝阳般和煦。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困了。。先更一小部分。。明天继续。。。好多人问结局，这离结局还很远呢

决战（中）

太阳渐渐升起，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大地。

大片大片绿了一夏的香樟稀疏变黄，风一吹，落叶落满一地。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行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

夹着公文包的上班族，行色匆匆地从马路这一边疾走到对面站牌，然后在公车停下的时候挤上车，随着公车飞速消失在这段马路上；拎着LV的年轻白领从地下车库的停车场里出来，踩着10cm的高跟鞋飞快地冲上台阶，细跟的鞋子在地面上踩出咯哒咯哒的声音；年轻有为的CEO类似物在咖啡厅里喝下最后一杯牛奶，急忙起身扬长而去，赶时间般地边走边看手表，金灿灿的名表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他，她和他们，都涌向一个地方——

欧氏集团总部大厦。

那个大厦里，此刻，正如冲天海啸般，翻天覆地，瞬息万变。

欧辰和一群欧氏高层坐在顶楼的大会议室里，身后的大屏幕里是股市行情指数折线图，静止的画面显示了股市还未开盘。

“少爷……”西蒙有些紧张，窝在手里的资料都被手心的汗水浸湿，他看着沉着冷静无比的欧辰，心里仿佛吃了定心丸。

欧辰面无表情地坐着，绿色的瞳孔无意识地盯着前方，冷漠高贵，沙哑低沉的磁音从生涩的喉咙里发出来，“等。”

说完，欧辰掏出电话，拨通一个号码，电话里发出滴滴的声响，电波从手机里发出，透过空间穿越介质，穿过云层，跨过广袤的亚欧大陆，传到法国某一只手机上，然后被接收。

“吱——吱——”那支手机响起，手机主人掏出电话，看到来电显示立刻显得恭敬无比。

他从会议室里抽身走到远处，

“少爷……是、是……一切都照计划进行……是的，我们现在正在开会……好，一切都没问题……少爷再见。”

“滴——”手机那头传来电话断线的声音，那人收起电话，嘴角扬起自信无比的笑容，这是上天赐予他的机会，他一定会十分珍惜牢牢把握。

黑暗中，潺潺而过的的潮水波涛暗涌……

像是随时会喷涌而出……

如果爱德华在这里，他一定会惊讶无比……

他一定想不到和欧辰通电话的人，居然是当初落选的应聘者之一——乔安。

欧式总部大厦。

欧氏高层面面相觑，紧张等待着欧辰的指示，他们知道今天股市开盘后一定会有一番惊天动地。“少爷少爷——”一个小职员匆匆跑进。

欧辰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冰冷的眼神吓得小职员不敢说话，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鲁莽，小职员在会议室大门前止住了脚步。

“进来汇报吧。”

“是，欧洲最新消息，乔若公司宣布私有化，要抛售手中所有克里斯丁股份，克里斯丁公司正主持紧急会

议。”

“哗——”全场哗然，股东高层们的表情瞬息万变耐人寻味，他们不安地看向欧辰。

淡漠冷静的欧辰少爷，在听到消息的瞬间，嘴角扬起了冷冷的笑意，如匕首般寒栗尖锐。

像是被安放的定时炸弹，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轰的一声炸开，近者粉身碎骨，远者头破血流。

早上七点，乔若公司宣布私有化，克里斯丁紧接着抛出橄榄枝表示愿意高价收购乔若但仍被拒绝。

八点，股市开盘，克里斯丁股票大跌，牵连甚广，欧洲股市险些瘫痪，大盘指数一跌再跌。

九点，欧氏集团欧洲总部出乎意料地宣布收购乔若公司，并放言愿意收购市场上所有克里斯丁股份。

十点，克里斯丁的10%的股份都涌进欧氏帐户。

十一点，克里斯丁内部高层开始抛售手中所持股。

至此，欧氏拥有克里斯丁集团50%以上的股份，成为克里斯丁第一大股东。

仿佛是被设计好的舞台剧，在序幕拉开的一刻，精彩绝伦的喜剧一场接着一场上演，知情的不知情的演员登上舞台争得面红耳赤，顺着剧情的发展，渐入口，所有的激恼聒噪的声响都变成苍白无声的对白，在序幕落下之前，做着最后的挣扎。

而总导演欧辰，坐在远离欧洲的欧氏总部办公室里，手握一杯香槟，冷眼讥讽地看着自己一手创造的杰作，淡漠沉着。

事情发展让商界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跌破眼镜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他们想象和承受范围，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毫无预兆，却四面楚歌，风声鹤唳，惨绝人寰，迅雷不及掩耳的发生，以欧式的压倒性胜利收场。

无形的硝烟弥漫整个欧洲商界。

当日股市收盘，克里斯丁集团股票跌入历史最低点。

震动商界。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大家都开学了吧。。。新学期要加油哦。。

决战（下）

法国克里斯丁宫。

富丽堂皇的城堡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灰蒙蒙的笼着一层阴霾。男仆女佣们静默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小心翼翼生怕出错。老管家紧张兮兮的指挥着女佣们小心清扫被怒气冲天的老克里斯丁打破的第六个古董花



瓶。

老克里斯丁坐在书房里，手上拿着最新的财经日报，深幽的蓝眼睛盯着报纸上的大标题，握拿报纸的手骨节僵硬地微微颤抖，病态的苍白脸色让人望而生畏。

“废物！！废物！！全是一帮废物！！”

他咆哮着把报纸砸向站在他身前的两年轻人，报纸砸到其中一人的脸上又滑落在地，报纸封面固执的朝向天花板，上面赫然印有几大惊心怵目的标题——

《克里斯丁集团濒临破产》

《欧氏集团有意收购克里斯丁集团，挽救危机》

《克里斯丁将并入欧氏？》

两年轻人人无奈地相视一眼，低头继续承受老克里斯丁的怒火，作为克里斯丁家族的二代，他们实在无力扭转眼前的局势，多年来的居高临下已经让他们忘记了危机为何物。

“uncle，我们与欧氏向来交好，能不能用人情让欧氏放弃收购。”其中一个青年小心翼翼的问。

“交好？人情？让他们放弃？”看着没出息的侄子们，克里斯丁更加火上浇油，脸部的肌肉因为发怒而狰狞地颤抖着，他抄起桌上笔筒就朝他们身上砸去，“滚！！滚！！滚！！！！没用的东西！我克里斯丁要是交到你们手里怎么被吞都不知道！！滚出去！！”

高级精致的钢笔羽毛笔噼里啪啦地散落一地，两年轻人仓皇狼狈地躲着逃出书房。

书房的门啪地一下被重重关上，只留老克里斯丁一人在空旷的书房里。

老克里斯丁站起身，不安的来回踱步着，这几日来的突发状况让他焦头烂额，背脊似乎有些佝偻地弯曲着，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才短短几天，他几十年辛苦建立的基业就岌岌可危。这肯定不是偶然，是欧氏预谋策划已久的，这毫无疑问。

“欧！辰！”克里斯丁恶狠狠地念出这两个字，阴森怨毒地可怕，

真是小看他了，如此精心的策划，步步为营，多年前就知道在克里斯丁投放暗棋，也不知道现在克里斯丁内部还有没有他的眼线。

眼线。。。

爱德华！

对！还有爱德华！

老克里斯丁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般两眼发亮，他急忙掏出手机拨出那个联系爱德华用的秘密号码。

“克里斯丁先生。”电话那头传来爱德华百年不变的低沉恭敬的声音。

“你怎么回事！欧氏这么大动静，你怎么没有汇报！”克里斯丁劈头就骂。

“克里斯丁先生请息怒，欧辰回国后就没再联系过我，平日里也只交代我一些简单琐碎的事务，此次事件，欧氏内部也全然不知。然而我没能及早东西他们的阴谋让您损失巨大，是我的失职，辜负您的栽培和期望，我深感抱歉。”

爱德华先发制人的道歉让老克里斯丁都不好再责怪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继而换了一种强硬阴险的口气，

“接下来的财产清理投标会，我要你拿到欧氏的底价！”

“是，克里斯丁先生，我一定全力以赴。”

说完克里斯丁啪的一声挂断电话，与以往绅士举止截然不同。

爱德华傻愣愣地盯着屏幕上通话结束的字样，良久，又拿出另一支手机拨通一个号码。

屏幕上显示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

BOSS。心的回归

午后。

秋高气爽，空气里都透着一丝凉凉的气息。

摄影棚里的演员导演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地忙着收工，一片忙碌的景象。

珍恩在督促造型师帮尹夏沫把沉重的造型卸掉，助手拿着她的外套站在她的身后。尹夏沫则专心致志地看着剧本，用心默背出明天戏份里所需要的台词。洛溪坐在摄影棚里临时被隔开的另一个休息处，从他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尹夏沫的侧身。

尹夏沫身上还穿着华丽的戏服，精致美丽的金色丝线镶在领口处，一闪一闪亮亮的。微卷的发丝被造型师打理地雍容高贵，映着她白皙修长的脖颈，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在洁白的侧脸上投出阴影，丰盈的双唇微微动着默念着什么，彩色闪亮的唇蜜晶莹透彻。

他久久地凝视她，被隔离的空间可以不用担心眼底的感情被人发现。

她是那么地宁静美好，淡漠洁白如百合花。

小隔间的帆布门被珍恩缓缓的拉上，尹夏沫美丽的侧影渐渐消失在洛溪的视线里，像是心里消失的某样东西，迅速地暗下一片。

帆布再拉开的时候，尹夏沫已经换下戏服穿回自己的衣服了，及膝的秋装裙子，高贵典雅，黑色的丝袜更显得美腿修长性感无比。

捕捉到洛溪望向自己的眼神，尹夏沫也轻轻回笑着。

洛溪狼狈地掩藏起眼底的深情，恢复平常慵懒无袖的样子，对着尹夏沫抿嘴笑了笑。

“今天累么？”洛溪轻柔地开口问，语气里是以前尹夏沫习惯的温柔，恍惚间回到当年她拍《纯爱恋歌》回

家，他在家等她的情景。

她微怔几秒，然后迅速反应过来。

“嗯，还好。你呢？”

也许，那种充满感情眼神只是他的错觉……

“都习惯了。”洛溪低低地回答，有淡淡的失落。

“如果累了要记得休息，不要太强迫自己，身体是本钱。”

“恩。”洛溪轻笑着点头。

她平时也是这么叮咛他的吧……

“澄澄最近怎么样了，好久没见了，长大一点没？”

“恩，他长得好快呢，都三十多磅了，而且现在可以吃下一点点米饭了呢。”

一提到澄澄，尹夏沫脸上洋溢着独有的母性笑容，琥珀色的眼睛透明清澈，如海洋般蕴含着满满深情。

两人肩并肩，不知不觉走到片场外的小树林里，小树林空旷清静。

风，轻轻地吹着树梢，空中有轻盈的落叶在飞舞。

“你，很幸福吧。”

看着她温暖四溢的表情，洛溪不禁问道。

“是，我很幸福”她望向他，眼神温柔又带有一丝坚定，然后她又轻轻地说：“我希望你也能幸福。”

树梢上的落叶无规律地在空中打转，在他们周围飘落，洛溪看着飞舞的落叶，怔怔地，良久，他回头望着尹夏沫。

“恩。我很幸福。以前我就说过，只要心底装着爱，不管身在何处内心都是满满的。只要你幸福，我就幸福。”

尹夏沫心中酸涩，她低下头，长长的睫毛遮住深邃清澈的双眼，良久，她抬头，

“你应该有更好的女孩子来爱你，”她的声音静静的，如阳光照耀着的森林“要是以后遇上了，你就好好把握珍惜，能答应我么。”

“你一定要这么残忍吗？”

残忍……

是吧……

连他心中唯一的爱都要夺走，不是残忍是什么……

尹夏沫心虚的避开他的眼睛，

“我希望你能幸福，像我一样，有自己的亲人，有属于自己的爱。”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对你来说，守着欧辰和澄澄，守着你的家人，是你最大的幸福。而对我来说，看着自己爱的人幸福，才是我最大的幸福。我再也不会像当年那么患得患失内心总是充满了失落。”

风渐渐大起来，卷起树梢上大片大片地落叶，枫叶如醉。

洛溪深深地望着她，

“夏沫，我只要你幸福。”

轻盈地落叶在空中飞舞，和煦的光线晕染开来，落叶固执地飘落到洛溪的肩膀上，尹夏沫怔怔地伸出手，想要把落叶拿掉。

她的手接近他的肩膀。

他把她一把拥入怀里，他抱得很轻，像是抱着玻璃易碎的洋娃娃。

“夏沫，我只要你幸福”

尹夏沫闭上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她也伸出手轻轻回报着他。

“是，我会幸福的。所以你也要幸福。”

风吹拂着她柔弱的发丝，空气中弥漫着秋日叶落的气息，小树林空旷地沙沙作响，在金色阳光的照射下，仿佛明亮了一个世纪……

最后的释然

傍晚，夕阳下。

尹夏沫缓缓地走着。

片场收工后，她拒绝了司机的接送，一个人慢慢走着回去。

记忆中某些沉溺的情愫在体内攒动。

她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秋意渐浓的黄昏，秋风带着丝丝的凉意，迎面吹来。

白茫茫的雾气若即若离地在周身聚集。

似乎渐入夜晚，路边的路灯都被打开，发出昏黄的光线。

白茫茫的一片，渐渐聚成焦点，汇成记忆中的曾经——

洛熙……

八年前，樱花树下美艳如妖的少年，殷红如雪的双唇，带着嘲弄的笑意……

三年前，聚光灯下性感撩人的青年，深幽如玉的双眼，充满感情地望着她……

现在……

他越发地成熟稳重，黑玉般的眸子里散发着岁月沉寂下来的淡定……

一直默默地……

守护着她……

可是他真的幸福吗……

没有家人没有爱人，一生守着那个孤寂的誓言……

他心底的不安全感，真的消除了吗……

尹夏沫无奈地摇摇头，恍然若失地继续前进着。

似乎有如幻如影的人群从身边走过。

“啊——是尹夏沫诶！！”

“对啊对啊，是本人诶，好漂亮哦——”

尖叫声从人群里发出来，几个小姑娘跑上前来问尹夏沫要签名合照。

殷勤期待的热情把尹夏沫从游离的思绪中拉回。

她怔了几秒，然后很快恢复招牌式的淡定微笑，唇角微微扬起，高贵美好如百合花。

“尹小姐，我前几天又把《纯爱恋歌》看了一遍，你演的冰瞳好酷好深情哦——”

其中一个女孩子兴奋地对着夏沫说，边上的女孩更加兴奋激动，

“《画境》的碟子我前前后后看了不下十遍，每次看都哭，尹小姐你演的真是太传神了——你好漂亮哦。”

“谢谢”尹夏沫微笑着回应着，大方得体。

“尤其洛熙中枪的画面，太感人的——你们真是演的太太太好了——”女孩们兴奋地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好期待你们新戏里的合作哦——”

洛熙……

“你们好般配哦——他的眼神好深情哦——”

深情……

“不过《画境》的结局真是太幸福了呢——”

幸福……

尹夏沫怔怔地，耳膜呼呼地作响，周围的人和景都渐成模糊，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包围的人群的，眼前的灰茫茫的一片。

洛熙……

幸福……

纠结的念头一直在脑袋中回荡。

尹夏沫怔怔地在马路边上走着，凉凉的秋风吹得她裙角飞扬，她似乎感觉不到冷，继续走着。

洛熙的幸福……

好像听到澄澄的笑声了……

尹夏沫怔怔地回头望去，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牵着爸爸新买的气球，他用力扯着气球线，气球忽上忽下的，他乐得哈哈大笑。

眼睛月牙般地弯起，像澄澄一样。

澄澄……

她有澄澄，她有欧辰，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而洛熙呢……

洛熙……

他说，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他说，我只要你幸福……

脑中混乱的思绪渐渐清晰明朗，汇成洛熙清晰明朗的眸子。

樱花树下，他漆黑如玉深情的眸子。

尹夏沫释然地轻轻微笑。

好吧……

我会一直一直很幸福的……

那么……

你也就幸福了吧……

像是放下了心头沉重的包袱般地如释重负，尹夏沫轻盈地笑着，豁然开朗的清明在她美丽的脸庞上洋溢着。回家。

她突然异常想念她的家人，澄澄可爱的笑容，欧辰俊朗的面容，在她的脑中一一浮现。

她掏出电话，想要让司机过来接她回家，但是突然意识到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她站在马路对面等着红灯变绿，她想到对面去看清路牌上的路名。

她穿过马路，在快踏上对面街道的一刻，仿佛有闪电般的亮光从远处而来，亮白的光束刺得尹夏沫睁不开

眼。

尹夏沫下意识地用手遮住强烈的光芒，望着前方的那辆车缓缓停下来。

几名黑衣男子从车上下来。

他们走上前，看似恭敬实则略带威胁地将尹夏沫包围住，

“尹小姐，我们Michill小姐邀请您过府一叙。”

“我可以拒绝吗？”意识到危险，尹夏沫努力保持冷静，她淡淡地说“我想你们没有权利强迫我做任何事吧，我并不想见你们小姐。”

说着，尹夏沫想转身离开。

几个黑衣人上前拦下她的去路。

“请尹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我们小姐只是想见见您。”

尹夏沫盯着说话的那个黑衣人，她紧紧地咬着牙，然后默默点头。

该来的还是要来……

有些事情，还是一次性解决好……

她镇定跟着黑衣人上车，在踏上车的瞬间，借着黑暗她迅速地摘下手上的链子仍在地上。

轿车飞快地朝另一个方向开去，瞬间消失在马路上……

谁也不知道那辆车通向哪里……

或许天堂或许地狱……Michill（上）

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

Michill化好精致的妆容，穿上自己最漂亮的长裙礼服，身体慵懒地陷在总统套房的沙发上，长长的华丽裙摆从沙发一直拖地，长长的指甲被涂成妖艳的黑色，握着装有85年红酒的水晶杯，附庸风雅地表现自己的矜持高贵。

美丽的蓝眼睛一眨一眨的，轻浮地飘过茶几，茶几上整齐罗列着报道过尹夏沫出道以来所有新闻的杂志报纸。

彩虹广场上，尹夏沫脸色呆滞犹如布偶地被洛溪牵着手，亮白的灯光映衬着她洁白的面容，在泛黄的旧杂志上愈加地苍白；戏剧般的记者会上，洛熙温柔地拥住尹夏沫的肩膀，两人亲密地站在一起，象童话里俊美的王子和纯洁的公主，无数闪光灯的星芒耀眼地点缀闪烁在两人周身，美丽精致的画面占据了整张报纸的头版，异常耀眼夺目；还有一些是近照，尹夏沫出席通告的一些照片、上街被偷拍到的照片，还有她和洛熙在墓园里被偷拍的那张照片也在其中，照片里，他们背对着镜头，洛熙一边抱着澄澄开心地玩耍一边侧头和尹夏沫说着些什么，暗色的光线把洛熙的脸和澄澄的脸剪影重叠到一起，仿若他们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Michill伸出手，玩味儿地在杂志封面的尹夏沫身上拂过，长长的指甲停在她洁白的脸上，然后突然一用力，指甲划破封面，尹夏沫大半的脸被撕碎，只留下扬起的嘴角，固执地微笑着。

“叮铃铃——”

门铃电话响起。

Michill缓缓起身，将那本被划破的杂志丢进垃圾桶，然后轻轻用指甲点下电话按钮，

“Michill小姐，尹小姐来了。”

精美的脸庞露出诡异的笑容，她轻轻吹着自己精心做好的指甲，淡淡地说：“进来吧。”

精致豪华的大门被打开，尹夏沫被一群黑衣保镖“护送”着进来。房间里明亮异常的光线刺得她微微眯上了眼，妖艳的玫瑰香水气味扑鼻而来，香水里的酒精味刺激着尹夏沫的嗅觉神经，胃酸一阵一阵的翻滚。

她努力压下不舒服的感觉，调整下自己的情绪。

“你好，克里斯丁小姐。”她礼貌地伸出手，静静地看着Michill。

Michill怔怔地回看着尹夏沫，她一直知道她是漂亮美丽的，从报纸杂志电视上看过无数遍的面容，当真正呈现在她面前时，让同为女人的她都惊诧不已。

尹夏沫琥珀色的眼睛明亮美丽如海，眼底清澈透明，似乎蕴藏着深邃的感情，又似乎只是淡淡的疏离，海藻般浓密微卷垂下来，映衬着白皙如象牙肌肤，不施粉黛的面容灵秀精致，散发着母性的温暖光辉，让人想一直一直这么看下去。

尹夏沫的手停留在半空中，半晌，Michill才回过神来，她心虚地干咳两声，企图掩饰自己刚才的失礼。

她怎么可以就这么败给这个夺走她心爱人的女人呢。

Michill把视线从尹夏沫身上收回，懒洋洋地伸出手，握住尹夏沫，长长的指甲触到尹夏沫白皙的手背上：“尹小姐，你好，请叫我Michill。”

Michill给尹夏沫身后的保镖一个眼色，黑衣保镖恭敬地退下。

尹夏沫淡淡地看着那些退下去的保镖，嘴角扬起淡淡的弧度，“不知克里斯丁小姐如此郑重‘邀请’我来，所为何事？”

“oh，请原谅那些保镖的无理，他们总是笨手笨脚，要是让尹小姐感到委屈了，我深感抱歉”Michill摊开手，很无奈地说，她挥挥手，女佣端来盛着两杯红酒的精致高脚杯，“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有陪酒谢罪的习俗，我用这杯酒代表我的歉意，希望尹小姐不要介意。”

“不会，你不需要——”

尹夏沫话没说完，Michill就自顾自地端起酒杯，把红酒一饮而尽。

尹夏沫静静地看着她，琥珀色的眼睛清明幽亮。



“尹小姐，请坐。” Michill把酒杯放回托盘，看到另外满满的一杯也没有丝毫的惊讶，表情自如，她挥手让女佣退下。

尹夏沫疏远有礼地微笑着坐下，琥珀色的目光扫过茶几上层层叠叠的报纸杂志。

Michill（中）

“我可是尹小姐的忠实fans呢，” Michill看着茶几上的报纸杂志淡笑着。

“真是荣幸。” 尹夏沫淡淡地说。

Michill略带妩媚地回望尹夏沫，声音里有点玩味儿的气息，“尹小姐出道以来的所有事情，我都是一一关注的哦。”

她拿起其中的一份报纸，封面上赫然写着《尹夏沫难忘旧爱，带儿子私会洛熙》。

“这位洛熙先生真是魅力无限啊——我看，尹小姐和洛熙先生很般配呢。” Michill瞟夏沫一眼，继续说“从尹小姐出道以来，一直关照有加，和你的恋情也是轰轰烈烈的，即使是现在，恐怕还倾心于尹小姐吧。”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尹夏沫不悦地皱眉，空气里的浓重的香味让她十分不适应只想快点离开“如果克里斯丁小姐找我只是说这些话，恕我不能奉陪。”

说着，她起身想要离去。

Michill上前按下她，浓重的欧美人体味混杂着酒精过剩的玫瑰香味再一次扑鼻而来，胃里地酸水剧烈翻滚着，不受控制地涌上来，“不好意思，我想上一趟洗手——”

话音未落，尹夏沫捂着嘴冲到厕所里，一副想吐难忍的样子。

看着尹夏沫匆忙起身的背影，Michill若有所思，然后耐人寻味地扬起嘴角。

“不好意思，我失礼了，最近胃不太好。” 尹夏沫从洗手间走出来，微笑着说，“克里斯丁小姐，我想我还是先告辞了。”

“没关系，尹小姐身体不好，要多注意才是啊。” Michill忽视掉夏沫的后半句话，自顾自地说“欧辰哥哥也是从小胃不好啊。”

欧辰哥哥……

不知是不是Michill生硬的中文发音缘故，这些字眼从她嘴里发出来让尹夏沫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她淡淡地笑着：“是啊，欧辰的胃病是家族遗传。”

“是她母亲的遗传，她的母亲就是死于胃癌。”

胃癌……

尹夏沫有些吃惊，她知道欧辰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但是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欧辰也从来不会去提起。

胃癌……

居然是是胃癌……

发病率居各类恶性肿瘤首位的胃癌……

那欧辰……

不会,一定不会的,他的体质那么好,一点病发症状都没有。

Michill瞅着尹夏沫,希望在她脸上看到应有的吃惊,然而瞳孔里宁静无一丝杂色的琥珀色让她失望不已。

Michill慵懒地把玩着自己的指甲,看似无心地说出一些利剑般锋锐的言语,

“小时候,我第一次去欧辰哥哥家玩的时候,她母亲还说等我们长大了要让我们成婚呢,欧氏家族和克里斯丁家族的结合,多么美妙的事啊。为了两个家族的未来,我还特意去美国进修呢。”

尹夏沫静静看着她,眼底看不出一丝情绪波动,她看着Michill从冷静做作忽而变得愤怒难当。

“可是,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居然结婚了!!他居然跟你结婚了!!!”

Michill心头的恨意怒火暗涌,“尹夏沫,你一个三流小道的明星凭什么可以嫁给ocean,你就是传说中的狐狸精,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将ocean骗的团团转,还弄出个不知哪来的野孩子混淆欧氏血统,你的行为上帝都不会原谅的!!”

Michill恨声骂道,流利地道的中文让尹夏沫都微微惊讶。

她静静望着Michill,

“这是我和欧辰之间的事,我们的家事,克里斯丁小姐不觉的自己干涉过多了吗?”

她和欧辰之间……

家事……

Michill怒气更盛,她完全不顾及形象地尖叫着:“ocean是我的!!我的!!!他只能跟我结婚,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他!!!”

尹夏沫似笑非笑的,琥珀色的瞳孔透出一股嘲弄,淡淡地看着Michill渐变狰狞的面容,与身上高贵华丽的礼服格格不入。

“没有谁天生就是谁的,感情的事情谁也说不得,如果欧辰喜欢你,愿意跟你结婚,我会马上离开”

她的声音静静地,仿佛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

“可是,他并不喜欢你。”

“都是你!!你这个狐狸精!!要不是你的出现,他怎么会不跟我结婚!!!甚至他连欧氏都不顾了!!都是你!!!”

Mihill的蓝眼睛愤怒得睁大,狠毒阴暗的气息由内而出,激动地张扬着被涂成黑色的指甲,狰狞如地狱中的恶魔。

“这些都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希望克里斯丁小姐能接受，以克里斯丁小姐的身世背景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良偶佳婿。”尹夏沫不想跟再她纠缠，她这种几乎疯狂的状态让夏沫没有跟她再谈下去的欲望，“我家中有事，要先行告辞了。”

说着，尹夏沫转身离去。

“你以为我会就这么轻易让你离开吗？”

Michill阴森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作者有话要说：

平时要上课，周末要兼职。。更新的速度比暑假慢很多了。。。各位久等了，十分抱歉

Michill（下）

“怎么，难道克里斯丁小姐想要留下陪你吗？”尹夏沫转过身来，静静地望着Michill，眼底没有一丝恐慌。

“离开ocean，我不会伤害你的，”Michill看着夏沫，像是命令般地说着“我会给你一笔钱，一笔让你安稳过完下辈子的钱，你可以带着你的儿子去找他亲生父亲，或者你也可以躲到一个ocean找不到的地方，这辈子都不再见他。”

尹夏沫不怒反笑，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瞪着琥珀色的大眼睛，直直的盯着Michill，仿佛在确认刚才是不是自己的幻听。

Michill被尹夏沫盯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强作镇定，心虚地挺直身躯，希望让自己的体态更加优雅高贵。

“你，你笑什么？”

“克里斯丁小姐，”尹夏沫脸上带着笑意，“你认为你有权利让我离开我的丈夫吗？如果我不离开欧辰，你会怎么‘伤害’我呢？囚禁我，绑架我，藏匿我，还是杀了我？”

她的笑意越来越浓，嘴角绽放出大大的笑容。Michill看着尹夏沫反常冷静的温柔笑容，心底不由冒出寒气，仿若在温柔笑容的背后是凛冽的冷漠和嘲弄。Michill长大了嘴巴，想要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滑稽的表情让尹夏沫心底不禁感叹。

欧辰说得对啊，克里斯丁家族果然出了一个草包公主，一个足以让整个家族蒙羞甚至走向毁灭的草包公主……

“我想聪明如克里斯丁小姐，是不会在这块土地上做出不该做的事情的。而且，正如你所知，我是个公众人物，就在来见你之前，我刚和几个影迷朋友签名合照过了，只要稍微一调查，不难知道我是被克里斯丁小姐’ ’ ’ ’ ’ ‘请’来做客的。那个时候，克里斯丁小姐会难辞其咎吧。”

尹夏沫看着Michill冷汗直冒的样子，她的笑容更盛了，美丽的容颜恍如寒冬里结冰的海面，绚丽夺目晶莹剔透，然而寒彻入骨深不见底。

“钱？克里斯丁小姐认为多少钱才能满足我呢？一百亿，两百亿，抑或是整个克里斯丁企业？还是克里斯丁小姐觉得以欧辰的能力并不足以让我‘安稳’过完下辈子呢？”

“我——我——” Michill想要反驳，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她以为的尹夏沫只不过是想要依傍豪门的三流小明星，就靠一张花瓶脸蛋到处狐媚男人，勾引完一个又一个，就像她在美国常见到的那种豪门少爷和明星之间的戏码，只要用家世背景和金钱稍微打压一些就会乖乖投降滚蛋。而尹夏沫的态度和反映完全超乎她的认知，甚至让她从心底产生恐惧，就像面对睿智的智慧女神般压抑自卑的恐惧。

尹夏沫将Michill蓝眼睛里诧异惊讶、不知所措、惊恐慌乱的波动尽收眼底，美丽的笑容从脸上消失，结冰的容颜瞬间散发出令人战栗的寒气。

“克里斯丁小姐，你不尊重我没有关系，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侮辱我的孩子，我是绝对不能原谅的。身为一个母亲，我绝对不能容忍我的孩子受到一丝伤害。这一点，他的生父——欧辰，也是同样的。而那些愚蠢的八卦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相信。”

她如同光芒万丈的女王般散发出冷傲强韧的芒刺，直直刺向伤害她所保护对象的人，凛冽的锋芒刺得Michill连连后退，甚至不敢直视尹夏沫冷漠坚定的琥珀色眼睛。

Michill紧紧拽着自己的裙子，柔滑的丝质裙边被拉扯地起了褶皱，她深深的蓝眼睛失落空洞地望着尹夏沫，又像是透过尹夏沫望向远方的某一处。

“我——我只想要和ocean在一起”她低低的说，声线里夹杂着一丝丝惨淡，甚至是楚楚可怜，“你把他还给我好吗？求你了……”

“我不能没有他……我爱他，从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爱上他了”

她似是陷入深深的回忆中，美丽深幽的深蓝色眼睛渐渐迷离。

“那年，我才八岁，第一次去跟随父亲去欧家做客，遇上了正在学习骑射的ocean，我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我就知道自己爱上他了。他的淡漠他的孤傲他的俊美，像罂粟般深深吸引着我，让人不可自拔……”

“父亲说，希望以后两个家族能联姻，把我嫁给ocean”

她像是自言自语般地，愣愣地笑了起来，甜甜的笑容带着少女般的羞涩，脸颊还现出一抹绯红。

“你不知道，听到这个消息我有多么的开心，我甚至都能看到自己穿着漂亮的婚纱和等在教堂里英俊的ocean了。所以我努力学习那些繁琐让人厌恶的体态礼仪，也学着那些古板的小姐们穿着笨重的大礼服出席无聊的宴会说着一些言词高贵的语言，就是希望他能喜欢我……”

“可是……可是”她的语气越来越幽暗，身体失神的晃了晃。

“十年前，他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留下来想安慰他……”蓝色眸子上附上一层水汽，晶莹的泪水渐渐涌出，眼圈遽然湿润起来，像是受了无尽委屈般里透着令人心碎的幽暗和伤痛。

“他却冷漠地推开我——他说他不喜欢我！他说他不会娶我！”

Michill完全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不顾形象地崩溃大哭，泪水泉涌般止不住的泻下，脸上精致的妆容也全花了，黑色的眼线液晕染开来，狼狈不堪。

尹夏沫静静地看着，琥珀色的眼珠淡漠无比，宁静地出奇，她想说来些安慰的话，却又说不出来，只在心底留下一声叹息，那抹轻盈的叹息化成清淡的言语。

“所以你就自暴自弃，不顾身份地纵容自己流连夜店酒吧。”

“是！”Michill倔强地用手背抹掉泪水，涣散迷离的眼神中也开始有了焦点，“在那些地方，有无数的男人女人会围绕着我，他们跟在我身后献殷勤围着我打转，没有那些繁琐的贵族礼仪规矩束缚，我可以像个女王一样肆意挥霍我的情感和金钱。我要让ocean知道就算没有他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他不要我自会有人要我！”

她声音里有着孩子般赌气的倔强和恨意的怒气，只是不知这恨意是对自己的还是对欧辰的。

唉……

果然是这样……

尹夏沫心中叹息着，她曾经在欧辰那里看到过Michill的资料，她了解Michill甚至比欧辰了解地更多，因为，她也是女人。所以不管Michill有如何疯狂的举动，哪怕的威胁着将她掳来，她都无法对她心生怨恨，除了怜悯，还有一丝淡淡的无奈……

危险临近

“克里斯丁小姐……”尹夏沫静柔地说，声音像是远方渺茫的钟声般清淡“不要为不值得的人自暴自弃，如果对方不在乎你，即使对自己再残忍他还是不会在乎。你是如此的优秀美丽，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属于你的良人。”

“不，ocean就是我的良人。”Michill激动地跳起来说。

“他和别人都不一样，我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只会夸奖我称赞我宠溺我，只有ocean只有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傲气和不屑，不，除了他母亲，他看全世界都是那种眼神，冷漠孤独不带一丝感情，却充满霸王般的傲气，让人不敢直视却深深地深深地被吸引进去。”

“然后我发现自己疯狂地爱上他了！”

她的眼底充满了积蓄的感情，脸颊绯红，蓝色的眼珠水亮水亮的。

“我们渐渐长大，你看，我越长越漂亮，几乎所有人都对我说，哦亲爱的Michill，你真是太漂亮了。我穿着漂亮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可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五年前，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愈发的英俊迷人，而且，他居然还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却记得我。我想这真是上天给我的机会”

Michill的眼睛里的蓝光四溢，愈加闪亮。

“那天为了见他，我特意做了漂亮的发型，画上美丽的妆容，坐在欧宅的大厅里等他，他从我背后走过来，他轻轻抚摸我的长发，他低低地问，是你吗……上帝作证，我从来不知道他可以如此温柔，我好开心地转过身来，我说，欧辰哥哥，是我。”

她表情温柔，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完全沉浸在记忆里，忽喜忽悲的情绪甚至连尹夏沫都被感染了。

“可是，可是，我转过身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立刻变得冰冷无比，一句话都不讲地转身走人。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那次之后，我发现自己更加无可救药地爱他了，渴望他温柔的眼神渴望他温柔的话语渴望他的一切。”

“所以，求你了，把他还给我好吗？”

Michill眼神哀怨期待地看着尹夏沫，蓝色深邃的眼眸望得她都微微痛心了。

“就算没有我，他会接受你吗？”尹夏沫避开Michill幽深的眼神，看着远处，淡淡地说“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爱是心底最纯真的情感，是连绵不绝的想念和关心，是不求回报的付出，不是一定要自己拥有才是爱，只要爱的人幸福自己就会感到幸福……”

她的睫毛湿湿润润地敷上一层淡淡的水汽……

“我说过了，如果欧辰爱你或者是其他任何人，我会成全他的幸福，马上离开……

占有欲太强……就不是真正的爱……”

Michill望着尹夏沫，愣愣地，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淡蓝色的眼睛大雪纷飞的迷雾般深不见底，茫然、幻灭、还有一抹隐隐的光亮。

半晌，她忽然疯狂似的尖叫起来。

“不！！不！！那是你们东方人懦弱的行为！我爱ocean，他是我的，我要和他在一起！！”

尹夏沫淡漠恬静的话语完全颠覆Michill对感情的认知，她本能地排斥，大声的尖叫着来掩盖内心的不可置否。

“你真的爱他吗……”尹夏沫还是淡淡的，任谁也听不出她语气里的无奈和讥讽，“如果欧辰和你周围的其他人一样，对你阿谀奉承毕恭毕敬，你还会爱他吗？”

Michill不敢相信地看着尹夏沫，眼里闪过的忧郁疑惑尽收尹夏沫眼底。

“你不会。你说你爱他，只不过是你对他的冷漠孤傲不能满足你傲慢的内心罢了。”

她盯着Michilll，眼神淡漠，Michill被夏沫盯得连连后退，不敢正视。

“因为你根本不懂爱。”

尹夏沫犀利的话语像冰冷匕首般刺进Michill的心里，她瘫坐在高级牛皮沙发上，她拒绝思考，拒绝接受尹夏沫说认知的一切，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着。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

她颤抖着双手从铁盒里抽出香烟往嘴巴里送，不停抽动的手腕根本无法取火，精致的打火机燃了几次火星都没点燃，她愤恨地把打火机扔到地上去，掩着面啜泣。

啜泣声越来越大，眼泪越流越多，渐渐变成嚎啕大哭，似是要把一生的泪水流尽。

尹夏沫无奈地摇摇头，默默地转身离去。

门外的保镖拦住她的去路，尹夏沫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盯着保镖，然后瞟一眼Michill，示意保镖们照顾好他们的小姐。

保镖们看着疯狂啜泣的Michill，又看看面无表情的尹夏沫，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尹夏沫没有心情理他们，径自离开。

坐上酒店的下行电梯，豪华精致的电梯内部眩光镜映射出强烈的光芒，亮白发热的光线照着尹夏沫洁白面容。电梯飞快下行，屏幕上的电子数字渐变渐小，封闭电梯下行产生的压强差让尹夏沫有些透不过去来，胃里反酸的液体一阵阵涌上来。

“叮咚——六楼到了——”

电梯门忽然打开，尹夏沫痛苦难耐地冲出去，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洗手间。

拧开水龙头，哗啦啦的水流混杂着呕吐的声音涌出。

尹夏沫看着镜子里苍白的自己，心底产生一股莫名的情绪。

这种感觉……

跟当年怀澄澄的时候一样……

算算日子，例假好像也推迟了好多天……

难道，怀孕了……

尹夏沫轻轻用手抚上尚还平坦的小腹，想到这个可能，她的脸颊蓦地红了起来，再为人母的喜悦不言而喻……

“吱——吱——”

手袋里的手机震动忽然响起。

尹夏沫掏出手机，是陌生的号码。

她接起电话，听着电话那头焦急的声音，脸上的温柔渐渐退去，像冰霜一样冷下来。

然后急匆匆地跑出去……

高跟鞋踩在大理石上发出咯哒咯哒的声响，引得边上的人都微微侧目……

然而，就是从这刻起……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胜负

法国国际大酒店

宽广富丽的大厅，金碧辉煌。蝴蝶结领带的侍者站在精致的电子玻璃门前，迎接着一个个到场的商界精英企业代表。

西装笔挺的男士，带着精明能干的助理秘书，从毛茸茸的红地毯上走过，直接坐上通往十六楼的专用电梯。

克里斯丁集团财产清理会的地点就在十六楼的大会场举行。

五星级酒店里最豪华的宴会厅。

从电梯到宴会厅门口，美丽的礼仪小姐引着男士们到相应的位置去。那些常常出现在财经报纸和金融版面头条甚至一些经济杂志封面的风云人物，一个一个都出现在会场，他们相互打着招呼，优雅礼貌。

道尔克里斯丁坐在会场的第一排座位上，他穿着复古考究的绅士礼服，花白的头发被刻意打理过，整齐地梳向脑后，身板笔直瘦弱，深蓝色的眼睛冷漠地盯着前方，眼窝病态地陷进去，配上高挑的鹰钩鼻，活像灵异片里的鬼老头。

突然，会场外传来一阵喧闹。

坐在道尔身后的助手在他耳边低语几声，道尔的眼神突然变得如刀剑般犀利，瞳孔猛地缩紧。他转头看向会场大门处。

有凌人的光芒从那里迸出，踩踏而过的红地毯异常地光鲜亮丽。

会场里业已入座的名流纷纷起身，向红地毯上款款走来的那人致意。

那人有着如太阳神阿波罗般俊美的容颜，挺直的身板、矫健的步伐，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油然而发。

道尔阴森的双眼直直盯着欧辰一行人。

欧辰毫不畏惧淡漠回视一眼，迈着大步从道尔边上走过，做到另一边的首位上，爱德华恭敬地坐在他身边，碧绿色的眼里闪过一丝复杂。

“Ladies and gentleman……”（女士们先生们）

主持司仪磁性的声音在会场响起，严肃沉稳地说着开场白。

“as we all know that Christian……”（我们知道，克里斯丁企业…）

欧辰静静地听着，冰绿色的气息从周身蔓延出来，他冷冷地瞟了一眼克里斯丁，嘴角勾起令人难以捉摸的弧



度。

克里斯丁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

据说连为克里斯丁做账的财务公司最近都变得紧张兮兮呢……

欧辰嘴角的笑意渐渐涌现。

克里斯丁公布的上一个季度财务报表，盈利表现大大低于预期，而这个季度又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结果不言而喻。

盘前，股价暴跌令人乍舌，甚至影响美国股票指数期货全线大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期货下跌过百点，投资者对克里斯丁信心大失，忧心忡忡地表示要撤资。

更甚的是，专业人士纷纷指出克里斯丁的衰落将是下一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与此同时，欧辰以克里斯丁的第一大股东的身分提出企业重组要求申请破产，理由是品牌价值大幅度下降各大代理商纷纷退货并且追讨退货款最终导致资不抵债。消息一出，轰动欧洲商界，克里斯丁气急败坏，欧辰又扔出一枚重弹——以欧氏集团董事长身分提出并购克里斯丁集团。

而今天的财产清理会就是根据欧盟《破产法》财产清理程序而举行的。

除了欧氏集团之外的其他各大商团企业也都纷纷参加，即使大家都知道这会是欧辰和道尔克里斯丁之间的竞争，因为道尔曾在圈子里扬言要用自己全部家族财产拯救企业。

“we’ ll enter into next section right now——bidding for brand value……”（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品牌价值竞标）

礼仪小姐拿着承载着信封的托盘走上台，司仪从托盘里拿出一封，打开。

“the base price from Christian is ten billion dollars……”（克里斯丁先生给出的底价是一百亿）  
一百亿……

在场的人纷纷诧异地交头接耳，不知是为克里斯丁的大手笔还是为其他原因。

司仪又从托盘里拿出一信封。

“the base price from Ocean is ——”

全场人都紧张竖起耳朵听着司仪即将脱口的报价，道尔轻蔑地瞟了一眼欧辰，深蓝色地眼眸里充满了狐狸般的狡猾。

跟我斗，ocean你还嫩了点。

主持司仪千年冰封冰山般冷静的磁性声音传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ten billion and one dollars! ! ”

“哗——”

全场哗然。

道尔前一秒还胜券在握，下一秒就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一脸不敢相信，剧烈生变的表情精彩绝伦堪比好莱坞影片。

“now, I declare that the brand of Christian belong to Mr.ocean.Congratuations!”

仅以一美元之优势赢得竞标，真是史无前例的精彩。

道尔不可思议地盯着欧辰，情绪激动地难以抑制，全身不停地颤抖着，助手家人赶忙上前扶着他。

欧辰淡淡地报以一笑。

他绅士地起身，走向道尔。

“克里斯丁先生，谢谢你给我送来了爱德华先生如此优秀的人才，恩，他真是很优秀睿智呢。”

爱德华跟着欧辰起身，路过道尔身边的时候心虚地低头快速走过。

道尔恶狠狠地盯着爱德华，深幽的蓝眼睛发出毒辣的光芒。

爱德华！

他最信任最用心培养的爱德华居然背叛他！！

十年了，整整十年！！从挖掘到培养，他在他最信任的地下教子——爱德华身上投下了十年的心血，这个教子居然在背后捅他一刀，而这一刀足以让他陷入欧辰所要的万劫不复！

胸口的愤怒、怨恨不甘剧烈翻滚，喉头一热，道尔一口血喷出，昏倒在会场……

欧氏集团大获全胜……

这场商战，早在十年前就矛盾凸显被精心策划苦心经营者，而从暗涌到爆发再到最终决胜只持续了几个月，而其中的惊心动魄精彩绝伦外人无足知晓。

即使是很多年以后，都是商场上令人称赞的传奇……

而那个处在传奇中的人物，那天在会场接到一通电话后，脸色苍白地冲出去，紧急启动私人直升飞机赶回国，留下想要上前道贺的名流们面面相觑……

加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这章写得很辛苦啊。。。

失踪

华灯初上的繁华大街，无数的车辆川流不息，某个拥挤的十字路口，一辆白色宝马和一辆天蓝色大卡

车并排停在路口处，等着红灯变绿。

宝马车内的音响里播放着尹夏沫最新的单曲《爱满人间》，空灵婉转的声线优美动听，犹如天籁，却带着人世间最柔美的温情，通过音乐传递着。

修长的手指轻轻按下控音键，音乐的声音被调的更大了。

洛熙坐在车内，静静地聆听的熟悉的声音演绎出的乐章，黑玉般的双眼漆黑幽深，带有一份成熟男子的淡定。

十字路口红灯一直亮着，这种孤寂的等待似乎总是特别的冗长。

孤寂的等待……

洛熙低头自嘲般的笑笑，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用这种词语去形容。抬头，从车窗望出去，昏黄的路灯笼罩着边上的大卡车，坐在车头开车的司机戴着大大的口罩，遮住了大半的脸，只留出一双犀利的眼睛冷漠地隐在黑暗之中。

这种天气戴口罩，莫非是感冒了？

洛熙无聊地猜想着，他瞟一眼卡车后箱，比起轻巧的跑车，卡车巨大的车体让洛熙有种压抑的感觉。

破旧的车身上铜漆斑驳一块一块地凸起，小面积有脱落的倾向，像是沉寂了几十年的坚固牢笼，关押扣留了许多人的自由，让人那么深深地反感和憎恶。

看着老旧的大卡车，洛熙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像是有什么人将会发生什么的预感，心中一股不安油然而生，闷在胸口，突然有种窒息的难受。

洛熙蹙着眉头，努力地想要抓住刚才那一丝的灵光，任凭努力回想却还是什么都抓不住，还有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他下意识地陷入空洞迷惑的沉思，直到后面车辆响起不耐烦的喇叭声才把他的思绪拉回。

红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绿，边上的蓝色大卡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走。

洛熙不自觉地甩甩头，把刚才的不安感摒除。

真是奇怪的感觉，可能是最近太累的吧。

踩下油门，宝马车忽的一下启动，然后飞速消失在茫茫车海中。

欧洲上空，一架豪华的直升飞机在飞快飞行着，雪白亮丽的机身有种奢侈的高贵。飞机上的螺旋桨不停地转动着，空气里一股强大的气流擦着机身而过。

隔音的机身材料将螺旋桨转动的噪音和空气里呼啸而过的气流都隔离在飞机之外，在直升飞机后座，辟出一块狭小安静的空间。

欧辰坐在飞机后座，头上戴着厚重的大耳套，耳套上有最先进的无线点卫星对讲机，他略微紧张地听着从地上传来的消息，然后沉着地发出一道道指令。

他在法国突然接到沈管家的电话，说是澄澄突然哭闹不止，而夏沫反常地在白天关机，甚至是在晚饭时间都没有像平常一样回家为澄澄做饭，任凭沈管家用什么办法，都没法联系上她。

听到这个消息，欧辰心底突然有种不安的莫名慌乱，他立刻丢下欧洲的事务准备回国。

他的妻子，一定出了什么事，否则，以她的性格，绝对不会晚饭都不回家，即使她有再重要的事情她都会推掉回家陪儿子。再退一步，就算她忙着工作不能回家，她也一定会通知家里让沈管家知道。

除非，除非她连给周围人或者家里传达信息的机会都没有。

欧辰看向窗外，云雾缭绕的高空是白茫茫的一片，夏沫就在这地面上的某一处。

夏沫的手机里装有最先进的GPS系统，欧辰在直升飞机启动前就命令沈管家动用公司总部里的GPS定位测量仪器来追踪查询，而就在刚刚，沈管家回报，那支为夏沫量身定做的手机居然在城市里的某个垃圾桶里被发现。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欧辰顿时惊慌不堪，冰绿色的眼睛刺出尖锐的光芒。

夏沫，你在哪里——绑架

夜，静悄悄的。

晚风冷冷吹过草地，郊区里成片成片的树林杂草沙沙作响。蓝色破旧的大卡车从荒草丛生的荒地里穿过，荒无人烟的野地里有座废弃的厂房，昏暗的光线从废旧的窗户里折射出来。

大卡车开到厂房前停下，司机有节奏地按了几下喇叭，立刻有几个青年大汉从厂房里出来，他们动作利索地把卡车后车厢打开，从里面搬出几箱打包好的箱子和老旧的柜子。戴口罩的司机从车头走下来，然后在一个身着黑色风衣的男子前恭敬地低下头。

“老大——”

“恩。”男子淡淡地应了一声，傲慢地霸气令高他半个头的司机大汉不敢直视。

“老大，您怎么亲自来啦？”司机大汉摘掉口罩，脸颊上露出一条狰狞的刀疤，他边掏出香烟边恭敬地对黑衣男子说，“老大，来根烟不？”

黑衣男子猛地看向司机大汉，司机被他凛冽的目光吓得顿时腿软。

“老，老大。”

“说了多少次，办正事的时候不要抽烟喝酒。”淡漠的语气隐隐透露着霸气。

“是——是”司机被吓得直哆嗦，话都说不清楚。

“废物一个。”

黑衣男子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大步流星地走进厂房，他给下面的人使个眼神，机灵的小弟立马上前把箱子一

一打开，大部分箱子里装得都是一些零星的衣物和家具，只有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的是一个人。

一名昏睡着的女子。

赫然正是失踪的尹夏沫！

尹夏沫软绵绵地瘫软在箱子里，如孩子般蜷缩着身躯，海藻般浓密的卷发披散在周身，映着苍白的美丽面容，仿若深海里沉睡的人鱼公主。

几个大汉都看得呆住了，视线都舍不得从她身上转移。

黑衣男子走进，嘴角勾起难以捉摸的弧度。

“果然是个尤物。”

他直直望着尹夏沫，头也不回地问。

“她多久才会醒过来？”

“回老大，她吸入乙醚后就昏过去了，后来又打了一针镇静剂，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会醒来。”

“镇静剂？”

“是，我担心车一路颠簸她会醒来，所以又给她来了一针，老大放心，量我控制得很好，不会有事。”

“恩，”黑衣男子淡漠地点头，他转过身来，眼睛扫过那些大汉，威严的煞气让人不寒而栗“你们，看好她，别打她主意，要是她少了一根头发，我唯你们是问。”

“是，老大。”

小弟们恭敬地低头回答，任尹夏沫再漂亮也不敢多看一眼。

欧亚大陆的高空上，灰蒙蒙的一片。

白色的直升飞机孤独地飞行着，螺旋桨轰轰地转动着，巨大的声响淹没在茫茫的高空中。

直升飞机后座上，欧辰漠然地望着窗外，天空是朦胧的暗色，灰暗的一片。

国内已经是凌晨一点了，还是没有夏沫的消息。

侧放着的手紧握成拳，嘴角愤然地紧绷着。

沈管家已经按照他的指示，动用警方、侦探等一切力量去寻找夏沫了，夏沫离开片场后还有影迷见过她。

而那之后……

而那之后，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欧辰眉头深锁，冰绿色的气息在狭小的空间里蔓延开来。

“飞机再加速一个档。”他对着耳机冷漠地命令着。

“可是少爷……大气流有些不稳，再加速可能会……”耳机那边传来驾驶员难为的声音。

“你想办法解决，我要你在最快的速度内飞回国。”

“……是，少爷。”

直升飞机螺旋桨飞速转动，强大的气流吹得机身有些摇摇欲坠，驾驶员拼命努力控制着飞行尽可能保持机身稳定。而欧辰似乎完全没有被机舱的震动干扰，捏紧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手心里。

夏沫，等我回来——

废旧的厂房里阴冷黑暗，被特意隔离出来的杂间异常的阴森，昏暗的光线透过高高的铁窗从隔壁房里照进来，照在尹夏沫蜷缩的身躯上。积满灰尘的地面冰冷潮湿，寒气一阵一阵地袭上来，不知过了多久，尹夏沫的眼皮下动了动，似乎想要睁开却没有力气，她继续昏迷着，不安地呓语低喃，额头沁出细密的汗水。

“澄澄……”

“澄澄……”

她的脸色渐渐苍白透明，睫毛漆黑濡湿。

像是陷入一个冗长的梦境……

……

……

青山绿水，仙境般美丽的大自然。

青绿色的草坪上铺了一块野餐布，她从后车厢里把篮子提出来，把里面的食物一样一样地摆放在野餐布上，美味的三明治、可爱玲珑的寿司、新鲜红润的水果，还有大罐子里精心调制的果奶……

空气里飘荡着清新的泥土气息，淡淡地沁人心脾。

她把篮子里最后一食物拿出来，微笑着抬头，看着不远处带着澄澄玩耍的欧辰，嘴角地笑意绽放，温馨幸福。

小澄澄蹒跚着在草地上奔跑追逐着小球，小小的步伐迈着迈着，差点摔倒，欧辰赶忙从后面扶住澄澄，一把抱起儿子，把小球捡起来给澄澄抱着。

她笑着朝他们挥手，澄澄举着小球也向妈妈致意。

欧辰淡笑地看着儿子，淡漠的面容上挂着奇异的温柔。

她把保鲜盒的盖子打开，透明的保鲜膜下面的糕点玲珑精致，她想等欧辰和澄澄来的时候再把保鲜膜撕掉。

欧辰抱着澄澄缓步走来，小澄澄在欧辰怀里不安分地扭动着身体，似乎想要脱离爸爸的怀抱，欧辰把儿子轻轻放到草地上，澄澄一落到地上就像小鸟般欢快地冲向她……

小小的身体奔跑着，小小的脚步踩在细碎的草坪上，小小的手臂凌空飞舞着……

“妈妈——”

“妈妈——”

小澄澄快乐地像精灵……

慈母的光芒在她的眼里闪烁，她笑盈盈地向儿子展开双手……

忽地。

大地发出轰轰的崩裂声，远处的青山一点点的塌陷下去，美丽的大自然像是被扭曲般……

轰轰——

山崩的声音越来越大，地面不停地剧烈震动着，小澄澄一个重心不稳，跌倒在草坪上，小手努力地伸向妈妈，嘴里不停地喃喃喊着……

“妈妈——”

“妈妈——”

看到儿子摔倒，她的心一下子揪起来，她起身，跑向澄澄……

震动的地面轰地裂开！

在她和澄澄之间裂开一条大大的裂缝！

裂缝越开越大，欧辰抱起澄澄，向她挥舞说着些什么。

可是她什么都听不到，脚下的土地不自主地向后退。

她惊恐慌乱地不知所措，眼看着儿子在自己视线里模糊然后渐渐消失……

她被带到另一个世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黑暗冰冷，没有澄澄没有欧辰没有青山没有绿水，什么都没有！

澄澄！澄澄在哪里！她好像听到澄澄的哭泣声了，澄澄哭着要妈妈！

她一直跑啊跑啊，不停着呼喊，可是没有回应，整个世界漆黑安静的可怕！

有人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叫喊。

寒流一阵阵袭来，她浑身冷得发抖……

没有一点温暖……

……

……

“澄澄……”

“澄澄……”

漆黑的睫毛濡湿脆弱，尹夏沫浑身寒冷地颤抖着，一阵一阵地抽搐着，额头上虚汗直冒。

不停跳动的眼皮忽的一下睁开。

原来是个梦……

梦境和现实之间有了一点清明的缝隙……

尹夏沫感觉自己全身像是被灌了铅一样沉重，一点力气都没有，甚至是眼睛都吃力地无法睁开。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像是被麻醉了般沉睡着，她清楚感觉到自己的无力疲乏，比熬夜拍戏还要累十倍的疲乏。她只想这么躺着一直不起来，一直这么躺着，静静的睡过去。

然而身下的寒冷让她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睡在地面上，剩余的仅有的一丝神志渐渐回到她体内。

她努力挣扎着想要起身，而脚上禁锢着的绳索让她更加动弹不得，她想说话，嘴上贴着的胶带让她开不了口。

睁开眼睛，是暗黑破旧的天花板，眼角的余光能隐隐感觉到微弱的昏暗光线照进来。

这是哪里。

她怎么会在这里。

神志一点一点的清醒过来。

她记得当时从厕所里出来，想要坐电梯，却发现电梯是往上行的，焦急的她直接往安全通道的楼梯上跑出。她还隐约记得手掌拽着楼梯扶手的感觉，扶手上的花纹摩擦着手心让她有点吃疼。

她一直沿着楼梯往下走。

然后——

一只手猛地从背后伸上来将她拽到某一层楼的安全出口门里！

还有——

浸过乙醚的手帕迅速地捂住她的口鼻！

对！是乙醚！

她记得那个味道！

当年参加欧蕾广告试镜被绑架那次，就是那个味道！

她被绑架了！

想到这里她的神志忽的清醒过来。

只是身体还是瘫痪般地动不了，她挣扎了几下，试图起身，却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来。

“咔——”

房间里发出开门的声音，尹夏沫连忙闭上眼睛。

两个大汉推门走了进来……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三千字啦——我写了一个下午呢

绑架（二）

“还在昏迷当中。”是男人粗犷的声音。

“是啊，打了镇静剂哪有那么快醒来，至少还要两小时吧。”另一个声音接上。

“都绑成这样了我就不信她能逃得掉，还要我们每小时进来看一次，老大真是……”

“嘘——你不要命啦，要是被老大听到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知道啦知道啦，走啦走啦，三更半夜的，困死我了。”

“以后小心点，虎爷可不是好惹的……”

“哦啦……”

脚步声渐渐远离，破旧的门也喀拉一声被关上，杂间里恢复了原来的阴森安静……

尹夏沫睁开眼睛，愣愣地看着天花板，琥珀色的眼睛幽亮幽亮。

被打镇静剂吗……

难怪身体如此困乏……

虎爷……

是他们的老大吧……

尹夏沫一边努力思考着，一边尝试着挣扎起身，手脚被绑的困境让本就全身乏力的她更加动弹不得。

还有两小时才会醒来，那两小时后他们会对她作什么呢？

他们是谁？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工夫把她绑来？是单纯为了金钱还有其他什么目的？是针对她还是针对她的家人的？

这两年的生活如此低调平静，她不记得自己有跟谁结怨到让对方非绑架自己不可的地步。

即然不是自己，那么就是——

欧辰。

难道是拿她来威胁欧辰的？

尹夏沫脑细胞飞快转动思考着，幽亮的眼睛一眨一眨。

欧辰……

他从巴黎回来后就一直在计划着什么，而前几天更是飞到欧洲去处理事务，难道跟欧辰的计划有关……

尹夏沫转动眼珠，瞄向窗外，漆黑的一片，应该是深夜了。

她从Michill处走出来的时候才晚上七八点，而现在是深夜了，从她被失踪到现在至少四五个小时了。她从来不会夜不归宿，沈管家联系不上她，也一定告诉欧辰了。那么欧辰，他现在是不是在赶回来的飞机上了呢……

他肯定是急坏了。澄澄，还有澄澄，他见不到妈妈会哭的。

她的体内热血上涌，对家人的挂念在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涌动。

她要逃出去！不能一直被困在这儿！

尹夏沫猛地瞳孔缩紧，像是下了重大决心。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扭动脖颈看清楚现在身处的环境。

这像是一个废弃厂房里的杂物间，只有一个高高的铁窗和一扇门，而门上还有一个小窗，从小窗上照射进来的光线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杂物间里摆放了很多笨重的铁管齿轮铁盘还有一些机器零部件，光线太暗，看不清楚。而窗外仍然是漆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静心聆听可以感觉到窗外有成片的树林或者是杂草，她总能听到一些叶子相互摩擦的沙沙声，这里应该是空旷无人的郊区吧。

她现在该怎么办呢……

全身瘫软，手脚都被绑着，而且外面的人还每隔一小时进来一次的，在不知道外面情形的情况下，她不能发出一点声响也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要是让他们发现她有逃跑的念头或者有逃跑的举动，那么对她的监视将更加严密。

尹夏沫尝试着将手上的束缚给摆脱掉，然而粗大绳索紧紧的箍住她的双手手腕，将双手绑在她的身后，捆绑也相当有技巧地让她无法自行解开，黑暗中她更是什么都看不见，背后被捆绑着的手腕也完全是凭感觉去触摸。

嘴巴上封着的胶布也让她异常的难受，她努力用舌尖去挤开牙关，一用力，牙齿咬住舌尖，痛楚持续的刺激大脑，她使尽力气，额头由于疼痛用力，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直到把舌尖咬得发麻，强烈的痛楚让她的体内的镇静剂效果一点点退去，身体逐渐恢复，手脚也渐渐有了一丝力气。

但是她不敢起身，她看不清楚周身的布置，不知道贸然起身会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外面的人估计再过半小时就会进来，她也没有把握在半小时之内把自己解开让自己恢复力气逃走，如果被发现了将会功亏一篑，她不能冒这个险。

她用意识努力将身体里的疲乏一点点击退。

她现在能做的只有让自己完全恢复，然后——等。

等天亮看清周围的形式，等他们主动来找她，等欧辰来救她。

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她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

她不能这么倒下去，她还有澄澄和欧辰……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这两天多更点——因为周三周四课特别多。。可能抽不出时间更文啦。。。

线索

欧氏大厦的天台。

清晨，淡金色的曙光斜斜地照射进来，在天台的一侧投下一块阴影。

沈管家面色严肃的站在天台边上，身后跟着一群人，西装笔挺的欧氏集团高层、威严的警视厅局长、打扮怪异的私家侦探，都翘首以待地站着。

“轰轰——轰轰——”

一家豪华的直升飞机从远空飞来。

天台上的人都抬头张望。

飞机越飞越低，在天台上空盘旋，螺旋桨带出强大的气流，吹得大家衣角飞扬，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

直升飞机降落地面，螺旋桨停止转动，机身停稳，舱门打开。

一名帅气的男子从直升飞机后座里走下来，他头上戴着飞行员专用的头盔耳套，身姿挺拔修长，嘴唇抿紧，下巴线条高贵淡漠，深沉的眼睛里闪着冰绿色的异样，神情焦急冷峻，欧洲贵族般高傲。

见到那人下飞机，沈管家恭敬地迎了上去，眼眶似乎有些湿润。

“少爷——”

欧辰把头盔摘下来，沈管家立刻接上。

天台上的其他人都齐刷刷向欧辰低头躬身。

“少爷——”

欧辰淡漠地扫了他们一样，没有回应，然后看向沈管家，“夏沫呢，有消息了吗？”

“回少爷，少夫人昨晚离开片场之后，曾经有影迷见过她，并且跟她索要签名合照，而那几个影迷我们都联系上了，其中有一人，在那之后还在街角见过少夫人，据说少夫人当时上了一辆车。”

“一辆车？”

“是的。据那人描述，当时少夫人身前停了一辆车，当时由于距离很远，他看的不是很清楚，并且，一个眨眼，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后来当他经过少夫人消失的地点时，捡到了这条手链。”

沈管家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条精致的手链，手链上刻有的特殊精致花纹，欧辰眼神猛地缩紧，一把扯过手链。

这是夏沫的手链……

“我要见那个人。”

“是，少爷。我们已经连夜让他住在欧氏总部待命了。”

太阳越爬越高，淡红的朝霞布满东边的天空，透过欧氏会客厅的大玻璃窗折射进来。

会客厅里，欧辰坐在沙发椅上，沈管家恭敬地站在他身后，他的对面，坐着一位清秀的青年，那位青年紧张不安，完全不敢直视欧辰。

“很抱歉如此打扰你”欧辰看着他，那名青年更加紧张了，他一度想站起身，完全没有勇气与欧辰对面而坐。

“少——少爷客气了。”

“你不需要如此紧张，希望你能详细向我叙述昨晚的情况。”如此胆怯的青年人不是欧辰所欣赏的，要不是事关夏沫，他实在不想让这个人跟他在一个空间。

青年人躁动不安，不时用手推推鼻梁上的眼架，他咽了下口水，缓缓地开口说

“那天傍晚，我在家附近散步，听到有人喊着尹小姐的名字，我就跟过去看看，当时尹小姐微笑着向歌迷影迷们签名，我当时很兴奋，我也是尹小姐的忠实粉丝。”

提到尹夏沫，那青年就有些激动，欧辰不悦地微微皱眉，凌厉的气息吓得那青年都不敢说话，声音顿时戛然而止。

“请你继续说。”欧辰强压下心中的焦虑和不悦，语气冰冷刺人。

“是，少——少爷。”

“你可以叫我欧辰。”

“欧——欧——少爷，其实我很久以前，在尹小姐还没出道的时候就知道她了，我是尹澄的校友，我们全年级都知道第一名的尹澄有个漂亮的姐姐……”

青年的声音越来越低，头也越来越低，腼腆地不敢抬头。

小澄的校友……

突然在别人口中听到已经离开三年的小澄，欧辰突然愣了一下，内心涌起一股难言的压抑。

沈管家轻咳了一声，那青年像是受到提醒般，接着叙述。

“后来，尹小姐签完名之后就离开了，但是她走的时候精神有些恍惚，连差点被自行车撞到都不知道，我担心她有事，就悄悄跟着她，因为害怕她发现，我离得很远。后来尹小姐的过了马路，我看到一辆车在尹小姐身前停下。当时马路上来往的车很多，我站在马路对面，又有车辆挡住视线，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当我再次看过去的时候，尹小姐已经不见了。我想尹小姐可能被家人接回家了，后来我路过尹小姐上车的地方，就捡到一条链子……”

欧辰从怀里掏出那条链子，银白色的手链熠熠生辉。

“是不是这条？”

“是……”青年心虚地低下了头，当时他看到这么漂亮的链子，以为自己捡到宝了，还想据为己有呢，后来被前来的侦探看出心慌的端倪，不得已才说出来，没想到沈管家一眼认出那是尹夏沫的贴身手链，那可是价值连城呢。

“当时什么时间，那辆车是什么颜色，什么牌子的？”欧辰一眼看出青年心中所想，当时他不想再浪费时间，现在已经确定夏沫是被人带走了，也许多耽搁一秒都会对夏沫造成威胁，他顾不得许多，直接问那青年。

“具体时间我不确定，”那青年避开欧辰的眼睛，凛冽的冰绿色让他不自主的恐惧“应该在六七点左右，那车是暗色的，黑色或者是深蓝色，什么牌子看不清楚，看上去挺高档的。”所以他才想当然地以为那是欧家派出接少夫人回家的车。

暗色的……

欧辰皱眉，这样找起来难度很大。

“如果你再次见到那车你能认出来吗？”

“应该能。”

“好了，以后可能还会需要你的协助”欧辰头也不回地随手一挥，“沈管家，好好答谢这位先生”

“是，少爷。”沈管家恭敬的点头，然后走上前，对着青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然后唤来欧氏的人把他带下去。

青年走之后，大大的会客厅里只剩下欧辰和沈管家两人。

欧辰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渐渐上升的朝阳照耀着这个城市，看着欧式大厦前车来车往的街道，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少爷”沈管家小心翼翼的开口“当时我们找到这个青年的时候，姚侦探已经详细询问过了，并且也亲自到少夫人失踪地点考察询问过了，确定那青年所言非虚。而带走少夫人的那辆车，也确实有人见过，只是当时夜色太深，车又是停在无街灯的阴暗处，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目击人。但是，据说车上是有几个男子下车后，夫人才跟着上去的，姚侦探推断，当时夫人是自愿的，否则就不会一点都不反抗……”

自愿的……

欧辰皱眉，这一层他也想到了，夏沫为什么愿意跟陌生人走，既然自愿，为什么会留下手链，细心如她，绝对不会肆意丢下这条结婚一周年时他送的手链的。

她到底想留下什么讯息……

而能让夏沫愿意去见，又会有危险的人会是谁……

欧辰眉头紧皱，冰绿色的暗怒在空气中蔓延。

他久久地望着手中夏沫的链子，银白色的纯银手链在晨曦的光辉里铮铮发亮，有亮白的光辉在上面跳跃。

欧辰脑子里猛地灵光乍现！线索（二）

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升到半空中，微热的阳光照射着大地，风都是静静的。

尹夏沫睁开眼睛，亮白的光线从高高的铁窗照进来，刺得她有些真不开眼。她呆呆地望着老旧的天花板，琥珀色的瞳孔没有一丝焦距。

天亮了……

从昨天半夜以来，她就一直处于清醒状态，而且是十分的清醒，一点风声动静都逃不过她的耳朵。外面的人进来过三次，那应该是三个小时过去了吧。

尹夏沫呆滞地想着，缓缓扭动脖子想要看清楚这里，然而夙夜未动使得她的脖颈落枕般生疼，她顾不得许多，扭着头，打量着自己被关押的杂间，半夜里光线太暗，她看的不是很清楚，而现在她可以清楚的看到杂物间里摆放着的那些笨重废弃的铁管齿轮铁盘还有一些机器零部件，那些铁质物品上生锈脱落的铁漆清晰可见，还有废铁上的密布着的蜘蛛网，角落里凌乱地堆着一些箱子，有些箱子很旧很旧，上面的纸板泛黄脱落，有些箱子则比较新，像是刚被搬进去的。

而通往外面的铁门是一如既往的废旧和死寂，她闭上眼睛都能想象门后的场景，几个匪徒轮流在驻守在门外，不是瞄瞄里面的动静。

她挣扎着起身，麻痹的四肢让她任何一个动作都十分的困难，手腕处脚踝处长时间被捆绑血液不畅的痛楚涌上来，尹夏沫忍着痛，手肘撑地，一点一点地挣扎坐起身。她呆滞地转头，淡漠地看着窗外。光线明亮刺眼，白茫茫的光圈一道一道地晕开，从她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看到高耸蔚蓝的天空和偶尔飘过的浮云，明晃晃的日照看的尹夏沫有些呆滞。她久久地凝望着天空，神情淡然地仿若完全不知自己的自由被禁锢在这个狭小得令人

窒息的空间里。

“咔哒——”

铁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尹夏沫顺着声响朝门方向看去，两个体型高大的汉子从门外走进来，他们用黑布套子蒙着脸，只露出两双漆黑猥琐的眼睛，看到尹夏沫醒来，似乎有一丝惊讶，然而他们惊讶的不是尹夏沫已经醒来，而是尹夏沫淡漠的眼神，她淡淡的看着漆黑蒙面的他们，眼底没有一丝波动，没有畏惧没有惊恐甚至连一丝质疑都没有，就是这么淡淡地静静地看着，仿佛完全不知自己现在身处险境。

一切都是寂静无声的。

尹夏沫看着蒙面人，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如同死神般令人恐惧的气息迎面压来，她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会让她做什么，与其无端才想，不如静默等待，所有的思绪都化成一股婉约的宛然，从她体内散发出来。

“别想着逃跑。” 其中一人开口说。

尹夏沫嘴巴被封住了，想开口说话都不成，还是淡淡地看着他。

那人被尹夏沫看的有些心悸，居然扭头避开她空茫逼死的眼睛，强装凶恶地说。

“一会我撕开你嘴上的封条让你吃饭，别想着尖叫喊救命！嘿嘿——外面都是我们兄弟，而且在这地方，就算你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听到！”

见尹夏沫没有反应，那人就当她默认了。他粗鲁地撕开尹夏沫嘴巴上的胶布，用更加凶恶的口气撂下一句话“老实点。”

然后转身从那堆废弃物里拖出一口箱子，他刷的把手中的塑料袋甩在箱子上，从里面掏出一碗纸盒包装，打开盒盖，里面居然是一碗热腾腾的白粥，还隐隐冒着热气。

“吃了它！” 那壮汉将箱子踢到尹夏沫身前，让她可以不用手就可以“吃”到粥，然后和另一个蒙面人转身离开，“啪”的一声，重重的关上笨重的铁门，激的地面尘土飞扬，在透明的阳光下，异常的明显。

尹夏沫呆呆地看着热气滚滚的白粥，突然觉得想笑，很想笑，甚至嘴角都扬起了淡漠无奈的笑意，她觉得很滑稽，不明白这些人将她掳来干嘛，她现在算是人质吧，他们还居然这么准时地买了早餐来为她。

滚滚热气扑鼻而来，白米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

从昨天下午之后，尹夏沫就没再进食过，饥饿侵袭着全身，饿到没有力气。但是，当这么一碗热腾腾的白粥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居然一点吃的欲望都没有，明明很饿，却不想吃。

热气腾腾……

尹夏沫突然想到一节，那白粥明显是外带买来的，居然带到这里还热气腾腾，那这么说这附近不远处，至少还有一家提供白粥的店，如果是从市区买来的话，带到郊区早就凉掉了。但是据刚才那人描述，这里应该是

荒无人烟的郊区，鲜少甚至根本不会有人路过，所以他们才不担心她会大叫。如此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去哪里买粥呢。

看着清淡浓稠的粥，尹夏沫思索着。

这里的不远处，应该有个住宅区，但是那个住宅区的人都不会经过这个废弃工厂。

她如是想着。

要是能逃出去，找到那个住宅区，也许就能逃出生天。

### 线索（三）

凯迪拉克飞快地行驶在马路上，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透过玻璃窗户，映衬着车后座男子俊美的侧面，高挺的鼻梁，倨傲的下巴，高贵不可侵犯。

他面容略微苍白地盯着笔记本屏幕，冰绿色的瞳孔缩紧，屏幕里正在播放一段视频，而这段视频恰是Michill所在五星级酒店的监控录像，视频里出现那个业已失踪让人无比担忧的人——尹夏沫。

欧辰紧滞地盯着屏幕定格的画面，冰绿色的怒气暗涌。果然不出所料，是Michill带走夏沫的。急于想见夏沫，又能让夏沫心甘情愿跟着上车的人，只有她！

姚侦探的话又再一次在欧辰耳边响起。

“少爷，根据您的资料，我们从克里斯丁小姐处着手调查，克里斯丁小姐的驾座就是一辆深蓝色的兰博基尼，并且我们也已经让那位目击者做了确认……”

“我们立刻对克里斯丁小姐入住的酒店做了调查，酒店的服务生有目击到克里斯丁小姐的保镖，在当天傍晚接近六点半左右从酒店离开，我们也在监控录像里得到证实……”

“我们调出之后的所有监控录像，发现少夫人进出酒店的记录，我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到您的邮箱里了……”

“接下来的调查我们正在跟进，少爷有什么吩咐可以随时联系我……”

欧辰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压下内心激动愤怒的情绪，点下视频播放键，开始第六遍的观看。录像有两段，一段是酒店后门玄关处，几个黑衣保镖陆续出现在画面里，他们从玄关处路过，行色诡异，步履匆匆，而他们的中间，站着一名女子，那女子被体型高大的保镖挡着，看不清面容，只在快要转弯的时候露出一侧脸，保镖带着女子从玄关处路过的整个过程不到十秒，而且远距离的拍摄也使得画面异常的模糊，当时欧辰一眼就认出那名女子的身份了，是尹夏沫，他心心念念的妻子。另一段是贵宾电梯里的监控录像，尹夏沫站在电梯里，微低着头，神情淡漠游离，似乎在沉思着什么，画面中可以看到她美丽淡漠的侧脸，长长的睫毛垂下来映着洁白的脸颊，在眼睑下投出一块阴影，随着电梯的下降，她的面容越来越苍白，痛苦的表情在她的脸上浮现，似乎想要呕吐的难受，她强忍着，用手捂着嘴，在电梯打开的一瞬间刷地冲出去，然后消失在画面中……

每次看到这里，欧辰就有心绞般痛疼的难受，尹夏沫面容苍白痛苦难耐的样子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心疼



自责的情绪一直在体内波动，是他没保护好她……

夏沫，你到底怎么了……

你现在在哪里……

各种不安的猜测和预想在欧辰的脑里打了千百个来回，他一再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慌，夏沫一定还在某个地方等着他，或者夏沫根本没离开酒店也说不定，因为除了最后的那段电梯录像，就再也没有她离开的记录了。

欧辰仰头，身体完全靠着后座座椅上，疲惫地闭上眼，嘴唇抿紧，下巴紧绷着。

一切，等找到Michill就有答案了。

又见Michill

五星级酒店。

豪华的贵宾专用电梯飞快地上升着，欧辰面无表情的看着电子屏幕上的红色阿拉伯数字的变动，边上的酒店经理一声不吭地跟着他身后。

这家酒店是欧氏集团旗下的产业，即使是贵为五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任职期间都没有怎么见过欧少爷，即使在某个会议或者宴会上有幸见到，也是远远观望，从没有如此近距离过。

大堂经理偷偷的大量着欧辰，这个一直生活在传说中的人物，他的神色淡漠冷峻，绿色的眼睛孤傲深邃，看似冷酷无情，但是眼波处却蕴含着一丝担忧和神情，他眉头微蹙，俊朗的面容倒影在电梯的磨光镜子里，站在他的身边，能明显感觉到他浑身散发出来的一种高贵王者气息，即使是名牌大学出身的自己，在少爷强大的光芒下，都变得渺小微不足道。

经理心中感叹着。

今天一大早就接到欧氏总部的命令，要求协助提供一些资料，酒店的监控录像还有一些进出记录，像是在调查某件事或者某个人，而且这件事重大无比，少爷不惜亲自出面……

但是这个经理很聪明，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他能知道或者干涉的，尽管好奇，但是他对总部的命令只字未问，对少爷也只是尽本分地寒暄着，他知道少爷此次只为那件神秘的事，所以他取消了秘书建议的少爷参观行程和套近乎的中餐晚饭，而只是简单说了一下情况，然后带他上电梯并在少爷有需要的时候充当向导回答一些问题。

而欧辰，不知是不是对这个经理也没上心，对经理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表态，只是淡漠地一言不发，他一直自顾思量着，也似乎并没有注意或者是在意经理打量的目光。

他的手搭在花纹精致的电梯扶手上，眼底担忧愈加地明显。

夏沫，不久之前也是乘坐过这个电梯的……

“叮——”

电梯到了，欧辰大步流星地走出去，经理跟着出去，矫健的步伐在总统套房大门前停下。

冰绿色的气息在空气里暗涌。

经理识趣地说：“少爷，您找的房间到了，我在门口等您。”

欧辰微颌首，经理上前去按下门铃。

“叮咚——叮咚——”

来开门的是Michill的贴身侍女，看到是欧辰，那名侍女露出惊讶错愕的表情，然而多年的训练让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她恭敬有礼地向欧辰问好，并且通知她的小姐Michill欧氏少爷到访。

欧辰在侍女的带领下走进套房，华丽精致的客厅里，Michill正指挥着侍女打包行李，各式各样的衣服鞋帽凌乱地铺在沙发上，侍女小心翼翼地将一件高级的裘皮大衣打包放进行李箱里。

仿佛预料到欧辰的到来，看到欧辰进来，Michill并没有过多的惊讶和往常的兴奋，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来啦。”

欧辰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Michill意有所会，她挥挥手，让侍女们都退下，然后在房间里寻了稍微干净点的地方坐下，又把边上沙发上的衣服挪一挪，指指沙发，让欧辰坐下，见欧辰没有反应，也不理睬，语气还是淡淡地说：“你来干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你对我的妻子做了什么！”怒意在胸口暗涌，要不是自制力使然，欧辰很想扭断眼前这个即傲慢又愚蠢的女人的脖子。

Michill并没有急着回答，她慢条不理地拨开茶几上的杂物，从底层拿出精致盒装的女士香烟，然后又从边上掏出一支顶级的古巴雪茄COHIBA递给欧辰，见欧辰没有反应，她把昂贵的雪茄随手扔茶几上，拿起打火机自顾自地吸起烟来。

欧辰不耐烦地皱眉。

Michill享受地吸了一口香烟，然后优雅地吐出淡白色的烟雾，她的声音清冷低迷：“我没有对她做什么，昨天只是请她来坐坐聊聊罢了。”

“聊聊？”

“是的，就聊聊。”

欧辰直直的看着她，冰绿色的瞳孔里想是要迸出愤怒的火花。

又见Michill（下）

Michill转头避开欧辰逼人的目光，看向地面，自嘲般地说：“我承认我当时的行为是有些过激，我让我的保镖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把你太太带过来，然后我见到她了。”

她顿了顿，又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萦绕在她的周身，看不清表情，她的声音也是低低的。

“她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很漂亮很美好，我们就一直聊着，她让我看清了很多事，她真是很了不起的女性，难怪Ocean你如此钟情于她。”

欧辰冷冷地看着她，Michill今天安静地有些反常，与平常妖艳做作的样子大相径庭，而Michill越是平静，欧辰心里就愈加不安，像是有根刺不停地刺入心脏最后扎根在心脏上一样，他猛然上前，瞪着Michill低吼。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Michill似乎被失仪的欧辰吓到了，一愣一愣地看着即将暴怒的欧辰，恍惚间还扯了扯嘴角，“没想到向来冷静无情的欧式少爷也会为一个女人如此动怒失礼。”

欧辰冷哼一声。

Michill也不顾欧辰什么反应，她把香烟按到烟灰缸里，将烟头熄灭，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我能对她做什么，我会对她作什么。她只不过是你的妻子，而我，于你什么都不是。”

欧辰有些惊讶，他惊讶于平常顽劣不羁的Michill像是一夜长大般变得成熟懂事，白色的烟雾萦绕在她的周身，她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挑衅气息隐隐褪去，更多是的落日般沉重的哀怨无奈以及不经意间散发出来的稳重。

她的声音也带有一丝深远疏离。

“曾经，我以为你将是我生命之全部，我恋你爱你，一度不可自拔，整整十四年，我的生活一直围着你打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能引起你的注意，为了能跟你在一起。”

她转头，看着淡漠无一丝血性的欧辰，自嘲般地说。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少女时代开始到现在，简直是一场噩梦，为了一些不值得的人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你的妻子跟我说了很多话，那之后我想了很久，她说的对，因为得不到，因为不曾拥有，才使得我如此疯狂地爱你，如果得到了，也许我就不再爱你了，就像我小时候的洋娃娃一样。”

碧蓝色的眼神坚定稳重，闪着异常的光芒。

“ocean，我想，我并不爱你。我放手了。”

淡漠俊美的面容在空气里定格，欧辰看着Michill，目光还是冰冷无比，似乎半点不为她的真情所动，半晌，他开口，声音里带着万年冰山的寒气。

“她从被你带走后，就失踪了。”

“失踪？”Michill错愕，随即又缓过来“你怀疑我藏匿了她。”

“是。至少你是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

Michill淡淡地笑了笑，“我承认我是有打算扣留她，因为我不想你再见她了。但是后来我放弃了，她走

了，七点半左右，就从你身后的这个门，光明正大的走出去，我的女佣保镖都能为我作证。”

欧辰动了动嘴唇，却什么都没说，他知道Michill说的都是真话，和他调查到的内容完全一致，并且，电梯监控的录像也显示了尹夏沫是从Michill所在楼层开始乘坐电梯离开的，只是……

“她走之前，有跟你说什么吗？或者你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她走之前，说过的话……

……

……

“你真的爱他吗……”尹夏沫还是淡淡的，任谁也听不出她语气里的无奈和讥讽，“如果欧辰和你周围的其他人一样，对你阿谀奉承毕恭毕敬，你还会爱他吗？”

Michill不敢相信地看着尹夏沫，眼里闪过的忧郁疑惑尽收尹夏沫眼底。

“你不会。你说你爱他，只不过是你对他的冷漠孤傲不能满足你傲慢的内心罢了。”

她盯着Michill，眼神淡漠，Michill被夏沫盯得连连后退，不敢正视。

“因为你根本不懂爱。”

……

……

因为你根本不懂爱……

……

Michill甩甩头，把脑中令她痛苦横生的记忆抹去，她忽然语气冰冷地回答欧辰：“没有，她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哪会知道她去了哪里。Ocean，你自己丢了妻子，干嘛要来问我。说不定她早跟某个英俊小子跑了。”

“你真的——”欧辰眼里有些不可思议。

“你走吧，我在已经没有留在中国的必要了。你，或者你的妻子，都不再是我关心的对象了。我现在只想回家，回到我父亲的身边，”

Michill轻微地低头叹息着：“这下可好了，我父亲真的就如我所诅咒的那样破产了，这样我再也不用为了继承家业而被迫做那些烦心的事，他也终于可以像个正常的糟老头那样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了。”

然后抬头看向欧辰，诡异地笑着：“呵，这一切，都要感谢你，ocean。”

新发现（上）

在Michill那里算是一无所获，这点倒有些出乎欧辰所料，而Michill突然性格大变地成熟起来，也让欧辰有些惊讶不已，只是现在让他没有精力再去关心克里斯丁家族的事，他阴郁的用手柔柔眉头，脑子里一直

浮现夏沫失踪前的最后画面，她面色苍白痛苦难忍的样子就像针扎般让欧辰惊痛……

各种复杂的不安猜想因为担忧而变得愈加强烈……

夏沫……

夏沫在哪里……

“我默默地看着你的眼睛，感觉满满都是爱——”

突然，欧辰的手机响起，铃声的夏沫最新的单曲《爱满天下》的口部分。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姚侦探，赶忙接起电话。

“少爷——”

“恩。”

“有新的发现……”

欧辰猛地瞳孔缩紧，屏息听着姚侦探的汇报，目光一点点的寒下去，然后他冷漠地堆司机命令道：“回酒店。”

回到酒店的时候，姚侦探等人已经在等着欧辰了，欧辰没理会他们的问好，径自从楼梯上了二楼。

“在哪里发现的。”他大步流星的往上走，边走边问。

“就在这里。”姚侦探指着不远处的楼梯转角说道。

欧辰面色沉重地看着那块地方，气息冷得可以瞬间结冰，让周围的人都不由得打了寒颤。

果然，夏沫是在这栋楼里消失的……

不管夏沫现在在哪里，她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五星级酒店。即使从Michill处一无所获，欧辰也没有放弃对这家酒店的搜查，他下令全面搜索酒店以及酒店附近，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才一会儿工夫，姚侦探就有所发现了一一

在安全通道楼梯的扶手处，发现尹夏沫的指纹！

酒店里进出的人很多，但是会走楼梯的人不多，甚至几乎没有，事发至今也只不过才过去一个晚上，也所幸除了昨天傍晚尹夏沫之外，没有其他人再经过这个楼梯。据姚侦探所说，从六楼开始，到二楼，在扶手上能断断续续采集到同一个人的指纹，联想到尹夏沫是在六楼失踪的，所以这个指纹极可能是尹夏沫的，姚侦探第一时间让沈管家拿来尹夏沫的私人物品采集指纹作对比，结果不出所料。

但是为什么指纹会在二楼的转角处消失，并且，二楼转角的扶手上，还发现了尹夏沫手掌的皮肉细屑，可见，当时她是经过这里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摩擦增加，可能是下楼速度太快而造成的重心不稳，也可能是外力所致，或者，两者兼有。

同时，姚侦探还在转角处地面上采集到高跟鞋摩擦的痕迹，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这是尹夏沫留下的，但

是酒店清洁工每天都会清扫大楼以及楼梯，也就是说，这个痕迹现在还留着，至少说明是24小时之内留下的，种种迹象都证明，这是尹夏沫的高跟鞋留下的痕迹。

那是两条非常非常不明显的摩痕，从楼梯口，延续到安全通道大门。

姚侦探推断，尹夏沫当时从楼梯上冲下来，突然受到外力作用，被人从后面扯住，然后身体向后倒，她下意识地抓紧扶手，但是力气终究抵不过后面那人，被从楼梯处拖到安全通道的门里。

或者可以说是，她被人从后面用带有乙醚或者其他致人昏睡药物的手帕蒙住嘴鼻，强行拖曳走。

所以，她消失了，酒店里没有她出去的记录，因为当时她正昏迷，被人用某种方式偷运出去！

而这个偷运的方法，真是再简单不过了。

二楼靠近安全通道门处是几间杂物间和小型仓库，里面一般都是成箱成箱地摆放着酒店专用的牙刷毛巾香皂等器具，当初酒店设计的时候，为了方便起见，在二楼独立劈了几个房间当仓库，并且，从仓库到一楼有直达电梯。像这种高档次的酒店，是不会允许上帝般的顾客看到繁琐的后台操作搬运如此不雅致的场景的，专用的搬运电梯是直接朝向外面马路的，酒店里的人根本就看不到，电梯从二楼降到一楼，一开电梯门，就是酒店后巷的马路，通常有货车进进出出送货搬运。

而尹夏沫，应该就被装在箱子里，从货车里运走的！新发现（下）

欧辰阴着脸听完姚侦探的推理，一想到妻子被人用如此手段带走，心里的怒火冲天般地燃烧着，烧的五脏六腑都疼痛难当。

他吃力地闭上眼睛。

是绑架吧……

还是……

他不敢往下想，希望只是绑架……

如此大费周章的绑走夏沫，是为了钱吧……

要是绑匪只是为了金钱的话，花再多的钱都要把夏沫给换回来。

只是都已经早晨了，绑匪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他已经命令欧氏集团总部、蕾欧公司以及一些子公司的客服部和总机处轮换加班，日夜坚守公司打进来的任何一个非正常电话，而家里的所有座机更是让姚侦探装上了电话录音和追踪仪器。

“姚侦探。”欧辰开口，声音清冷低沉。

“是，少爷——”

“带走夏沫那辆车有下落了吗？”

“后巷里进出的货车都是酒店订制专用的乳白色卡车，车身上也都印有酒店字样，而且每一次发车都是有记

录的，现在我已经让人去追踪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

“加快速度！”欧辰命令道，末了，他又加了一句“最好能在不影响进度的情况下秘密进行调查。”

现在夏沫下落不明，绑匪也没有任何消息，在这种敏感的时候，他不能出一丁点差错。

“是，我明白的。”姚侦探意有所会地点头，他想了一下，又开口道“少爷，之前我一直误认为少夫人不再乘坐电梯是因为身体不适，但是，这个推断疑点重重。歹徒又怎么会知道少夫人的身体状况呢，就算知道，又如何计算出少夫人会走楼梯并且事先在楼梯口堵着呢。”

这点欧辰早就想到过了，只是，现在既然已经确认夏沫是被人绑架带走的，他就不再想去追究夏沫是怎么消失的，只想快点把她找回来，姚侦探应该也明白这一点的，他现在突然提起这个，一定另有深意，所有欧辰也没有阻止，冷静地听着姚侦探的分析。

“从监控录像里，我发现当时的电梯是一直往上行并且还长时间地停在楼上的某一层，少夫人可能是想搭乘电梯，但是一直等不到，才选择走楼梯的。当然，我已经让人找到当时在电梯里的人了，只是普通的房客，被买通了要在电梯里拖延时间的，而且歹徒非常狡猾，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所以这条线索也无从下手了。只是为什么少夫人急着想离开，连电梯都等不到了。这点我一直想不通。”

姚侦探说着，小小的眼睛里迸出智慧尖锐的光芒。

“直到刚才我拿到警局里送来的少夫人手机里的通话记录，最后一通电话的显示是在昨晚七点三十六分，也就是少夫人从电梯里跑出来不过五分钟的时间，少夫人应该是接到那通电话后才那么着急的。而那通电话我们只能查到是步行街闹市地下一楼的一个公用电话。”

电话……

夏沫是接到那通电话后才着急得跑下楼梯的……

欧辰皱眉，“这条线，追下去查。”

“是，少爷。”

就在此时，欧辰的手机突兀地响起，陌生的号码。

欧辰心突然一惊，知道他手机的人不多，他不容多想，赶紧接起。

“欧少爷，我请欧太太上门喝茶，你不要轻举妄动哦——你不要轻举妄动哦——不要轻举妄动哦——轻举妄动哦——”

心里像是被刺进了一把匕首，欧辰突地愣住了。

是绑匪！

经过电子处理的声音，而且是事先录制好的。

欧辰立马命令姚侦探去追查这个号码，虽然知道狡猾如歹徒是不会留下什么线索的，但是他还想一试，任何

机会都不能放过！

不要轻举妄动……

绑匪的话不停地在他脑子里回荡，是让他不要报警还是其他什么意思……

他在对姚侦探的命令里，又加了一条，秘密进行！

现在，至少能确定夏沫是真的被人绑架走了，而且绑架夏沫的人已经开始动作了。

欧辰下垂在身侧的手不自主地握紧拳头，指骨已握得青白，手背筋脉突突直跳。

夏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空了，城市里车来车往的，上班族们也趁着午休的时候去逛逛散散心，城市公交也按着百年不变的路线来来回回地一圈又一圈地行驶着，在一个站点上来一拨人，另一个站点下去一拨人。

一切都是那么正常。

珍恩无聊地在家里上网翻着网页，脑袋里闪过各种奇怪的想法。

夏沫怎么回事呢，从昨天起就联系不上了，手机一直没人接，打电话到家里沈管家也是含糊不清地搪塞敷衍过去的。

早上本来有一个通告的，她知道以夏沫的性格绝对会准时出席的，她早早地去公司筹备一切，但是左等右等，都没见到夏沫来，电话还是联系不上，她都有些慌了。

直到通告开始前十分钟，公司突然通知说尹夏沫的通告取消，珍恩追问原因，公司高层不答。

之后，珍恩又接到少爷私人助理西蒙的电话，因为跟夏沫的特殊关系，珍恩对这个西蒙还是比较熟悉的，平时因为他们夫妻的事情也偶尔会联系。在电话里，西蒙语气古怪地让她把夏沫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行程都取消，媒体要是问起要从容应答。她刚想问夏沫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西蒙就把电话挂了。留下一脸郁闷的珍恩。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认识夏沫这么久，她可从来不会这样。以往不管发生什么，夏沫至少会事先告诉她，她是夏沫的经纪人加好朋友，可是现在连夏沫在哪里都不知道。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过几天夏沫会告诉她的。该不会是飞到法国见老公去了吧。想到这里，珍恩不禁偷偷地脸红了。他们夫妻啊，恩爱着呢。

珍恩总是那么单纯简单的，她联系上夏沫接下来工作的负责人，以夏沫身体不适为由说明原因，可能是威慑于欧氏集团董事夫人的身份，对方也很爽朗地答应下来并表示希望尹小姐好好休息尽快复工。她也给洁妮打了电话，接下来有几场《盛世》的戏，也不能参与拍摄了，她让洁妮向洛溪转达夏沫的歉意，洁妮很爽快地表示没问题，夏沫学姐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珍恩飞快地挂了跟洁妮的电话，毕竟对洛熙和洁妮都有好朋友般的感情，这样说谎，真的让她非常不安。



网页一页一页地翻过，珍恩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无所事事地用鼠标点击着。

她是娱乐圈的人，所以下意识每次上网都会关注娱乐版面，这次也不例外。

她点开网站，首页上跳出来的鲜红大标题让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豪门明星尹夏沫失踪多时，疑遭绑架》！！！！

报道里叙述了尹夏沫今早缺席通告，并且其公司也取消尹夏沫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安排，其原因就是豪门贵妇尹夏沫在昨天傍晚被不明黑衣人带走，疑遭绑架。并且，欧氏还出动王牌侦探MR.姚调查此事，姚侦探事务所里也是紧张一片，昨晚开始加班加点，据说就是为了追查业已失踪的欧董事长夫人尹夏沫的下落。文章标题前还贴上了图片，照片里，一名女子被一群黑衣人围着，女子的表情有些阴沉，光线非常的暗，但是还能勉强认出那是尹夏沫，图片也很模糊，像是不小心抓拍或者是偷拍到的。在报道的最后，记者还很有技巧地附上了欧董事长欧辰的一些简介，寥寥数语就描绘得欧辰家产万贯富可敌国，让人遐想连篇。

珍恩双手抱着电脑屏幕，睁大了眼睛盯着看，好确认这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报道她反复看了三遍，一颗心忐忑不安的。

报道是十分钟前刚贴上去的，才短短一会儿工夫，点击率就破万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报道右下方的落笔是，记者华锦报道！

记者华锦！

华锦！！

又是她！

珍恩厌恶扫过那个让人头疼的名字，她总缠着夏沫不放，不是报道出一些对夏沫不利的新闻。

只是，她的报道从来都是空穴来风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所以珍恩才如此紧张。

难道……

夏沫……

真的被绑架了……

各种不安的猜测在珍恩的脑子里蹦出来，她突然手足无措了。她抓起电话，按下号码。

“西蒙，网上的报道你看到没有，夏沫是不是真的被绑架了？少爷呢？！”她急促地问。

电话那边的西蒙沉默地愣住了，似乎还没看到网上的消息，也没想到珍恩会这么劈头问一句，过了几秒，珍恩快等不住的时候，西蒙开口了。

“少爷今早就到了，少夫人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也就是说现在是有事的。

珍恩急死了：“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西蒙没有回答，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说，该怎么说。

珍恩猛地追问着：“我的夏沫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的经纪人，我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样才能帮她啊！”

“少夫人失踪了，具体情况我不方便说，少爷已经动用一切力量在追查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媒体那边，还要拜托你帮忙应付下。”

珍恩已经不知道西蒙在说些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的电话，从听到“少夫人失踪了”开始，脑袋里就一片空白，晕乎地无法思考。

夏沫，失踪了。

她愣愣地，似乎难以消化这个消息。

“叮铃——”

她的手机响起来，吓了珍恩一跳，她接起来，对方飞快地炮轰出一句话。

“江珍恩小姐，记者华锦报道尹小姐被绑架了……”

“滴————”

一听到绑架，珍恩吓得连忙挂掉电话。

是报社的记者，这么快就找上来了。

“叮铃——叮铃——”

被扔在桌面上的手机又固执地响起。

珍恩稳稳情绪，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平静一点，至少声音听上去平静一点。

夏沫失踪了，欧辰一定会找到夏沫的。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帮夏沫处理好这些琐碎的事，她是夏沫的经纪人，她不能给她丢脸。

珍恩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去拿电话。

屏幕上显示着亮亮的两个大字——

洛熙。

PS：（空穴来风：有了洞穴才进风，比喻消息和谣言的传播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明晓溪的文里，这个词的用法是错误的，不过这词是一百个最容易用错的成语之一，很多人也都理解错了。。。)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这两天工作啦。。所以早上起来先更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祝蛋蛋快点好起来！！！！

洛熙和欧辰（上）

欧氏集团大厦顶楼。

“下面播报一则消息，鉴于艺人尹夏沫失踪的传闻愈演愈烈，其经纪人江珍恩站出来接受采访，表示尹夏沫身体不适正在调养，并无绑架一说……”高清液晶屏幕里，娱乐新闻主持人坐在演播室里，对着镜头表情优雅美好地报道着，画面切换到珍恩接受采访的情况，在无数的媒体闪光灯前，珍恩镇定冷静地表示，尹夏沫身体并无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并能复工，具体病情不便透露，多谢记者朋友的关心。娱记将信将疑，各种问题炮轰不断，珍恩一一应答。其后，洛熙也站出来，表明自己已经跟尹夏沫联系过了，她确实身体欠佳，祝她早日康复。观众哗然，如此娱乐圈，事无巨细真真假假都是炒作得沸沸扬扬的。

欧辰却无心关注这些，他拿起遥控关掉电视，所有繁杂的人事面孔都瞬间在画面里消失。

他把视线收回，看向自己的电脑屏幕，屏幕里是交通监控拍到的某十字路口车来车往的样子，各式各样的车从东西向的马路上驶过，车身带出模糊的影子，南北向的马路无数的汽车排成长龙等在红灯路口。

其中有一辆破旧高大的蓝色卡车，在画面的最中心处，显得格外的显眼。

“少爷，我们追踪调查从酒店后门开出的货车，其中有一辆比较异常，擅自开到市东区的巷子里，然后才改道，实在引人怀疑。我们顺着这条线调查，发现当时车上的司机并非酒店后勤运输部员工，应该是外人假冒的

“而那辆可疑的酒店专用货车开出后不久，一辆破旧的蓝色卡车也从那个巷子里开出。我们有理由相信，少夫人应该就在那个巷子里被转移到蓝色卡车里的。根据行车时间推断，”姚侦探指着屏幕里的蓝色卡车“这辆，就是当时那辆车。”

盯着屏幕里的那个焦点，欧辰眼底有暗绿色的怒气在翻滚，他刚要开口，只听办公室的门啪的一下被人踢开，带着汹汹的怒火。

“先生，先生，您不可以——”秘书一脸惊恐紧张地跟在其后，甚至还有保安想要上前阻拦。

看到来人，欧辰猛地站起身，然后挥挥手，示意姚侦探和秘书都退下，门被带上，诺大的空间里只剩下两个人。

欧辰和洛熙。

两个王一般的男人相互对视着。

空气里安静诡异地连对方的呼吸都能听到。

蓦地——

洛熙上前一步，挥起拳头打向欧辰的面部！

带起的风声凌厉破空！

欧辰没有躲闪，洛熙的拳头正中欧辰面颊，迅速地一片潮红。

迎面而来的拳风惯性使得他不自主地后退了一步，险些摔倒。

洛熙有些愣住了，他怎么不躲开！

但是这一瞬间的讶异很快就被满腔的怒火怨气所掩盖，他怒气冲冲地对着欧辰咆哮。

“你就是这么给她幸福的吗！”

欧辰不语，侧过脸来面对着洛熙，背脊挺得笔直。

洛熙怒气更盛，上前抡起欧辰的衣领，

“你怎么不保护好她！！”

欧辰还是没有反抗，他冷冷地看着洛熙，将眼底的担忧辛酸一尽收起，只留一丝落寞和倔强让人看不透，良久，他冷冷地吐出一句。

“如果打架能解决问题，我不介意多跟你干上几拳。”

洛熙冷哼一声，放开欧辰，涩涩地开口，“有消息了吗？”

“我会找到她的。”欧辰语气坚定，像是给洛熙的回答更像是给自己的承诺。

他的嘴角倔强地抿起，下巴倨傲冷漠，眼底的绿色光芒深切坚毅，略微红肿的眼袋似憔悴似沧桑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和心疼。

洛熙看着欧辰，心里的怒气一点点褪去。

他，只怕比他更忧更怒吧。

不忍看到往日如斯高贵的少爷有如此脆弱的一面，洛熙侧过头去。

余光扫到电脑屏幕。

屏幕里，破旧的蓝色卡车和白色宝马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上前想要看得仔细。

“这是……”

他扭头问欧辰。

“夏沫，就是被这辆蓝色卡车偷运走的。”

蓝色的……

卡车……

.....

.....

昏黄的路灯笼罩着边上的大卡车，坐在车头开车的司机戴着大大的口罩，遮住了大半的脸，只留下一双犀利的眼睛冷漠地隐在黑暗之中。

.....

卡车巨大的车体让洛熙有种压抑的感觉。

破旧的车身上铜漆斑驳一块一块地凸起，小面积有脱落的倾向，像是沉寂了几十年的坚固牢笼，关押扣留了许多人的自由，让人那么深深地反感和憎恶。

.....

看着老旧的大卡车，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像是有什么人将会发生什么的预感，心中一股不安油然而生，闷在胸口，突然有种窒息的难受。

.....

.....

洛熙的脑袋里轰的一下炸开

欧辰和洛熙（下）

“我见过这辆卡车！”洛熙突然激动地大叫，“当时我就在边上！”

“什么！”欧辰瞳孔猛缩，诧异地盯着洛熙。

“当时我开车路过那段路，我见到那辆卡车了，糗”洛熙指着屏幕“边上那辆白色的跑车就是我的车。”

欧辰倒吸一口气，声音沙哑低沉：“那你……”

“没有。”洛熙无奈地摇头，“那个司机带着口罩，当时光线很暗，根本看不清楚，但是——”

“但是什么？”欧辰赶紧追问。

“那个司机，身形高大，给人一种很强的凛冽感。”

欧辰若有所思。

“我看到卡车的时候，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根本没想到夏沫会在里面”洛熙的声音很低，带有强烈的自责“要是能追上去，也许……”

“现在，对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再自责也于事无补了”欧辰的声音低哑苦涩，他盯着屏幕里的蓝色卡车，眼神凌厉语气坚定自信依然，“我会把她平安找回来的。”

“是绑架吧，”洛熙看向欧辰，最初的怒气已经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冷静和深幽“这次绑架，是针对你还是针对夏沫的？有怀疑的对象吗？”

欧辰没有立刻回答，良久，他低低地说：“都已经部署好了。”

那几个人都已经严密监视起来了，只要有一点动静，他都会知道。

“那个记者华锦你有调查过吗？”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的。”起初他以为她只是个普通的记者，但是三番五次针对夏沫，如此明显的举动很难不引起欧辰的注意，于是，他让姚侦探去调查那个记者。

方锦华，原来还有这么一段黑暗过去。曾是圣辉学院的学生，当年因为对夏沫不敬被他以某种方式送出这个城市，哪知她如此倔强不惧欧氏，还对欧氏人员大打出手，最后被送至监狱，而那个监狱，改变了她的一生……

因果循环，到底是谁造成的……

“相信你能把她找回来。”见欧辰不愿多说，洛熙也没有追问，他的眼神有点落寞，声音也有异样的颤抖，“让她幸福。”

“是，我会的。”

洛熙起身，“我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有什么消息再通知我。”

欧辰没有再说话，目送他离开。

洛熙往外走，手触上门把手的时候，他稍顿，转身

“我能去看看澄澄吗？”

澄澄……

回来之后一直忙着夏沫的事，他这个做父亲的到现在连澄澄都没有见过，欧辰有些愧疚。

“恩。”欧辰颌首，末了，他补上一句“谢谢……”

洛熙微怔。

欧辰的声音很低很低，沙哑酸涩，洛熙甚至觉得那是自己的幻听，而欧辰嘴角荡漾开来的淡漠的弧度又是那么真实地存在着。

良久，洛熙轻扯嘴角，对欧辰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两个男人第一次毫无敌意地对视着，一种只有他们能懂的情愫在空气里蔓延开来……

谢谢你对夏沫的这份情……

不用，你让她幸福就行……

洛熙走后，欧辰坐在办公室里，眼神冰冷深幽让人看不透。

“吱——”放在桌上的电话响起。

欧辰接起电话，是姚侦探。

“少爷，少夫人失踪当天，我们在商业街地下一楼里发现几个可疑人物，他们极有可能是给少夫人电话引少夫人出去的人……

“其中有一人是跟少夫人同公司的艺人……

“名字叫做陈晓薇……”原来是你

欧宅。

这是洛熙第一次踏进欧宅……

庭院里种着许多他叫不出名的花花草草，阳光的照耀下，摇曳生辉。枫树下精致的木质长椅，几片落叶若有似无地散落在上面，风过处，小池塘的水面荡开层层涟漪……

踩着小石子路沿路走来，像是追寻着内心深处所渴望的某种温馨羞涩的记忆，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夏沫每天都亲手为这些花草浇水，带着小澄澄坐在长椅上嬉笑玩耍，笑容温暖如春……

只是现在，那个温暖四溢的女主人不复存在，昔日的欢乐温馨也随之消散，整个大宅都覆盖着一种压抑阴郁的气氛。

宅子里不时传出的婴儿啼哭声让沉闷的欧宅愈加阴沉，更带有一丝凄凉。

欧宅大厅里，珍恩抱着大哭不止的澄澄，不断地说话哄着，保姆吴妈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老管家眼泪婆娑地看着小少爷哭闹却无能为力。

“哇——呜哇——”哭声越来越剧烈。

“澄澄不哭哦——澄澄乖，不哭不哭。”珍恩抱着澄澄，急地团团转，就差没跟着澄澄一起哭了，连洛熙进来都没心思去打招呼。

“澄澄怎么啦？”看着哭声如此惨烈的澄澄，洛熙不禁皱起了眉头。

“早上起来就有些低烧，东西也不吃，然后就闹脾气般地哭起来了。”

洛熙用手轻轻抵着澄澄的额头，感觉了下，是有些烫。

“医生呢？”

“已经通知了，正在来的路上。”沈管家接过话。

洛熙转头，看着这个跟随欧辰多年的老管家，心底泛起了复杂的情绪，身上依旧是当年那套古板的英式管家制服，眼神也是一如既往的恭敬。

只是……

比起当年，老管家的头发有些花白，眼角的皱纹也愈加深刻。

他为欧家付出了一生啊……

洛熙心中感叹，“通知欧辰了吗？”

“少爷回来之后就忙着寻找少夫人，”老管家的眼睛里闪出晶莹的光芒“我们不想少爷分心，没敢通知少爷。”

“哇哇——哇哇——”澄澄哭声不断，在场的人都听得揪心了。

“来，澄澄乖，洛熙叔叔抱抱。”

澄澄没有反应，洛熙很轻易地就从珍恩手里把澄澄接过来了。小碎发凌乱地曲卷在额际，小脸蛋因为低热啜泣而显得红扑扑地潮红，五官轮廓似乎更加清晰明朗，琥珀色眼睛微尖小下巴，恍惚间有妈妈的影子。

“澄澄不哭哦——乖——”洛熙柔声安慰着。

小澄澄似乎没有听到，更加变本加厉地嚎啕大哭。

“呜哇——哇——妈妈——妈妈——”

往日的大眼睛都哭成一条线了，眼圈通红通红的，像是受了无尽的委屈，泪水止不住地溢出来，满脸的泪花。

“夏沫……”

珍恩心中酸涩，眼泪不自主地涌上来，在眼底打转，她不忍地侧过头去……

洛熙怜惜地抱着澄澄，硕大的手掌无声地轻拍澄澄背部，像是想要传递某种力量……

边上的保姆吴妈早已泣不成声，捂着脸不停地啜泣……

沈管家悲怆地低下了头，皱纹横生的老脸轻微地抽动着……

诺大的空间里，只留下澄澄惊天动地的哭声，划破天际……

哇——

妈妈——

澄澄！

澄澄在哭！

僻远的厂房杂间里，尹夏沫猛地一个打了一个灵激，心脏狠狠地揪了一把，像是三角棘耻刺胸般，剧烈生疼。

澄澄！

母子连心，她感觉到澄澄在哭！

她甚至能听到澄澄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声，甚至能看到澄澄泪花四溅的小脸蛋正在悲伤的哭泣着。



澄澄，澄澄在喊妈妈。

尹夏沫仰头，看向窗外，蔚蓝的天空，白云轻飘，恍然间出现澄澄天真无邪的笑脸，他咯咯地笑着朝着妈妈招手，笑脸渐渐模糊，澄澄看不到妈妈，紧张害怕地不停哭泣。

妈妈——

妈妈妈妈——

心口处的疼痛感愈加清晰剧烈，压抑许久的心酸悲怆情绪一涌而上。

澄澄……

妈妈很快回来了……

拼命抑制住眼底泛起的泪水，不，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要逃出去！

逃出去！

尹夏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再一次仔细地看一眼这个杂间。

角落里的齿轮废旧钢管倒是可以利用，只是不能发出声响。外面那些人似乎已经有些怠泄，没有像一开始那么频繁地每小时进来一次，但是如果弄出声音肯定会引来他们的怀疑。

尹夏沫一边想着，一边慢慢挪动身体，朝堆放废弃物的角落挪去。

粗大的铁管上，大块大块的铁片废弃生锈即将脱落的样子。

手被绑在身后，行动非常不方便，尹夏沫背对着铁管，试图用手去把生锈铁片给抠下来，她吃力地转头，凭着眼角一点余光，摸索地感觉着铁片的位置，细腻的手指触上粗糙的铁管表面，酸酸刺刺，铁片刮破手指皮肤，似乎还渗出一点血迹。

抓到了，尹夏沫心中一紧，全然不顾业已受伤的手指，用力想将铁片抠下来，铁片附在铁管表面，连着一大块面积，尹夏沫手脚不便，使不上力气，如何撕扯都只能将铁片掀起小小一块。她也顾不得许多，将就着将双手的绳索对准铁片，用力上下摩擦，铁管的位置很低，边上还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尹夏沫的身体不能全靠近铁管，只能吃力地往后仰，让手尽可能离铁管近些，异常吃力。

“嘶嘶——嘶嘶——”

她能听到绳索和铁片之间的摩擦声，咬咬牙，加快摩擦的频率。细密的汗珠从额头渗出来，手臂手腕处的酸痛感刺激着大脑神经。

不能停下来，要尽快，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就功亏一篑了。澄澄，澄澄你在等等，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汗水大颗大颗地顺着她的脖颈挂下来，精致的面容挂上一丝惨淡苍白。

尹夏沫一边努力摩擦着隔断绳索，一边竖耳倾听外面的动静，一点的声响都会让她紧张不已，生怕被发现。

“嫂子——”

有人来了！

外面几个大汉陆续起身对来人恭敬地喊着。

尹夏沫赶忙收手，手脚并用地用最快的速度挪回原地，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她深吸气，努力平息自己的紧张。

“她在里面吗？”尖锐的女声响起，隔着一扇门，听得不是很清晰，恍若这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但又疏远地让人不曾想起。

门嘎啦一下被打开。

尹夏沫侧头，进来三个人，都用头套蒙着面，看不见样子。

“你们先出去。”走在稍前的那名女子对其余两人挥挥手。

“是，嫂子。”两大汉恭敬地退了出去。

嫂子……

是那个虎哥的女人吧……

尹夏沫心中百转千回，这个人她应该认识吗，为什么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在记忆中又挖掘不出来。

“尹夏沫，你也有今天。”如此明显的嘲弄和不羁，面罩下应该有变声器装置，特意处理过的声音尖锐刺耳。

尹夏沫淡淡地撇了那人一眼，然后侧过脸去不再理会。

“哟，没想到赫赫有名的欧氏集团董事长夫人也会沦为阶下囚啊——”那人看了一眼纸箱上尹夏沫没喝过一口的早已冷却的白粥，继续讥讽地嘲笑着“是不是这儿的伙食不好，让我们锦衣玉食惯了的少夫人没有胃口啊。”

“你是谁？”尹夏沫回头看向她。

“我是谁你无需知道，你只需要知道，现在，你的小命”那人一步步靠近，在尹夏沫面前俯下身“在我手里。”

即使看不到长相，尹夏沫都能想象到面罩下面是如斯狰狞雍容的表情，她轻扯嘴角，冷漠地用带有鄙视的眼光瞟了那人一眼。

“你们抓我来，无非是想要钱，杀了我，可就拿不到钱了。”

“扑哧——”那人谄媚的笑起来，“你还是这么伶牙俐齿的。”

还是……

她认识我？

尹夏沫脑中飞快思考着，她的性格淡漠，结怨的人并不多，难道是……

她侧头，冷冷地打量着那人。

“桀桀桀桀桀桀桀……还是跟当年一样啊，眼神里那种毫不掩饰的不屑，仿佛圣女贞德被烧死之前的表情，哦，在镜头面前又是倾倒众生的完美啊——”

那人上前一步，用手托起尹夏沫的下巴，玩味儿地欣赏着那倔强美丽的脸孔，生硬的水晶指甲刺着尹夏沫脸颊的皮肤，冰凉肆意。

“可是，你不知道，我有多厌恶你这张狐媚脸！”那人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凌厉，眼睛里射出毒辣的光芒，手上的力道也越来越重，尖锐的指甲似乎刺到尹夏沫的皮肤里，火辣辣地生疼，

“我巴不得现在就撕烂它！”

那人捏紧尹夏沫的下巴，刷地甩手，指甲划过尹夏沫洁白的脸蛋，划出一条淤痕，淤痕渐变渐红，渗出丝丝血迹。

当年……镜头……狐媚脸……

记忆里种种片段闪现，某种久远因为眼前这人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话语而变得深刻起来，某张在记忆里即将褪去的面容与眼前这人的脸蛋重叠在一起

尹夏沫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人，冷冷的说，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有变啊，安卉妮。”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三千字啦。。。两章的内容一起发了

居然是你

SUN公司。

几个新人刚接受完舞蹈训练，瘫坐在地上休息。

陈晓薇扯过边上的矿泉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像是浇灌心中无名的怒气。郁琳心神恍惚地盯着地板某一处，早上的高强度的舞蹈训练好像对她完全是毫无影响的机械运动，陈晓薇顺着郁琳的目光往地面上看看，在确定地面上没有什么，只是郁琳又一次走神之后，扬起了诡异的嘴角。短发女孩捂着胸口面色潮红喘着粗气，待到呼吸稍微平息一点，她朝郁琳撇撇嘴，“郁琳你今天怎么回事，一直心不在焉的，舞步都走错了。”

“啊——”郁琳惊了一下，像是受到惊吓的小鹿般，楚楚大眼一眨一眨地回看短发女孩，下一秒，她垂下眼脸，微微笑着，“没有啊，我比较笨，老记不住的。”

“不会吧——”短发女孩将信将疑，“郁琳你的记忆力是出了名的好诶——居然也有记不住的时候啊。”  
郁琳无奈地扯着嘴角笑笑。

陈晓薇瞄了一眼郁琳，那无辜的表情硕大的眼睛总让她气不打一处来，她很不介意在郁琳受惊吓的小心灵上再刺上一刀，她动作轻柔自然地放下矿泉水瓶，拧紧盖子，语气幽幽地开口：“郁琳当然心不在焉，她的偶像尹夏沫被绑架了嘛——”

明显感觉到郁琳身体猛地僵硬起来，陈晓薇的笑容愈加美好肆意，像是清晨盛开的花朵，只是被掩盖住的美丽妖艳花瓣下荆棘横生的刺芒谁也不曾看见。

“嘘——”短发女孩不明所以，做贼般地看看周围，还好舞蹈教练走远了“晓薇你别乱讲，担心被别人听得到要惹麻烦的。”

陈晓薇冷哼一声，将郁琳的惊慌恐惧的表情尽收眼底。

你不是很会演戏吗，那你就装啊，继续装啊，把自己弄得跟纯情高中生似的，还引得尹夏沫钦点你出演MV，你干的那些龌龊事情别以为没人知道，你等着吧！少爷不会放过你的！

门突然被打开，几个女孩子都侧头看去，采尼踩着大步进来，精致的鳄鱼皮鞋踩在舞蹈室木质地板上发出分外清晰的声响，如果配上旋律，一定像是踢踏舞的节奏快感。

“女孩们，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采尼拍着手，耀眼的红宝石光芒从他手指夹缝间发出闪闪的光芒。然后，他顿了顿，视线穿过短发女孩直刺其身后的郁琳，“郁琳，你留下，少爷要见你。”

少爷……

短发女孩一脸疑问，看看采尼又看看郁琳，压抑的气氛让她不敢吱声。

像是被投放了定时炸弹，空气里静得只剩下呼吸，郁琳错愕地瞪大了眼睛的表情被一百倍的放大，半晌，咬着牙低下了头，浓郁的长睫毛把眼神都遮盖起来，看不清表情。

陈晓薇狭长的丹凤眼半闭着看郁琳，嘴角的笑意愈加浓重。

昨天傍晚，陈晓薇在商业街地下一楼闲逛，居然巧遇打扮低调的郁琳，不想破坏自己逛街的好心情，陈晓薇就当自己没看到，冷哼一声从边上走过。哪知在出口拐角处又一次遇上，只见郁琳神色怪异鬼鬼祟祟，这次陈晓薇没再放过，小心翼翼地接近，只是当时她不知道，自己接近的是多么惊天荒唐的黑暗阴谋……

她听到郁琳对着电话那头说——

……你快来啊……夏沫姐……居然是你（下）

像是浑身浇灌在冰冷的黑暗里，窒息般的凛冽感汹涌而上，在体内剧烈翻滚。

郁琳意识恍惚地跟着采尼走，看不到背后陈晓薇杀人般锐利毒辣的眼神，看不到短发女孩无辜幼稚的大眼睛，更看不到采尼皱着眉头不耐烦的表情。

等她晃过神来的时候，已经置身于经理办公室，这个她只来过几次的采尼的办公室，空荡荡的，散发着与往日截然不同的压抑冷峻。

只因办公桌后面那个王一般的男人——欧辰。

他坐在办公椅里，有种居高临下的威严，身后是阳光明媚的窗户，光线投射进来，将欧辰整个身体都淹没在金黄色的光芒里，像是太阳神阿波罗下凡的高贵

清晰明朗的俊容，冰冷无比，雕刻般精致的面容曲线，在光线里，毛茸茸地发亮着，深不见底的冰绿色瞳孔里闪着丝丝愤怒的花火，郁琳根本没有勇气抬头，这是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那个生活在传说中的人物，曾经小女孩般地幻想过第一次遇到尹夏沫的丈夫、欧氏的传奇人物会是什么样的场景，然而无数次的幻想终究抵不过现实来的残酷无情，没有心思去欣赏他的高贵气质和俊朗容貌，郁琳觉得自己正置身于水深火热般难以煎熬，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是那不是她情愿的，她不知道那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她低低地埋下头，用力拽着自己的衣角，倔强地抿着嘴。

欧辰冷哼一声，吓得她直打寒颤。

“夏沫在哪里！”

似乎被欧辰充满威严的沉重嗓音给吓到了，郁琳猛地眼圈一红，眼泪啪嗒啪嗒地挂下来，滴在地板上，染开团团晕迹。

“我……我不知道……”她低声啜泣，声音断断续续的。

“安卉妮在哪里！”欧辰的声音愈加冰冷。

“我……我……也不知道……”

“你连自己的姐姐在哪里都不知道？”欧辰起身，一步步逼近，冷冷地看着郁琳。

郁琳一步步后退，脚下一软，刷的瘫坐在地上，眼泪像断线的珠子般哗啦啦的往下灌。

“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的……”

她的面颊被泪水浸湿，颤抖地闭着眼睛，睫毛在泪水中湿亮湿亮。

她真的不想的……

安卉妮这个姐姐，她从小到大只见过两次，父母离异的时候，她才四岁，根本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记事起就一直跟着妈妈生活，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去被接到亲生父亲家里，见到了这个同样喊父亲爸爸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她还记得那个时候爸爸是如何亲热得拉着她的手，对她说“琳琳，这是你姐姐，卉妮。”当年十二岁的安卉妮已经生的亭亭玉立，只是眼里那种鄙睨不羁的疏远让郁琳的这声“姐姐”硬是哽咽在喉咙里没有

叫出口。

第二次见面是在父亲的五十大寿上，当时的安卉妮是红透半边天的玉女明星，她本人似乎比电视上更加漂亮，清秀的长发，纯真的大眼睛，精致秀丽的五官玲珑小巧的身躯，浑然天成。郁琳不敢上前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着，安卉妮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妹妹”，远远地回视了一眼，淡漠冷傲依旧。从那以后，郁琳就再也没有见过安卉妮，所有有关她的消息都是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她默默的关注着她，她的新片，她的通告，她的恋情，直到——尹夏沫的出现。

郁琳第一次注意到尹夏沫是因为安卉妮演的《纯爱恋歌》，本来守着电视只为看安卉妮的演出，但是没看几集的时候，她惊讶的发现自己完全被饰演冰瞳的尹夏沫所吸引，她的美丽她的冷傲她的深情，彻底征服了她。郁琳一下子变成了尹夏沫忠实的粉丝，买下她之前出的唱片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欣赏倾听着。再后来，随着安卉妮和尹夏沫对立事件的升级，郁琳渐渐矛盾起来，一个是自己名义上的姐姐一个是自己真正崇拜的偶像，她不知道该站在哪边，她选择遗忘性逃避，不去想不去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安卉妮事件平息了，安卉妮基本退出演艺圈，尹夏沫红了，郁琳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也许这样对性格暴戾的卉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从来没有瓜葛的姐姐就这么淡出自己的视线了，不曾想念不曾失落，只是淡淡的让那些心底的情愫烟消云散……

不久前，星探找到她，告诉她有机会可以和尹夏沫同台演出，她突然就好想见见尹夏沫，那个一直生活在自己崇拜里的偶像，所以她同意了，加入sun公司，就为了见尹夏沫，跟她一起拍电影，她觉得自己幸福得都要晕了。可是，安卉妮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找到她，还知道她跟尹夏沫一个公司，她娓娓动人的哭诉着自己的遭遇，只希望郁琳能帮她约出尹夏沫，就想问个明白，让欧辰不要再封杀她，给她一个复出的机会。看着哭声凄凄的安卉妮，郁琳就心软了，她按安卉妮要求的，把尹夏沫引出来……

可是她真的不知道，安卉妮居然绑架了夏沫！

她看到报纸的时候惊得说不出话来，她打安卉妮的电话一直是无人应答，从来不曾联系过的姐姐，她发现自己真是一点都不了解，她不知道去哪里找她……

都是她的错……

是她害了夏沫……

郁琳哭的泣不成声，泪水沿着瘦小的脸颊直泻下来，愧疚不安自责，种种情绪一涌而上，几小时的煎熬瞬间崩塌，像是绝望般地哭泣着……

她的偶像，她心里的女神，现在正被她的姐姐绑架了，而她是帮凶，她害了她……

欧辰无视郁琳的泪水，直直逼视她：“已经十二个小时了，趁现在挽救还来得及。”

“我真的不知道……我……联系不上卉妮，我不知道她把夏沫姐带哪去了……对不起……是我害了夏沫姐……”郁琳越说越自责，泪水越流越多，肩膀大幅度地颤抖着，她以手捂面，泪水从她的指缝间稀落溢出。

欧辰冷哼一声，他巴不得扭断眼前女人的脖子，亏得夏沫如此器重提拔她！

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欧辰掏出打开一看，是一段短信。

——少爷，目标人物有动静。

欧辰猛地瞳孔收紧，再也顾不得这个哭泣的女人，夺门而出，啪地一下，门被重重的带上，留下郁琳一人瘫坐在地上，无尽地啜泣着……安卉妮

凯迪拉克飞快的行驶在马路上。

欧辰把油门拉到最大，一飙车般的速度前进着。

姚侦探发来消息，记者华锦今晨驱车在市区里绕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开往郊区。

姚侦探推断，如果华锦参与绑架，那么她现在去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关押尹夏沫的地方，或是去某个僻静的郊区与其他帮凶接头。

姚侦探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第一时间通知欧辰，并且带人赶过去了。

夏沫……

欧辰嘴唇抿紧，下巴倨傲凌人，他紧紧握着方向盘，眼神凛冽刺人。

夏沫，等我……

郊区。

废弃厂房。

尹夏沫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人慢慢地把头套扯下，露出头套下那张狰狞的脸孔。

果然是她——

安卉妮！

……

……

“尹夏沫！”

安卉妮死死地瞪着尹夏沫，眼底流露出刻骨的恨意。记者们急忙噤声，安静下来等待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尹夏沫望着安卉妮，心中暗叹，每次只要遇到安卉妮就会平白生出事端来。

只见安卉妮咬紧嘴唇，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突然身体颤抖，泪水从她的眼中悲伤地流淌出来，她哭着说：

“尹夏沫，你放过我好不好？就算以前都是我做错了，你放过我，给我一条生路！求求你不要让欧辰再封杀我，我还要养家，我爸妈身体不好，不要对我赶尽杀绝，放我一条生路好不好？……”

安卉妮泣不成声。

那悲痛的哭声让众记者先是目瞪口呆，然后纷纷对准满面泪水的安卉妮拍照！大新闻呢，过气明星安卉妮对昔日仇家尹夏沫哭诉求饶！

“你闹够了没有。”

潘楠护住尹夏沫，皱眉打量安卉妮，说：

“你这是在做什么，打算用夏沫来上报纸的版面吗？从始至终都是你在不停地试图伤害她，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已！而且你的演技也太差了吧，哭也哭得这么假惺惺！”

“噗——”

记者们忍不住笑出来。

安卉妮难堪之极，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再继续哭下去，面部表情僵住，泪水要流不流，说不出的滑稽。

“擦干你的泪。”

掏出一张纸巾递向她，尹夏沫声音平静地说：

“如果把这些精力全部放在表演中，没有人可以将你封杀。”

安卉妮呆呆地看着那方纸巾。

她颤抖地伸出手，想要将纸巾从尹夏沫手中拿过来，却突然用力将尹夏沫的手摔开，疯了般地厉声尖喝：

“我没有机会了！我再也没有机会了！都是你害了我！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欧辰毁了我！他连一条生路都不肯给我！尹夏沫！我发誓我一定会报仇！！！！”

.....

.....

一定会报仇.....

报仇.....

两年了吧，那件事之后都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了。

比起两年前，安卉妮老了好多好多，眼袋浓重，再浓的妆容也遮盖不住眼角的皱纹，脸颊精瘦，颧骨不自然地吐出，她硕大的眼睛显得异常地不协调。

只不过才两年，安卉妮就好像突然从美丽无邪的清纯少女变成了深闺怨妇，浑身的气质庸俗不堪，再也没有当年偶像巨星的风采了。

外面的人称呼她为嫂子.....

该是把自己卖给了黑道了吧.....

尹夏沫幽幽地想着，心中的思绪化成轻声一缕叹息.....

“你叹什么气！”最看不惯尹夏沫这种悲天悯人的样子。



“没什么，只是觉得你很可怜。” 她的语气很平静，没有一丝波澜。

“你说什么！” 安卉妮气急，冲上前来“哈！我居然说我可怜，你才可怜！你现在是阶下囚，我要你生你才能生，你居然说我可怜！”

“你觉得你不可怜吗？” 尹夏沫静静地看着气急败坏的安卉妮，一股悲悯在心底升起“居然沦落到成为那些人的嫂子，你不可怜吗。”

像是被人踩到内心深处的痛，安卉妮的脸色刷地一下白了，有种愤怒的花火在她眼底染开。尹夏沫静静的看着，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不料，安卉妮突兀地闭上了眼，顺了顺气，再睁开眼，眼底是一篇绚丽的彩虹，她轻轻拨弄着自己精致的水晶指甲，笑靥如花。

“成为他们的嫂子有什么不好的啊，我是他们老大的女人，底下几百个小弟的，每次见到我都恭敬地喊着嫂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过的不知道有多好。”

“是吗？” 尹夏沫斜睨她一眼“那恭喜你啊，能成为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果然是有权有势呢。”

“那当然，虎哥有权有势的，以后我再也不用看你们欧氏脸色了” 安卉妮笑的花枝乱颤“相反的，现在你在我的手里，欧辰还要乖乖对我低下他高贵的头颅呢。”

欧辰……

他们一定是威胁欧辰了……

尹夏沫心中大惊，不安的念头油然而生。

“安卉妮，” 她的声音冷冷的“你就不怕让你的fans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吗，你忍心让凌浩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吗？”

Fans……凌浩……

那些美好的字眼已经在她的生活里消失很久了，隐约的黑暗中，温馨过去像一幅画卷般绚丽打开，有凌浩温暖宠溺的笑意，fans热情激动的簇拥，无数美丽的光环在闪闪发亮……

安卉妮的脸色突地煞白煞白，她缓缓转头，眼神一片空洞，

“凌浩……fans……”

她怔怔地喃喃自语，身体轻轻颤抖着，仿佛有彻骨的寒意。

“阿浩……”

她一步步后退，像是受到惊吓的小兔，她呆滞的看着尹夏沫。那些美好都不再属于她，这两年黑暗深渊里的生活早已抹杀了当年那个光彩四溢的安卉妮，让仇恨扭曲的心灵早已肮脏不堪……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

“都是你！都是你这个狐狸精尹夏沫！！我恨你！我恨你！！” 她猛地侧头，恶狠狠地瞪着尹夏沫，那目光

里放射出毫不掩饰的毒辣仇恨。

“如果不是你，阿浩怎么会跟我分手！如果不是你，欧辰怎么会封杀我！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尹夏沫我恨你！！”

她的胸口剧烈起伏着，面色凶恶五官狰狞，留有长长水晶指甲的手掌像是要掖向尹夏沫的咽喉般张牙舞爪着，活像炼狱里的妖妇。

尹夏沫轻轻的叹息着……

她自嘲般摇摇头，因果循环，世事又是那么奇妙的……

如果当年安卉妮没有先攻击她，那她又怎么会无故去挑衅呢，她只不过是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轻微反击，让公众知道事实，而安卉妮后续的遭遇，是她的错吗？

“安卉妮……”她仰头，静静地看着她，琥珀色的瞳孔如大海般澄清“收手吧……”

“收手？”安卉妮狐疑地看向她“你——”

“嫂子——”一个戴头套的大汉突然推门而入，打断了安卉妮的话，他明显地愣了一下，仿佛看见了意料之外的场景。、

安卉妮不耐烦地瞥了一眼进来的大汉。

“怎么回事。”

“嫂子，大姐大到了。”

“她？”安卉妮皱起眉头，十分不悦地挥挥手“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她转身离去，临走前还不忘充满怨恨地瞪一眼尹夏沫。

门啪地一下被带上。

啪的一声。

啪。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尹夏沫心里重重地撞击着。

她顿了一下，幡然大惊！

额头虚寒直冒！

不好！

她“看”到了安卉妮！！

出逃

她的身体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心中警铃大敲！

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的绑架，他们的目的只在于金钱，那么拿到钱之后，就会放了她。

可是！

现在她看到安卉妮了！

他们怎么可能还放了她！

会撕票的！

尹夏沫的脸刷的一下苍白无比，她定了定神，抿紧嘴唇，咬咬牙。

侧身想要起来，多时没有进食让她有片刻的眩晕，胸口一阵酸水涌上来。

宝宝……

尹夏沫下意识地看向腹部……

不行！她不能一直被困在这里！

那么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这里！

她要逃！

尹夏沫心中打定主意，一步一步挪到钢管边上，在原来的位置上使劲地摩擦绑在手腕上的绳索，用力过度，好几次都刮到她的手腕，鲜血染在亚麻色的绳索上，滴在生锈的钢管上，她也无心在乎。

一下、两下……

绳索似乎有些松动了，再加把劲，用力撕扯，不行，还扯不断。

越是扯不断就越是紧张，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她的额头挂下来，她用尽力气挣扎着，绳子在手腕伤口处上下摩擦，火辣辣地生疼。

还差一点点，就一点点。

尹夏沫再一用力，手腕处一阵轻松。

绳子断了！

厂房的另一个房间。

同样的破旧残废，房间天花板废旧地脱落，角落处一块一块地凸起，阴暗潮湿的地面，似有无数的细菌在滋生。

安卉妮皱着眉头不耐烦地用手在眼前挥两下，干咳两声。

她身前不远处，正是大汗口中的“大姐大”。

她背对着安卉妮，带着棒球帽，头发似乎被挽上了，又似乎本来就是短发，看不清长相。

感觉到她来，背对着她的那人缓缓转过身来。

那人赫然正是神通广大的记者——

方！锦！华！

“你来干什么。”她语气不善地说。

方锦华转身，冷冷地盯着安卉妮，冷不防——

“啪——！”

一记耳光重重打在安卉妮左脸上！

画面定格般僵住。

空气里，飞扬的灰尘都停止了运动，方锦华目光寒冷地盯着安卉妮，刚刚掌掴安卉妮的右手还在空中没有落下，安卉妮睁大眼睛怔怔地。

脸颊处焚烧般火辣辣地烧着，刺痛感直激大脑，安卉妮豁然大怒！

“你敢打我！”

她愤怒地挥起手掌——

下一秒，方锦华反手抓住安卉妮张牙舞爪的手腕，然后，扬起左手——

“你这个蠢女人！”

顺着话音——

“啪——！”

在安卉妮的另一侧脸上重重打下一记耳光。

安卉妮气急，惊怒！

挥舞着双手，想朝方锦华冲去。

方锦华冷冷地瞪着她，“怎么？不服气？”

高瘦的身形，假小子般的打扮，她冷冷的俯视安卉妮，目光里射出凶狠的凛冽，刺得安卉妮迟迟不敢上前，憋屈地甩手，恶狠狠地回瞪方锦华。

“虎哥不会放过你的！”

“虎哥？”方锦华玩味地盯着安卉妮“要是阿虎知道你做的蠢事，你能不能活还是个问题。”

“哈——你在威胁我啊——”安卉妮微微仰头，骄傲十足，“虎哥那么疼我，你以为你三言两语就能扳倒我吗？”

“愚蠢之极！”方锦华鄙睨地斜看一眼安卉妮，实在想不明白阿虎怎么会看上这个愚蠢的女人。

她和阿虎，是生死兄弟。八年前，因为欧氏的咄咄逼人，她入狱了，从那时候起，她就发誓，一定不会放过尹夏沫！在监狱里，遇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阿虎，当年的阿虎，只不过是年少气盛的小混混，为人义气行事

凶狠，他们一起在牢里熬过了那段就艰苦的日子，出狱后，帮着阿虎一起打天下，她的智慧阿虎的能耐，最终撑下了一片天。

偶然的机，知道尹夏沫当了明星，她通过关系成为记者华锦，由于一直隐居在幕后，没有人知道她的黑道背景，而庞大的黑道人脉给了她很大的便利，使得她在传媒界如鱼得水。

她要尹夏沫和欧辰，为当年给她的耻辱付出代价！

那种在众人面前被唾弃的耻辱，那种被鱼肉般丢进监狱任人宰割的耻辱！

深深地镌刻在她内心深处，时时鞭笞着她！

要报仇！

机遇巧合之下，这个当年和尹夏沫竞争失败的女人居然求助黑道，最后不知道用了什么狐媚办法搭上阿虎并且成为阿虎的女人。出于对尹夏沫的仇恨，这个女人说动阿虎，策划这次的绑架。而理智卓绝的虎哥居然答应了，还亲历亲为出动得力干将，这点倒是出乎方锦华的意料之外，可能是看中欧氏巨富的身价吧。

当然，对于这次绑架计划，方锦华没有任何异议，她不介意怎么折磨尹夏沫让那个高高在上的少爷狠狠心酸一把。

只是，眼前这个蠢女人……

“你居然让尹夏沫认出你，还摘掉头套，你想暴露我们吗？你以为欧辰会放过你吗？”她冷冷地指出安卉妮的愚蠢行为。

安卉妮大惊，面色苍白。

“就会给阿虎惹麻烦！”方锦华毫不客气地继续奚落道。

安卉妮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

欧辰……

这个噩梦一般的男子……

握紧拳头，抬起头，安卉妮冷冷地嘲笑道：“那又怎么样，就算没有发生这档子事，欧辰就会放过我吗？”

上前一步，直视着方锦华。

“而且，你还打算放了尹夏沫吗？以欧辰的能耐你以为你能脱得了干系！”

“你——”方锦华心里气急，脸上反而生出一股冷冷笑意“所以你打算放了她的，你想让阿虎替你背黑锅吗？”

“我一”安卉妮语塞“我，我没这么说。”

方锦华上前一步，目光灼灼地逼视着她，如果不是看在阿虎的面子上，她实在很想让这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既然现在祸已经闯了，那么——

方锦华目光一寒——

电光火石之间，方锦华挥手成刀，从安卉妮脖颈背后重重一击，安卉妮刷地瘫软在地。

那么，就让你一个人来承担吧！

她把昏倒的安卉妮拖到一旁，正打算打电话给阿虎汇报。

突地——

两个大汉冲进来——

“大姐大、大姐大——不好了！尹夏沫逃走了——”

“什么！”方锦华大惊。顾不得许多，大步冲出去。

出逃（下）

关押尹夏沫的杂间里。

绳索凌乱地扔在地上，其他什么都没有变，就是不见了那个人。

要是被尹夏沫逃走的话，那么之前的一切都功亏一篑，而且那个蠢女人还暴露了自己，搞不好会连累她和阿虎，要是被欧辰找到尹夏沫，那么——

后果绝对不是她能承受的！

方锦华怒气攻心，转手给身后大汉一记耳光。

“废物！你们怎么看守她的！几个男人连一个女人都看不住，手脚绑着的还让她跑了！”

“大大姐大——”大汉捂着半边脸低下了头，另一个幸免的大汉也惊恐的不敢说话，这个强悍的大姐大给他们的压迫感一点都不少于暴戾的虎哥。

“我……我们听到声响……进来的时候，人就已经逃了……”

“逃了？那当时你们人呢！”

“我……我小解去了……阿彪在看着……”大汉低着头，眼睛瞟瞟边上的另一人，另一个小弟刷地跪在地上，额头虚汗直冒脸色苍白无一丝血色。

“大姐大饶命啊，我我就打了个盹……我……我……大姐大饶命、饶命啊……”

“一群废物！”方锦华瞪着他们“还不快去把人给我追回来！！”

“是是是——”两个大汉被吓得连滚带爬地退出去。

方锦华粗略地观察着这个房间，她走过去，拿起地上的绳索，细细地看着，绳索上的血迹还没干，鲜红鲜红的，墙角的钢管上脱落的一块也有血迹，应该是摩擦着扯断的。这么粗的绳子，不是一时半会能割断的。

方锦华冷哼一声——

可恶！

那个蠢女人进来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

而大门，尹夏沫是怎么打开的，还是那个蠢女人走的时候没把门从外锁上。

方锦华不得其解，她现在巴不得掐死安卉妮泄愤！

地面上有星星点点的血迹，应该是从她手腕上流出的。

方锦华顺着血迹一路追出去，从杂间出来到厂房大门，门外……

门外还有陷在台阶下的高跟鞋，尹夏沫的！

地面上的血迹很不明显，只有零星的一点，追到厂房外面就几乎没有了，可能是血液流干凝固了，但是可以发现高跟鞋踩下的脚印，也一样不明显，但是仔细看还是能发现。

厂房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郊区国道线的小马路，多年前修葺起来为了厂房运货通车方便的，现在早已是杂草丛生，而且这条路这么明显，没有交通工具她根本走不了。而另外一条路，是通往邻村的小石子路，那是一条被前人踩出来的路，然而厂房多年废置也使得这条路人迹罕至。如果不走这两条路，就只能从荆棘密布的草丛里逃走了，但其蜿蜒曲折程度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弱女子能穿越的，而且现在白天，草丛里虽是杂草丛生，但近处还能一览无余，她应该不会穿越草丛！

那么，她只能——从石子路上逃走了！

方锦华毫不犹豫拔腿往石子路方向跑去。

石子路非常狭窄，灰白色的石面几乎被边上丛生的杂草覆盖，只有踩上去的时候才能感觉到那石子的硬度。她边跑边观察周围，看看尹夏沫有没有可能藏身于周围草丛中，风呼呼地吹过耳边，四周静得怪异，只有踩过杂草枯木时发出的沙沙声，在这了无人烟的荒地里，显得异常静谧。

沙沙——沙沙——

是阿彪。

就在前面不远处，阿彪猫着腰，打草惊蛇般地敲击着草丛。

方锦华喊住阿彪。

“大姐大——”阿彪恭敬地跑过来。

“有发现吗？”

阿彪低下了头，脸颊上有着被树枝刮花的痕迹，衣角也有些破烂，有些狼狈。

方锦华冷哼一声。

“阿华沿着马路找去了，说不定他那边有消息。”

方锦华颌首，希望是吧。

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这么荒凉的路面，一点都没有人走过的痕迹。她不耐烦地拨开挡在眼

前的树叶，刷地一下，连同整个树枝都扯下来。

灵光一闪——

尹夏沫是穿裙子高跟鞋的的！

她一个弱女子，对这地形一点都不熟悉的，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逃出这么远呢。连阿彪这种壮汉走过这条路都要衣角被刮到，那尹夏沫的裙子，没道理会一点痕迹都没有留！

“糟糕！”方锦华大呼，转身往回跑去。

调虎离山！

厂房大厅里。

侧门轻轻地被人推开，发出咯吱的声响。

门后露出一个人的身影。

那人面色苍白，额头上虚汗直冒，发丝凌乱的黏在面颊上，一只手拎着裙角，另一支手抓着鞋子，丝袜包裹的双脚踩在地面上，身体似有些颤抖，而琥珀色的眼睛里却透露出智慧的刚毅。

那人竟然是“逃匿”中的——

尹夏沫！

救援（上）

顶级的凯迪拉克跑车飞快地驶进树林里，开车的人全然不顾边上枯枝树棘刮着豪华亮丽的跑车车身，车身在崎岖的路面上颠簸不止。

根据姚侦探提供的路线，可以从国道线到那个厂房有条小马路，但是欧辰没有时间去寻找那条马路，直接走直线，出了市区就一路狂奔过来，驶过林子，隐约可以看到灌木丛中，蓝白建筑的影子。

欧辰猛的瞳孔缩紧。

就是那里！

脚下油门踩到最大，轮胎压过路面的大石子，车身猛地震了一下，欧辰仿佛没有觉察到般，冰绿色的眼睛直直盯着那个厂房。

夏沫！

就在里面！

驱车赶到，车身都还没停稳，欧辰急匆匆从车上下来，冲进去。

厂房里面，姚侦探和助手都已经赶到。

“少爷——”



“夏沫……”声音居然是异常的沙哑，隐约的不安和欣喜的期待。

“少爷，少夫人，似乎……逃走了。”

“逃走了？”欧辰皱眉。

“是，从现场推断，是这样的。”姚侦探边说边引欧辰前往关押尹夏沫的杂间“这里，应该就是关押少夫人的地方，从留下的痕迹来看，少夫人当时手脚被绑，少夫人将身体挪到这些钢管边上，试图用钢管上生锈的铁片割据绳子，然后，成功挣脱开了。”

欧辰慢慢走过去，看到绳索钢管上的血迹，心里一阵阵痛疼……

他闭上眼睛都可以想象到，他的妻子，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手脚被绑，苦苦挣扎着……

夏沫……

心脏疼得快要裂开了，那些鲜红的血迹，那些血迹……

欧辰狠心扭过头，不忍再看。

“少夫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引开绑匪，据我估计，少夫人和绑匪都应该走不远，还在附近。

我们在另一间房，发现一个昏迷的人，过气明星——安卉妮。”

欧辰冷哼，寒光放射！

果然是她！！

早知今日，当年一定彻底封杀她，不应该让她留有一丝喘气机会！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

欧辰闭眼，深吸气，“姚侦探，这里交给你了。”

“是，少爷。侦探社的其他人已经分头去找少夫人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警方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赤炎虎也在通缉当中，当然，这些是不会给少爷带来麻烦的。”

欧辰颌首，大步流星迈出去。

一望无垠的荒地，成片成片的树木杂草望不到边。侦探社的人潜入其中，偶尔的人头攒动，发出沙沙的声响。

秋风瑟瑟，卷起路面上的落叶狂动飞舞。

狂动飞舞……

高悬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十几个小时的紧张担忧，在这一刻，所有的紧张不安似乎都一万倍地扩大，心底的绞痛使得他背脊愈加僵硬得挺直，手指握紧，消瘦的骨节清晰可见。

夏沫……

天色越来越暗，警方、侦探社的人越来越多的加入到找寻的队伍中。

警察带着一个人往这边走，远远的，几个人影在动。

是，夏沫吗……

欧辰猛地倒吸一口气，喉咙像是被遏制住一般说不出话来，他想上前，双脚却像是灌了铅般动弹不得，双手难以抑制地微微颤抖着。

他所担心害怕的是……

待到他们走进了，欧辰才看清，是警方押着一个大汉。

不是夏沫……

心脏像是被铁锤重重袭击般生疼。

夏沫，他的夏末在哪里……

搜寻还在继续，心底的焦急波浪般一波一波渲染开。

周围一切的景物都变得苍白无力，听不到姚侦探低沉慎重的推断，听不到警方恭敬的汇报，听不到大汉苦苦的哀求，天地间，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

万千思绪，只消得二字——

夏沫

秋风呼啸而过，迎面袭来，猛然间欧辰一个灵机，他感觉到了！

她的气息，她的无助，她的惊慌。

他感觉到了！

大步朝前冲去，顾不得身后人们的呼喊。

“少爷，那是沼泽地，不要进去——”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最近比较忙，大概两天更一次。。

救援（下）

杂草丛生的野地里，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尹夏沫提着裙子，小心翼翼地拨开身前的杂草树叶，亦步亦趋地摸索着前进。

没有鞋子保护的双脚□地踩在崎岖不平的泥地里，丝薄的连裤袜早已被破烂不堪，混着泥土黏着在腿部肌肤上，异常难受，硬质的树叶不时刀割般划过小腿、大腿，所过处一道淤红，片刻就渗出血丝。而尹夏沫似乎全

然无知觉，咬咬牙，继续前进着。

秋风凛冽刺骨，阴冷阴冷地迎面袭来。

不知是因为生理上的疼痛还是因为心里上的紧张，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她的额头渗出，精致的脸庞苍白无比，更显得脸颊处被树叶割到几道淤红，海藻般发丝凌乱地贴在脸颊上披在肩上，眼神坚定，狼狈中又透露出一丝凄美。

尹夏沫不敢往回走，硬着头皮往前探索，也许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她的调虎离山，很快就会追过来，她要逃，逃的远远地，没有很多的选择，大路小路都不能走，只能选稍微安全一点的无人通行的野地。凭着太阳落山的位置判断，她现在是通往南边，多年的生活让她对这个城市的大致地形有一些了解，如此荒凉的郊区只有城北一处才有，她在赌，赌自己选择的路是一条生路，一直往南，就能通往市中心，至少，能看到通往市中心的行人或者马路，那么她就能得救了。

咬着牙，继续前进。

天色越来越暗，视线渐渐模糊，三米之外的景物都看不清，前方似乎是一片树林，有高大枝叶茂密的树枝在摆动，她甚至能听到风过树林时的沙沙声响。她被关押在厂房里的时候也能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会不会就是那片树林，如果是那片林子，那么会不会有他们的人守在那里。

恍然失神间，身侧的裙角似乎勾到枝荆了，隐隐传来阻力，尹夏沫转身，扯扯裙子，但是没能把裙角从树枝上扯下来，然后手上一用力，哗地一下，脚下一个踉跄，身体因为冲力，顺着裙角的方向倒去，眼看就要跌倒！

电光火石间，尹夏沫双手本能地扯住边上的树枝，顺势迈出一脚稳住身体，然而——

脚底猛地生疼，像是踩到了尖刺物，不同于踩到石块的疼痛，而是深入皮肤的刺痛！

尹夏沫惊痛得倒吸一口冷气，差点呼出声来，眉头痛楚着微皱着。

天色太暗，看不清脚底的伤口，凭着感觉，用指尖扯出尖刺物，脚底火辣辣地生疼，鲜红的血液止不住地从脚底涌出，在夜色里，显得愈加漆黑深暗。她扯下被勾破的裙角，胡乱地在脚底包扎着，触到伤口处，一阵刺痛。

痛极，尹夏沫突然很想笑，嘴边扯开无奈的嘴角，她甚至笑出声来，她觉得自己仿佛是某惊悚片里的女主角，逃匿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只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想电影里那样最后逃出升天。

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前行着，似乎是一片树林，高耸的灌木，成片成片，眼前是漆黑的一片，树林里发出杂乱的声响，像是有生物在穿梭。

深吸一口气，扶着树干，迈出一步，地面冰冷潮湿，一片泥泞。尹夏沫怯怯的缩回脚，站在肮脏的泥土上，脚底伤口的疼痛感扩展到全身，疲惫侵袭的身躯一阵一阵的眩晕着。

不行，不能在这里倒下去！

抬脚，往前走。

脚下猛地一软！

是沼泽！

脚步已经迈出，身体重心向前，收不住势，一只脚不受控制地连带着身体往下陷！

尹夏沫心中惊慌，急忙抱住身后的树干，倚着树干，她的身体慢慢摊下来，左脚陷在沼泽里，右脚踩在地面上，她试图把重心转移到右脚上，可脚底破裂的伤口让她脚下使不出劲来，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双手向后托抱着树干，支撑着身体不让自己陷下去。

灰暗的天色，秋风呼啸着过耳，树影煽动，胸口一片清冷，刺骨的寒意从心底升起，长时间压抑着的恐惧一点一点侵袭着身体，看着狼狈不堪的自己，尹夏沫猛地怔住了，琥珀色的瞳仁黯淡下去，然后透明的水汽晕染开，眼泪一下子溢出来。

辰……

辰……

泪水越积越多，濡湿了她苍白的脸颊，秋风扫过，冰冷刺痛。

一秒两秒，身体越来越沉，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小，好累好累，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和疲惫，让她倍感无力，好想好想，就这么睡过去，休息一下，只要休息一下，她就有力气再起来继续走了。

澄澄，澄澄还在家里等着她……

眼皮越来越重，意识渐渐模糊，似乎感觉不到周身的漆黑清冷，感觉不到脚底的痛疼，也感觉不到陷在沼泽里的下半身……

恍惚间，她仿佛看到欧辰，那个她心心念念的丈夫……

恍惚间，她仿佛听到有轰轰的直升飞机声音……

恍惚间，她感觉到有亮光朝她射来，刺得她睁不开眼睛……

她只想，就这么睡过去……

眼皮重重地合上……

一只大而有力的双手扶住她，把她从沼泽里托抱出来，那只手坚毅颤抖着……

“夏沫——”

那人沙哑低沉地呼喊，带着绝美的侧心刺痛的心痛……

“辰……” 辰相惜沫（上）

灰白的天花板，幽长空旷的走廊，空气中弥漫着医院里特有的消毒水气味，无数的白影来来回回涌动着。

走廊尽头的高级病房里，不时有白影晃动着进去，又有白影晃动着出来。

病床上，尹夏沫被换上了病号服，头发也被护士挽到无菌帽子里去，更显得她巴掌大的小脸蛋苍白无力，双眼紧闭，眼皮轻微地动着，有细密的汗珠，从额头渗出。

一支修长的手，拿着毛巾，帮她擦去额际上的汗珠，动作温柔细腻，十分小心的避开脸颊的伤口，轻轻擦拭着她的脖颈处。

“少爷，我们来吧。”护士略微尴尬地开口道，想要上前接过欧辰手中的毛巾。

欧辰头也不回地摆摆手，眼神一刻没离开病床上昏睡着的妻子。护士心领神会，轻手轻脚地退下，轻轻把门带上。

病房里，营养液顺着输液管道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滴、滴、滴，像是心跳的声音，维系着生命的心跳声。

欧辰屏息凝望着妻子，坚毅的俊荣掩不住眼底的憔悴和深情，还有深深的心疼和怜爱。他伸出手，抚上她洁白的脸颊，轻柔地，怜惜地。

她是那么美，即使脸颊上包扎着白色的纱布，却依然美丽得如同童话故事里的睡公主，让人不舍移目哪怕一秒。

她那么安静地沉睡着，仿佛全世间所有的纯洁美好加起来都不及她万一。

他就想这么看着她，守着她，护着她，一辈子不离不弃。

毫无掩饰心底的感情，任由温热酸涩的液体在体内缓缓流动着，眼底的爱意汹涌而出。

轻轻地握起她的手，爱怜地亲吻她的手背。

一辈子，不离不弃……

像是自己对她的承诺，又像是给自己的誓言……

他再也经历不起了……

“夏沫……”他轻轻地柔声喊着她的名字。

从她失踪起，整颗心就高悬在半空中，即使再重要的商战都没有如此紧张不安过，那种害怕失去的惶恐一直笼罩着他的身心，看不到她听不到她，没有她的消息，甚至是，可能永远失去她，那种钻心的疼痛，他再也经历不起……

泥泞崎岖的野地里，看到她陷在沼泽地里，苍白的面容却有着圣女贞德般的坚毅，系着他整颗心，让他飞蛾扑火似的奔向她，把她护在怀里……

在手术室里，看着医生护士手忙脚乱地包扎清理伤口，看着沾满血的棉签堆满整个托盘，她的手臂上、脸颊处、大腿小腿、手腕脚腕，甚至脚底，到处都是醒目的通红，连同他的心脏，刀刻般生疼……

他低头深情凝望着她，她气吐如兰，呼吸安静均匀，睫毛偶尔轻微地抖动着，他握着她的手，大而有力的双

手，握着她，传递着温情的力量。

掬你之手，在我之心……

良久良久，仿佛时间都忘却了流动……

渐渐地，尹夏沫动了一下，欧辰猛地惊了一下。她不安地蠕动身体，眉头微皱，睫毛不停地颤动，嘴巴动了动，想要开口，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喃喃地，像是陷入某个梦魇。

“夏沫……夏沫……”

握着她的手，愈加有力，紧紧地握着，却又不敢弄痛她丝毫。

“夏沫……我在这里，不要怕，我在这里……”

他心疼地亲吻着她的手，不停地柔声安慰着。似乎感觉到他温暖的力量，她的眉心又渐渐舒展开，睫毛也不再颤抖，呼吸又逐渐均匀起来，另一支手不自主地抚在小腹上，呈一种保护的姿势。

看着她睡梦中潜意识里的动作，欧辰心里突地涌起一股热流，医生的话，又再一次在耳边响起……

……

“少爷，我们已经为少夫人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除了一些外伤，其他并无大碍，伤口都已经消过毒了，感染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为少夫人打了一剂镇静针，她睡一晚上，再为她输些营养液，就应该能复原了……

“另外”

老医生顿了顿，严肃古板的脸上难得一丝微笑，

“恭喜少爷，少夫人怀孕了，一个半月的身孕……”

……

怀孕……

宝宝……

他和夏沫的第二个宝宝……

心底的喜悦油然而生，俊美的脸上浮现出难以言喻的欣喜，混杂着对妻子担忧关怀的复杂情绪，绿色的眼眸里，散发着异常的温情柔和。

他甚至能想象出几个月之后夏沫再生出一个像小澄澄一样可爱的小宝宝，奶声奶气地，喊他爸爸……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老的群人满了，新开的QQ群，93037590。。喜欢的人可以加一下——

辰相惜沫（下）

夜晚，渐渐降临。

深夜里，医院里一片寂静，偶有值班的护士从各个病房门前路过。

高级病房里，尹夏沫的眼皮不停地动着，长长的睫毛也随之抖动，睫毛颤抖的频率越来越快，然后，眼睛蓦地睁开。

雪白的天花板，似乎有些眩晕，昏暗的灯光一圈一圈地荡着光晕，视线也有些模糊。

她呆滞地眨眨眼睛，怔了好几秒，然后缓缓转头，身侧一道熟悉的身影让她突地愣住了。

那人静默地趴在床沿边睡着，昏黄的床头灯映着他俊美的侧脸，刘海贴着额际，浓眉微蹙，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在眼睑下投出一块阴影，高挺的鼻梁孤傲俊逸，嘴唇抿紧，嘴角似乎有些倔强又似乎带有一抹欣，而他的手，一直握着她，紧紧的，从找到那刻起，她就一直能感觉到，那种充满力量的温暖。

尹夏沫轻轻地动了动，不料却弄醒了他。

欣喜错愕的绿色迎上澄清似水的琥珀色，欧辰蓦地升起一股喜悦。

“夏沫……”声音是一贯的低哑轻柔。

尹夏沫没有回答，静静地望着他，然后慢慢地，伸出手，轻触他的脸庞，轻轻地，起身后她完全看清楚了他的整张脸，眼周有深深的黑眼圈、下巴处也留有未清理的胡渣，神情夹杂着紧张与欣喜还有与生俱来的淡漠倨傲，让人微微心疼。

“你瘦了……”她抚着他的面容，轻轻地说。

欧辰猛地一愣，大手覆上她纤细的手，“我没事。”

忽而他的眼神又黯淡下去：“对不起……”

尹夏沫把手移到他嘴唇出，制止他再说下去。

“辰，我想回家”她凝望着他“我要回家。”

欧辰转头看看窗外漆黑的夜晚，又望着她殷切美丽的面容，微怔，然后点头。

“好，我们回家。”

他唤来护士，低声说了几句，从护士手里的托盘上拿来酒精棉，动作轻柔地把输液管拔掉，然后脱掉自己的外套，裹着夏沫，将她打横抱起，大步走出病房。

夜晚的星空，静静的。

欧辰小心翼翼地将夏沫放在车副座上，拉好安全带。

秋风微寒，欧辰微微皱眉，又从后座上拿来毯子，柔柔的高级毛毯仔细地掖在尹夏沫脖颈下，她对着欧辰微

微一笑，暖暖的。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只有沈管家出来接他们。

“少爷，少夫人”

老管家泪眼婆娑，苍老的面容激动地抽动着。今天得知少爷寻到少夫人归来的时候，老管家心里就激动万分，但是鉴于欧宅大小事务需要打理，发烧的小少爷需要照顾，老管家就被欧辰要求留守欧宅。现在看到少爷带着少夫人平安归来，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

欧辰抱着尹夏沫，大步走进去，夏沫小小的身躯，依偎在欧辰怀里，双手环着他的脖子，头靠在他伟岸健壮的胸膛上，身上披着毛毯，整个人看上去有些羸弱，但面色却柔和温暖。欧辰深情地低头凝视她，

“夏沫，到家了……”

尹夏沫点头，挪了挪身，想要从欧辰怀里挣扎着起来。欧辰用眼神示意她不要动，然后抱着她，大步往澄澄婴儿房走去。

有温暖的黄色灯光从婴儿房里折射出来，欧辰小心翼翼地把尹夏沫放下，拉了拉毯子，让它重新裹住尹夏沫全身。

房间里，婴儿床上，澄澄安静地睡着，小小的手握成圈放在耳边，小脸蛋不自然地潮红着，可爱得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王子。

尹夏沫爱怜地凝望着儿子，伸出手，爱抚他的脸蛋，眼底泛起层层泪花。

“澄澄……”

“沈管家说，澄澄早上有点低烧，现在已经好多了。”欧辰沙哑着嗓音说，声音里还透露着一丝内疚，澄澄发烧到现在，他一眼都没有回家看过……

“……澄澄……”尹夏沫喃喃地喊着儿子的名字，眼底的泪水不自主地涌出，晶莹的泪水在昏暗的光线里闪闪发亮。

欧辰上前怜惜地将她拥入怀里，大手环着她的身躯，

“没事了……都会好的……”

低头轻吻她的额头，轻吻她的眼皮，轻吻她濡湿的睫毛，

“夏沫……回到家了……再也不会会有事了……”

尹夏沫无声啜泣着，泪水止不住地涌出，像是把这几天的委屈都化成这泪水发泄出来般，她的肩膀微微颤抖着，温热的泪水濡湿了欧辰高级名贵的衬衣，胸口处一大片温热潮湿。

他抱着她，紧紧地却不弄疼她地抱着，将她整个人都拥入怀中。

拥上她的一刻，仿佛将全世界都拥入怀中，整颗心都温暖充盈的，各种复杂的情感都缓缓汇聚，凝成一股爱



的暖流，在心底流淌，涌动而过每一个细胞……

他会用他的余生，乃至生生世世，来守护他的世界他的爱……

作者有话要说：

前面大家都问，这几章是不是尾声了。。我是有这个打算的。。本来还有一大段的，不过这个字数。。我真的控制不住啦。。前面的伏笔，就还剩欧辰胃病了。。不过我接下来要比赛，没时间更文了，所以只能忍痛，把那一大段带过了。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补上。。还给自己一个完整。。下次更新应该会在两三天后，初步打算，大结局分两次更。。。

过去的

秋日的风有一丝凉意，徐徐地吹着欧宅平静无澜的后院。

尹夏沫靠在门前的安乐椅上，身上披着毛茸茸的柔软毛毯，静静地看着池塘边渐变渐黄的绿叶，表情柔和宁静，嘴角似乎还有一抹淡淡的微笑，有一份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惬意，又有满岁天外云卷云舒的悠然。

距离上次事件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月以来，尹夏沫的日子过得悠闲平静，手头除了洛熙的一部电影之外，所有的通告都取消了，娱乐圈里的风风雨雨似乎都与她无关。经历过上次事件之后，欧辰明里暗里地安排了许多保镖侦探，只要她出门就寸步不离地保护她，也许是出于对宝宝的保护，尹夏沫也没再排斥拒绝。得知她再度怀孕以后，欧辰不让她参与任何家务，不让她进厨房，哪怕是澄澄的奶粉，都是保姆温好热好，再递到她手里的。

宝宝……

一想到肚子里的宝宝，她右手不自主地抚上小腹，尽管那里还如以前一样纤细，但是她能确切感觉到一个生命在成长，脸上就不由浮现温馨慈爱的柔情。

她还不知道宝宝是男是女，如果是男宝宝，希望能像爸爸多一点，像爸爸一样聪明能干，如果是女宝宝，那以后就每天把女儿打扮的漂漂亮亮，像个小公主，而且澄澄就可以多个小妹妹了。

想着想着，她不禁笑出了声，她轻轻地抚摸着小腹，来回一圈又一圈地抚摸着，金色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秋风轻轻地拂过她飞扬的发丝，她美丽的好似中世纪宗教油画中的圣母天使。

刚从大厅出来的欧辰看的呆住了，天天面对着的妻子，每一个时刻都会散发出摄人心魂的美丽，让人不舍移眼，百看不厌。

似乎感觉到他的来到，尹夏沫缓缓转过头来，温柔对她一笑。

欧辰略微尴尬地眨了眨眼，然后走上前，修长的手从她身前伸过，将毯子拉的高一点。

“冷不冷？”低头柔声询问，帅气的刘海垂下来，熟悉的男性体味潜入心脾。

“不冷。”尹夏沫温柔一笑，伸出手，轻轻捧着欧辰棱角分明的面容，然后自言自语般地说“希望宝宝像你多一点。”

欧辰先是一愣，然后下一秒，即可反应过来，微微脸红，他凝望着她，大手覆上她白皙的手，握着她“我们的宝宝像谁我都喜欢。”

傍晚的时候，珍恩来欧宅做客，提着大袋小袋的孕妇奶粉婴儿用品，大步踏进欧宅。

“又买这么多啊。”夏沫笑盈盈的想要接过珍恩手里的袋子，珍恩退后一步。

“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可不能拿重物。”说着顺手把袋子提来放在茶几边上。

“说的我好像跟大熊猫似的。”尹夏沫轻笑。

“你可比大熊猫宝贵多啦，快点坐下快点坐下。”又不是第一次怀孕，可是每次怀孕珍恩都比她还紧张的，对宝宝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第一胎，她兴致勃勃地指着那些袋子“这个呢，是亲亲最新出的孕妇奶粉，说是对孕妇的身体非常有好处，这袋是新款的孕妇装，超级好看嘞——还有这个和这个……”

“这都才两个多月呢，肚子都还没显的，这个孕妇装哪用得着啊，而且当年怀澄澄的时候还留着好多没穿过呢。”

“哎呀，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嘛——跟生宝宝一样，嘿嘿”珍恩贼贼地笑笑。

“那这袋呢？”尹夏沫指着多出来的婴儿用品“宝宝还没出生，就买了这么多的。”

“这个——”珍恩有些尴尬，她还真没想那么多，只是看到了就忍不住想买“这个，可以给澄澄嘛——反正他现在也不是很大，也用得着啦。”

尹夏沫好气地白珍恩一眼，家里的婴儿用品多的可以开婴儿用品店了，可是珍恩还是不停地买。

“咦，我的宝贝干儿子呢？”珍恩打量一下大厅，平时这个时间段活跃的澄澄居然不在。

“他跟欧辰在后院，一会就回来。”

“恩。”珍恩点点头，看着夏沫的肚子“这胎会是女孩还是男孩呢？”

“呵呵，过些日子才会知道，男孩女孩都无所谓呢——”

“女孩好，欧家还缺一个小公主嘛——”珍恩嘻嘻地打趣着，末了，又略带伤感地说“还好宝宝没事……”

尹夏沫明白她是指上次绑架事件，当时回到欧宅的第二天，珍恩和洛熙就来了，相比于洛熙的深沉冷静，珍恩一见到夏沫就激动地哭不停，她来看望夏沫的最后反而变成了夏沫安慰她。

“对了，你最近看报纸没？”珍恩突然提到。

“什么？”

“安卉妮啊——”

尹夏沫的心脏猛地一惊。

“她入狱了呢，听说是退出娱乐圈后开始与黑道打交道，还参与过几宗大案，现在黑道大哥落网，她也难以幸免了，我们公司几个人都还在讨论着呢——”

她没有跟珍恩提过安卉妮的事情，所以珍恩并不知情，现在欧辰用了什么方式让那群人得到了报应，只是从珍恩口里听到，她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郁琳，最近怎么样了。”尹夏沫涩涩的问，当时郁琳引她出去的，也应该是同伙了，事后也在欧辰那里得到确认，只是那个孩子，她是真的喜欢，即使对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也不想去怨恨什么。

“她啊，说来也奇怪的，在圈子里发展得好好的，突然提出要退出娱乐圈，说是不想影响学业，要出国深造之类的。”

尹夏沫心里涌现各种复杂的情绪，然后化成轻微的叹息。

看着眉头微皱的夏沫，珍恩心里突然闪过一道思绪，她试探着问“夏沫，那个……不会……跟他们有关吧。”

尹夏沫低头，没有看向珍恩。

珍恩突然心里有那么一丝明朗了：“就是安卉妮他们对不对，我当时就有点怀疑，只是一直……”

尹夏沫突然抬头，静静地看着珍恩，琥珀色的瞳孔闪过一丝珍恩看不懂的神色：“珍恩，这些都过去了，我现在很好，宝宝也很好，过去的事情，对以后也不会有影响，就让她过去吧……”

她和安卉妮的种种，孰是孰非，恩恩怨怨，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既然过去了，就不需要再提起了吧……

作者有话要说：

谢谢大家了。。。。雪会努力更文的。。只是速度肯定没以前快了。。

杀青庆祝会

星点大酒店，十八楼豪华小型宴会厅。

电影《盛世》的杀青庆祝会就在这里举行。

豪华的餐桌，亮丽的灯光，精美的菜肴美酒，还有餐桌上人们的欢声笑语。

剧组所有的演员导演化妆师道具师编剧甚至是临时的工作人员都出席了当晚的庆祝会，几个月的相处使得大家都分外相熟亲热，一起风餐露宿一起为一个场景一个镜头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到深夜的感情，在这场杀青会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年轻的新人配角和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师傅打成一片，几个化妆组的小姑娘和剧组里的临时演员聊的眉开眼笑，洛熙尹夏沫等主演坐在主席位上微笑着帮剧组里的工作人员签名留念，星点公司旗下几个相熟的记者拿着摄影机特约报道，记录着这一刻。

珍恩坐在尹夏沫身旁，今晚的她也分外高兴，手舞足蹈地和周围的人聊着拍摄的趣事。

“……然后陈姐就傻愣愣地跑过去，后来一看，原来是道具组的血浆……哈哈”

“哈哈”

“呵呵”

一群人听了哈哈大笑，尹夏沫和洛熙也开心地大笑着，珍恩本人更是笑得前瞻后仰的，陈姐抿着胖呼呼的小嘴哭笑不得。

末了，珍恩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哎呀，我的淑女形象啊，全毁了。”

又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洛导——”新人配角演员被众人推着不好意思地上前敬酒“呵呵，谢谢洛导提拔，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电影里出演，跟着洛导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代表大家敬您一杯——”

洛熙很豪爽地与剧组里的人碰杯，一口气把就喝到底，引得在座的人阵阵哄叫。

几个女孩子也纷纷离座敬酒。

“夏沫姐，我也敬您一杯——从《纯爱恋歌》，哦不，从泡沫美人鱼开始我就是夏沫姐的忠实粉丝了，这次能和夏沫姐同演电影，我真是太兴奋了，夏沫姐，我先干为敬！”

尹夏沫刚想开口，珍恩先她一步挡下酒杯，“夏沫有孕在身，可不能饮酒，我代她喝吧——”

说着她把夏沫的酒杯夺过来，一口气灌下去。

“哇——好辣啊——”

她夸张的表情又把大家逗乐了。夏沫的每场戏珍恩都陪在身旁，所以她跟剧组里的人都混得很熟，开朗活泼的性格在剧组里简直就像个活宝。

“珍恩姐，夏沫姐有你这么尽职的经纪人真好啊——”

尹夏沫微笑得看着珍恩，珍恩憨憨地笑两声，不好意思低下了头，脸蛋红扑扑的，不知道是酒后效应还是害羞的。

当晚，剧组的所有成员都兴致盎然，欢声笑语连续不断。

庆祝会结束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雨。

尹夏沫从酒店里出来的时候不由打了一个寒颤，雨下的淅淅沥沥地，整个街道都是湿漉漉的，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好大的雨呢。”洛熙淡淡地说。“家里会有人来接吧”

他看向尹夏沫，尹夏沫默默地点头。

灰蒙蒙的雾气中，明亮的车灯如闪电般从远处照过来，车身渐进，深蓝色的兰博基尼从远处开来，停在酒店

大门口。

洛熙看着眼熟的兰博基尼，眼底飘过一丝落寞。

车门打开，欧辰挺拔修长的身影从车里出来，他穿着深棕色的大衣，打着伞，款步向尹夏沫走来。

“宴会结束了吗？”他柔声问，然后看了一旁的洛熙一眼，洛熙也回看他，算是打招呼了吧，自从上次事件之后，他和洛熙之间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

“恩——”尹夏沫点头，刚要开口说什么，珍恩从酒店里急匆匆地跑出来打断了她。

“夏沫——夏沫——”她跑得很急，脸蛋越加发红，看到欧辰在场，突然就有点不好意思自己刚才的失态，虽然常常去欧宅常常见到欧辰，但是这种相熟的交情并没有减弱她心底对欧辰的畏惧。

“怎么啦？”尹夏沫问。

“恩，那个”珍恩没敢去看欧辰“下雨了，大家说晚点再走，现在正在拍照留念，他们几个特别想跟你单独合照，让我来叫你一起去……”

尹夏沫转头看向欧辰，他沉声开口：“你先去吧，我等你。”

“好。”

尹夏沫被今晚亢奋过头的珍恩拉走，酒店大门口突然就只剩下欧辰和洛熙两人。

两个王一般的男人就这么面向着大街静静地伫立着。

雨水哗啦啦地落到地面，溅起一股股水花，水珠沿着兰博基尼的车身，画出好看的线条。雨丝从车飘进来，打在脸上，带有一丝凉意。

良久，洛熙幽幽开口。

“方锦华的事，是你干的吧。”

他一直盯着前方雨幕，没有看向欧辰。

“是。”

方锦华是绑架夏沫的幕后黑手之一，只是她太聪明太狡猾了，多年的漂白生活让她把自己的黑道背景粉饰地干干净净，即使知道她的背景也苦无证据起诉逮捕她。欧辰最后动用姚侦探，用了手段才让方锦华落网，只是那手段……

他至今都记得方锦华被捕时那种很毒辣的眼神。

“她这辈子算是就这么毁了。”洛熙淡淡的说，似乎有一丝叹息。

欧辰冷哼一声，他不在乎，他不在乎方锦华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只要伤害到她，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和事他都没办法让它存在，毁了它，只有毁了它！

洛熙轻笑出声，他伸出手，手心朝上，任由雨滴落到掌心，一滴一滴，冰冰冷冷的，嘲弄般地扬起嘴

角，“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有变。”

欧辰没有理会。

“你在防备我吗？”洛熙看着手中的雨水，淡笑。

“不需要。”

“宝宝出生的时候，我可以买礼物来看看吧。”

“随便。”

洛熙似乎丝毫不在意欧辰的冷漠，或者，他早习惯了欧辰的淡漠如此相处才能让他更加释然。他突然看向欧辰，语气幽幽的。

“如果还有下次，我一定站出来跟你抢。”

欧辰回望他，绿色的眼睛深沉幽亮，嘴角似乎带有一丝不屑，语气霸气无比。

“你认为你还会有机会吗？”

洛熙自嘲般地轻笑不语，他转头，看着大厅里被众人簇拥笑靥如花的尹夏沫，心底压下的波澜又不安分地起伏着……

是啊，三年前，他亲手把她推开，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良久，欧辰的声音又再次响起。

“她是我的。”温情

雨越下越大，回到家的时候，尹夏沫和欧辰的衣服上都沾了点水迹。

“这样容易感冒”欧辰看着尹夏沫微湿的衣角皱眉。

尹夏沫低笑，自从得知她怀孕以来，欧辰对她关怀备至，似乎比怀小澄澄的时候还要紧张，也许是那件事让他自责不已不能释怀吧，医生也说，万幸胎儿保住了……

“只是衣服淋湿了一点点，没关系的。”

欧辰不予理会，帮尹夏沫把外衣脱下，拿来干净的浴巾帮她擦拭，然后裹着她，他低头温柔地说“洗个澡再睡觉，这样比较舒服。”

“好。”

他将她打横抱进浴室，华丽的大浴室，浴霸的灯光温暖明亮，硕大的浴池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满了水，热水如温泉般从精致的龙头里喷涌而出，水面冒着白白的水汽，整个浴室氤氲温热。

欧辰将浴室里的温度又调高一度，温柔地看着夏沫，尹夏沫脸色微红，任由他帮自己把衣服一件件褪去，小心翼翼地扶着她，让她浸泡着水中。然后欧辰自己也脱衣下水，他从瓶子里按出洗发露，搓出丰富的泡沫，轻柔地用手指帮夏沫搓洗着头发，白白的泡沫在她海藻般的长发里细细摩擦着。

温热的水汽不停从水面上冒出，整个浴室都笼着一层白茫茫的水雾，她和他都浸泡在水里，周身的一切都似乎隐去不见，看不见精美的天花板壁纸，看不见吞吐着温水的龙头，只有他和她。

整个世界，只有他和她……

手上的动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下，他屏息深情地凝望着她，她脸颊泛红眼若水波肌如脂玉，让人不舍移开视线，尹夏沫羞涩地低下了头。

下一秒，欧辰环臂抱住她，将她拥入怀中，他的下颌放在她的头顶，温热的肌肤相贴，他甚至能感觉到她体内血管的脉动。

“辰……”尹夏沫微怔，头埋在她的胸口处，声音闷闷的，似乎感觉到他的深情，尹夏沫没有挣扎，静静地靠在他胸口，感觉他的心跳他的呼吸，静静的。

“夏沫，我爱你……”他低哑深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我爱你……”

尹夏沫怔住，这是，表白吗？

即使她一直知道他对她的爱，即使他们结婚已久，但是向来淡漠不善于言表的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爱”，这是他第一次跟她说“我爱你”。

宁静淡漠如尹夏沫，也被欧辰的爱击得溃不成军，少女般的悸动温情不由浮现。

体外热气涌动，体内热浪翻滚，尹夏沫感觉自己的心里像是被浇灌了糖水一般，甜蜜蜜的，脑袋里的理智早就被击散得一无所踪，仿若浴室里的水汽似的，白茫茫的一片，挣扎着想从他的怀中起来，可是他紧紧地拥着她，仿佛是要把她融进体内。

“遇到自己爱的人，要对她说我爱你……”

这是，她电影里的台词……她想打趣地问他怎么了，但是如此浓重的气氛让她没法轻松自如面对，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她在电影电视剧里用过无数次的台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犹如千金，珍贵异常。

温热的水汽在空中弥漫，仿若置身梦境……

“夏沫，我爱你……”

有酸涩的液体从眼底泛出，她根本无力思考，闭上眼睛，让自己完全沉浸于相拥的幸福之中……

“恩，辰，我也爱你……”

白茫茫的水汽中，她和他仿佛是一体的，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周末。。今天两更了..新开的Q群：93037590喜欢的人加一下。。

生病

欧辰把裹着浴巾的尹夏沫打横抱着出浴室，安放到床上，细心地为她掖好被子。

“累了吗？”他低头柔声问。

尹夏沫摇头，“还不想睡。”

“恩，那看一会电视吧。”欧辰把电视打开，把遥控器交到她的手里“还有一点文件要处理，我去一趟书房，马上回来。”

“好。”尹夏沫乖巧地点头，感受着欧辰的温情，心底温暖无比。

欧辰起身，轻轻带上卧室的门。

走出卧室，欧辰背对着房门，嘴角的温柔渐渐消逝，冰冷的痛楚涌现，眉头略微痛苦得皱了皱，他下意识地捂着肚子，朝书房走去。

打开底层的抽屉，他胡乱拨开抽屉里的杂物，从里面翻出深棕色的瓶子，拧开瓶盖，倒出几粒药丸塞到嘴里。

胃部的剧烈疼痛让他的表情不自主地抽动着。

真的，控制不住了吗……

卧室里，尹夏沫慵懒地窝在暖和的被窝里，看着电视屏幕里潘楠阳光的笑容，轻轻地笑着。

窗外，雨声淅沥，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猛烈，隔着玻璃窗，尹夏沫都能清晰感觉到外面呼啸而过的风声，大颗大颗的雨珠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作响。

欧辰出去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衣，会不会太冷了。

想着尹夏沫缓缓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欧辰的风衣外套，朝书房走去。

书房的门虚掩着，有昏暗的光线从里面射出。

欧辰趴在书桌上，压着一大推凌乱的文件。

是睡着了吗？

尹夏沫推门进去，似乎听到了她的脚步声，欧辰猛地惊醒了。

他略微呆滞地看着拿着外套的尹夏沫，然后不动声色地把文件夹合上，把桌头的药瓶收到抽屉里。

“明天再看好吗？”尹夏沫把外套披在他身上，关怀地说“今天累了就先休息。”

“不累。”

“你看你都趴着睡着了，”尹夏沫假装生气“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好。”欧辰沉声说道，关上书房的灯，扶着她回房。

黑暗的书房里，深棕色的药品静静地躺在抽屉里的某一处，渺小得让人忘记了它的存在……

一场秋雨一场寒。

那场雨后天气就渐渐转凉，似乎渐渐入冬了。

欧宅大厅里，早早就开了暖气，澄澄围着干妈新买的围巾，淡蓝色的一圈围在脖子上，小小的羊毛衫毛茸茸的，异常的暖和。

他坐在尹夏沫的腿上，抱着画册，小嘴巴嘟囔着不知道说这些什么。

“这是大象” 尹夏沫指着画册里的图案，温柔地说。

“大象” 澄澄看着他不认识的图片，学着妈妈的发音，模样也十分认真可爱。

“大象的鼻子长又长。”

“长长”

“对，大象的鼻子长长的。”

“长长”

澄澄已经一岁多了，算是从婴儿期过度到幼儿期，尹夏沫尝试着多和澄澄做一些互动，帮助他认识记忆一些东西，澄澄很聪明，学的很快，很多东西夏沫只教一次他就记住了。

“妈妈，小马呢” 澄澄似乎特别喜欢小马，每次看画册都念叨着小马。

尹夏沫轻轻地带着澄澄的手，将画册翻过几页。

“小马小马” 一看到熟悉的小马，澄澄就开心的大叫起来，他指着小马，兴奋极了。“小草呢？”妈妈说过，小马要吃小草的，怎么没有小草呢。

“小草啊，”尹夏沫想了想，在寻找哪里有小草的图片。

“妈妈”澄澄突然指着茶几上的杂志“小草小草”

尹夏沫微笑，拿起茶几上的杂志，那是一本旅游杂志，杂志的封面是大片大片的薰衣草，分外的好看。

“这个不是小马吃的小草，这个是薰衣草，薰衣草”

“衣草”

“薰——衣——草——”尹夏沫耐心地一字一字教儿子。

“薰衣草”小草，妈妈，小草。”

欧辰从厨房里走出来，他吩咐厨师看着炖品的火候，然后缓步向他们母子走来。

“澄澄，来，爸爸抱。”他从尹夏沫怀里抱起澄澄，沉声道，看着澄澄在尹夏沫怀里欢呼雀跃的，担心会动

了胎气，又补充了一句“妈妈现在怀孕了，澄澄不可以顽皮哦，要是伤到弟弟妹妹了怎么办？”

“弟弟——妹妹——”澄澄歪着脑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刚才跟妈妈在聊什么呢？”欧辰低声问澄澄。

“衣衣草——”澄澄想了一下回答。

尹夏沫扑哧一声笑出来，“是薰衣草。”

看着手里的旅游杂志，尹夏沫突然有一丝感慨，似乎结婚以来，她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小澄的话语在她耳边响起……

……

姐，你要好好地活着，快乐地活着，替我去看世界各地的美景，替我去吃世界各地的美食，不要生病，不要太累。

……

去看世界各地的美景……

去吃世界各地的美食……

右手不由抚上微微隆起的小腹，她淡笑着看着欧辰，“辰，等宝宝出生后，我们去法国看薰衣草好吗？”

欧辰微怔，看着她眼里明亮的琥珀色，点头：“好，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似乎他们都没有渡过蜜月呢……

“法国很漂亮吧。”尹夏沫像个少女般笑盈盈地，眼底的热切期待让欧辰不由心疼起来。

“恩，法国是个很浪漫的国家，那里的生活非常惬意，建筑物和自然风景都非常漂亮。”

尹夏沫憧憬地听着，然后她略微黯然地说：“等你得空了，咱们再去。”

“没关系，等宝宝出生后，我们就去。”他看着澄澄“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那公司——”尹夏沫突然想到，欧辰好像最近都不常常去公司的，近期拍戏都是欧辰亲自开车来接的“你今天不去公司都没关系吗？”

“晚点去。”欧辰将澄澄放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又推开边上的椅子让尹夏沫坐下。

“不要累到自己。”

“好。”

看到他们入席，厨师把温着的饭菜一一端上，空气里顿时饭菜飘香。

其中一盅炖品被端到尹夏沫身前，扑鼻的香气从里面喷涌而出。

“这是……”

“鲍鱼莲子燕窝粥，炖了很久的，对你和宝宝都有好处，趁热喝。”

一大早就见欧辰在厨房里忙里忙外的，就是在炖这盅粥吗？

尹夏沫心里温热，舀了一勺子，舌尖轻触，蠕蠕的温温的，像是心房里的某一处。

她仰头，回望欧辰殷切的目光：“很好吃。”

欧辰轻笑，绿色的眼睛里孩子般地亮亮的。

午饭过后，欧辰就去公司了，据说集团里有重要会议需要出席。最近欧氏集团股市波动很大，并购克里斯丁集团这一爆炸性新闻连不怎么关注财经的尹夏沫都略有所闻。各种重组投资计划让欧辰都忙得不可开交，即使下班回家，他也都是会看文件在深夜。

尹夏沫在书房里，拒绝了佣人的帮忙，仔细地把欧辰书桌上的文件复印件一一整理好，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又把一些凌乱的小杂物收进抽屉里。

打开抽屉，深棕色的药品映入眼帘。

这个瓶子……

她记得欧辰那天晚上拿出来过，尹夏沫疑惑，瓶子周身没有任何文字或者标记，通透的瓶身，里面装着一些难闻的药丸。

欧辰的药吗？还是维他命？什么用的？身为欧辰妻子的她居然从来不知道欧辰在吃这种东西……

看着手里冰冷的瓶子，尹夏沫心底猛地突了一下，没有来由的，来历不明的药物让她有一丝惊慌，心里的疑问渐渐扩大……

欧辰，生病了吗……发现

夜幕降临，欧辰从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今天都没有回家吃饭，夏沫肯定担心死了。

他赶忙穿上外套驱车赶回家。

回到欧宅已经是将近凌晨了，宁静的欧宅，没有一点光亮，安静地让欧辰有些心慌，他很少如此晚归的。

轻轻推开卧室房门，没有开灯，夏沫应该是已经睡着了吧。

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去，没有开灯，静悄悄的，他缓步走进，仿佛有人影坐在床上。

“夏沫……”欧辰沙哑着嗓子低声问。

没有任何回应，欧辰惊恐，连忙打开灯。

尹夏沫抱着膝盖坐在床角，头半埋在两腿之间，眼睛无神呆滞地看着床单，没有任何表情。

欧辰突然被这一幕吓得惊住，赶忙上前。

“夏沫，怎么啦？”关切的柔声问，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关心和紧张。

似乎感觉到是他，尹夏沫缓缓抬头，昏暗的夜灯照着她苍白的面容，琥珀色的眼底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失了

灵魂般的。

“夏沫！”欧辰心惊！

尹夏沫没有回答，琥珀色的眼底像是有无尽的大雪漫飞，一片的灰蒙。

这种眼神，似乎只有在小澄逝世的时候见到过，刺骨的凉意和恐惧从心底流淌出来，欧辰伸手，想要将夏沫拥入怀，尹夏沫却更加往后缩，避开欧辰。

伸出的手，停留在空中……

蓦地，眼角瞥到尹夏沫身侧的深棕色瓶子。

欧辰猛地瞳孔紧缩！

那赫然正是他小心隐藏多时的装着烈性胃药的药瓶！！

瞒不住了吗……

欧辰的眼神顿时黯淡下去，抿着嘴，手掌骨指僵硬得握起。

“夏沫……我……”

尹夏沫还是没有抬头，眼神一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琥珀色的眼睛深幽没有焦点，呆滞悲伤的表情却没有一滴眼泪，她仰头，吸吸鼻子。

“明天我陪你去医院。”

声音是毫无情绪的清冷，冷得让欧辰心疼不已。

“夏沫……”

他轻轻唤着她的名字，试图跟她解释，可是她根本不给他机会地打断他。

“我已经预约好医生了，明天早上八点。”

“不要这样……”

她的刻意冷漠让欧辰心底顿时慌了神。

“先做一个具体检查，等详细报告出来之后再决定做哪种手术。”

尹夏沫似乎完全没有听到欧辰的话，自顾自说下去，欧辰上前，强制把尹夏沫的身体掰过来，望着她。

“夏沫，不要这样。”

他的眼底充满了神伤，心痛失措地望着她苍白黯然的面容。

“你希望我怎么样呢？”尹夏沫看向欧辰，眼底涣散一点点淡去，渐渐有了一丝焦距“你希望我一直不知道对吗，还是即使知道了也假装不知道，依然每天开开心心地粉饰幸福。”

她一直以为她很幸福，她的家人欧辰和澄澄都健健康康地陪在她的身边，现在又怀上了小宝宝，即使经历了如此恶劣的绑架事件，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因为她有一个温暖完整的家，无论何时，无论在外面经历了

什么，最后还是能回到家里，那个最温暖的心灵的港湾。

然而当她拿着欧辰的不明药物去询问医生的时候，所有与幸福有关的字眼都在那一刻冰冷破碎。

……恶性胃癌的处方药……药效强烈……副作用很大……患者谨慎使用……

……恶性胃癌……

“你不觉的自己很残忍吗？”琥珀色的眼珠渐渐附上一层水汽“如果不是我发现，你是不是打算永远都不告诉我，然后病发的那一天，你突然倒下……”

“夏沫，对不起……我……”他如何忍心让她担忧啊。

“为什么你们都这样……小澄这样，你也这样……”她把头埋得很低很低，喃喃自语般的，长长的睫毛氤氲湿润“为什么……”

欧辰心底像是被人狠狠地刺了一刀般，心痛得说不出话来，一把将她拥入怀中，尹夏沫一阵冷一阵热地不停颤抖的身体，让他痛得仿佛要窒息。

紧紧地抱着她，向她传递着自己的力量，让她不再害怕。

良久，尹夏沫才平静下来，她从他怀里仰起头，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泪水，静静地望着他。

“辰，我们是夫妻……”她扯开嘴角，努力对他微笑“夫妻是要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有什么难关，我们一起面对……”

欧辰心疼地望着她，她的手紧紧扯着他的衣角，睫毛上濡湿的泪珠一闪一闪的，琥珀色的眼底有着让人心惊的澄清明亮，仿佛充满了新生的力量。

“好，我们一起面对……”

病情（上）

早晨。

医院会诊室。

秋冬的清晨带有一丝凉意，即使身在室内都不由打寒颤。

主任专家办公桌边上白光板上，映着一张X光胶片，灰黑色的胶片上……

专家医生神色凝重地盯着胶片观察了好久。

“欧太太，不能拖了，要马上进行手术……”

尹夏沫僵硬得坐在，背脊挺得笔直，仿佛有刺骨的凉意从身后传来。她紧紧握着拳，强迫自己听下去，不管什么结果她都要坚强面对。

“现在，是什么情况……”

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般干涩沙哑，还略带有一丝颤抖。

“……进展期胃癌……也就是中晚期胃癌……欧先生的胃病是家族遗传，比一般人的病发率要高得多也难治愈地多，而且一旦病发，控制起来也比较困难，以现在的情况，只能先进行手术再保守治疗……想要完全治愈，可能性微乎其微……”

……治愈可能性……微乎其微……

心脏像是被狠狠地抽了一下，仿佛有人扼住喉咙，窒息地说不出话来。

“那……”紧咬着牙“已经是中晚期了吗……为什么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欧辰一直很健康啊……”

老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钢架老花镜，沉声说。

“据欧先生病例显示，欧先生的胃一直不太好，前几年更是嗜酒如命，大量的高浓度酒精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腐蚀欧先生的胃了，只是没有被察觉而已……”

饮酒……

睫毛微微颤抖了一下，尹夏沫的脸哗地一下苍白无比……

都是她的错，都是她造成的……八年前，她的固执怒意造成的……

如果当年她不那么绝情，欧辰就不会车祸失忆……

如果欧辰不是如此痛苦失忆，就不会饮烈酒……

如果……

老医生轻声叹息，“没有症状出现吗……都已经用上药效最强烈的处方药来压制了……”

仿佛雷击中般，尹夏沫苍白着脸，一言不发，身体不由颤抖着，心疼得仿佛要裂开……

她，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她一直以为欧辰的胃病克制得很好，偶尔的病发也是正常，只要平时注意饮食就好，她也一直这么做的……

只是，她不知道，欧辰偶尔的胃痛干呕，居然是胃癌的征兆……

“而且欧先生之前经历过换肾手术，人体内的各器官都是会相互影响的，每一次手术对人体都是有伤害的，也可能因此加速胃癌的病发情况……好在欧先生身体素质比较好，才能熬到现在还能正常生活……”

“什么！”

尹夏沫不可思议地盯着医生，脑袋里嗡嗡作响，眼神痛楚空洞，灵魂苍白无力，似乎有无尽的深渊在她身后打转，将她吸进去吸进去……

她不知道是怎么结束对话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会诊室的，脑袋里一片的混沌，脚步踩在医院长长的走廊上，诺大的医院，异常的安静，整层楼都是空荡荡，脚步落在地面上的回音格外的凄凉……

呆滞地推开病房的门。

欧辰半倚在病床上，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听到开门的声音，缓缓地转过头来，望着她苍白的脸色，眼底是

难以掩饰的黯沉痛楚……

瞒不住了吗……

欧辰无力地闭上眼睛……

“夏沫……”

“恩……”尹夏沫走到床前，琥珀色的眼底静静的，轻轻地对欧辰微笑，温柔地把被子拉的高一点，盖在他腋下“你刚做完检查的，要多休息……”

听着她温柔的话语，温柔的呵护，欧辰心底的苦涩愈加泛滥开。

“……对不起……”

尹夏沫手下动作僵硬了一下，她望着欧辰，琥珀色的眼睛充满了大海般的感情。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你看，我不是个好妻子……”长长的睫毛眨动着，有氤氲的湿光在闪动，“……你生病这么久了我都没有发现……”

欧辰嘴巴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来。

“都已经中晚期了……你病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夏沫……”欧辰起身，握住她的手“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你的……”

尹夏沫摇头，眼珠渐渐蒙上一层水汽“都是我的错……当年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受那么多苦……还得了这个病……都是我的错……”

“……”

“……要怎么办呢……要是有一天你突然倒下了……我要怎么办呢……要是连你都生病了，澄澄和宝宝该怎么办呢……如果因为我的过错而导致你的病发……我又如何面对孩子呢……”

晶莹的水珠在眼底打转，尹夏沫睁着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欧辰，硬是不让眼泪流下来。

“……我要把你的身体照顾的好好的……你要给我机会好好补偿你……”尹夏沫深呼吸，努力将眼底的泪水都挤回去“等身体检查报告都出来了，医生们就会安排进行手术，等手术过后，你的身体就能慢慢复原了……”

“夏沫……”她语气里不经意透出来的脆弱让欧辰心惊，他更加用力地握住她的手。

尹夏沫也紧紧回握着他，像是对他说的，又像喃喃自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都会好起来的……”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欧辰低头，避开她的眼睛“我们可以等宝宝出生以后再手术的……”

病情（下）

尹夏沫怔住，心脏猛地慌了一下，有种无端的惊悸从心底冒出。

为什么要等宝宝出生后……

“手术是越早进行越好的，宝宝还要八个月才能出生，你先把身体养好了，才有力气陪着宝宝健康出生成长啊。”

尹夏沫边说边扶着欧辰躺下，她把床摇下去，“今天你累了，早点休息，不要想太多。”

欧辰没有再说话，绿色的眼底泛着波澜的深情和复杂的情绪以及一丝痛苦的挣扎，那抹情绪深深地刺在尹夏沫心底，其实，她什么都知道……

“睡吧，我陪着你……”对他的关怀化成异常温柔的话语。

欧辰怔怔地看着天花板，然后慢慢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着。

尹夏沫静静看着渐渐睡去的欧辰，眼底如大海般清澈深邃，充满了温柔的怜惜……

晶莹的泪光在眼底若隐若现……

良久，她低低地说：

“辰……不要丢下我和澄澄，还有……未出世的宝宝……”

秋日是个萧条的季节……

尹夏沫站在病房窗前，看着窗外的落叶轻扬，怔怔的……

“在想什么呢？”珍恩从身后探出头来。

“没什么”尹夏沫摇头，然后转身帮着珍恩整理碗筷，这几天以来，尹夏沫一直在医院里寸步不离地照顾欧辰和医生商量病情，其他所有的杂事都是珍恩帮忙打理的，甚至连澄澄尹夏沫都只每天匆忙见一眼，然后让珍恩帮忙照顾。对珍恩，尹夏沫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情绪，不管发生什么，她总是相陪在侧。

看着尹夏沫涣散迷离的表情，珍恩故作开朗地出声安慰道：“欧辰会没事的，你不要担心啦——对了，澄澄今早喝了一大碗的粥，好厉害的呢——”

尹夏沫低头轻笑，低落的情绪让她的微笑看上去像是一抹苦笑。

珍恩别头看看欧辰病房的门，“他们还在讨论啊——”

欧辰所在的高级病房像是一个独立的公寓套间，最里面是欧辰的病房卧室，外面有个小客厅以及供家属休息的小客房，还有独立的小厨房和卫生间，尹夏沫现在就小客厅里，顺着珍恩的视线，看着欧辰病房紧闭的门，“可能集团的事情比较多，欧辰总要交代清楚。”

过两天就要进行手术了，手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尹夏沫都不许欧辰再工作，要他好好休养身体，这两天欧辰陆续和集团的一些董事高层见面会谈，西蒙更是忙里忙外地拿着各种文件让欧辰过目签署，将欧辰交代的事宜记录在册，直到夏沫来下逐客令的时候才无奈离去。

“我去拿药，要是再过十分钟他们没有出来，你就进去让欧辰先休息……”尹夏沫交代珍恩，话音未落，病



房的门啪地一下打开，西蒙随着一群人从房间里出来。

“少夫人——”西蒙等人恭敬向尹夏沫打招呼，尹夏沫点头示意，大方得体地目送他们离开。

“我——”尹夏沫开口，话还没说，珍恩就打断了她，她把手中的保温饭盒往尹夏沫身前一推，俏皮一笑。

“我去拿药，你进去‘伺候’老公吃饭。”

尹夏沫微怔，继而点头对珍恩微笑，一种含着友情的情愫在空气里蔓延开来。

“有你真好……”

“傻瓜，说什么什么呢，快点进去啦——”每次夏沫怎么说，珍恩都会不自主地少女般脸红起来。

病房里，欧辰半倚着床，身前摆放着各种资料文件。

尹夏沫把饭盒放在茶几上，拿出里面热腾腾的米粥：“该吃饭了，这些公事交给公司里其他人就好了。”

“好。”欧辰合上文件，尹夏沫默契地接过文件夹，将文件夹摆放到一边。

“医生说手术前要无渣进食，晚上还要灌肠，我煮了一点白粥”尹夏沫舀了一小勺米汤，送到欧辰唇边，动作温柔地像是照顾澄澄般。

欧辰静静地望着她，享受着她温情的呵护。

尹夏沫一勺一勺地喂着欧辰，直到他把所有的粥都喝光了。

“你吃了没有……”欧辰开口道。

“你啊，就不要操心我啦”尹夏沫放下碗勺，用纸巾轻轻擦拭欧辰的嘴唇“我会让自己健健康康的，这样才能照顾你和未出世的宝宝啊——”

她低头看着欧辰修长的手指“指甲有点长了……”

欧辰没有会意，只见尹夏沫取来指甲剪，轻柔地拿起他的手，帮他修理指甲。

她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垂下来，身后是毛茸茸的阳光，温温热热的。

指甲剪剪过指甲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喀嚓声，在秋日的早晨里，分外的清朗好听……

只是谁也不曾料到，那是这个秋日，最后一声，清脆的叹息……

手术

凌晨，天灰蒙蒙亮的。

今天是欧辰手术的日子，尹夏沫不知怎的，一直睡不安稳，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心里像是压着大石头般沉重难当。

没有睡意，就干脆起身。

她怔怔的坐在床头，静静地看着不远处的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有风轻轻吹动着窗外的树叶，叶子之间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灰蒙蒙的窗外没有一丝亮光，没有开灯，眼前尽是灰黑一片。

她一直呆坐在床头，从灰暗的凌晨到破晓的清晨。

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穿过玻璃窗照射进来的时候，尹夏沫才微微眯了眯眼，她缓缓抬头，眼底是一片恍惚的琥珀色。

天亮了……

要手术了……

病房里。

尹夏沫温柔地照顾欧辰起床洗漱，甚至还帮他修理了胡渣，让即将上手术台的欧辰看上去，分外的精神俊朗。

她扶着欧辰做到轮椅上，又拿来毯子盖在他的身上，即使是病房到手术室那么一小段路，她也不能掉以轻心让欧辰受凉了。

“马上就要进行手术了，我推你过去。”她将毯子拉的很高，盖住欧辰的全身。

“好。”

出了病房，走廊的长椅上，一名气质高贵的老者起身朝他们走来。

“父亲。”欧辰低低地喊了一句。

罗贝尔将手搭在欧辰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ocean，在天国的母亲会保佑你的。”继而他又看向夏沫“辛苦你了。”

“这是我应该的。”

每次看到欧辰和他父亲相处，尹夏沫心里就说不出的复杂，他们父子之间，似乎隔着一道膜，温文有礼但却更显生分。尹夏沫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请沈管家通知远在法国的父亲，毕竟是父子，血浓于水，不管欧辰愿意与否，罗贝尔都有权利知道欧辰的病况。

手术前准备工作早已完毕，专家医生护士都已准备就绪，各种仪器药物也已就位。一群面孔熟悉的护士走过来，把轮椅从尹夏沫手中接过，推着欧辰，到手术准备室里将他换到移动病床上，再推着他进手术室。

手术室的门被关上，仿佛落日关上了残阳的门，只留给世人些许的余晖。

尹夏沫站在走廊上，呆呆地望着房门。

房门上的红灯亮起。

尹夏沫双手紧握，一颗心剧烈不安地上下忐忑。

珍恩上前，轻轻地握住尹夏沫冰冷的手，她回头，对她微笑，示意自己没事。

“父亲，您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手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尹夏沫转身对罗贝尔说。

向来风度翩翩的罗贝尔，此刻有些失神，蓝眼睛里透出一种尹夏沫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沉默良久，罗贝尔缓缓开口：“Ocean的胃病是他母亲的遗传。”

尹夏沫垂下眼来，没有接话，咬住唇，这个她早知道，而且据说欧辰的母亲也是死于胃癌……

“欧氏家族的胃病……”罗贝尔的蓝眼睛闪动了一下，顿了顿，略微痛楚地闭上了眼睛“他母亲就是在手术台上去世的……”

什么！

尹夏沫猛地抬起眼，她只知道欧辰的母亲是死于胃癌，可是不知道是在手术台上就……

一股酸涩震惊的情绪在心底蔓延开来，仿佛有人扼住了她的喉咙，沉闷地卡着她的喉颈，让她良久说不出话来……

主任专家医生的话在耳边响起……

……

……

“欧太太，相信您是知道的，欧先生的胃癌是家族遗传，治愈非常困难，手术的风险也比一般的胃癌手术大得多……

“手术风险高达……30%……”

“但是所幸欧先生身体素质非常好……我们的医疗团队也是非常优秀的……

“您不用过于担忧……”

……

……

不用过于担忧……

她怎能不忧……

她如何不忧……

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父亲，她的一切……

整个心都高悬着，随着手术室里手术刀地起起落落……

她失神地望着手术室，房门上“手术中”的红灯异常刺目，鲜红犹如血色……

她仿佛听到了手术室里手术刀发出的咔嚓声和金属器具落在托盘上的清脆声响，甚至是心电图监护器不间断地鸣起尖锐的滴滴警示音……

她仿佛看到手术室里欧辰苍白着脸双眼紧闭地接受手术，不断有鲜血从他的体内流出，染红了整个手术

台……

尹夏沫甩甩头，努力摒去脑中胡乱的思绪，她右手附上小腹，紧紧咬住嘴唇。

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漫长地等待，似乎每一秒钟都是极度的煎熬……

“夏沫，你要不要坐一会儿。” 珍恩上前扶着尹夏沫。

她站着的这个姿势已经保持了很久很久，双脚早已麻痹地失去了知觉，可尹夏沫仿佛没有感觉到般，没有理会珍恩，一颗心早就飞到手术室里。

“夏沫——” 珍恩还想劝说，夏沫肚子里还怀着宝宝，这样对宝宝也很不好，话音未落，突然——手术室的门啪地一下打开，一个护士从里面冲出来，面色沉重紧张！

“病人胃部大出血，紧急调用库存血浆！”

仿佛灵魂归位般，一直呆滞恍惚的尹夏沫突然清醒过来，视线随着跑出来的护士游走，她的呼吸渐渐急促。从被打开的手术室房门看去，里面有无数的白影晃动，罗贝尔刷的一下从长椅上站起，尹夏沫恍惚间有些眩晕。

“稀有血型，血库血浆不足！”

“请示上级，向周围医院求助！”

刺骨的凉意从脚底开始冒出，冰冷的血液在全身窜行，尹夏沫颤抖着身体，嘴唇被紧紧地咬住，没有一丝血色。

手术室里，生命体征仪器发出尖锐刺耳的警报声。

滴——

“血压接近零！”

“注射肾上腺素！”

医生紧张地大喊着，高分贝的呼喊声传出手术室，重锤般，落在尹夏沫胸口处，一阵阵痛楚地渲染开，窒息般痛苦。

她呆滞地迈开步伐，朝向手术室方向，忙碌中的护士冲过来，险些撞到她，珍恩从后面一把拉住她。

“夏沫！” 她用力抱住她，尹夏沫呆滞恍然的表情让珍恩心里像无底洞般陷下去，“没事的，会没事的！”冰冷的寒意从她的身体里传来，一阵一阵的颤抖着，她甩开珍恩，朝手术室里走去。

“欧太太，您不能进去。” 护士赶忙拦住她，关上手术室的门，将她隔离在外。

尹夏沫呆呆地止住脚步，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她什么都看不到，整个人像是陷入冰窟般，凛冽地颤抖着，心脏像是被冰冻着，仿佛要裂开了。

恍惚间，她听到手术室里医生的咆哮。

“心脏供血不足！心跳——！”

心跳，她好像没有心跳了，整个人仿若游离在外。

澄澄可爱的笑脸，欧辰温暖的笑靥，还有小澄，阳光明媚的笑容。

她要守护着她的家人，陪着他们，生生世世……

刺眼的白光在她的脑中轰然炸开！

意识逐渐涣散，她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整个世界都玄乎地旋转起来。

她只想，就这么陪着他们，一直一直……

为什么……

为什么上天要那么残忍……

一定要带走他们吗……

那她也陪着去就是了……

在天国的另一端，让他们一家团聚……

刺骨的凉意，溢满全身，小腹处一阵刺痛，尹夏沫痛楚地捂住肚子……

欧辰……澄澄……

小澄……宝宝……

宝宝……

……一家人……在一起……

白茫茫的一片，世界万物都无声消失，只留心电图清冷的声响……

滴——滴——

滴————————

“夏沫！！” 珍恩惊呼！

上前扶住窒息着昏倒的尹夏沫！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书评区的留言，雪都看到了。。雪说过很多次了，结局忠于原著，Happy ending的。。之前夏沫绑架写完之后，雪就想结局了。。后来因为很多原因，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大家也应该知道，之前雪就说过了，是欧辰

胃病部分，肯定要被虐的。。现在真写到他被虐。。唉——如果大家不喜欢看，也请不要骂。。雪看了。。。会没勇气再写下去的。。。

今天要去工作，所以一大早先发了。。。

守护

像是陷入一个冗长的梦魇里，漫天的白雾，茫茫地一片，空冷清寂……

有隐约的火光从远处冒出，一点一点的猩红渲染着无边的天际，铺盖而来，猩红渐烈，狰狞如血色，漫世界地飞溅……

“夏沫……”

恐慌的声音带有丝丝颤抖，珍恩坐在尹夏沫病床前不停地啜泣着，满脸的悲怆泪水。

如果连夏沫也倒下了……

那欧辰……

她不敢往下想，一天内接连发生的事情几乎超出她的承受范围，欧辰病重夏沫昏倒，仿佛又回到了小澄生病那段最痛苦的时间。

但是那个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欧辰都像坚强的大树一样护着夏沫，让她在最悲伤的时候也不至于绝望，而现在……

各种悲伤的情绪化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病床上，尹夏沫的眼睛紧紧地闭着，面容苍白异常，身体不时的颤抖着，脑袋在枕头上不安分地摇动，长长的睫毛液不住地颤抖着，似乎想要努力醒来却始终醒不过来。

飞舞的火光四溅，如体内鲜红的血液喷涌而出，浸染了一地……

鲜红地揪心刺目，像是要将生命的最后一滴血液给流尽……

不——

不要——

火光轰然炸开——

“夏沫！你醒来！”

珍恩惊呼，胡乱用手背抹掉泪水。

“我去叫医生。”

尹夏沫呆滞地睁开眼睛，怔怔的，眼底看不出情绪，她木然地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珍恩慌乱上前扶着她：“不要干嘛？别乱动啊！医生说你情绪不稳，动了胎气，险些流产，还好现在宝宝保住了……”

手掌不由地附上小腹，血管的脉动带着新生命的跳动旋律，尹夏沫眼底的木然一点一点涣散，迷雾重重的琥

珀色覆上一层温柔的情绪。

窗外是浓重的夜色，微凉的夜风呼呼而过。

她抬头干裂苍白的嘴唇轻启：“辰……”

“你昏睡了很久，手术早就结束了……少爷现在在重症病房里……”珍恩低下头，咬着嘴唇“医生说……手术过程中少爷失血过多……现在生命体征一直在下降……如果……如果24小时内醒不过来的话……”

尹夏沫忽的震了一下，然后扯过被子，要从床上起来。

“你等等，我让护士来帮你把输液管拔了。”珍恩赶忙转身去叫护士。

尹夏沫仿佛没有听见般，兀自粗鲁地扯掉手臂上的输液管，鲜红的血珠大颗大颗地流出。

“夏沫！”听到身后的动静，珍恩又转过身来，手忙脚乱地去找酒精棉，还没找到酒精棉，只见尹夏沫晃着虚弱的身体朝外走去，脚下虚步无力，一个踉跄，险些跌倒。

珍恩慌乱地有些不知所措，赶紧抱住她。

“辰……辰……我要……见他”

尹夏沫喃喃自语，仿佛没有感觉到珍恩的存在，也没有听到珍恩惊痛的呼喊，固执地迈开脚步，朝重症监护室走出。

长长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有走廊尽头的长椅上，有几道人影。

见到尹夏沫从病房里出来，其中一道人影刷地一下起身，想要上前扶住跌跌撞撞的她，边上的另一道人影却扯住他的衣角，对他缓缓摇头，那道人影无奈地退开，任由尹夏沫从身前走过。

珍恩扶着尹夏沫，边走边对洛溪和潘楠点头示意，尴尬地扯着嘴角，似笑若哭。

尹夏沫精神恍惚地朝重症监护室走去，苍白着脸，海藻般的头发披散在肩上，才没几天，她就瘦了好多好多，巴掌大的小脸蛋愈加地尖锐瘦削。

洛溪屏息望着她，黑珠的眼底蕴含着波澜的深情。

尹夏沫却无暇去感觉，专注地望着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人。

隔着透明的玻璃窗，尹夏沫凝望着病床上的欧辰，仿佛那是她生命中的唯一。

病床上，欧辰紧闭着双眼，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下巴线条紧绷，像是将所有的痛楚都默默承受固执隐忍，俊美的五官被氧气罩遮住一大半，却依然透露出一种让人心悸的倨傲淡漠。

手不由贴在玻璃窗上，想要轻轻触碰病床上的欧辰，隔着冰冷的玻璃，温柔传递。

看着尹夏沫泛红的眼圈，潘楠心酸不已，走上前来，轻拍尹夏沫的肩膀，给她安慰，给她力量。

良久，尹夏沫缓缓转过头来，怔怔地看了一眼潘楠，然后又转回去望着欧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滴入欧辰体内，生命体征仪上的折线不规则地拨动着，心

跳监控声缓慢而平稳。

滴——滴——

作者有话要说：

大家常问我什么时候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不敢随便应承，如果我说明天什么什么时候更，要是那个时候文写不出来，大家要失望的。。我都是一有时间就写，字数差不多了就更的。。建议大家还是两三天来一次好了。。周三课满，是不更的。。周末有时候是要工作的，我在群里都有说过的。。

爱的呼唤

夜，越来越深，越来越静。

洛熙和潘楠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去，长椅上只剩珍恩，疲惫得打着盹。

夏沫站着凝望欧辰的姿势已经保持了好久好久，夜里寒气重，很容易感冒的。珍恩揉揉眼睛，走上前，打着哈欠。

“夏沫，那个，你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

“不用。”尹夏沫转头“你累了先去睡吧。”

“夏沫啊——也许，少爷一会就会醒来呢，”珍恩有些尴尬，她总不能丢下夏沫一个人跑去睡觉吧“而且你在这里，他也不会醒来——”

珍恩一个灵机，赶忙捂住嘴巴，天呐，她说了什么啊！一下子被吓得睡意全无。“不是……夏沫，我……我的意思的，你先去休息吧，等下少爷醒来你又倒下可不好。”

“……”

尹夏沫没有回答，她怔怔地看了珍恩一眼，又回头望着病床上昏睡着的欧辰，长长的睫毛轻微颤抖着，盖住眼底波澜的深情。

生命体征仪上的折线缓慢地上下波动，像是牵绊着内心的某根弦。

鲜红的电子数字不停地更新变化着，持续下降的数字让人看了有恍惚的心悸。

心率血压缓慢下降，降到某个点的时候，突然——

电子屏幕红光亮起，一闪一闪地刺目——

与此同时，尖锐的警报声也响起！

滴滴——滴滴——

心脏像是被雷电击般，狠狠地抽了一下，尹夏沫本已苍白的面容刷地一下更加苍白无一丝血色，站立多时的身体重重一晃，脚下一软，踉跄地退后一步，恍然间有刺眼的白光在脑中炸开！

值夜班的医生护士冲进病房。



珍恩吓得六神无主，死死地拽着尹夏沫，这种抢救的画面，她太熟悉了！

当年小澄……

她不敢往下想，脑中一片混乱，只剩下从夏沫身上传来的阵阵恐惧的颤抖和刺骨的凉意！

匆忙间，护士来不及完全关上监护室的门，紧张的呼喊声从里面传出。

“血压持续下降！”

“注射肾上腺素！”

“伤口开裂！强力止血！”

“心脏供血不足！”

“氧气——”

尹夏沫的耳膜嗡嗡作响，她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不想听到，眼睛紧紧盯着病床上昏迷着的欧辰如同木偶般任人摆弄。

心底的冰窟无限地扩大，整颗心急剧下坠，冰冷刺骨，一阵阵的凛冽侵蚀体内，挑战着心底的那根弦。

她麻木得看着医生们手脚麻利地抢救，看着护士端着托盘进进出出，看着生命体征仪上的数值不停波动……

黎明破晓，医生们才陆续从监护室里走出来。

主治医生像尹夏沫走来，“欧太太，我们刚给欧先生做了全面的检查，情况不容乐观，如果再不苏醒的话……存活率几乎为零。”

存活率……为零……

珍恩死死地捂住嘴巴，一股恐惧牢牢地禁锢着她的全身。

“夏沫……”她甚至不敢去看夏沫，那张苍白地骇人的美丽脸蛋。

尹夏沫怔怔地听着医生，眼底一片呆滞空茫，她缓缓地回头看着欧辰，晨曦的曙光从外面照进来，洒在他苍白的俊容上。

良久，她迈开步伐，怔怔地从珍恩身边绕过，推开重症监护室的门。

“夏沫你要干嘛！”珍恩惊呼。

“……”

“夏沫……”珍恩想上前跟着，医生拉住珍恩，对她摇了摇头。

珍恩止住脚步，视线随着尹夏沫游走，黯然心疼。

尹夏沫轻步走到欧辰床前，低低地俯下身，轻轻地微笑着。

“辰……”她的声音温柔无比“天亮了，该起床了呢……”

没有声响，病房里只有心跳监控仪滴滴地回应着她。

“澄澄都已经起床了呢，你怎么可以赖床呢……他说想要爸爸带着去飞飞呢……”

金色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尹夏沫逆光而立，毛茸茸的光线从她的体侧迸出，她静静的温柔微笑着，右手附在小腹上，圣洁犹如女神。

“……都是我不好……让宝宝受了一点惊吓，好在宝宝生命力好顽强呢……以后我都会更加小心的……让宝宝平安出世……”

她低头微笑，“…很快又会有个宝宝喊你爸爸了…澄澄也要做哥哥了呢……”

她缓缓向前走动一步，仿若太虚。

“你要给孩子们做榜样才行哦……怎么可以贪睡呢……”

“快点起床吧……”

她轻轻的说，睫毛微微颤抖，渐渐附上一层薄薄的水汽。

“你说希望这胎是个女儿，还要像妈妈……”

“你要把她宠的像公主一样……”

“这样咱们就有儿有女，一家四口，多好啊……”

眼底的水汽越聚越多，盈满整个眼珠，但是她依然脸上带笑，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向往，还有丝丝的温柔，她轻轻握起他的手。

“你说法国是个很浪漫的国家，要等宝宝出生后一起去……”

“我好期待呢……”

“漫地的薰衣草，一片一片的，一定很漂亮吧……”

一颗泪水从她的眼眶里溢出，滴落在他的手背上，滚烫似火。

病床上，欧辰面色苍白，下巴倨傲消瘦，长长的睫毛轻轻地抖动着。

“可是你为什么还不醒过来呢……”

“你说要一辈子陪着我和孩子们的……”

“你可不能对我们食言……”

两行泪水沿着她洁白的脸颊流下，她却依然温柔地望着他，仿佛那眼泪不是她的。

“辰……”

“快点醒来吧……”

欧辰睫毛抖动的频率越来越大，手指也轻微动了下。

然后，终于——

“夏沫！少爷醒了！”隔着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珍恩激动地惊呼！

手术后（上）

清晨，风是静静的，阳光金灿灿的，在微凉的秋日里，丝丝温暖。

病房里，窗帘被拉开，大片大片的阳光洒进来，暖洋洋的，与唇边的温暖笑靥，如出一辙。

“医生说，肠道通气后就可以吃少量清流质饮食了，我泡了一些蜂蜜水”尹夏沫温柔地望着欧辰，声音也是轻轻静静的，她舀出一勺子蜂蜜水，递到欧辰唇边，薄唇微启，温热的水浸润着干裂的唇。

“蜂蜜水甜甜的，很好喝吧”尹夏沫微笑“不过下午要喝米汤了，这样营养才能均衡。”

“好……”

欧辰默默地望着她。

这是他的妻子，温柔美丽，他是那么那么想守护在她身边，看着她微笑看着她温柔呵护孩子。

可是……

心底的痛楚一点点晕染开……

他的身体，他自己知道……

家族遗传，根本无法治愈……

本来打算拖到宝宝出生，再去接受手术治疗的，因为手术的风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当年他的母亲，就是这么，在手术台上……

几天前，死亡边缘上徘徊的恐惧他仍清晰记得，感觉体内的生命一点一点流失，他想拼命醒来却不得，如堕黑暗深渊般……永无天日……

可是，她要怎么办呢……

仿佛听到她的声音了……是在哭吗……

他的妻子为他伤心流泪了……

没有他的守护，他的妻子该怎么办呢……

坚定着心底最执着的那份爱，他才从死亡的边缘线跨回来……

“夏沫……”

欧辰缓缓开口，声音一如既往地沙哑暗沉。

“恩。”尹夏沫抬头，迎上他暗绿沉寂的淹没。

她琥珀色的双眼清澈如水，像是蕴含着大海般深邃情感的温暖。

想要说出口的话被压制在喉咙里，如何也开不了口。

“我……”

“怎么啦。”

“没什么……”

尹夏沫眼波微动，心底隐约感觉到能欧辰的思绪。

“你呀，什么都不要想，把身体养好就行了。”她放下勺子，把空空的碗底也放到一边，拿来纸巾轻柔擦拭欧辰的唇角，每一个动作都温柔无比。

她起身，把被子拉得高一点，对欧辰轻轻微笑：“你先休息一下，我离开一下。”

“好……”

病房的门被轻轻带上，欧辰看着她离开的背影久久不曾移目。

心底的痛楚在她离开之后的空间里顿时蔓延开来，绿色暗涌。

如果，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她该怎么办……

身心剧痛的感觉一阵一阵地侵袭着全身，欧辰却仿佛全无知觉，默默忍受着。胃部像是百虫侵蚀般撕裂开来，他也只是冷哼一声，将唇抿得更紧一点。

鲜红的血迹一点一点渗出，连稀薄的床单都现出一抹红晕。

“啊——”边上的小护士尖叫“少爷，伤口开裂了！”

欧辰茫然地低头望着腹部伤口处，眼底冰澈木然，不带一丝痛楚，仿佛那不是他体内的血液似的。

“你来处理下，不用通知医生了。”小护士急忙取来药棉纱布止血，可是开裂的伤口却一直顽固地往外渗血，血越是渗出，小护士越是紧张，拿着镊子的手都不由发抖。

“少爷——”小护士刚想开口，可一触到欧辰冷峻的目光就什么也不敢说了。

“不要让夏沫知道……”低沉低哑的声音，带有一丝无奈的温柔。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PS：雪很抱歉三天没更，让大家久等了，应该事先说一下的。。只是这两天发生了一些事情，雪急着处理。。。真的抱歉了。。今天得空，写到一千字就先发了。。

手术后（下）

会诊室。

“不是醒来就没事了吗……”

尹夏沫紧张地看着医生，老医生翻着病例，表情严肃郑重。

“醒来，只代表有存活下去的希望……”他推推鼻梁上的眼睛，顿了顿“上次手术癌细胞并没有完全切除，

而且，以现在的医学水平也无法根除他的癌细胞，手术中的意外也让他的伤口异常难以愈合，只能先观察一段时间再保守治疗……”

“他……”尹夏沫咬着牙“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细胞扩散到一定程度……导致死亡……”

死亡……

死亡……

尹夏沫背脊一阵一阵地抽搐，即使用最平静的心态，还是无法接受这两个字带来的痛楚绝望。

“那……那他现在的情况呢……”

“据这几天的观察，少爷的生命体征一直在较低的状态下徘徊没有太大起色……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看着脸色异常苍白的尹夏沫，医生不忍再说“那只是最坏的情况，少爷的身体素质一向好主要还要看病人身体恢复情况——”

“还有多久？”尹夏沫木然的问。

“？”

“他…以现在的情况…还能活多久……”

“最多一年……”

“一年……”

尹夏沫呆滞地应着，脑袋一片空白麻木，阵阵的眩晕。

老医生的话又再次响起，“人体是组成是很微妙的，人的意志力是非常顽强的，医学上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奇迹，十几年前我们院里有绝症女病人，医生都判定活不过三个月了，就是因为她丈夫的爱让她不舍离去，一直坚持与病魔做斗争，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那位病人身体状况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还是活下来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所以少夫人和少爷都不可以绝望……”

奇迹……

又是奇迹……

当年郑医生也这么说，可是小澄还是……

眼前是白光刺芒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尹夏沫呆滞地踩着虚弱的步伐从会诊室里走出来，轻飘飘的，仿佛整个人的灵魂都游离了……

上天一定是在惩罚她……

总要带走她一个又一个的亲人……

为什么，她只想要平平安安地守护在家人身边就那么难呢……

木然的推开病房门，眼前的一切让她脑中的白光再一次轰然炸开！

白白的床单上，染红了一片血迹，护士手忙脚乱地清理包扎欧辰胃部的伤口，边上的托盘上放满了沾染了血迹的止血棉，满眼都是刺目的鲜红。

“少——少夫人……”看到推门而进的尹夏沫，护士显然怔了一下，手一晃，手中的纱布掉到床单上。

欧辰也回眼望向她，眼底冰绿深寂，嘴巴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口。

“我来，你去叫医生。”尹夏沫面无表情地从护士边上走过，木然地从床单上捡起纱布，细心地包扎着欧辰的伤口，一层一层地，裹上去的白色纱布，一下子就映出了红色，鲜红刺目……

夜晚。

欧宅。

尹夏沫将一些日用品和衣物整理好，放进小皮箱里，动作麻木机械，眼底一片琥珀色的黯沉呆滞，像是带着生命的绝望。她要专心在医院照顾欧辰，所以今天回欧宅整理一些东西。

窗外是寂静微凉的夜色，夜风徐徐而过。

尹夏沫将一条围巾折好，塞到箱子里，看着塞了满满一箱的衣物，漠然发呆，知道澄澄的呼喊声才让她回过神来。

保姆吴妈知道少夫人今晚回来，就带着小少爷来找少夫人，还没到房间，小少爷就挣开保姆的怀抱，自己迈着小脚步飞快地奔向尹夏沫

“妈妈妈妈——”澄澄兴奋极了，这几天跟妈妈见面的时间很少很少，每次见到尹夏沫都特别开心，一股脑儿拥进妈妈的怀里。

尹夏沫在床边坐下，把澄澄轻轻地搂在怀里，下巴抵着澄澄的头，眼神依旧呆滞，像是抱着玩偶般。

保姆吴妈识趣地退下，把空间留给他们母子。

“妈妈——”仿佛感觉到妈妈心底的悲伤情绪，也不敢大声说话，乖巧地让妈妈拥着。

良久，仿佛在妈妈怀里有点闷，澄澄探出小头，看着尹夏沫。

“妈妈——爸爸呢——”

爸爸……

尹夏沫愣愣地看着儿子，小小的脸蛋愈加地帅气，日渐分明的脸部棱角活生生带有爸爸欧辰的影子。尹夏沫轻轻地捧起儿子的脸，久久地望着，望着，眼底涣散的焦点一点一点清晰起来，悲伤、绝望、幻灭，各种涌动的情绪汇成一股深邃地怜惜地柔情，涌动着悲怆的泪水。

“妈妈……”澄澄似乎被妈妈突然流泪的样子吓到了，伸出小手“妈妈不哭，澄澄乖乖——”

“恩……”尹夏沫抱着儿子，越抱越紧，紧紧搂着，像是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身体不停地抖动抽泣。怀抱澄澄，心底的空洞悲怆越染越深，无底深渊般直下坠，多日的压抑情绪在这一刻喷涌而出，如火山爆发般，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底溢出，渐而如流水般泻下。

澄澄完全被吓坏了，哇地一下也大哭出来。

尹夏沫轻轻的抽泣声渐变渐大，幽咽地涕泪俱下，最后嚎啕大哭，她抱着澄澄，绝望般地嚎啕大哭，像是要将所有的悲伤都宣泄出去。

悲怆涌动的哭声透过窗户，融进夜色，融进这沉寂的天外之空……作者有话要说：

最近看评论都说雪的文章漏洞很多。。这点雪承认，毕竟雪没有去过医院，很多东西都是看书查百度或者听在医院人的描述的。。但是，哎呀，是雪的错，其实欧辰手术过程中出了意外，所以才导致了后面的伤口裂开之类的，可能是雪没把握好，没把那个手术意外写清楚，其实是雪怕多写多错，雪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但是专业名词太多了，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所以就不能专业得写出手术怎么意外怎么失败了。。至于夏沫去捡起那个纱布，是雪想要表现她被欧辰的病情刺激到悲伤麻木的状态，至于书评区里讨厌的无菌状态，雪还真没考虑到，因为雪的一个朋友，在生病住院的时候，家人是可以帮忙换止血棉的。。写文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可能大家看到画面似乎很简单就被雪描绘出来了，可是雪要想很久很久才能下笔，尤其是涉及到自己不明白的领域，比如宝宝啊晚宴啊股市啊胃癌啊之类的，都是查过一定的资料才敢下笔的。。可能就那个股市波动与雪专业有关，写起来比较不吃力。。最近漏洞比较多，原因说了大家别笑。。雪最近白天没什么时间写文，都是晚上回寝室写的，然后十一点寝室是要断网的，雪就不能开着百度查资料了，仅仅凭着之前看过的一点记忆再加以加工修饰的，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敢细写，就像前面提到的，怕多写多错。。等这段时间的几个等级考试忙完了，雪再回来把一些漏洞给解释清楚或者修改一些文章。。总的来说，还是谢谢大家，认真得看文提出批评，一如既往地支持。。谢谢蚬、芊、夏、羽、原、嘴……这些群里的人这么支持。。还有书评区里雪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们的支持。。深鞠躬——谢谢（咱七院的都给你们加工资哈。。0(∩\_∩)0哈哈）

遗嘱

不知不觉已经渐入晚秋，花台上的小菊花迎风摇曳着，绽放着秋日里最后的美丽。

尹夏沫愣愣地望着窗台上的菊花，秋风卷起花瓣叶子悄然落下，手上关窗的动作不知不觉停下，直到身后的呼喊换回她的思绪。

“少夫人——”吴妈抱着澄澄站在沙发边上，小澄澄乖巧地没有说话，望着妈妈。

“那边有个客房休息室，你抱澄澄过去，东西放在大厅没有关系。”尹夏沫转身，指着病房套间的另一个房间对吴妈说，然后又温柔地看向澄澄“爸爸生病了，妈妈先去看一下爸爸起床了没有，澄澄你要乖乖哦——”

似乎也感觉到医院里浓重的气氛，平时闹腾的澄澄今天异常的乖巧，听到妈妈的话他乖乖地函授点头，小小

的卷发在额际飘扬。

尹夏沫轻轻地抚摸着儿子的头，挤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又像是一抹轻声的叹息。

她走向欧辰的病房，轻轻推开虚掩的门，伸出手，僵在门上，耳朵里传来病房里高昂的男性磁音和欧辰刻意压低的沙哑暗沉声音。

“少爷，我们按照您的吩咐对遗嘱做了改动，也对您的产业做了重新的估算……”

“您手中握有的欧氏集团股票将全额留给您的妻子尹夏沫女士名下，部分存款捐献给慈善机构，项目房产等业务则由您的儿子欧忆澄继承，18岁之前由其母尹夏沫女士代为保管……”

是乔律师铿锵有力的声音，这个律师尹夏沫认得，是欧辰的私人律师。

似乎有纸张翻动的声音，片刻，欧辰低哑的声音响起。

“请联系我的个人理财师，还有我的个人保险，以及手中的债券，全额转入我的妻子名下。”

“是，少爷。”

遗嘱……

如晴天霹雳般，尹夏沫全身僵硬得不能动弹，背脊一阵一阵地发麻。

遗嘱……

欧辰在立遗嘱……

欧辰居然在立遗嘱……

看着自己一直不愿意面对承受的现实如此□裸地摊现在眼前，像是击中了心中最痛的那根弦，覆在门板上的手掌止不住地颤抖，体内仿佛有某种东西不断地死去，脑中白光闪现，一片眩晕，心痛得仿佛无法呼吸了……

轻推病房门，从尹夏沫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病床上欧辰俊美的侧脸，病态的苍白脸色，瘦削的下巴，愈加显得刚毅。他从病床上坐起，移动桌子横在病床上架在身前，他背脊挺得笔直，沉重专心地在纸上签字，纸张上看不清晰的白底黑字，硬是如血腥般刺痛眼，仿佛最后的生命就随着他手下的一笔一划渐渐消逝……

内心像是针扎般被狠狠地刺痛着，喷涌而出的恐惧杂质着怒气。

“砰”的一声巨响！

尹夏沫重重推门而入，门板撞到墙壁上砰咚砰咚！

欧辰和乔律师吃惊地望向门口。

只见尹夏沫悲伤愤怒地僵立着，洁白的面容庄严沉重，琥珀色的眼底怒气涌动，侧光而立，仿若有灼人的烈焰从她体内迸出。

没等乔律师开口打招呼，尹夏沫唰地一下冲进去，从律师身边擦过，动作粗鲁地扯过欧辰身前的遗嘱，胡乱地撕扯起来，她颤抖着双手，胡乱地扯着纸张，凌乱地纸屑不断地从她手中掉下，掉落在被单上，连同炽热滚



烫的泪水。

欧辰心疼地望着她，乔律师不知道何时已经识趣地退下。

“夏沫……”他轻轻抬起手，想要触碰她，脸颊上滑落的泪水让他心痛至极！

两行泪水从她的眼底溢出，眼泪越流越着，她渐渐哭出声来。

“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她情绪激动，双手颤抖“为什么要写遗嘱……为什么要写这个……”

“夏沫……”欧辰痛极，从床上起身靠近尹夏沫，想将她拥入怀中，而尹夏沫却后退一步，好像怕欧辰抢了她手中的遗嘱，愈加颤抖得撕扯纸张，甚至连一丝细屑都不放过。

“你活得好好的……你还那么年轻……为什么要写这个……不许写……”

欧辰沉默不语，像是被扼住了咽喉般，嘴唇轻微动了动，沙哑的声音仿佛不是从他体内传来，“我的病……活不久了……我想把最好的都留给你跟孩子……”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尹夏沫孩子般地捂住耳朵，细小的纸张洒满一地，她脆弱而空洞地往后退步，泪水止不住地挂下来，哭泣中的声音，颤抖颤栗“什么活不久了……不许你说这样的话，不许你写遗嘱，不许不许不许！！！”

欧辰痛惊！望着泪如雨下的妻子，他顿时手足无措地呆住了！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这部分。。我写的。。非常。。怎么说呢。。身临其境地痛。。。晚上还有一章誓言

认识夏沫十几年，或哭或笑，她的表情举动都是带有得体的疏离，即使是婚后，她洋溢着幸福也不会如此大胆肆意地表现在脸上……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她……

即使是小澄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过，任性哭闹地像个孩子，一心想要抓住救命稻草，即使知道结果也拼命地拒绝接受……

怕是那最终的后果，是她所不能承受的……

尹夏沫退到角落里，身体不住地颤抖着，内心脆弱的情绪不断涌出，脆弱得像个孩子……

长长的睫毛泪水濡湿，苍白战栗的面容，梨花带雨……

她实在无法忍受，无法忍受身边亲人的离去，当年小澄离去的痛楚，比死还难受，如果，如果再失去欧辰，

那么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欧辰是一切，她的丈夫，澄澄的爸爸，她的幸福她的美满，都源于他深深的爱……

她根本无法想象失去欧辰的痛楚，是不是上一世她积德不够，所以上天惩罚她，即使给她幸福，也像昙花一现，过眼云烟，急着收回……

“夏沫！”欧辰痛声低喊！

从病床上冲下来拥住尹夏沫，她颤抖着的身体像是刀刻般划过他的胸口。

“你不要离开……我不要你离开……”她哭得崩溃绝望，强装着的坚强完全性崩塌沦陷“怎么办……没有你……怎么办……澄澄……澄澄要怎么办……”

心底的绞痛使得欧辰更加紧张地拥住尹夏沫，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她的名字“夏沫……夏沫……”

而尹夏沫仿佛全然没有听到般，语无伦次地哭泣着，泪如雨下“澄澄还那么小……宝宝也都还没有出声……你怎么忍心……我不要……”

“夏沫……”欧辰紧紧地箍着她，疼惜地轻吻她额头发际，他是那么那么爱她，他是那么那么想陪在她和孩子们身边，开心幸福一辈子，越是期待心底的疼痛就越剧烈，那种现实与期待之间的反差，禁锢地让人无法呼吸。

“我答应你……会努力让自己好起来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尹夏沫胡乱地抹了一把眼泪，泪汪汪的琥珀色眼睛茫然地望着地板，自然自语般地“……一定会好起来的……”

欧辰拥着她，轻轻拍打她的背部，像是哄小孩般。

心中的压抑宣泄出来后，尹夏沫渐渐平息，低声啜泣，然后哭声渐止。

她靠着他，他抱着她，他像是披荆斩棘归来的猎人，在她的身边燃起熊熊篝火，让她安静放心得依靠着。

良久，尹夏沫的声音低柔响起。

“辰……”

“恩……”

“你会好起来的……”

“恩……”

“你要看着宝宝出生，陪着澄澄长大……”

“好……”

“等宝宝大一点的时候带我们去法国看薰衣草……”

“好……”

“还要去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吃各地的美食，好好享受人生……”

“好……”

“陪着我一起慢慢变老……”

“好……”

她从他怀里仰起头，琥珀色的眼睛望着他，深邃明亮。

“医生说……你的病并没有完全绝望……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我们勇敢面对…就会有奇迹发生……”她吸了吸鼻子，轻轻伸手捧起他的脸“辰……你是我的奇迹……”

“夏沫……”欧辰动容，大手附在她白皙的手背上。

“我和孩子们都需要你……能不能……请你……为了我们……好好活下去……”

“……”

“恩？”

“……恩……”家

傍晚过后，天气有点转凉，窗外的秋风轻轻吹着落叶。

病房里的暖气开得很足，热热的气流从中央空调里吹出来，满屋子的温暖。尹夏沫坐在病房的沙发上，澄澄坐在妈妈膝盖上，欧辰半坐在床上，背倚着床，脸色有些苍白，却异常温和。

“澄澄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啊”欧辰望着儿子，温柔的问。

小澄澄乖巧地点点头“澄澄乖乖，妈妈不哭。”

欧辰顿了一下，眼神深幽地望一眼尹夏沫。

“澄澄前几天学会了数数，现在念来给爸爸听好不好”尹夏沫避开欧辰的眼神，接过话来。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澄澄边数边比划着，小小的脑袋一动一动的，欧辰轻轻地笑出来声。

“澄澄好厉害，谁教你的啊”

“妈妈——”听到被夸奖，澄澄可带劲啦，似乎要把妈妈教的都展现出来，他伸起一个小手指“澄澄两岁了——”

尹夏沫轻笑着，帮澄澄把中指掰出来“两岁要用两个手指表示哦”

澄澄看看妈妈又看看手指，然后再次伸出V型手势“澄澄两岁——”

“恩，澄澄长大了，以后要更加听妈妈的话，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知道不”

“猫猫也长这么——大了”澄澄说的是牛奶黑猫留下的小猫，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爸爸的话，自顾自地双手比划出好大的样子，然后咯咯的笑起来，模样十分逗趣。

“澄澄来，爸爸抱抱。”

尹夏沫轻轻放下澄澄，温柔一笑“到爸爸那边去，不过爸爸生病了，澄澄不能贪玩哦——”

一挣脱开妈妈的怀抱，澄澄就飞奔到欧辰床前，欧辰抱起他，让他坐在自己边上，轻轻拥着他。小澄澄似乎知道欧辰生病了，异常地乖巧没有撒娇要躲到爸爸怀里，仰着小脑袋望着爸爸。

“爸爸吃药——就不生病了——”

“好”欧辰轻柔微笑“澄澄这么厉害，连生病吃药都知道啊。”

“妈妈说澄澄吃药——不生病，爸爸吃药——不生病。”澄澄口中的妈妈是指珍恩，干妈妈喊着喊着就变成妈妈了，一般只有亲近的人才能听出两个妈妈发音上的区别。上次尹夏沫失踪澄澄发烧过，珍恩哄着澄澄吃药，还跟他说他乖乖的，妈妈就会回来了。

“恩，爸爸都有吃药。”欧辰轻抚着澄澄的头，柔声说。

“爸爸乖乖，澄澄乖乖——”澄澄开心的拍着小手，然后自己从爸爸边上爬着站起来，小个子刚好及坐着的欧辰脖颈高，只见他伸手环住爸爸的脖子，踮起脚，亲昵地亲了下爸爸的脸颊，奶声奶气地说，“澄澄亲亲——爸爸不生病——”

尹夏沫低头轻笑，右手兰花指轻轻扣在嘴边。温馨可爱的话语像温泉般莹润心底，俊逸倨傲如欧辰，脸上也洋溢不住孩子般欣喜的微笑，潺潺而过的幸福溪流，在蔓延……

“咚咚咚——”

门外响起轻扣门板的敲门声。

“请进——”

沈管家提着一只大大的保温饭盒走进来，他恭敬地想欧辰打招呼，然后走到尹夏沫面前，躬身说“少夫人，这是照您的吩咐准备的食物，请少爷小少爷享用。另外我还让厨师准备了一点您爱吃的小菜，您最近照顾少爷食欲不太好，也请您多吃一点。”

尹夏沫有些感动，张了张口，却最终只吐出四个字：“辛苦你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请少爷少夫人慢用。”

老管家把饭盒放在桌上后，恭敬地退开，把空间留给他们一家人。

打开饭盒，温热香浓的气体飘逸而出。

澄澄的蛋奶米糊、欧辰的营养流食，饭盒底下几层，都是尹夏沫爱吃的饭菜。糯糯的饭香在空气里弥漫，好似家的温馨。

“澄澄，来妈妈这边，妈妈喂你吃饭好不好。”尹夏沫对澄澄伸出手，想要抱他。谁知澄澄往后缩着摇头。

“不要——澄澄和爸爸——一起吃——”

尹夏沫先是一愣，然后随之淡笑，她取过筷子，把移动桌子移到欧辰身前，又把盛着流食和米糊的碗分别放在他们父子身前。欧辰坐着，优雅地开始进餐；澄澄站着，动作可爱地握着小勺子有模有样地舀着碗里的迷糊。相似的脸部轮廓、神似的进餐动作，让病床上的父子，看上去异常的温馨……

仿佛时间就停留在那一刻，尘世间的喧嚣都消失不见，只留一抹温暖在传扬……

那天的阳光，分外的清明，傍晚的余晖都闪着白光，像是落日关上了残阳的门，从此人世间，再也没有悲伤……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大家的留言雪都看到了。。。雪很无奈。。如果可以快点写完，雪何乐而不为呢。。3g里有人说雪钱赚够了就不写了。。写这个文，雪一毛钱都没有的赚。。当时写只是兴趣，只是喜欢。。后来人气真的很高，3g女频第一名，编辑都找上雪了。。但是编辑姐姐告诉雪，他们很想跟雪签约很想帮雪出书，但是这部是续，同人文，别人的文，法律上的界限规定比较模糊，没有作者本人的同意是不能出书的。。所以。。他们放弃雪的这部续。。。雪现在写。。。除了花精力外。。是没有任何回报的。。雪真的真的很想快点写完。。。七个月了。。很累很累啊。。

生命的奇迹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去冬来，窗外的树叶裹上了白色的新装，皑皑的雪景，白茫茫的一片。纷飞的落雪散落在枝桠上、地面上，偶有孩童在白茫的雪地上奔跑，小护士紧张地追随其后。路过的人群裹紧了大衣，围巾帽子手套全副武装，露出一双眼睛，在冬日里迎风而望。

小小的病房，被隔离开，与世隔绝般，除了尹夏沫母子，只有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偶尔进出。

尹夏沫拉上窗帘，将白色的一片都挡在窗外，她抱起站在沙发上巴望窗外的澄澄，温柔拨弄着他脖子上小巧可爱的帅气围巾。

“妈妈——雪——”澄澄指着窗外，兴奋地说。

“恩，下雪了呢，现在是冬天，澄澄知道冬天是什么吗？”

澄澄无辜地摇摇头，随即又兴奋地大叫“冬天——下雪——”

尹夏沫将围巾尾部收到脖子后面，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对，冬天会下雪的，而且冬天很冷，所以妈妈给澄澄围上了围巾，澄澄就不冷了。”

澄澄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小脑袋转向欧辰：“爸爸呢——”

尹夏沫微笑着望向欧辰，他低头看着书籍，露出好看的侧脸，毛茸茸的手织围巾裹在脖颈上，异常温暖，听到澄澄的呼喊，轻微抬起头，斜刘海挂下来，笑容温和，消融了一个整个冬天的寒冷……

白色的大地，白茫茫的雪世界，白的透明，白的不含一丝杂质……

仿佛尘世间所有的悲伤与哀愁都被深深地覆盖着，即使是夜间最凄冷的泪水，也被冰封在这冷寂的雪地里，再也无迹可寻……

仿佛瑞年的丰雪抵消了离别与伤感唤起了生命与希望，在来年的春日里延续璀璨的光华……

冰晶的雪花悄然落入手心，尹夏沫怔怔地感受着手心的冰凉，感受着手掌的温度渐渐融化了冰凉，流质的星点雪水从指间滑落……

右手轻轻抚上微微隆起的小腹，脆弱的小生命，静静地成长着……

嘴角轻扬起的微笑，沉淀着对生命的执着和对岁月的沉稳淡定……

血管里流动着的血亲因子不安分地跳动着……

守护他们……守护他们……

弱小如她，哪怕不能撼动世界，也要守护家人……

倾其所有，守护他们……

飞扬的雪花轻轻飘落，窗台上的雪层积了化化了积，直到冬日里最后一抹阳光洒向大地时，春天悄然到来……

当春日里第一声鸟鸣震响大地，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露珠，当沉寂了一个冬天的花朵迎风开放，所有的生命都在这个季节里复苏……

尹夏沫推着轮椅车里的欧辰缓缓地沿着花园边的小湖散步，她走的很慢很慢，有种超然的恬静，像是要将风景看透。

轮椅上的欧辰面容苍白，却很精神，俊美的脸庞消融在金色的阳光里，柔和地仿若天际飘浮的云朵。

湖边的柳树轻轻地迎风飘扬，柳枝轻点水面，映出美丽的倒影，空气里弥漫着清醒的泥土气息，翠绿的草地沁人的芳香。

“已经走了很久了，你需要休息一下……”欧辰转头，语气温柔地说。

“今天难得天气好，我一点都不累呢。”尹夏沫微笑，笑容如阳光般温暖和煦。

“为了宝宝，你也应该多休息。”

“好……”尹夏沫推着欧辰到大树边，她将欧辰膝盖上的毯子拉高一点，然后自己也站到他边上。最近她特别地开心，前两天复健，医生说欧辰的恢复状况很好，没有恶化的趋势，医生还透露说，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被癌细胞夺走生命的，所有因癌症死亡的人，都是自身放弃了对细胞的指挥权，或者说是放弃了求生

欲望而丧生的。而欧辰，她的丈夫，被那么强烈浓厚的爱牵绊着……

也许，真的能创造奇迹呢……

奇迹……

尹夏沫轻轻咀嚼着这两个字……

右手轻轻地抚摸着日渐隆起的小腹……

生命，本来就是奇迹……

欧辰按动轮椅上的按钮，将轮椅驶得离尹夏沫近一点，凝望着她洁白圣洁的面容：“宝宝最近是不是胎动得厉害。”

尹夏沫轻笑：“呵呵，偶尔是可以感觉到胎动了，没有澄澄那会儿顽皮。”

欧辰轻轻俯下身，将耳朵贴向尹夏沫隆起的小腹……

扑通——扑通——扑通——

欧辰感觉自己的心脏忽然漏洞一拍，短短的一个瞬间仿佛经历了一段传奇……

仿佛自己的生命连着另一个小小的还未出生的生命……

体内流窜着相同的血液，生命相互寄托着……

小小的生命在母内孕育着……

“夏沫，”欧辰兴奋地抬头，眼底绿芒闪烁，格外明亮“我好像听到宝宝的声音了，她在叫爸爸，她在跟我说话呢。”

尹夏沫轻笑，温润的幸福洋溢在脸上……

像是春风轻拂水面般，泛开层层涟漪，光晕荡漾……

她温柔凝望着他，灼热深邃地目光，蕴含着满满的爱意……

辰……

无论未来如何……

你都是我最爱的人……

世间最宝贵的不是未得到或者已失去……

而是珍惜现在……

有你的每一天……

我都很幸福……

很幸福……

很幸福……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还有最后五千字的大结局——我现在开始写，不知道写完写不完，明天等级考。。最晚后天结局。。

大结局（上）

三年后……

法国庄园。

温暖的阳光照射着大地，金灿灿暖洋洋的。古朴华实的庄园雄伟大气，坐落在浪漫之都的郊区里，笼着一层金光，温馨四溢。

和煦的春风轻轻吹拂着，庭院里的梧桐树叶沙沙作响，像是秋日麦田里的温润和谐。

一个帅气的小男孩儿趴在树边是石凳上画着画儿，小小的手握住画笔，细心勾勒着，微卷的发丝贴着额头，低头作画的侧脸俨然有父亲般的英俊。

“哥哥——你在干什么丫？”一个约摸两三岁的小女孩儿穿着可爱的蓬蓬裙，眨巴着绿色的大眼睛问着，被妈妈竖起的小辫角散在脑后，宛如小公主般可爱。

“画画。”小男孩儿没有回头，帅帅地吐出两个字。小女孩儿似乎有些生气了，扯着哥哥的衣角，“哥哥陪我玩儿——哥哥陪我玩儿嘛——”

“嘘——”小男孩儿回过头来，对小女孩儿作出噤声的手势，然后略带宠溺地说“蛋蛋乖啊——这个是神秘礼物，是要送给爸爸的，哥哥画好就陪你玩儿啊——”

小蛋蛋有些气闷，但是听到是给爸爸的礼物，也乖巧地不再撒娇，嘟着小嘴，在哥哥边上趴着，托着腮帮子看着哥哥作画。

彩色的画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摩擦纸质的声音在这清静的庭院里，分外悦耳清脆。

欧辰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手里拿着最新的财经报纸，偶尔抬头看看树下的孩子，嘴角扬起温润的弧度，褪去了往日里的倨傲淡漠，只留一抹温暖挂在唇边。

女佣端上咖啡茶点，精致的果盘依次摆放在欧辰身前的餐桌上，浓浓地茶奶香弥漫在空气中，沁入心脾。

欧辰端起一杯咖啡，优雅地轻呷一口，然后悠闲地翻过一页报纸。翻过的一页，大大的标题立刻吸引了他的眼球——《王的传说——欧氏帝国的崛起》。

一整个版面都是叙述欧氏集团的，从发家史到发展到现在的巅峰，跻身于世界最有影响力企业之一，在报道



里被描述得犹如传说中的神话奇迹。

欧辰淡笑，轻轻放下茶杯，望向不远处的孩子们。

那才是奇迹……

生命的奇迹……

曾经他以为自己再也不能活与人世，一度为自己的即将离开而懊恼悔恨，然而却始终没有放弃生命，他是那么那么想陪着他的妻子儿女，伴着他们生生世世……

对生命的执着信念，让他充满勇气去面对以及克服病魔，感觉着尚在妈妈肚子里的小生命一天天长大，砰砰的血管脉动，维系着一个生命，仿佛那就是整个世界……

他亲眼见证了小女儿的出生，他亲手将女儿抱在怀里，小小的柔软的身躯，凝结着大海般深邃地爱与希望……

夏沫用朴素可爱的字眼给女儿起了小名，叫蛋蛋……

蛋蛋……蛋蛋……

他在心里默念着女儿的乳名，心底的暖流一股股荡漾开来……

小蛋蛋一出生就能睁开眼睛，那双墨绿色的美丽眼睛眨巴眨巴地，奶香奶气得嘟啷着小嘴，望着他笑，眼底亮起的绿色光芒，如窒息般让人心疼地心悸，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就是一个奇迹……

而创造奇迹的人是……

欧辰转身，望向从房子里出来的妻子，柔和地微笑着。

前不久，他破天荒地答应接受财经报纸的采访，当记者问及是什么使得他战胜病魔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where there is love,there is always a miracle.”

而他的爱，正向他走来……

尹夏沫微笑着回望着欧辰，海藻般的卷发散在肩上，琥珀色的眼底蕴含着无垠的温柔希翼，闪亮亮，仿佛是世间最璀璨的光芒……

她的手里端着小蛋糕托盘，款步向欧辰走来，欧辰起身，默契地接过她手里的托盘，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咖啡不要喝太多，一会儿还要吃正餐呢。”尹夏沫温柔地对着丈夫说。

“好……”

“我去叫孩子们。”

“恩，我陪你一起。”

梧桐树下，澄澄画完最后一笔，兴奋地盯着自己的画作，笑的心满意足。

“爸爸妈妈——”蛋蛋看到向自己走来的欧辰夏沫，开心地大喊，刷的一下起身，朝他们跑去，欧辰俯下身，将跌跌撞撞的宝贝女儿搂紧怀里，抱起她。

“爸爸——”蛋蛋甜甜地喊着，小小的手捧住爸爸的脸，俏皮可爱地亲了爸爸一下。

“蛋蛋真乖——”欧辰笑着夸奖女儿，小蛋蛋也朝妈妈方向挣扎，欧辰将她抱去靠近夏沫一点，让她够距离亲妈妈，尹夏沫也微笑着回亲女儿。

“爸爸——哥哥说要给你神神、神神礼物——”小蛋蛋歪着脑袋说。

“蛋蛋，不是神神礼物，是神秘礼物”一旁的澄澄撅起小嘴，宛然一副教育人的口气“神秘礼物是要保密的，不能说出来，知道不？”

“……”蛋蛋有些委屈地耷拉着脑袋。

“没关系，反正都是要给爸爸的，澄澄你给爸爸准备了什么神秘礼物呀？”尹夏沫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安慰她，然后温柔地对澄澄说。

“湄——”澄澄从身后掏出画纸，眼睛一下子亮起来“祝爸爸生日快乐！”

欧辰欣喜地接过画纸，薄薄的画纸，承载了千金般的珍贵，画面简单稚嫩，高高的火红太阳，一座大房子，房子门前是四个人，高大的爸爸、长发的妈妈，中间是一个小男孩儿和一个小女孩儿，一家四口手牵手。

人物身上还写着字，分别是，爸爸、澄、0、妈妈。

“澄澄，为什么妹妹身上就只画了一个圆圈呢。”欧辰轻声问。

“因为我不知道‘蛋蛋’两个字怎么写，就画了一个蛋，代表那个是妹妹。”澄澄仰着脑袋，理直气壮的说。

尹夏沫扑哧一声笑出来，欧辰被儿子的童趣逗得哈哈大笑。

“恩，澄澄真聪明——”

听到爸爸哥哥提到自己，小蛋蛋开心地拍手，看着爸爸妈妈妹妹的笑容，澄澄也傻傻得兴奋笑着，咯咯咯，爽朗的笑声划破天际，飘散在清明的天空中。

插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写完先发了。。下半部分晚上回来写。。。

大结局（下）

午饭的时候，女佣们细心摆弄餐桌，将茶点撤去，摆上花瓶展示盘餐巾，然后依次端上精致的西式菜肴，七成熟的牛排、芳香四溢的海味生蚝、马赛鱼羹等等，而为蛋蛋准备的是特制的营养甜汤和精致莎拉，利于吸收

和消化。

澄澄坐在特地加高的餐椅上，绅士地把妹妹面前的餐巾摊开，放到她的腿上，然后把汤勺递过去放到妹妹手里，哥哥样子十足。

尹夏沫微笑着看着一双儿女，琥珀色的眼底溢满慈爱。

她转头望向欧辰，迎上欧辰凝望她的眼眸，温润而笑：“澄澄很疼爱妹妹啊。”

“恩……”欧辰颌首，耳边又飘来妻子温柔的话语

“今天你生日，多吃一点没有关系，食物都是特别跟厨师交代过的，吃了对你的身体不会有影响。”

“好，我没事……”从三年前住院以来，尹夏沫特别用心照顾欧辰饮食起居，甚至还彻底退出娱乐圈，专心照顾他和孩子，每天都绞尽脑汁想着用简单清淡的材料做出美味健康的菜肴来让他多吃一点，那份温情，深深触动欧辰心底……

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夏沫……”欧辰轻轻喊着她的名字。

“恩……”

“洛熙……”

“怎么啦？”

“珍妮打电话来说，电影《盛世》和《画境》纷纷入围被十大经典电影了，过段时间就会有正式的颁奖礼，你是十大经典女主里，唯一一个身兼两部电影女主的演员，主办方也给你发来了邀请函，希望你能出席当天的颁奖礼。”

最终还是说出来了……

他犹豫了很久，他知道妻子现在已经完全退出娱乐圈了，但是，那个毕竟是她最后的作品，事隔三年，她演绎的电影都被奉为传奇经典，她的光芒，不能只为他一个人折射。

“帮我拒绝吧。”尹夏沫微笑着说，眼底一片澄清“你和孩子们才是我的全部，其他的都不重要，哪怕是事业，那也是过去，现在，我只想好好照顾你和孩子们，陪着你们。”

“……”欧辰感触，嘴巴动了动，千言万语，化作一缕轻烟“恩……”

尹夏沫微笑着把视线从欧辰身上收回，打开餐桌上的蛋糕盒子，插上蜡烛。

“澄澄，今天爸爸生日，要唱生日快乐歌哦——”

“好，蛋蛋不会唱。”澄澄瞅一眼妹妹。

小蛋蛋急了，不甘示弱地撅起小嘴：“蛋蛋会唱！”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小小的童音在晴朗的午后响起，格外地动听，温馨的祝福，通过声音，透过空气介质，传扬到欧辰心底……

午后的薰衣草异常的亮丽迷人，成片成片的紫色，漫山遍野的浪漫。

湛蓝湛蓝的天空，空明幽静，空气里漂浮着氤氲的泥土气息，深吸一口，沁人心脾。

澄澄牵着妹妹在薰衣草地里穿行，唯美的紫罗兰在他们身后绽放出耀眼的紫芒。

“哥哥你看，这个花好好看啊”小蛋蛋扯着薰衣草兴奋地说

“这个不是花，妈妈说是薰衣草”澄澄很有哥哥的样子，耐心地对妹妹解释着。

“薰衣草——那是什么草丫”蛋蛋歪着小脑袋，小辫子垂下来，笑嘻嘻地小脸蛋，十分可爱。

“薰衣草就是这个草呗——”

“哦——哥哥哥哥，等等我——”

“蛋蛋，你小心一点，别摔倒了……”

“好……嘻嘻，哥哥……”

“……”

“……”

欧辰拥着尹夏沫，漫步跟着孩子们后面，对偶尔回头朝他们挥手的孩子们微笑。

春风轻拂而过，漫地的薰衣草轻轻摇曳，紫色花海随风涌动。欧辰转头，望着妻子，洁白的侧脸，温润的笑意，他伸手，温柔地把夏沫被吹乱的发丝拨到耳后，尹夏沫回望他，轻柔微笑。

他深情地凝望着她，眼底尽是深邃和宠溺，溢出来满满都是爱……

幸福就是……

辰相惜沫……

全文终

加入书签

作者有话要说：

终于写完了！！！！（热泪狂飙中——）

后记

终于终于终于终于，写完了！！！！！！

现在是11月23日23:31。。。

记得第一次在贴吧里发文的时间是，4.21。。整整七个月零二天。。像是马拉松一样，终于跑完了。本来打算前天11.21结局的，这样刚好满七个月。。不过大前天在公车上丢了包包事件，严重影响写文的心情啊。。。真是计划赶不及变化。。。不过现在也总算结局了。呵呵。。

室友们都睡了，寝室里就只有我码字地声音，冰冷的手指敲击着键盘。。。好亢奋啊——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快到结局的时候，好多人都说舍不得，其实，最有感触的那个，是我啊——七个月了，七个月啊——

雪似乎还从来没有花七个月的时间这么用心地干一件事呢。。

现在，终于结局了。。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下了，以后终于不用再每天想着更文，也不用再有人催文啦。。嘻嘻——恩，接下来要好好学习，用心准备考试，等都忙完了，再开始自己的小说，不再受原著的限制，就可以随意发挥啦！这部因为是晓溪的续，所以很多方面都受原著的限制，人物性格、文风、故事情节之类的，都是要顺着原著写下去的。。写续真的是顶着好大压力的啊，各种赞扬批评的声音都有，写文过程的辛酸，雪真是终身难忘啊——

有人说雪老是盗用明晓溪的文笔描述（我很汗那——尹夏沫海藻般的头发象牙白的皮肤，难道我能写成直发小麦皮肤么——）还有人说写作要创新要有自己的风格，雪加了一点推理进去，又被说成把经典言情小说写成推理小说了，侮辱了泡沫。。。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色情小说（对于那个评论，我真是无语到极点）。。。好多次好多次都想弃坑算了，反正不是自己的小说，但是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坚持下来了。。。20W字啊——每一个字都是精心构思，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了。。当初写到夏沫绑架归来之后，就想结局了，那个时候雪刚好报名了数学竞赛，要培训，雪担心没有时间再更文，可是好多好多人让雪继续写下去，大家都说愿意等，雪就继续写下去了。。可是写到后来，催更的人真的还是很多啊，3g里经常会有评论说，这么慢你就干脆别写的等死人啊。当时雪真的想说，我不写了！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最后接近尾声的时候，停更了一周，就被说成是钱赚够了，文乱写了，耍大牌了，只赚点击率了（雪太无辜了——）。。。真的真的是压力巨大啊——

总算结局啦！！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这个结局满意，也不知道又有多少批评的声音。。但是这是雪认为，最好的结局啦。。里面所有人都幸幸福福的，没有悲伤只有欢乐。至于洛熙嘛——他也是幸福的，因为夏沫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那些洛迷们就不要再怪雪了哦——好多人说为什么不给洛熙找一个相爱的人，雪要是真写了，肯定要被洛迷口水淹死的——而且，原著里的结局，就是他平静地看着夏沫幸福，雪忠于原著，再而且，以洛熙的性格，也不可能再爱上别人了。。好多人都说在《辰相惜沫》里，洛熙沦为配角了，那个，雪想说，在文章简介里雪说的很清楚了，这续是“辰”相惜“沫”，洛熙就只能是配角了。如果洛迷想看洛熙的故事的

话，可以自己写。。呵呵。。

雪很喜欢很喜欢《泡沫之夏》，就是因为喜欢，才开始写续的，没想到一写就写了近20W，泡沫第三部才这么多字数的，前两部都才16W呢。。现在回头看看真是不可思议。

第一次在贴吧里发文，认识我最最最亲爱的蛋蛋，还有好多好多吧友们，那个时候雪都是一周更新一次的，而且雪习惯深夜码字深夜更文，害得我额头冒痘痘，也害的蛋蛋陪着我一起变成夜猫子。。后来再转战晋江，再3g，看着越来越高的点击，越来越多的人看文，雪真是很开心啊。。还有我们温馨的群，还有好多好多群里的朋友们，芊、羽、蚬、桐、璇、司、柔、喃、媛、芯路、夏、原、坑等等等等，还有，某人，还有很多没被雪提到的朋友们（最近考试多了，脑袋混乱，记忆不太好。。呵呵）。认识你们，雪很开心，就是有了大家的支持，才有现在的《辰相惜沫》，也因为这部续，让雪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不知道大家看《辰相惜沫》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幸福感，看着欧辰对夏沫的无尽宠溺，看着夏沫对孩子大海般深邃的爱，相爱的辰沫在一起，相惜相怜，守着爱情的结晶，手牵手，一起慢慢变老……

雪续写，就是想传递这种幸福。（虽然中间虐了一下）

其实欧辰生病那部分，跟雪最原来的构思有些出入，后来改成现在这样，是想告诉大家，奇迹是可以创造的，爱能创造奇迹，生命就是奇迹。

我要告诉我家亲爱的，darling, you are my miracle——

对这部书，雪有点小小的遗憾，因为是同人文，没有原作者同意不能出版。那天群里的小鱼说，要把《辰相惜沫》打印出来装订成册，趁着来杭州玩的时候让雪签名（虽然雪一再强调自己手写字不好看0(∩\_∩)0），雪突然就特别想争取出版，哪怕只是为了留作纪念。

一到后记，雪的话就特别多，不用构思完全没有逻辑，都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噼里啪啦地打了一大串字。。。

又一个凌晨了。。

痘痘啊——又要冒了——

真是应了那句话，天亮说晚安。。

呵呵。。

大家，晚安——

我发现，深夜真是很容易引发思念的啊…

je' me voulez-vous……

冰封秋雪

2009.11.20： 49

于寝室